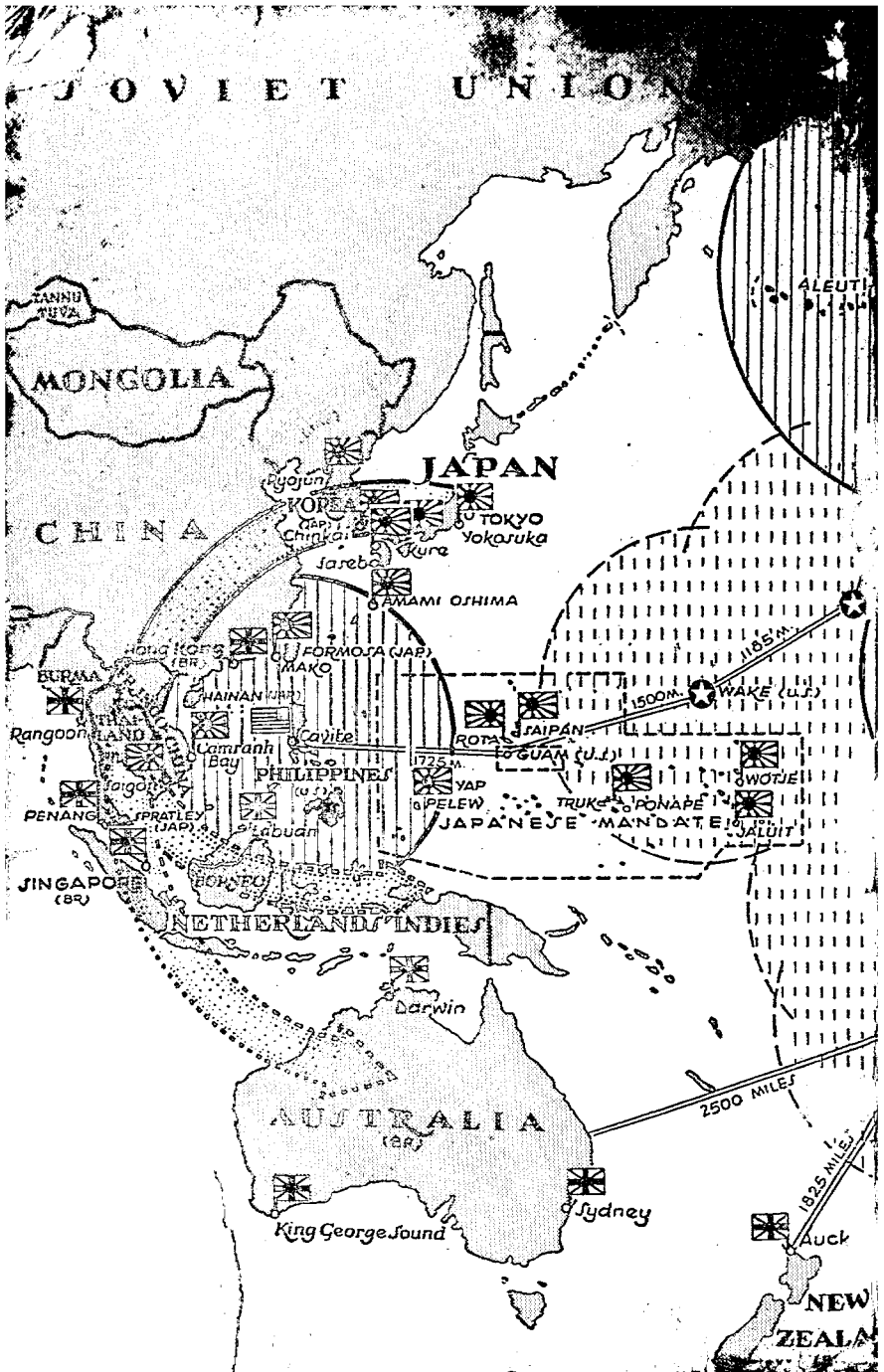




録
下

雅沈院
△ 生左 15X
2 出 出



MG
E. 193.2
53
2

第二輯

歐
戰
實
錄

民國三十年七月初版



3 2173 4941 8



館址·上海·漢口路三〇九號

輿論界之權威

申報

歐戰實錄全部材料·均採自申報
欲知連續進展情態·請定閱申報

一八七二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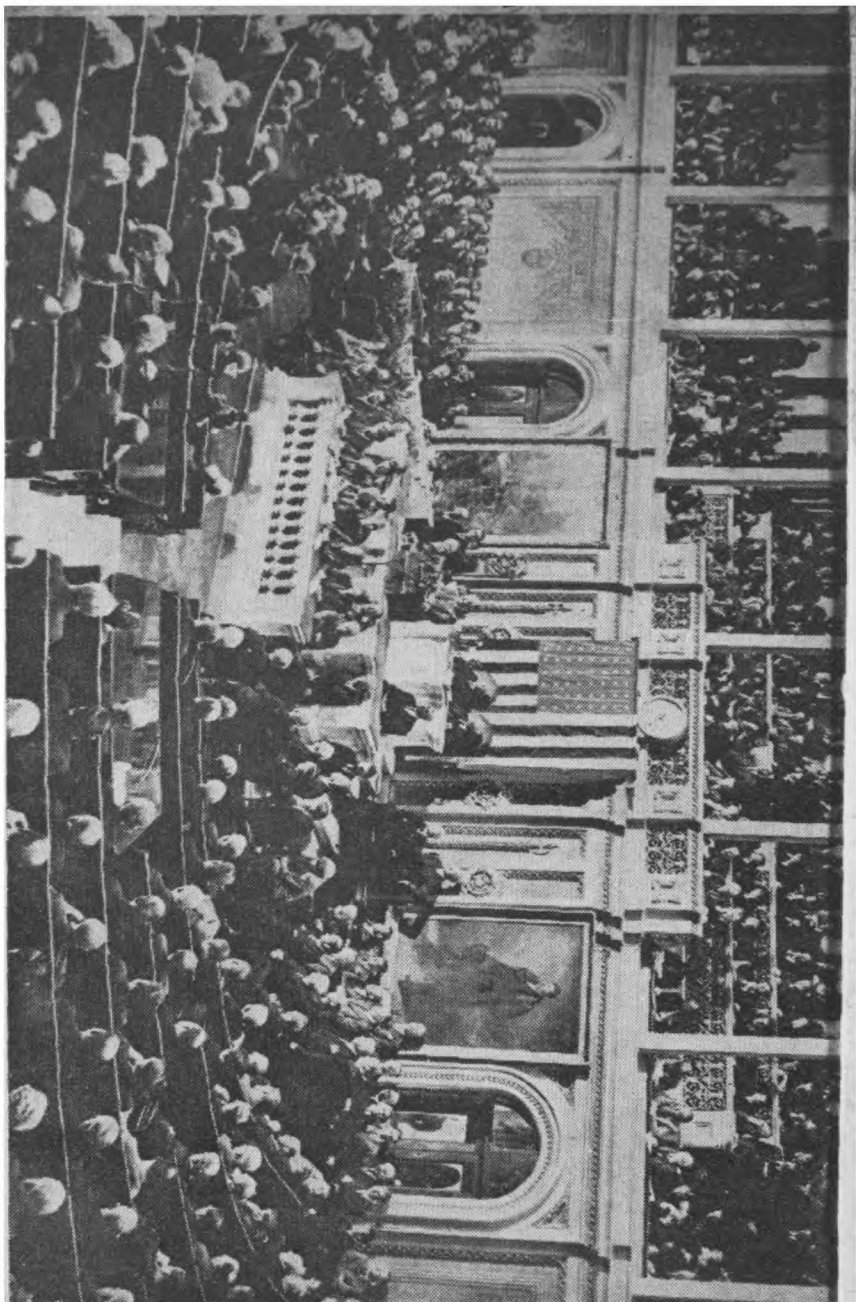
創刊



歐戰實錄第二輯目次

歐戰圖景〔六十八幅〕	一
美國外交上的秘聞	二五
英國的新面目	三五
英國的民族性	三七
英國苦戰中的實況	四一
各國在美存款及投資統計	五〇
德國實力的透視	五一
大礮和礮彈的放射	五八
戰時德國的內幕	五九
鋼盔的溯源	七六
大西洋戰爭面面觀	七七
藏鏽入地	八二
大西洋戰爭的嚴重性(附圖表)	八三
倫敦大火記	八九
小冊子風行英國	九八
北非洲的今古戰場	九九
沙漠戰爭的苦樂	一〇三
英國戰車的進步	一〇七
英國軍費的浩大	一〇九
地中海大戰的一幕	一一一

戰時倫敦的報紙	一一四
墨索里尼的沒落	一一五
希特勒觀近東的原因	一一九
澳洲的資源和人力	一二一
英倫「書籍之戰」	一二四
飛行堡壘的威力	一二五
英法陣綫零亂的回憶	一二七
英法聯軍初期的失著	一三九
戰時英國的文人生活	一四八
閃電戰日記	一四八
歐戰戰略泛論	一六九
倫敦書業的浩劫	一七四
西線戰局的清算(附圖表)	一七五
美國備戰四巨頭	一八四
歐美四傑印象記	一八五
美國連任三屆總統羅斯福的起居注	一九一
邱吉爾少年的羅曼史	一九九
倫敦市長就職記	二〇八
少年希特勒的潦倒	二〇九
莫洛托夫與李本特洛甫	二一九
德國警察獨裁者希墨萊	二二九
老當益壯的貝當	二二五
羅馬尼亞的新舊二君臣契爾與卡洛爾	二三三
老而彌堅的甘地	二四〇
民治國的兵工廠(附圖表)	二四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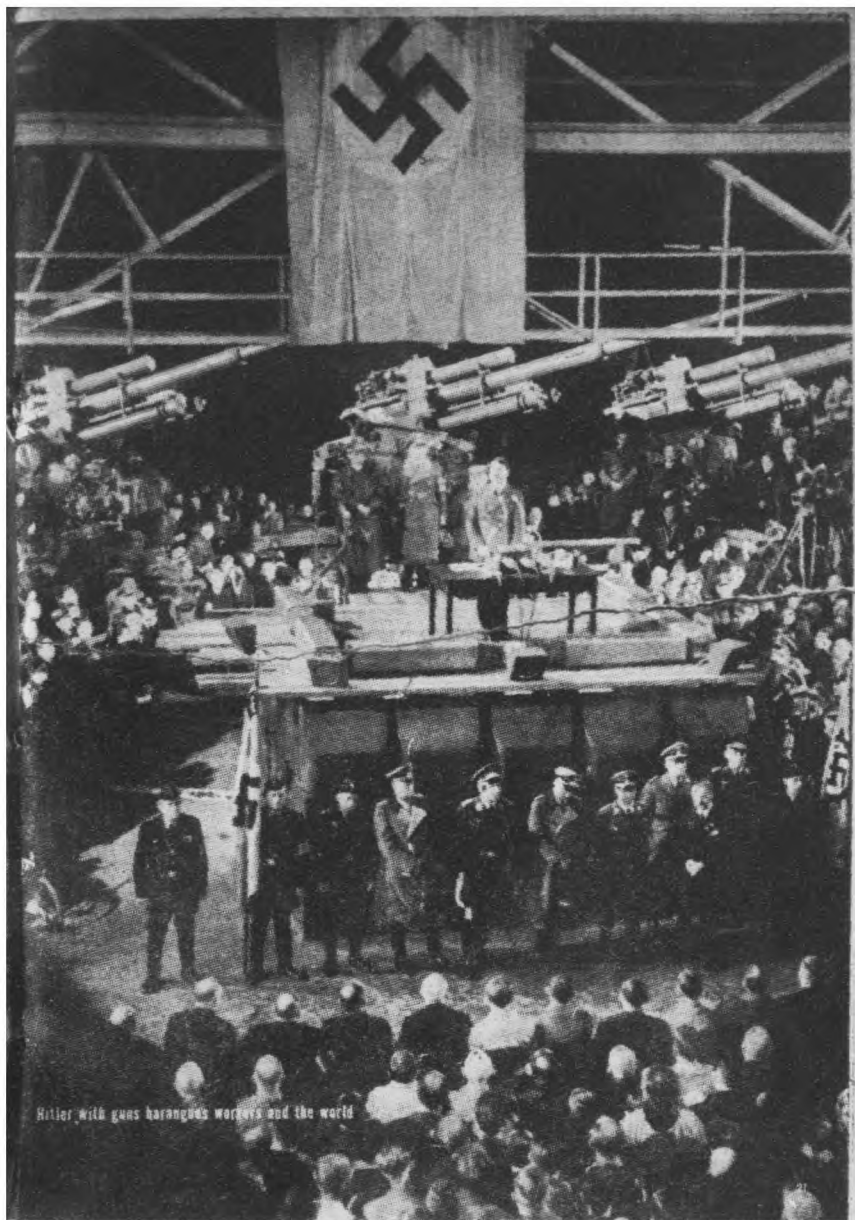
斯福欽，在三屆總統後，在國會中演說，促美增強軍備



令羅斯福三屆連任
 美總統，為歷史
 上罕見之殊典。當
 其就任三屆大總統
 職時，歐洲腥風血
 雨，正希特勒猖獗
 滿志，國社黨猖獗
 之時。羅斯福為維
 護自由計，力主以
 武力保衛世界和平
 。圖為就職典禮時
 ，輕戰車隊在本雪
 爾凡尼亞路遊行。



令羅斯福總統在威
 爾遜紀念日演說
 ，對上次歐戰時威
 爾遜總統為自由為
 剷除暴力而戰之精
 神，表示欽仰，並
 謂威氏垂示我人，
 民主主義不能孤獨
 圖存，此等見地及
 信念，殊堪欽佩云
 云。圖中自左至右
 ：美國務卿赫爾，
 英駐美大使哈里法
 克斯助爵夫人，哈
 里法克斯助爵，威
 爾遜夫人。羅斯福
 總統善辭令，演說
 時滔滔不絕，聞者
 無不感動。哈里法
 克斯之悉心傾聽，
 其神情可以得見。



Hitler with guns harangues workers and the world

一九四〇年十二月十日，希特勒在柏林近郊里密特波密兵工廠召集工人演說，謂德國此番作戰，務須持久。里密特廠之範圍，較諸著名之克勞伯兵工廠，有過之無不及。背景為巨型高射砲三尊。



歐戰起後，希特勒與墨索里尼二人，以軸心國家台柱之姿態，風雲龍虎，有不可一世之氣概。圖示希特勒與墨索里尼，全副戎裝，與墨索里尼，同坐在一輛敞車之中，招搖過市，人民夾道歡呼，一時稱盛。◀

二次歐戰前夕，德元首希特勒與義首相墨索里尼沈瀟一氣，引為同調。世人對於希墨二人之一舉一動，無不另眼看待，認為含有絕大之意義。一九三八年五月，希特勒與墨索里尼，經數次之會晤，對於軸心國之政策，漸由理論而將施諸實行。所謂山雨欲來風滿樓，歐洲情勢日形緊張。圖示希特勒與墨索里尼參觀聖像。

↓





希特勒
 與德國
 空軍高級
 將領合攝
 。自左至
 右：密爾
 奇上將，
 史賓爾上
 將，希特
 勒，特級
 上將戈林
 ，及凱塞
 林上將。

蘇聯與日本
 於一九四一
 年四月十三
 日簽訂中立
 條約。圖為
 日外相松岡
 洋右，於完
 成簽約任務
 後，離莫斯科
 返國，史
 大林親往車
 站相送，此
 為蘇俄獨裁
 者給予松岡
 之殊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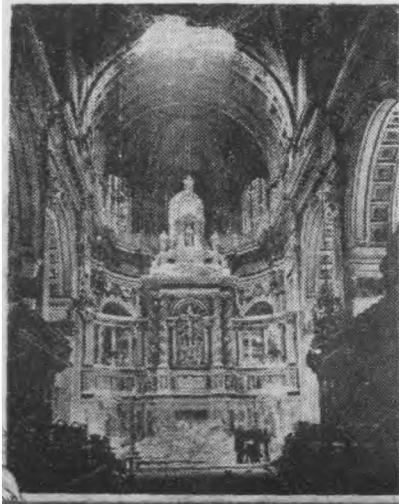
倫敦大火

一六六六年，倫敦發生大火，連燒七日七夜。德機於一九四〇年十二月二十九日晚上，從空中向倫敦投下燃燒彈，引起大火，迅速蔓延，各處建築物，異常驚險。消防員，雖然奮勇救火，但大火終未撲滅。倫敦雖然受了一場大火洗禮，然而開燒乾淨還遠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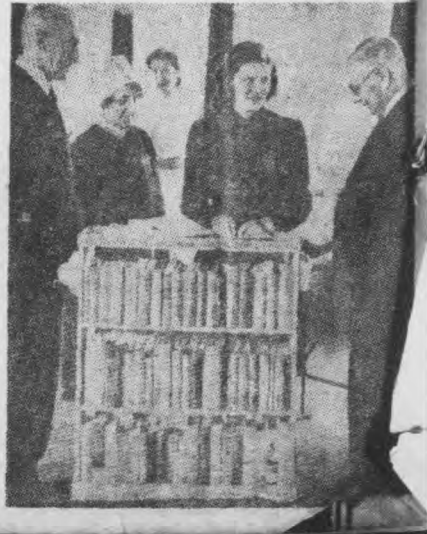


倫敦的聖保羅大教堂，在火中燒毀。圖為聖堂被炸後內部景象。

英國當時在流亡的聖保羅大教堂，由女中讀兵供位，消滅土上屍以館風流特戰局國



聖保羅教堂為倫敦名剎之一，歷史悠久，巍峨卓絕，早已膾炙人口，圖為聖堂被炸後內部景象。





考文屈萊
滯目瘡痍

一九四〇年十一月十四晚，德機羣轟炸英區考文屈萊城，在市中心區擲以重磅炸彈，不下數百噸之多，為德機襲英以來最慘酷之一幕。是夜德機擲彈如雨，差不多每隔兩分鐘便聞得噓的一聲響，繼之便是震天動地的爆炸聲。圖（上）商業最繁盛之區，大火未熄，消防員方在灌救。（中）德機於轟炸時，以俾衝式機直降擲彈，並以機槍掃射街道。經一夜大轟炸後，居民於翌晨步行街市，憑吊焦土。（下）市中心區變為瓦礫場，許多商鋪屋宇都化為烏有，但市民精神振奮，幸不沮喪。英王於事後駛往視察，並撫慰市民；一面由地方團體舉辦濟難工作，發給毛氈二萬條，流離失所之難民三萬五千人，亦暫獲棲息之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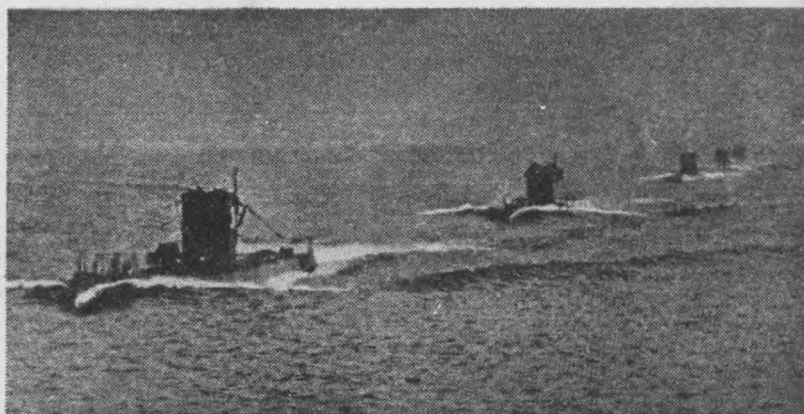
總商海軍，殊以商船在
 前雷一足來，來往，大
 轟由，俾潛面人英，即受
 炸美商船巡英為重中實
 總國轉往來，避海軍總
 艇讓於英海，或掃在潛
 之深英上，除近方擊。艇
 射彈逐艦致方一貫。自
 發上遺殃所帶埋海護，戰
 情狀。圖之。圖之。政
 注示魚搜策數生英

英商船在海上所受之威脅，除德方之潛艇外，尚有德軍之飛機，亦不時在海上空襲。德軍之飛機，其構造極為堅固，且能長時間在空中停留，其高度亦極高，故德軍之飛機，在海上空襲時，實為英商船之最大威脅。英商船在海上航行時，必須隨時注意飛機之動向，並採取必要之防禦措施。此外，德軍之潛艇，亦在海上對英商船進行襲擊。德軍之潛艇，其構造亦極為堅固，且能長時間在水下停留，其速度亦極快，故德軍之潛艇，在海上襲擊英商船時，實為英商船之最大威脅。英商船在海上航行時，必須隨時注意潛艇之動向，並採取必要之防禦措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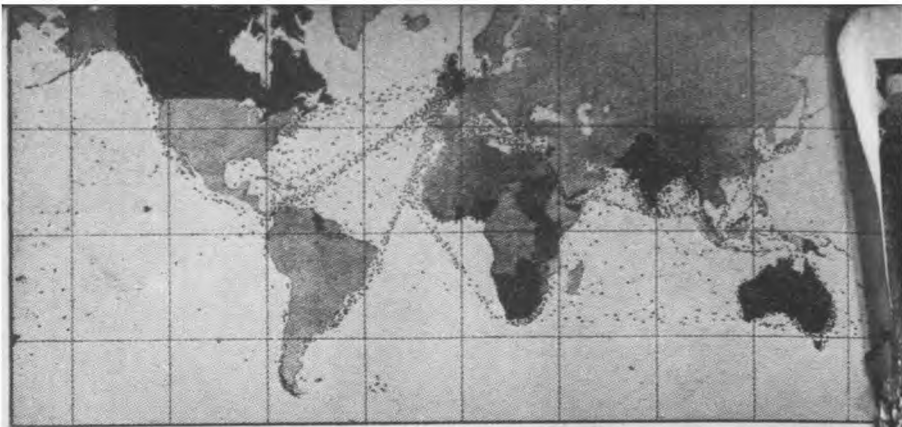




令英商船造
 遭德潛艇
 擊，損失
 奇重。英人
 憑其堅強精
 神，埋首苦
 幹，在格拉
 斯哥等處船
 塢中時有新
 船下水。圖
 示建造運貨
 船時起運鋼
 板之狀。惟
 德人破壞英
 商船之程度
 ，較英人之
 造船率為速
 ，故只得向
 美呼援矣。



令德海軍中之潛艇
 ，其運用及訓練
 ，德人向極重視，
 而特之為攻襲英海
 軍之唯一利器。圖
 中之德潛艇一隊，
 正在波羅的海上操
 演，由德海軍上將
 李特檢閱，以為進
 擊英商船之先聲。
 潛艇行動迅速，沉
 下水面後，頗不易
 察覺，惟急速駛行
 時，即浮出海面。



大西洋戰

英國特海外救濟，來維持三島。英方絕對封鎖，把大德西英制。商船；一方面英國又用海上封鎖，把大德西英制。上便給英方，來一個斬草除根的方法，統制。無不為英方，來一個斬草除根的方法，統制。七艘。一九四〇年末，為德轟沉者佔四分之二。



英方擊沉德潛艇，德潛艇被炸飛。英艦隊護衛。



英國大司令諾爾德，負責護衛。艦隊司令官。



德潛艇政策在上次大戰時，曾收奇效，此次在大西洋上又重其故技，大肆活躍。此為德潛艇所應戰船。



潛水艇進擊，如果所放的魚雷，正命中艦身，致命部份，那這軍艦的命運，就有些危險了。此項軍艦，各國空軍中，威力，或海上射擊，中魚雷。後方航行於大洋上，軍艦中，遭雷炸。



。中擊雷魚中空英遺號都尼維艦門戰利大義。擊轟艦英遺號姆孕及，拉波，拉桑艦洋巡利大義會



介。雷魚中射號斯維裝艦英為號拉波艦義



特令
獲英
以義
排巡
英洋
艦探
後海
之燈
，斯
，尋
配

驅逐
艦上
逐將
艦指
一揮
艘若
，大
遭定
英戰
艦重
隊擊
，英
猛海
而軍
作為
，義
艦艦
中卒
之將
戰其
隊戰
中戰
之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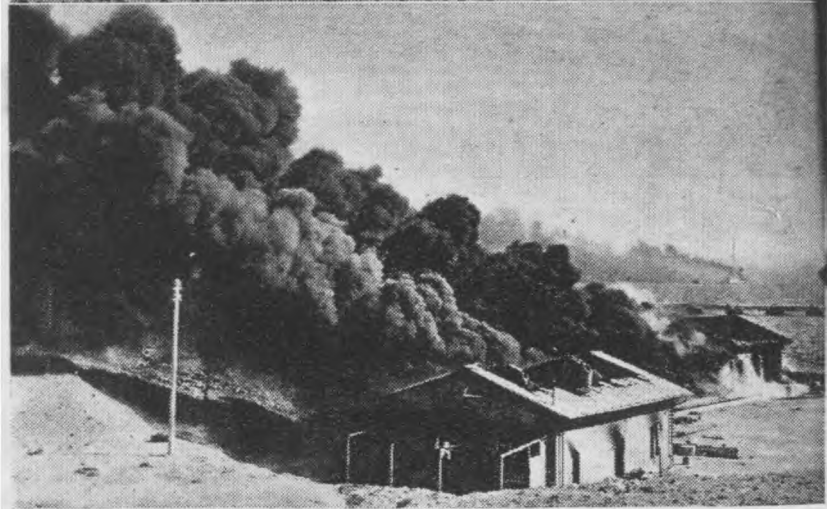
凡。艦義尋搜燈海探以艦英

地
中
海
大
戰

洋在才洋有，
艦三艦艦主，
萬華及力該
噸期驅艦國
。之團逐一南
左。上。艦艦部
圖。號多；一巴
為一，艘一薩
英場里英在角
國地戰艦北出
戰艦艦北出
中的共隊，發大
海結號先其，規
海艦果及期中，海軍
隊，指由有為的義九
總義哈亞兩海大年
司令大姆力隊，戰利三月
克海三三兩一。艦隊二十
寧軍艘艘隊，當隊在十八
漢彼。出；在義地日
上茅。排發並南大，利海，
將擊水。排發並南大，利海，
。沉岸計有，其艦發英
。巡均巡中隊生國



方中
驅逐
艦中
大艦
戰艦
之海
是戰
，英
希海
雙義
兵。



歐，中印大沙華英
 慶，東度利漢維國
 萊由軍總司，爭軍東
 將印總司令，現大，總
 軍應司令，已大，總
 調總司令，所調控主
 任。令職遣任義持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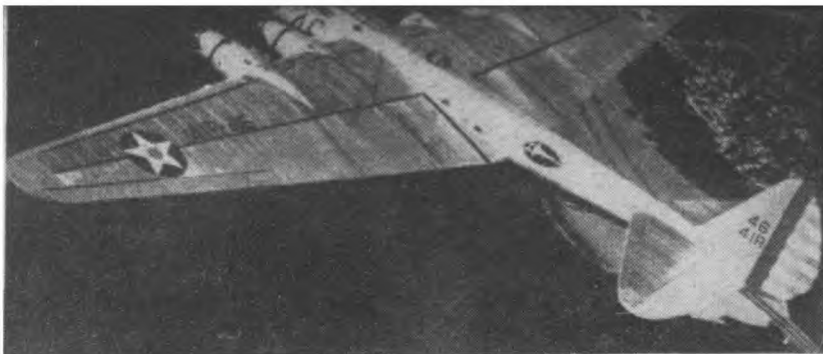
多英暹比
 艦，軍港亞英
 聖，(下)停郊杜東
 傑烟(亞)義港時普北
 琪蔽)杜大利港克郊非
 亞空)勃魯兵市市外戰
 號亦海魯克二已起勝義
 已面之港萬大之續大
 中義市五火火英。利軍
 彈義房千步上。是。大
 起利屋千兵火。是。大
 火。利屋千兵火。是。大
 巡。着。之。名。之。名。之。



介 阿比西尼亞王
 薩拉西，於一
 九四一年一月二
 十五日，由卡爾
 圖姆飛入阿比西
 尼亞境，率兵與
 義大利軍交戰，
 迭獲勝利。圖示
 阿王於返回阿提
 斯阿培巴前，率
 隨從者於沙漠中
 急速趕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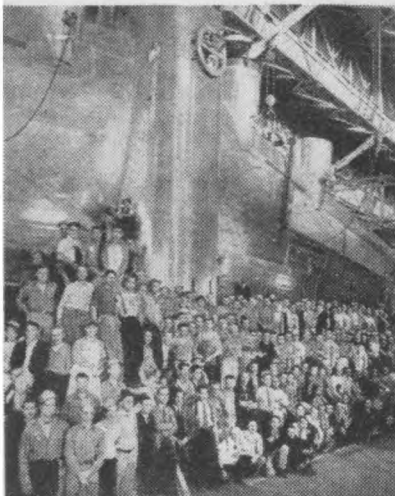
澳軍於巴迪亞
 介 之役，乘晨光
 曦微之時，猛力
 進攻，義大利軍
 無法防守，卒至
 退出。澳軍進攻
 時，藉戰車之助
 線衝去，計自作
 戰開始至攻克，
 不過十小時。



美國以製造著名之拉九式轟炸機，其性能優越，格有波普與此兩廠出品，此為西雅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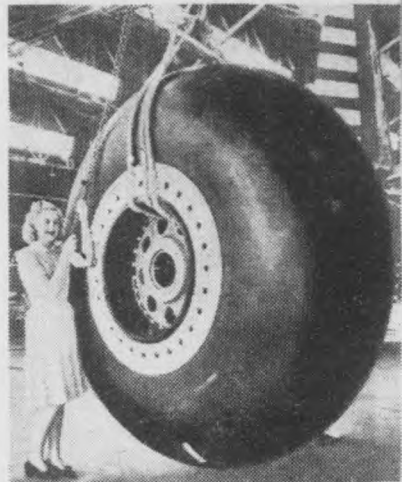
美國之飛行器，威力最大，其構造之精，無與倫比。其構造之精，無與倫比。其構造之精，無與倫比。

堡	飛
壘	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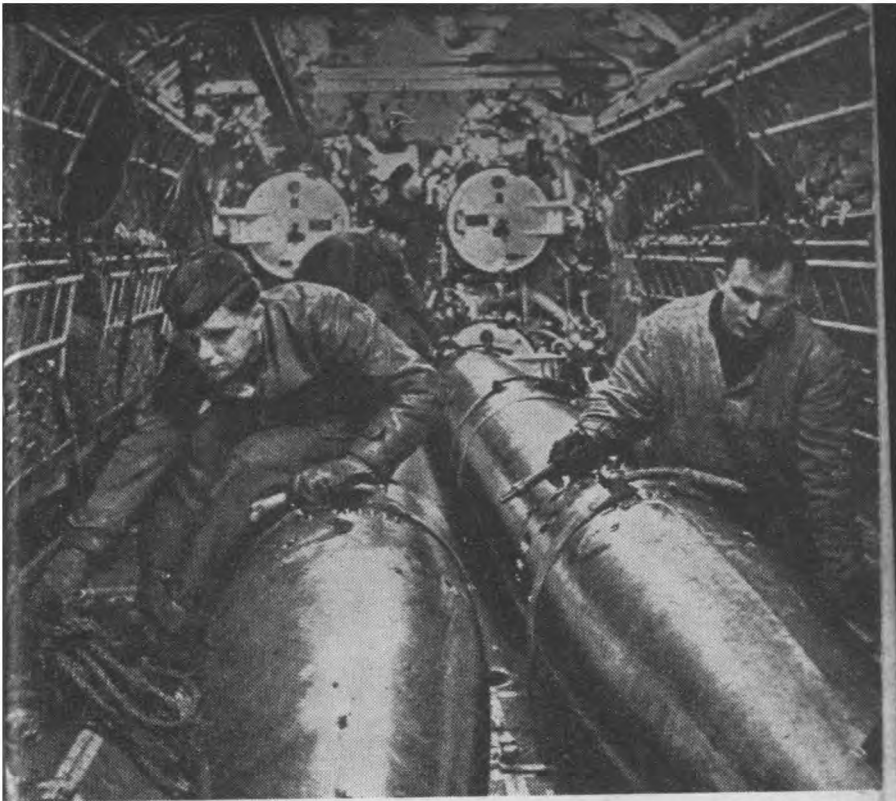
軍所滅德機空軍之出火石，國夷軍撲中入衣棍身消。烈服質上防的機。↓

其較多堡九拉。偉，工壘式B道。見比許行一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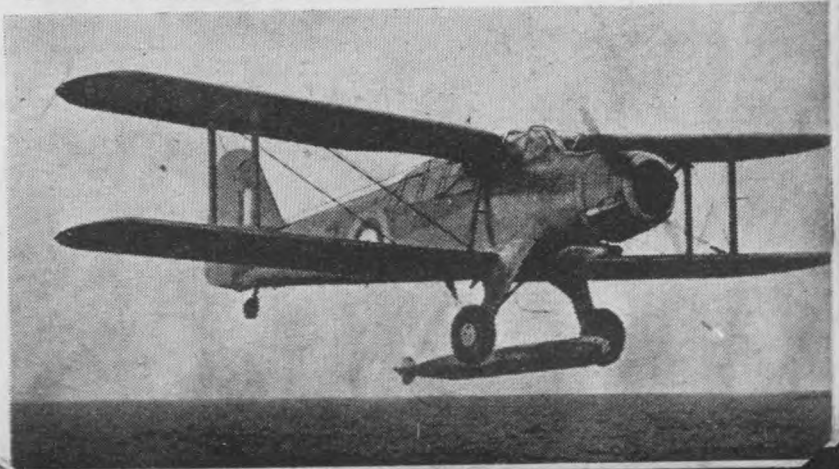
此為龐異堡飛。百千重時十徑，巨機裝下機此大常壘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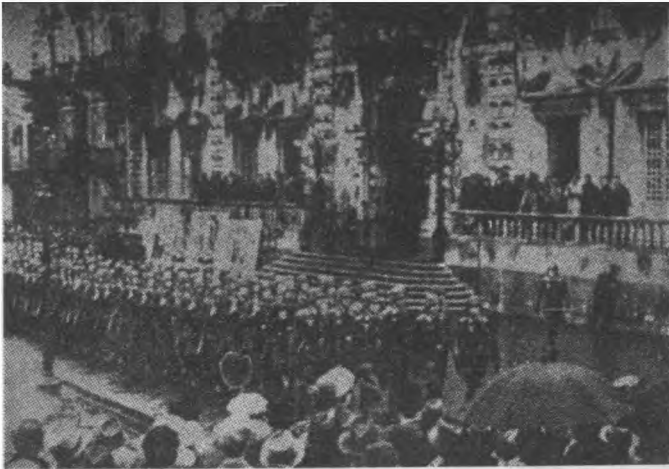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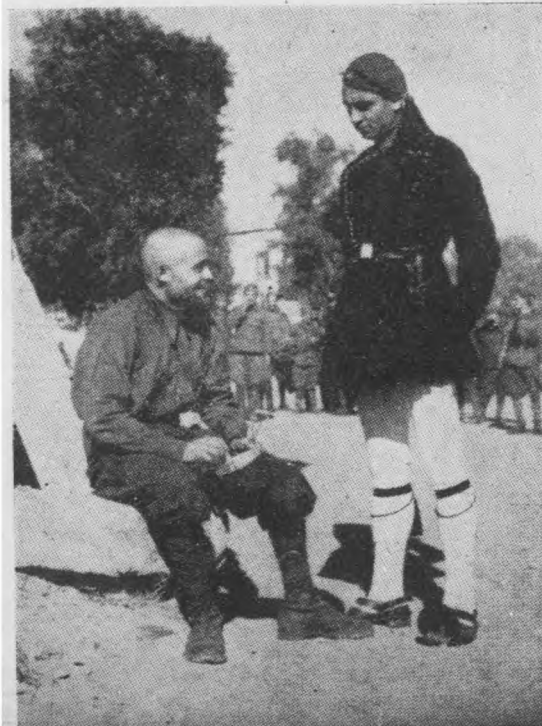
个德潛艇
 中所裝之
 魚雷。兩
 兵士正在
 準備一切
 ，待其餘
 兩個裝入
 放射管而
 向敵艦放
 去後，然
 後此兩魚
 雷始有用
 武之地。

英放射空
 中魚雷之
 「亞爾白
 柯」號飛
 機。所攜
 之魚雷口
 徑達十五
 吋。據英
 方稱，海
 上作戰時
 ，曾予德
 義軍艦以
 重創云。





軸心國中坐着第二把交椅的義大利，自從在東非作戰不利，損兵折將，威信墮地，漸漸地不為世人所重視。希特勒手下的一班經濟專家，行政專家，以及警政人員等，源源不絕往義大利而去，作用何在，不言而喻。圖為德兵遊行義大利某城市。



在這次歐戰中，最乏味而最感沒趣的，要算墨索里尼了。他的一貫相知一希特勒自在西歐發動閃電戰後，總算一帆風順，連把若干國家，紛紛擊破，風捲殘雲般的，蹂躪於鐵蹄之下。墨索里尼看着眼紅，倒也不覺躍躍欲試，一則可以替希特勒敲敲邊鼓，湊個熱鬧；二則也算表揚自己的武力，為軸心國家撐撐門面，好叫愛好侵略的國家，喝上一個采聲。那知墨索里尼流年不利，出兵打仗，竟至大敗而回，既在東非丟臉，又在亞爾巴尼亞，被希臘兵打得一籌莫展。至於地中海上為英海軍擊沉巡洋艦數艘，還沒有算在裏面呢！圖示希臘兵與義大利俘虜（坐着吃東西）閒談情狀。



西線閃電戰

德軍開始侵略荷蘭，比利時，和法國等處時，即利用其獨得之秘的閃電戰術。右圖（上）係德軍中的電影攝製員隨着先鋒部隊，攝取作戰實情。這種人被稱為「兵士記者」，為攝影起見，曾在西綫上犧牲過二十多人。（中）為阿爾培運河上，德先頭部隊在重砲掩護之下，以橡皮小艇強渡。此役領袖的上士，因冒險之功，昇為中尉，並授以勇士勳章。（下）德軍冒強烈的砲火，向前直衝，奪取比軍埃本伊默爾砲台。



切談，妻白幾作最接，用牀，起總斯，九早每 个
。一晤人宮個的親見並陪上在身統福羅時上天



餐親手時光開畢福是九時傍个
客是調他的最一雜時半晚
。酒製親自辰優天斯，到五

羅斯福總統，美大總統，以三屆連任大總統職，在美國歷史上，可說從來所未有。他雖然是個六旬老翁，然而精神矍鑠，日理萬幾，而略無倦容。每天辦公都有一定時間，上午接見來自各方的訪客，下午出席會議，晚上批閱公文，八年來如一日。

羅斯福總統生活

會維希政府元首貝當上將，在杜龍檢閱法國艦隊。圖示貝當登「斯德拉斯堡」號戰鬥艦時，內閣副總理兼海軍外交等部長達爾朗行禮相送。「斯德拉斯堡」號為法國主力艦之一，排水量兩萬六千五百噸。泊於「斯德拉斯堡」號之旁者，為一萬噸巡洋艦「亞爾傑萊」號。



南斯拉夫空軍總司令雪穆維起將軍，係南國親英總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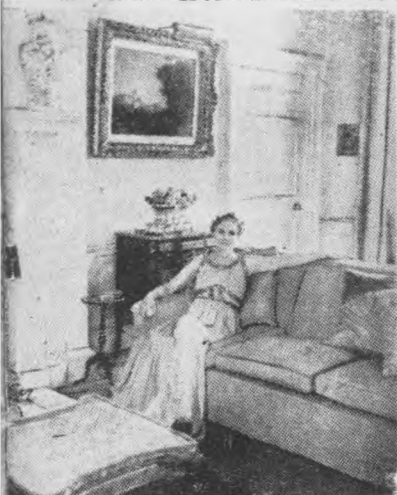
南斯拉夫幼君彼德二世，一九四一年三月廿七日宣稱：「余決實行君權」，南斯拉夫與德所訂條約因被推翻，並實行對德作戰。



邱吉爾之媳，
泊梅勒女士，
風姿動人，
出自名門。其
父迪克倍助爵
，精騎術，女
士乃亦酷嗜騎
馳。此影攝於
相邱二樓之大
客廳中，壁上
懸名畫家油繪
，一切陳設殊
為富麗堂皇。



中係
邱吉爾
夫人之
太夫人
羅姆女
士，美
國產，
以殊色
聽譽社
交場中
道爾夫
助爵後
，忱儷
甚得，
其右即
為邱吉
爾童年
時肖像



唐雷街十號相邱吉爾夫人主人邱吉爾夫人，在二樓起居室，相邱大教子，佈置井井有條，有足多者。

邱吉爾 之家庭

英國鐵
漢首相
邱吉爾

國遭受歷史上未有之大難之秋，出任艱鉅，鼓勵國人，一致奮起，抵抗德國之侵略主義。每有演說，語語發自心坎深處，悲壯英爽，聆者不覺奮起，其詞傳之後世，千秋不滅。此影為倫敦唐雷街十號相邱辦公室中所攝，手持雪茄，狀殊安閑，但具一種沉毅面容之容，完全於面部表現出之。英人之苦幹堅毅的民族特性，可自邱吉爾之作風中體會之也。





柏林新造總理府
 爲德元首希特勒
 的官邸，建築宏富
 ，大廈渠渠，氣象
 華貴。一九三八年
 三月開始築造，直
 至一九三九年初完
 成。此圖爲希特勒
 私人書室，富麗堂
 皇，不可逼視。全
 室長九十尺，闊五
 十尺，高三十三尺
 ，牆壁係深紅色大
 理石所砌，地板所
 舖者亦係大理石。



⇒ 希特勒之
 父，名叫亞羅
 子，母子之間情感
 頗好，較了父
 斯。希克爾格
 子之間爲高明。
 希特勒的眼睛
 與他母親的相似
 ，也是水汪汪作
 碧綠色。←



獨裁者 希特勒

希特勒出身寒微，這是盡人皆知之事。早年顛沛流離，備嘗許多艱苦。及長，種種不如意事又接踵而來，他吃盡千辛萬苦，方始造成今日的地位。以德國元首資格，挾其國社主義，不惜向世界自由主義挑戰，而造成了今日歐洲的流血局面。希特勒性情乖戾，自幼已然，忽而大哭大叫，喜怒無常。最初他目的在做个藝術家，可是被他父親反對掉。在希特勒所著的「我的奮鬥」一書中，關於此點敘述甚詳。現在這位辭心於藝術的大獨裁者，對其已往之事，不知有何感想呢。

卡洛爾 的情人

羅馬尼亞風流天子卡洛爾，一九一八年在太子時代，與一個羅馬尼亞砲兵軍官的女兒柴澤蘭勃利諾女士，在俄結婚。其父王夫不為然，一方面宣佈他們的婚事無效，一方面又選希臘公主海倫為媳，並於一九二一年三月十日，他們在雅典舉行大婚典禮。其初大婚倆感情頗好，是冬庭一太子名密契爾。可是不久卡洛爾又結識了一個尤物普貝斯科夫人，她是個半老徐娘，滿頭紅髮，兩眼勾魂攝魄，令人神往。為了這個女人，卡洛爾後來捨願放棄王位承讓權，雙雙出奔巴黎。圖為普貝斯科夫人於歐戰發生後，往「海上蓬萊」百慕大島避難時所攝。世人所稱「巴爾幹的神祕女人」就是指她。



卡洛爾的太子密契爾，係海倫公主所出，六歲時，於祖父升遐後，即身登大寶。因為他還未成年，由大臣攝政，處理一切國務。此係一九四〇年二度登基時所攝，其後即內閣總理恩都納斯哥。



卡洛爾的太子密契爾，係海倫公主所出，六歲時，於祖父升遐後，即身登大寶。因為他還未成年，由大臣攝政，處理一切國務。此係一九四〇年二度登基時所攝，其後即內閣總理恩都納斯哥。



卡洛爾的太子密契爾，係海倫公主所出，六歲時，於祖父升遐後，即身登大寶。因為他還未成年，由大臣攝政，處理一切國務。此係一九四〇年二度登基時所攝，其後即內閣總理恩都納斯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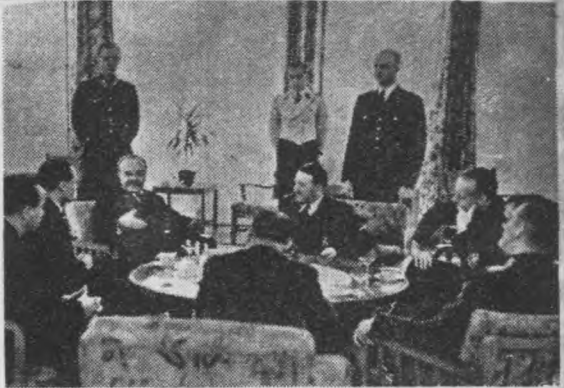


史太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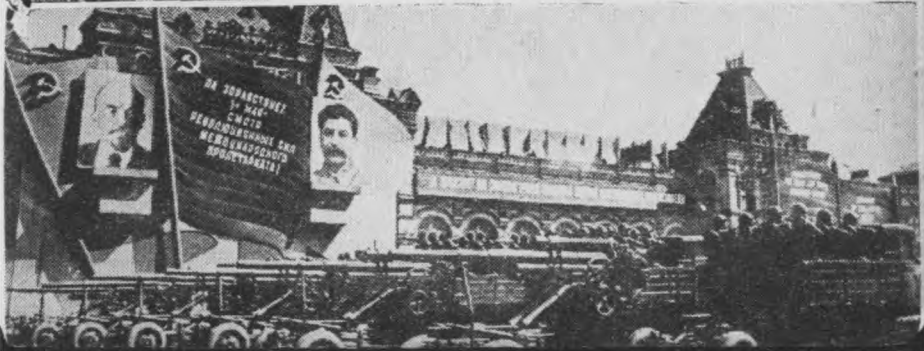
蘇聯獨裁者史太林是個道地的實行家。他把握着機會不肯輕輕放鬆，到了時候便大刀闊斧地做去，要是時機沒有成熟，則無論如何不肯輕舉妄動。史太林為推翻帝俄政策，而建立共產主義蘇俄的一位大人物。就政治上的成就而論，國家社會主義創導者希特勒，似乎並不在他之下，但是論到潑辣手腕，好像史亦並不輸於希呢。

蘇芬之戰的英雄鐵木興詞將軍，以六星期之苦戰，終於把馬納漢防綫衝破，一舉成名，史太林頒以紅星大寶章，並任為國防委員長職。

蘇聯外交委員長莫洛托夫，於一九四〇年十一月十二日赴柏林報聘，圖示莫洛托夫與希特勒晤談情形。印象未泯，而德蘇兩國已以兵戎相見，足見極權國之翻雲覆雨，不顧信義。



蘇芬之戰，史太林雖然打了勝仗，還是埋頭苦幹，努力補充，對於軍火製造尤為着力。圖示蘇俄的高射砲隊，遊行街道間。



美國外交上的秘聞

美國名記者阿爾索 Joseph Alsop 和金姆 Robert Kintner 兩人，曾於這次歐戰爆發之後，在美國外交方面搜集各種資料，編印成冊，名叫美國白皮書，說明美國自泰尼克會議至戰事發作時為止的一段外交史，揭發世人所不知的內幕情形甚多。該書現已暢銷至第七版，茲節譯於後：

一九三九年九月一日晨二時四十分，華盛頓白宮的電話機陡然響起來。睡眼惺忪的夜班值機員把機接通，

便聽得一個聲音道，「巴黎電話」，接着另有一個非常

尖銳和粗獷的聲音道，「我可以同總統通話嗎？」值機

員辨出這是美國駐法大使蒲立德的聲音，便轉接給總統

秘書勒亨小姐，通知她說蒲立德大使要和總統談話。蒲

立德是有資格在日間或夜裏和總統直接通話的兩三人之

一，因此，勒亨小姐便吩咐道，「接過去。」值機員便

把電話接到總統臥室。總統在這些日子裏本來有些避不

安席，聽得電話鈴響，便立刻坐起，把牀邊的話筒拿了

起來。

「是誰？」

「是別爾蒲立德，總統先生。」

「哦，別爾。」（按別爾是蒲立德的小名）

「東尼皮特爾（美國駐波蘭大使）剛從華沙打來電

話說，德軍數師已深入波蘭境內，正在激戰。華沙上空

已發現轟炸機多架。他說到這裏，電話就突然斷了。他在和我通話之前，曾想向你報告，但是費了半點鐘的工

夫，仍沒有叫通。」

「好吧，別爾，事情到底發作了。願上帝保佑我們吧。」

兩人又談了幾分鐘話。蒲立德要求總統試行「設法不使他們向我們下蛋」，意思是請總統通電要求交戰各國避免轟炸非武裝城市。兩人又討論了撤退歐洲美僑辦法。於是總統說一聲「別爾，多謝你，我現在要和考台爾（係國務卿赫爾的小名）等討論了，」便把電話掛斷。

就在這幾句平淡的對話裏，美國政府已知道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了。

國務院的電報間，是全院神經中樞，電報機不息地動着，關於張伯倫和達賴第的希望，德國外交部的暗示，蘇聯政府的密談，中國長江流域新出的事變，巴爾幹所感受的威脅，都有密電報告。這些電報譯成密碼，複印之後，蓋上「機密」兩字的戳子，便整天在各辦公室裏傳遞。先在二樓南部，呈報國務卿赫爾和國務副卿威爾斯，再拿到樓上給西歐司長摩法，最後依電報的來源

，分別交到英國，西班牙，義大利或斯干蒂那維亞各國寫字台，由主管各公務員，分門別類，一一加以分析。

同時在白宮方面。羅斯福總統每天收到電報三天批。大多數日子還接到駐各國大使公使的特別報告，如長途電話，專差報告和航空信件之類。他時常把白天的情報作為臨時的讀物，一面在報告上做著記號，以便次日處理。但國務院方面討論的問題如果重大，也隨時向他請示。這時他便瀏覽各種有關文件，召見赫爾或威爾斯談話，並以「便條」傳達他的意見，指示國務院方面討論的方針，然後由國務院用電報訓令駐某某國使節，遵照辦理。

一九三八年慕尼黑四巨頭會議乃是美國外交政策轉變的關鍵，在慕尼黑會議前，美國的世界政策，以唱和為主，但在一九三八年八月杪，美國駐德大使威爾遜報告希特勒侵略捷克的野心，顯已不可搖撼，美國便採取積極的和現實的政策。一切和平希望都付諸東流，美國不能再袖手旁觀了。

到了九月二十四日，希特勒和張伯倫，達賴第，只

索斯間關係，緊張達於極點。次日，國務院和白宮忙碌一天結果，擬就羅斯福總統呼籲和平的電文，於二十六日晨一時同時拍給英法德捷四國政府。

希特勒的覆電牽涉到凡爾賽和約，同時在九月二十七日那天，戰爭似乎迫在眉睫。總統一早就在臥室召集政府首腦人員，閉緊急會議，決定兩種最進步步驟：一是由總統以私人名義，懇切地致電墨索里尼，請其斡旋和平；一是由威爾斯和國務院幫辦斐爾兩人趕緊草擬答覆希特勒的電稿。

但兩人在草擬覆電的時候，又牽涉到美國作何行動的問題來了。最初主張召開和平會議，並擬定九月二十九日在海牙和平宮舉行，美國方面派遣觀察員一名出席。繼又主張凡與政治問題平行的任何經濟問題，美國亦參加討論。但在這兩個草案送到白宮的時候，赫爾堅決反對，總統也不以為然，於是決定傳主張「在歐洲某中立地點開會」，討論和平條件。威爾斯又和駐英法兩國大使通話，請他們探聽張伯倫和達拉第的反響。約接晚餐時分，兩大使回電說，各駐在國政府都表示同意。

這晚上，赫爾，威爾斯，斐爾三人，又會見總統。

總統爲了修正拍給墨索里尼的電文，已忙了整天。當他在修改答覆希特勒的電稿時，消息傳來，謂德軍即晚就要啓程，總統聞訊，怒不可遏。但這種消息，仍屬揣測，不可盡信，事不宜遲，也不再咬文嚼字，逕發電兩通，直截了當呼籲和平。總統在九點半鐘分別簽字，當晚發出。

次日的消息已是世人所熟知，即希特勒邀請張伯倫舉行會議，墨索里尼也徇總統之請，出任斡旋，大局因得暫時化險爲夷。

現在先講美國在泛美會議所作的準備工作。一九三八年十二月初，汎美洲大會美國代表團一行，在國務卿赫爾領導之下，前往秘魯京城里瑪，參加會議，其目的即在樹立南北美洲共同陣線。

赫爾到了里瑪，即分別把十九國代表聯絡好了，所難約束的只有巴西和哥倫比亞兩國代表，他們那倡議組織什麼西半球國際聯合會。其他如烏拉圭態度不定，阿根廷傾附英國，孤立主義氣氛特別濃厚，算最難對付。

阿根廷代表團係由該國外交部長康蒂羅率領，此人狡猾性急，一到會就高唱大會應當嚴格的以討論美洲各國事情為限，但也贊成發表一個平凡的團結宣言，不附帶任何條件。他同時宣佈，因為健康關係，擬立即到智利湖濱休憩，所以要求大會從速決定，但赫爾不願草率從事，康蒂羅於是悄然離去，弄得該國代表團羸龍無首。

各報對於康蒂羅的離會，議論鼎沸，都說這是德國秘密工作人員的技倆。但康蒂羅仍暗中探聽開會的情形，知道寡不敵眾，終於提出一種方案，電達該國代表團，轉告赫爾。赫爾見其內容，與己意不謀而合，便向各國代表提出，卒由大會全體一致通過。這就是所謂里瑪宣言，其遠大的意義厥在把美國所單獨創導的門羅主義，由南北美洲各國共同為之保障，這是赫爾莫大勝利。羅斯福總統在慕尼黑會議之後，對於西半球和歐洲都決定採取積極政策，里瑪會議的成就，可說是這種決定的產物。但歐洲方面情形日非，不得不向希特勒採取各種和平攻勢。

是年冬季，英法重整軍備，如醉如狂，情形一月比一月嚴重。英國駐美大使樂利於一九三九年一月間到任，會見總統，陳說歐局和解絕望。同時盛傳德國已要求比國在德軍進攻荷蘭時，保守中立。一時風聲鶴唳，好像德國立刻要向荷蘭展開閃電戰似的。這種恐怖，旋告平息，到二月間又復發作，在這一連一伏戰爭恐怖之中，總統會和海軍部長愛迪遜作過一次精確的推斷。

「却利（愛迪遜的小名），」總統說，「我們在度過今年夏天之前，總不免要看見世界重遭浩劫吧。我們已竭盡所能，從事弭戰了，畢竟不過抱個萬一之希望。」

「你想什麼時候會發作呢？」愛迪遜問。

「據我揣測，大約逃不過六月底七月初，」總統回答說。

總統推行和平攻勢所引起的種種零星事件，有心人果然諒解他的苦衷，有些人却以為他好戰心切。一部份參議員不明事實真相，且會結隊到白宮，質問總統究竟。總統當即歷歷繪述歐洲黑暗情形，謂戰事已迫在眉睫，並足以直接影響美國的安全。

總統繼又列舉歐洲各小國，如芬蘭，愛沙尼亞，拉達維亞，立陶宛，斯干蒂那維亞半島各國，波蘭，捷克，荷蘭，比利時及巴爾幹半島北部各國，都有捲入戰爭漩渦的危險。最後又把談鋒轉到西半球，說英法荷三國的殖民地，散佈全球，這些屬地如果落在德國手中，戰禍更不知伊於胡底。總之，「富有」與「無有」兩個不同經濟集團的鬥爭，快要掀起世界大革命，美國雖有重洋遠隔，也不免被認為「富有」國而遭人覬覦，「所以萊茵河一帶的安全，我們也有關切的必要呀！」

「你的意思是否說我們的邊界在萊茵河？」一個參議員這樣問。

「並非如此。但切實地說，萊茵河倘使遭受威脅，世界其餘部份，也必遭受威脅。萊茵河區域一旦淪落，德國活動的範圍，更將不可收拾了。」

但總統一番遠見，仍使一般參議員，疑信參半，孤立派更從而中傷。總統依舊不能被人諍解，總統回國會提出的廢止禁運軍火令一案仍告延擱。可是到三月十日，總統的各種預測，畢竟一一證實了。

這天，美國駐捷克公使卡爾來電報告，謂捷克政府已將斯洛伐克族閣員中勾結德國主張斯洛伐克獨立的免職。兩天之後，柏林來電證實希特勒使斯洛伐克族獨立。到了三月十五日晨三時五十五分，捷克總統哈嘉已在德國總理府向希特勒請降，晨六時，德軍已開進捷克波希米亞省，到了早餐時候，消息傳來，德軍已開入捷克京城了。

這時，英法也不再作和解的企圖，美國駐英法兩大使也同時報告和平絕望，非出於一戰不可。三月二十日，蘇聯外交委員長李維諾夫通知美國駐蘇聯大使，謂英國會探詢蘇聯政府，德國倘進攻羅馬尼亞，蘇聯態度如何。

局勢瞬息萬變。四月五日，義大利動員軍隊，侵入阿爾巴尼亞，兩天內佔領全境。德軍開始動員，英法深恐德國乘其不備，先發制人。到了四月十一日，義大利徵召一九一〇年及一九一四年兩級士兵入伍，德軍七師集中波蘭邊境。至此，歐局悲觀達於極點。

總統仍如往常一般，在大西洋電話中詢問駐歐洲各

國大使，有無挽救方法，各大使照舊回答「非有相當動作，難於挽回，」而任何動作又非美國當時與情所可贊同。但總統絕不氣餒，仍抱萬一之圖，想用私人名義，致電希特勒和墨索里尼，請其保證不攻他國。

電文到十三日方始擬妥。次日，總統和赫爾及威爾斯兩人，又把電文細讀一遍。赫爾以為拍發的時候尚未成熟，但總統不願坐失時機，遂命分發羅馬柏林兩處。總統原望這一次的呼籲可以獲得一勞永逸的結果，至少也可以獲得滿意的結果。殊不知事實適得其反。墨索里尼和希特勒暫時沉默之後，就用演說方式，先後加以答復。事後，總統召見美國大使科洛那，用溫和而堅定的語氣告訴他說，墨索里尼不用書面答復，有失國際禮貌。國務院也向德國代辦湯姆遜表示同樣的遺憾。

一九三九年四月中旬，歐局危機益緊。羅斯福總統和赫爾從長計議應付辦法。總統對於英法當局的放棄妥協政策，仍不無疑慮。赫爾則已較為確定，相信戰爭爆發的危險性，較總統尤甚，相信廢軍火禁止令，可以增加和平的機會。總統經過縝密考慮之後，表示同意。於

是兩人開始勸告參眾兩院態度游移的議員。

他們白費許多唇舌，結果只有失望。眾議院外交委員會在六月杪廿日深夜通過一個等於否決的修正案，參議院外交委員會則於七月十一日以十二對十一票表決，將廢止軍火禁止出口案擱置不提。

形勢雖是如此不利，總統和赫爾仍餘勇可敵，決定召集各重要參議員，在白宮舉行會議，討論補救辦法。總統照例向他們說明戰爭的危機，為廢止軍火禁令作一辯護。各參議員足足聽了一個鐘頭，末了，總統表示他對於韓旋和平已瀕智窮力竭之境，因而說道，「這是我最後一策，此後我只好另起爐灶了。」總統先生，」參議院共和黨領袖麥克那萊插嘴說，「你以為從此刻到國會下屆例會期間，戰爭一定會發作嗎？」

「我並不是說一定會發作，」總統回答說，「但我確信有極大的可能性。」

赫爾繼起發言，謂戰事當在夏末秋初發作，廢止軍火禁令一舉，至少可把戰爭危機，減去一半，美國和此次戰爭關係重大。他愈說愈奮激，感情一發不可遏制。

起初還沒人有打斷他的話頭，到後來孤立派領袖以反對美國加入國聯會聞名的老將波拉，畢竟忍耐不住了，就放出他一套理論來。

「來日如何，無人可以逆料，」他打斷赫爾的話道，「但依我所見，我們不會遇着什麼戰爭。德國也並不準備作戰。」我希望貴議員到我辦公廳來，讀一讀海外發來的電報，」赫爾用一種憂愁而帶耐性的口氣回答說。「我可以斷定，那時你的結論，一定會承認戰爭的危險性，遠非你想像所及。」

「國務院裏的報告如何，我不管，」波拉堅決地回答說。「我自有的情報，且有好幾次，我發現我自己的情報，比較國務院方面的可靠得多哩。」

波拉說出這句驚人的話後，全堂頓時寂然。赫爾眼裏裏禁不住淌下熱淚。有人再向赫爾問詢意見時，他慘然地說，他領導過波拉的一番議論，不能再有什麼發揮了。幸而副總統賈納一向是樂觀派，就出來打開場。總統呢，靠在沙發裏吸捲烟，他自始即料到這場會議沒有什麼好結果，赫爾儘管悲傷，他仍舊心平氣和答覆賈

納說，他已竭盡所能，此列須由參議院負其責任。波拉也插嘴說，「這事並無什麼困難」，會議就此草草終場。

這時俄遠東方面又有重要的發展。一九三九年春間日本封鎖天津和界，英法都有對日妥協的意思。總統和赫爾原已致電廢止美日商約，抵制日本貿易，藉使日本軍人感到軍火來源斷絕的威脅。赫爾當即與參議院外交委員會秘密商議，決定由參議員范登堡提出廢止商約的動議案，此舉出諸孤立派領袖人物之口，正是總統和赫爾求之不得。該商約就在七月杪宣告廢止了。

一九三九年八月，希特勒集中大軍，準備進攻波蘭，英法已向波蘭，羅馬尼亞及土耳其提供保證，願予援助，英法與蘇聯的談判則已瀕於流產的最後階段。戰爭一觸即發。美國方面，因軍火禁令尚未廢止，說話缺乏聲勢，但總統和威爾斯商議結果，決為和平作最後一次的呼籲。預定發電義大利國王愛麥虞限三世，請其轉旋和平。

約在八月一日至五日之間，德國駐蘇大使俞倫指示

蘇聯外交人民委員長莫洛托夫，謂希特勒準備與蘇聯談判德蘇條約。這消息傳到國務院的時候，總統已離華盛頓，到紐約海德公園領休假。

其他國家聽到這個消息，無不大為驚訝。但美國自一九三四年以來，早已接有警告，發出警告的就是美國駐法大使浦立德。英法也接有同樣警告，却總不信它真會實現。實則遠在德國清黨運動以後，史太林早已向希特勒建議合夥攻擊西歐各國，當時希特勒因畏懼英國，且還沒有放棄東進的計劃，故表示拒絕。不過兩國對於此事的談判，絕未間斷，時時經由特別外交途徑及在商務代表團與軍事當局之間，互相接觸。

及一九三九年初，希特勒因外交部長李本特洛甫的慫恿及英國政策的軟弱，對英態度大變，蘇德秘密談判隨之轉入新階段。五月間，蘇聯以莫洛托夫繼李維諾夫為外交委員長，英國和波蘭成立臨時協定，希特勒便誦令舒倫堡大使通知莫洛托夫，謂德國與日本、義大利所訂立的反共協定，並無什麼意義，英國乃是蘇德共同的敵人，蘇德兩國應該在貿易及其他方面，增進關

係。希特勒的本意但願蘇聯置身於英法波三國聯合陣線以外，不料莫洛托夫的答覆，竟主張在增進貿易關係之外，更須增進政治的關係，舒倫堡驟聞此言，喜出望外。

德蘇旋即開始談判商務協定，但希特勒仍希望波蘭對於但澤問題，表示屈服，俾利用波蘭走廊，進攻蘇聯的烏克蘭。莫洛托夫的建議一時未得切實反應，正在力促舒倫堡答覆的時候，史太林却命國防委員長伏羅希洛夫，與英法討論反德陣線。稍後但澤問題陷於僵局，希特勒知道波蘭不可風聲，對蘇談判乃急轉直下。

英法對於此事，也和美國國務院一樣，接到同樣的情報，但英國駐蘇大使西慈和法國駐蘇大使那齊雅都不以德蘇勾結為可能，他們深信伏羅希洛夫那種響亮而誠懇的主張（伏羅希洛夫也完全不知道史太林和莫洛托夫暗中所玩的把戲）。當時只有中國從著消息之後，即見機而行。中國行政院長蔣介石所派私人代表於八月八日飛抵巴黎，訪晤美國駐法大使浦立德，獲得密報，當即電達重慶，蔣院長接到此項電報，再參酌行政院幾位部

長的意見，便將蘇聯所要求締結的某種條約，婉詞予以拒絕。到了八月十六日，伏維希洛夫暗示英法代表，只要波蘭允許蘇聯一部份軍隊開入境內，蘇聯就可以加入他們的陣線，與德國相抗，他不知道就在這天，舒倫堡和莫洛托夫已將德蘇條約的文字全部商妥了。

一九三九年九月一日黎明，總統給巴黎報告德軍侵入波蘭的電話喚醒，捻亮電燈，撐起身子，倚在枕上，燃着一支捲烟，就分別打電話給赫爾，威爾斯，陸軍部長伍特林及海軍部長愛迪遜，通知這個警訊。伍特林和愛迪遜也分別通知陸軍參謀長馬歇爾和海軍參謀長史蒂克，立刻用無線電報傳令太平洋與大西洋的各艦隊及自南太平洋薩馬亞島以至麻州台文斯要塞的陸軍部隊。

赫爾和威爾斯都忽忽起身，趕到國務院，不一會，國務院幫辦裴爾，歐洲司長摩法也陸續趕到。實際上他們這時除守候電報外，無事可辦，大部份時間都是圍着赫爾的辦公桌坐着，無意義的討論戰爭，彷彿送殯的人悼惜死者一樣，只有裴爾慨然嘆道，「我們守候歐洲死亡，可說已經守出頭了。」

總統却自在得很，電話完畢之後，又呼呼入睡，

到六時半，駐法大使蒲立德發來第二次無線電話，再把他叫醒。蒲立德在短促的時間內，已和法總理達拉第暗談，達拉第聽天由命的說，他早已聲明英法必須援助波蘭，否則無以立國，且須失去抵抗國社黨勢力伸展的最後機會。蒲立德並報告總統，英法一定參戰。這種消息，旁人聽了不免意亂如麻，總統却不慌不忙，又小睡四十五分鐘，直到駐英大使甘納第從倫敦打來電話，纔第三次把他攙醒，甘納第報告與英國首相張伯倫會談經過，性質與蒲立德和達拉第所談的無異，但甘納第語氣極悲觀。至此，總統不再打算睡了，便喚僕人預備早餐，並在牀上把全盤局勢盤算了一個鐘頭。

總統的籌劃遠涉定當，威爾斯已關進臥室，和總統舉行牀邊會議，當經決定，一俟英法對德宣戰，立刻召開汎美洲特別會議，總統主張在美洲各國領海毗連海面劃出安全區域，由美國艦隊實行「中立性的巡弋」，藉使整個西半球不受海戰的影響。威爾斯退出後，總統即命愛迪遜草擬計劃。

這時總統披衣起牀。走入辦公室，會見各華訪員。

稍後赫爾也到了，他們便分別和駐英駐法大使波蘭公使及駐德代辦通無線電話。他們覺得戰爭既已爆發，人心震恐，修改中立法，廢止其中禁運軍火前往交戰國條款，以便援助民治國，必可獲得大多數人的擁護，但必須待輿論成熟，方可召集國會特別會議。

九月三日星期日清晨四時許，總統牀上的電話又響起來了。甘納第大使將張伯倫宣戰的演說稿要旨，報告總統，這個演說稿是在發表前兩小時交給甘納第的。甘納第大使感情極易衝動，此時傷心已極，不斷的說着，「這世界完了，一切都完了。」

但總統並不同甘納第一般的感情用事，竭力在電話中撫慰他一番，於是總統又用電話叫醒各閣員，通知戰爭的新發展，總統稍睡片刻，提早起牀，預備他的廣播

演說。威爾斯晨間已將召集汎美洲特別會議的通知單發出。他在十一時許到白宮把汎美會議議程和安全區域範圍呈總統覆核。這範圍定西半球四周海面一百英里為安全區，但總統不以為然，親自用了戒尺，重新劃分，把安全區域範圍擴大為平均三百英里，並將界線拉直。

下午二時半，總統在白宮林肯書齋宣讀廣播演說，赫爾，威爾斯，斐爾等人，圍繞總統而坐。總統的說詞大意說，美國當守中立，立法法未修正前仍屬有效，外國的宣傳須予杜防，南北美洲各國務須促其團結。他又鄭重地說，「我希望美國不致捲入此次戰爭漩渦，並信我們定可做到。」

九月初頭一番騷動的局面，至此告一段落。此後，總統和赫爾等人仍努力進行修改中立法，第一步廢止軍火禁令，第二步設法援助民治國，抵抗侵略。

英國的新面目

英國對於德軍進攻的威脅，人人都抱有絕大的決心。英倫三島的本來面目早已完全改觀，而成爲一座極大的要塞了。

在廣漠的沙灘上，曠野上，以及各鄉村間，縱橫羅列着深而且長的戰壕，交織成爲恐怖的防線。沿線滿佈着機關槍和散兵陣地。到處建築障礙工事和許多砲位。

縱深配備乃是英國防禦戰略的骨幹。從海岸綫起直至內地，蜿蜒無數哩，通過無數鄉村，一連串地都是壕溝和防舍，碉堡和瞭望崗位。這就是英國的新面目了。

除這外表而外，全民族戰鬥的動脈也堅強地跳動着，工人，武裝隊伍，補助團體，無不忠心耿耿，追隨着神通廣大的邱吉爾首相，足智多謀的勞工部大臣貝文，及幹練多材的國務大臣皮勞勃魯克等人的領導，羣策羣力，向最後勝利之途邁進。

軍火製造的速率煞是驚人，戰車製造數量已提高一

倍以上，勃倫式砲車也已提高百分之六十四，各種槍砲的製造數量，提高百分之五十至百分之二百二十八不等，某種軍火的製造數量，竟提高四倍以上。

飛機製造廠工人，在短短的三星期之內，已把某種著名的驅逐機製造數量，提高一倍以上，這幾乎使人難以置信。至於其他各式飛機的製造數量，也有極大的增加。各工廠和各兵工廠的工作，還是日夜不息地製造最精良的配備，軍械和飛機，以供軍隊應用。

英國訓練有素的軍隊已在一百萬以上。年事較長的男子，也在趕速徵募受訓，準備入伍的已有好幾萬。各自治領的士兵，也絡繹開到，準備參加不列顛之戰。加拿大，澳大利，新西蘭開到的步兵，水兵，航空隊員，個個體格結實，機警善戰，堪爲干城之寄。

在這些隊伍的後面，至少還有地方義勇隊五十萬名，大都是退伍軍人。他們統稱爲傘兵搜索隊，包羅萬象

，如倫敦附近某區義勇隊，中有大律師，有銀行經理，有出版家，有獸醫，有新聞記者。某隊中有宿將一員，他在上次歐戰末期，曾在法國境內帶過軍隊。其他各隊的情形，頗多與此相仿。

英國的第三道防線，就是內部機構的增強，三島各種資源，都已加緊開發，以應急需。還有整萬的男女，加入空防輔助隊服務，並有大批戰時後備警察，日夜守着他們的崗位。

婦女的熱忱絕不亞於男子。有許多女子，自開汽車，工作整天，不取分文報酬。有的担任駕駛救護車，有的在兵工廠輪班工作。

孩童遣往各治領和美國的計劃，早已實行。自五歲至十六歲的兒童離開本國，到海外安全的友邦避難的，已有好幾萬；整裝待發的，還有好幾萬。

陸地防務之外，還有一道海上防線。英國艦隊的制海權乃是希特勒最感棘手的問題。這種制海權保持着英國的海道運輸，使數千艘商船，日夜通航，川流不息地載運大批食物，原料，槍炮，飛機，前來英國。

在整個地球上，分散在東西南北四方的，是不列顛帝國不盡的人力，食物，原料和工業生產力的倉庫。英國深知這次戰爭必須倚靠帝國各部份，及新大陸各國的接濟，並且知道這種信賴是不會錯誤的。

英國的民族性

邱吉爾說：「法蘭西之戰已經過去，不列顛之戰業經發軔，深信不列顛帝國的男子婦女都能應付這一嚴重的試驗。每個人表現我們民族戰鬥力的機會已經到來。戰而勝，一切被征服的國家都要復興。戰而敗，全世界又將陷入黑暗時代。我們要振作精神，盡我們的責任，不列顛帝國如其綿延千載，人們將謂「這是一個最偉大的時期。」」

這是邱吉爾對英國人所發出的作戰口號。這一戰的勝負，在軍事上要決定英國的海軍與德國的空军陸軍，究竟孰強；在政治上要決定此後領導歐洲的是民治，還是獨裁。歷史上拿破崙之戰又將重演，是否會再有滑鐵盧之役，一時不能分曉。

在一八〇六年，拿破崙的領域包括着法，德，義，奧及波蘭的一大部份。他的海軍在特拉法加一役戰敗之後，他的陸軍尚能在歐陸保持至十年之久，最後的勝負

仍是英國的海軍力決定的。當時的拿破崙無需向海外覓求軍需接濟，現在的希特勒則不然，但是拿破崙並沒有希特勒的空军，對於英倫三島自然英雄無用武之地。現在的情形就不同了。

英國人有一首豪嘯戶曉的詩云：

我們已往的一切昭示我們的未來；

莎士比亞之聲，納爾遜之手，

密爾頓之信仰，威至威士之重托。

我們這天賦無極的國，

天下人其鑒諸：全世界縱與相抗，

其奈英倫何。

這是英國的信念，這信念是否還可不為時代的大潮所撼動，一時也不能有分曉。

講到這裏，英國的民族性，對於戰局的前途，自然具有重大的影響，本刊茲將紐約泰晤士報的紀載譯如

下，以顯英國民族性的真面目。

聯軍節節敗退的一天晚上，紐約泰晤士報通訊員，在倫敦的報館街上，向一個老頭兒買報紙的時候，問着他道：「今晚的消息怎樣？」那老報販回答說：「我不知道呀，我是從來不看報紙的，因為我知道，我們到底會打勝仗的。」

這是十足表現出了英國的民族性。他們在遇到困難的時候，始終樂觀，敵英國人的頭好像敲釘在地上，你越敲得重，他越見得穩固。

戰時最能表現一個國家的國民性。那個賣報老人並沒有什麼可異。

每次戰鬥的開始之幾役，英國人望上去好像一個疲乏，而又過份自恃的老年體重拳擊家，但是經過了兩三次的躊躇搖擺，這個拳擊家就把他奪取錦標的實力漸漸表現出來。

上次大戰已證明英國人能忍受敵人非常的痛擊，而仍若無其事。他們已明示世人，當德軍直逼海峽，而至英人飢饉交迫之時，猶能奮起回擊。英國人具有無限廣

的忍耐性，能偏處設備疏隨的戰壕中，奮勇而高興的作戰；現在他們仍舊具有當時體格上的勇氣。

挪威戰事發動之初，邱吉爾對英國百姓說，希特勒的侵犯斯干的那維距，為拿破崙出征西班牙以來最大的軍事上錯誤。三星期後，德國人把聯軍驅逐出北極圈，但是英國人當時既沒有，現在還未曾表示灰心。

英國人這樣的預除煩惱，使強大的力量和顯著的弱點同時產生。所謂力量也者，因為拒絕煩惱之故，英國人吃苦的能力及不怕戰敗，較世界任何民族為堅強，但同時也就是弱點，因為有時候他們把滿足之心和自信心混在一起，為了滿足，把他們危險的地位判斷錯誤了。

這也不過在報紙與百姓對政府保持忍耐的時候才如此，在國家千鈞一髮之時，他們的轉變也很快。這情形能從五月上旬所發生的事情來引證。自從張伯倫答應把挪威戰事公開報告後，一連幾天報紙上不見激烈的言論，此時英國軍隊從北歐撤退，傷兵開始在倫敦街道上發現。這些人把戰事與英國又拉攏了一些，當張伯倫的演說未能適合報紙的期待時，他們終於向他大肆攻訐了。

從這個經歷看來，英國人除冷靜的外表，和沉靜的言語之外，他們尚含着憤怒的質地。他們具有自己約束自己的藝術，這種修養，由來極久，因之憤怒的質地很不易流露出來，要是一旦爆發，那力量却是有些可怕。

眼前你無論跑到英國任何地方去，很難聽到英國會戰敗的論調。英國人看到美國報紙討論萬一德國戰勝後將怎樣的紀載，表示吃驚。有些人更引為奇談。他們反覆的說，「英國人每戰皆敗，但最後一戰必勝。」他們視此為成功的圭臬，表示歡忻。

合作的能力為英國人第一特性。在私人談話，和多數偶爾與人交往之間，英國人第一個衝動便是合作，當你和他談話之時，他出自本性的連連點頭，表示同意，有時候他即使完全反對你的意思，他還是這樣的表示。

在政治上情形亦復相仿。譬如世界上任何國家，那有政府給予反對黨領袖以比普通議員還要高的俸祿的，原因是爲了他費盡心力要顛覆政府呢？

與合作的本性並存的，就是英國人與生具來的誠實性，和由此而產生對於其同伴的信任心。在戰時，這自

持，合作，和信任三者，常爲偉大力量的泉源。但在已往的七年中，如果能在這三者上面稍爲權宜些，戰爭也許早已避免，或者已使聯軍處於極佔優勢的地位。

譬如，聯軍在挪威及西線的敗北，除了美國人外，也許對於自恃力要大爲搖動，作戰力量大受打擊。當然英國人在酒樓茶坊之中，對政局大體上還是要抨擊；但是因爲理智方面的一些惰性，像由於他們常說的「不必大驚小怪」，和他們對於最後勝利十分堅強的信念，以及與任何當權政府合作的本性，英國人對於任何事件不常出以激烈的處置。

有一件事實可以證明這一點。自從聯軍由挪威撤退後，所有的報紙，都主張聯軍方面必須立即起來增造飛機，俾在空中得與德軍分啗抗禮。這個呼聲全國一致贊成。可是所有主要飛機製造廠，除了一家之外，在聖誕降臨節，還照舊停工休假哩。

欲求解釋這樣的事，祇有拿英國的歷史來回答。因爲差不多在九百年之中，侵略者從來沒有踏進英國的領土。又因自特拉法爾加一役以來，百餘年間，英國安處

在北海的金城鐵壁之後，實可睥睨全球。此種自恃心，滋長日深，牢牢的印入他們腦筋，在本能方面，英國人竟不會想像有打敗仗的可能。

在國家危急之秋，國民本能所領導的動作，也許比較理智所產生的還要好些。英國人的本能或國民性，在今日最顯著的——公平處置的本性，合作，信任，和自我的滿足——乃在英國沒有外患的時代發展而來，那時候英國的海軍雄視全世界，而全世界的交通，還正在蠕蠕而動。但是今日英國的國民性須在新的環境之下活動了。他所對付的為新而棘幹的敵人，具有新式靈敏的武器，力能向優勢的英國海軍挑戰，而在這種新的環境之下，英國人的性質，却不能運用裕如了。

這裏還有一個很好的例子。挪威戰役初起時，英國一架偵察機，在空中察得一處飛機場，德軍正在飛運兵士到挪威去。那飛機的所在地名叫奧爾堡，地屬丹麥。當這個英航空員在飛機上空偵察時，發現場中擠滿了德國的運輸機。他立刻把這事報告上峰。因為這飛機場位於從前的中立國丹麥之內，各部長討論三日，始允准英

機前去轟炸，可是德機已有幾架裝運兵士飛往挪威了。

英國人具有硬綳綳的氣質，無須看待得過好。還有一種特質，在黃金時代深深印入他們腦經的，就是無可比擬的責任心。英國一般人常看做英國為弱小民族的保護者。爲了愛好自由主義，英人常以維護正義者自居。他除了認爲必要的事情之外，不願多管閑事。他又是一個個人主義者，不願國家來干涉他的私人生活，但在危急的時候，國家所要做的一件事，只須向他大聲呼籲，他立刻就會答應去做，也不求深解爲什麼理由。

這種愛國精神似乎潛在他骨頭之中。他對於歷史觀念甚深，對於英國命運，幾於有盲目的信念。他對於白種人所負責任重大一語的道理，也許不發生興趣，但是好像百萬元資本大公司中的一個一元股本的小股東，他以具有這種關係自豪，一旦國家有事，亟願以身許國。真如一位美國青年外交家所說：「英國人需要一個人跑來，對他們登高一呼，這種呼喊須具有激起過去，現在，和將來的力量。只要有一個偉大的領袖，那末人力，勇氣和物力都已齊備，勝利可操左券。」

英國苦戰中的實況

這篇是 Christian Science Monitor 駐倫敦訪員的通信

此次歐戰，在空戰方面，已達到一個轉變的階段。

英德雙方爭奪制空權的嚴重時期，已經開始，其間英國空軍實力已臻開戰以來最堅強的地位，不但對於敵方夜間空襲的防禦已有進步，且能採取主動，用更新式更有力的飛機，侵入敵境，實施反攻。除非德方能出奇制勝的表演，否則英國所佔的空中優勢，此後必將日益顯明。

這種形勢，不僅反映英國官場的樂觀言論，而是重新經過客觀的精密分析後所得的結論。記者自從美國回來後，對於英國所受轟炸的損害，和空戰的重要意義，曾親往各地直接調查。記者曾觀察英國空軍的活動及其最近的空防，曾和一般駕駛員，參謀員，飛機工業的生產者，與消息靈通的中立觀察家討論過各方面的情形。

就記者實地調查所得，英國在空戰中的形勢，去年夏開確是十分險惡，入秋以後尤屬岌岌可危，冬季亦無起色。然在今日，確已顯有進步，前途愈見光明。

關於空戰前途，現有三個主要的問題：其一，英國受德機六個月轟炸的損害，實際範圍及重要性如何？其二，英國防禦德轟炸機連續不斷再接再厲的攻擊，其希望究竟如何；其三，英國對德採取切實有效的攻勢，其可能性如何？

記者自回到倫敦以後，即親自考察，並飭各同事實地考察英國被炸最烈破壞最甚的區域。曾經直接調查的地方，有考文屈萊，白明罕，卡狄夫，斯汪西，倫敦工業區，倫敦市，倫敦果區，船塢區域及其他各地。記者常以全日考察被炸區域和市鎮，且曾親受轟炸，被追離

開公寓，因此可說是經驗之談。

英倫三島的城區市鎮，甚至平靜的鄉村，遭受轟炸損失當然極大，實際更是非常奇特。沒有一個人能像記者一樣的立在考文屈萊市中心，而不感到極權國行為的殘暴，和德國飛機的玉石不分，任意濫炸。倫敦鬧市大部份已化為焦土，沒有人能游行於其頹垣敗瓦之間，而不感到德機破壞的慘烈。倫敦東部住宅區域，現已被震得牆塌壁倒，寂靜無聲，沒有一個人能徘徊其間，而不感到敵機的滅絕人道。

話雖如此，記者見了這種無可計算的損失後所遺留下來的印象，却不是英國所受的損失如何之大，而是實際上如何的輕微。以此與未遭毀損的房屋市鎮比較，其損失真是如何渺小，在軍事意義上，其損失又如何微末。英國軍事設備所受的損失，實際上可說是微乎其微。

在戰略上具有重要性的軍事設備，如飛機場，船塢，兵營，鐵路，工廠，與煤氣廠等，當然亦有被炸彈命中，可是所受的損害，大都甚輕，即使有很重的，也能趕快修復。工廠被毀，或是破壞到不能修理的程度，

一轉瞬間又移在別所房屋內積塵生毒了。

各地所受轟炸的損失，與若整個地方比較，損害亦甚微，像倫敦就是一個最好的實例。倫敦一百餘萬房屋，被炸毀和受到重大損失的，若與祇受輕傷和震毀門窗的作比例，真可以說一句「渺乎其小！」

倫敦所受全部損害的統計，固然不能發表，但看現有一萬七千個兵士在清理被炸區域的瓦礫，和拆毀搖搖欲倒的房屋，也可以略得梗概了。

工程師鄧南上校對於前途仍非常樂觀。他說，希特勒決不能毀滅倫敦，因為倫敦太大了。一個人祇要到倫敦市和全國考察一下，便可得到這個印象。

然而這個有利的結論，必須假定對於敵機接連不斷的積極轟炸——特別是夜間轟炸——能作更有效的防禦，因為沒有一個國家能經得起這樣漫無限制的猛炸的。

直到現在，英國人的抵抗力，絲毫未見動搖。英倫仕女，雖在轟炸之下，依然抱着無窮的勇氣，冷靜而愉快地過着他們的生活，確是最堪注意的一件事。

這種優良的民氣，無疑地是因爲一般人都感覺到英

國的攻守地位，都在繼續不斷的進步之中。這種進步現又經過一重要階段。防禦夜間轟炸，已有顯著的功效。今年三月上半月，有四十三架德國轟炸機擊落，這是有重大意義的一個事實。

過去四五月中，英國曾用各種實驗方法，力謀解決夜間轟炸問題，從上面的數目看來，足見已大有成效了。

最近德國飛機於夜間轟炸格拉斯哥，勃列斯多，赫爾和倫敦，各地受災均極慘重，顯見要消滅或減少夜間轟炸的威脅，尙有許多要事須做。但也有數點是已經獲得進步了，例如新式的波福型夜間戰鬥機，高射砲瞄準器，和其他秘密設計等皆是。

至於白晝防禦德機轟炸的戰鬥機，也有平行的發展。噴火式和旋風式飛機，皆有好幾種新型產生了。

最重要的，厥為英國空軍，不但在防守方面，即在攻擊方面，也已有適宜的配備，其大部份自應歸功於美國。美機已開始飛英援助，數量果然可觀，而品質的優越尤值得注意。

美製飛機究竟到何種程度，是不難推統地解答的。美製戰鬥機雖比英製戰鬥機有若干技術上的微細優點，行動亦比較靈便，但在速度，裝甲和武器配備上，顯然不足與英國的噴火式或旋風式戰鬥機相頡頏。

現在到達英國的新式美國戰鬥機，如寇蒂斯式，對於以上各種弱點已有改進，若照此不斷地改良，則美國戰鬥機最後必能與改良後的新式噴火機和旋風機抗衡，可是離開這一步還遠着呢。

轟炸機方面的情形多少與此相反。去年春夏之交，英國空軍當局早已見到在初秋之前，英倫上空就有發生空戰的可能，而且又知道至少在六個或八個月以內，決不能自美國獲得任何援助，祇得用最靈明的辦法去解決此問題，這是當時的事實。

他們把英國的生產，幾乎全注重於製造戰鬥機，這當然是防禦性的武器。他們又向美國訂購長程轟炸機，那就是屬於攻擊性的武器了。

美國已有建造商運飛機的長時期試驗，其航空工業因之具着建造長程巨型飛機的最優設備。英國現在已能

開始從美國接到這種飛機，且正在對德國由守勢改取攻勢的緊要關頭。

實際上飛機轟炸德國的軍事目標，已有數月，但是能攜帶巨量重磅炸彈的長距離重轟炸機，仍感不足。所以德國除白來門，漢堡和近海若干港口外，所受轟炸的損害較輕，其原因即在於此。

這些目標，像大陸上侵英根據地一樣，離開英國的根據地尚近，故可以雙引擎轟炸機作有效的轟炸。

現在正有幾種優良快速的四引擎轟炸機從美國飛來，而英國本身，也有哈利法克斯式一類的新式長程巨型轟炸機造成，所以英國空軍重轟炸機隊的力量，正在迅速增加中。

英國在空戰前途，確已為較前更樂觀。美國租借法的通過，和羅斯福總統最近的演說，暗示英國能由美國獲得所需的飛機，不僅將由美國製造，且將實行送到英國，已使未來情形愈顯光明。此外，英帝國各部份飛機產量既在進步之中，其訓練計劃所造就的飛機駕駛員員額，也已大有可觀了。

然而對於德國空軍亦不能估計太低，得到美國援助的英國新空軍，仍須運用全力，方足應付德國未來的攻勢。

至於英國陸軍最迫切的需要，就是戰車，更多的戰車。

我最近幾個月中所遇到的許多司令官，都在引領企望各工廠製造戰車的速率，能與訓練人員的步驟相配合。

某日，我獲得當局的允准，得以目擊正在進步中的製造戰車新計劃。戰車在秘密工廠中製造的迅速，遠非昔日可比，製成後即送往軍需處，然後分發各營，為保衛英倫三島或供海外之用。

這些戰車的分配，現在雖以防衛本國為主，然而一班陸軍將領當然希望即能應用於海外。防守本國的精兵都承認，祇有英國派軍往歐陸採取大規模攻勢的時機成熟之時，總能實踐他們防衛本國的任務。

關於戰車製造的數量以至其他可以使人獲得線索的種種情形，當然禁止發表。可是我們若知道這種戰車機

構的複雜，則於加速製造的重大困難，自可不難明白了。

即以巡邏戰車爲例，其外形較普通的蒸氣滾路機更爲簡單，實則含有六千二百個不同的部份，而有五萬以上不同的機械和配合作用。這種戰車的造價，每噸約值一千鎊，較之一架轟炸機所費的還要貴呢。而且製造戰車的工程精密異常，有若干處，須精確到一英寸的萬分之一。

記者在一個工廠中，即見所用的製造機，有五百種之多，各用電力轉動。一個整塊的鋼板，結果竟能製成一輛完整的戰車，自動開駛，可供馳騁大道或橫貫鄉野的試驗了。

假使你不曾見過戰車，那麼對於這種平衡穩妥而有彈性的車輛，決不能想像到牠的靈便活動。重戰車的重量達二十五噸，可以衝進房屋，在崎嶇不平的地面上爬行，安適異常。牠們可以在三秒鐘之內掉轉身來，有如馬球戲中的馬匹一樣靈巧，實際較之平常汽車尤速。

雖然精密得像戰車的機械，不適於大量生產，但是

工廠方面仍在勉力設計，以保證同時建造最高數量的戰車。記者看到牠的裝配機檯，地位寬展，可使一輛完全的戰車用二十噸重的起重機，吊至另一輛戰車之上。

製造戰車的工廠，除男子外，女子亦有被僱用的，所用機器，各國皆有，甚至有從德國購來的，記者所見機器的名牌上，有漢堡，屋星那蒂，俄亥俄和牙特洛等字樣。

和我一同考察的還有兩個從埃及及來的英國軍官，他們都說軍隊對於工匠的技巧，已有認識，而中東英軍總司令華維爾將軍更在最近電報中稱：「義大利軍戰車，雖多是最新的出品，但並非英國戰車之敵。」英軍沙漠巡邏隊行程所及，不下五十萬英里之遙，但迄無一輛戰車，因機件損壞而受損失。」

記者會問一個軍官，英國的戰車比較德國的如何？他根據法比未降以前弗蘭德之戰的經驗答道：「我們可以判斷其優劣的機會很少，可是在每次戰鬥中，英國的戰車似乎都能充分履行其職務。」

這種測驗當然不能據爲定論，因爲當時英國祇有一

個裝甲師團，在法國作戰，除了防禦以外，從末有一試身手的機會。鄧扣克撤兵以後，英國連一個裝甲師團也沒有了。那些戰車，都和其他車輛及大砲一樣，都在法國損失殆盡。

反之，德軍却擁有無數的戰車，往往在一千五百碼闊的戰線，同時有一百輛左右的戰車，向前推進。德軍始終在戰車的數量上佔着優勢，特別是輕戰車。英軍對輕戰車已不加重視，而在鄧扣克戰役之後，德軍對於英軍所用的重戰車，諒來亦已獲得教訓了。

此外，英國今日不但在作戰，且在經過一種革命。此次戰爭，將在何時，何地，及怎樣獲勝，仍在不可知之數，但有一件事實已經明白顯出：即今日的英國已和兩年前的英國不同，而在戰爭結束以後的英國，尤將有更劇烈的變化。

英國果將變成怎樣呢？

記者在美國常聽到這許多疑問：「我們所援助的是怎樣一個英國呢？英國現在改變到何種程度，戰後又將變成怎樣？會不會變成社會主義化？有沒有國社主義化

的危險？」

記者為要獲得這許多問題的解答起見，曾在英國各地，與農民，工人，工黨領袖，保守黨員，自由黨員，內閣中的兩個工黨代表，社會服務員，和婦女界領袖及其他各式人等，談論此事。

經過一番廣大的調查以後，記者毫無疑義的相信，英國已在革命中了。但這是標準的英國式革命，不激烈，不趨極端，也不突如其來，人民更不知有革命。但是這種革命却具有深長的意義，不但是經濟的，同時也是社會的，不但是社會的，同時也是政治的，不但是戰爭的暫時作用，而實具有永久的性質。

這個革命已使英國的社會情形起了根本的變化，但並不與傳統相背，這是英國標準的特色。這種革命已推翻了若干建立已久的特殊地位，但是這種轉變是逐漸的，溫和的，仍不失為特殊的英國式革命。

就社會言，醞釀中的大改革，乃是一種平等化作用。若說英國的階級制度已經廢除，却是不對的。階級制度並未廢除，至少在這一代中不會廢除。但是階級的歧

視，則已顯然減少。階級制度很有與戰爭和戰後改革並存的可能，但必有許多變動無疑。

在此次戰爭中，各階級人民都同等的，出汗流血，這是一個主要理由，而轟炸尤爲平等化的最大推動力。

日前，我與其貴婦晚餐，得知她幾乎每晚睡在地下室內，這地下室本是傭僕的餐室。她的女侍睡在她靠近的床上。地下室中傭僕的起居室，則由倫敦東區逃來的兩個老年夫婦居住。女主人和他們相處數月，情感日增，每晚就寢以前，必和他們熱烈的擁抱。

再則防空巡邏隊和國內保衛隊，也使危險均等和服務平等的詩念增加不少。

在國內保衛隊中，前任將校和園丁，車夫，傭僕同列行伍，這是常有的事。紳士和工人常會整夜站立一起，作防禦拿兵的守望員。有時鉛管工人和銀行家，也會被派在同一條街道上巡邏。

在轟炸聲中，「階級觀念」的完全消滅，其例真是不勝枚舉。今日的英國無疑地已產生了一種新的交誼，新的博愛和熱誠。這種新產物都是這社會革命中最有力

和最深遠的一種要素。

經濟上的因素，也使平等化的作用加速進行。富人和小康之家的戰時賦稅抽得最重。所得稅從百分之四十二起，收入微薄者可酌予減少至百分之廿五或廿五以下。

但在進款豐厚的，其附加稅已激增至百分之九十，此外還有過分利得稅，那是一種取締居奇牟利的嚴峻辦法，實施以後，無論何種大公司或大企業，每年所得的利潤，決不能超過一九三七年或一九三八年時情形了。

英國取締發國難財的方法，非常嚴密。經記者小心調查以後，敢說與政府簽訂合同的廠家，雖可規避定章，獲得較戰前更多的利潤，但就一般情形說來，在英國要發國難財却是不可能的。

這是一個重要的辦法，即使不能消滅巨富，也可以使富人數目大爲減少，而加緊平等化。

至於極度的貧困，也已有許多方法，加以減輕。失業人數已減至戰前三分之一以下。戰時工資却在戰前以上，且一家之中，夫婦同有收入，甚至兒童亦可掙錢。

兵士所得的餉並不甚多，但在衣食住方面，兵士和

他們的家族，所得的常遠較戰前爲多。

所以戰爭在經濟上和社會上的變動，已使貧富兩極端更爲接近。其間度日最難的乃是中產階級，尤其是低薪的白領階級，即小薪水職員。

富裕和小康之家，雖不免將生活程度，大爲減低，但儘可過得下去。貧苦階級則有政府關切，或以較高工資，吸引他們去做戰時工作，爲間接的援助，或以戰時救濟，作直接援助。

假使他們的房屋被敵機炸毀，必要時可由政府擔任費用，將他們撤退，或加以收容，直至他們有力租屋爲止，而政府也常分擔一部份租屋費用。

白領階級的處境，則較爲悲慘。例如書記等人，因不切需要，即未能增加薪資，反因物價增高而大受打擊。

假使被徵入伍，除非幸而獲得委任，他們所得的餉和津貼，與平日的薪水殊不能同日而語，欲以此維持其家庭生活，不免困難。

假使他們的房屋炸毀，就和貧苦家庭受到同等的待

遇，當局先把他們收容於休息所，免費供給膳宿，至他們能移到別處爲止。

白領階級若無親友可投，其痛苦真是難以言喻。假使他們不得不靠政府的救濟，便須與大多數生活水準較低的貧苦階級同過素不習慣的生活。再則在理論上他們所得房屋被燬的補助金，比例雖然相同，但是中等階級的進款，大部份用於家庭方面，因此他們還是感到創鉅痛深的。

所以在平等化之中，也有若干不平等之處。這不啻警告社會不平等和階級制度的取消，自有限度。又況中下階級的心目中，階級觀念並不弱於上等階級，要消滅或是減少這種區別，非經過長久的時間和教育不可。

在政治方面，英國的戰時革命雖不甚顯著，但其涵義却是一樣的重要。英國在政治上顯正趨向左傾。各黨對於議員補缺選舉，並不競爭，即由同黨黨員充任。但是英國的政治專家，都共同承認全國的輿情確已左傾，且尚在進行之中。

這種變動，雖不能在國會中見到，但在內閣中却很

明白的反映出來。按照各黨在國會中的實力而論，工黨在政府全部和戰時內閣的小組內閣中所佔席數，已較任何黨派爲多。工黨在邱吉爾革命之下，雖未在實際上佔到政治優勢，却已獲得政治的有力地位了。

但是英國這種左傾，是否已趨向社會主義化？

不，就是工黨領袖也不相信會有這事。要知道工黨領袖雖有完全屬於馬克思社會主義派的；然而勞動界的選舉人，即使在工業區域內，也極少有選舉工黨以圖推翻資本制度而代以社會主義的。

英國工黨已一再覺到人民不需要馬克思的社會主義。他們所要的是社會改革和較優的工資。因之工黨不得不訓令他們的競選黨員，「慎勿在演說台上誇到社會主義，這是沒有好處的」。

工黨領袖所期望而且或者可以得到的，乃是若干主要工業和公用事業，實行某種程度的國家社會主義化。勞工部長貝文，一般人皆認爲是繼承邱吉爾首相最有希望的人，却有自己的意見。他主張全部礦產，運輸，一般公用事業和信用的國有化，但此必須假以時日，並

非朝夕可期。實際可以確定的中間步驟，即由國家對於英格蘭銀行施行更密切的統制。

但這許多僅是計劃而已。英國政治左傾的詳情，決不能絕對的預先推定，我最近詢問勞工運動中最得人心的現任內務及公安部長莫利遜氏，戰後的英國將社會主義化呢？還是國社主義化？他很肯定的答稱，在他看來，兩者都不可能。他說，英國將變爲「真正自由的民治國。」

記者經過廣泛調查之後，覺得他的結論確有見地，英國各界都在爲自由而戰，並非爲資產階級或無產階級的獨裁而戰。倫敦金融界對於政府財政的操縱，勢必大爲減輕，或竟全部消滅。

勞工在工業和政治上將有更大的發言權，但結果必仍爲英國式的，民治的，且是傳統的，甚至是保守的。

英國人欲保存過去的精華，自非根據更公平的財產分配而滲入更文明的社會計劃不可。

這或許是英國本牌革命最精確的一個定義吧！

各國在美存款及投資統計

加拿大，蘇聯，瑞士，拉丁美洲，遠東及歐洲各國，在美國各有多少存款，並無個別的精確統計。聯邦儲備銀行曾在一九三九年八月，即這次歐戰爆發前一月，作過一度估計。據稱，各國在美存款，美元存款和直接簡接投資，約共八，四〇〇，〇〇〇，〇〇〇美元。其中加拿大佔一，〇七〇，〇〇〇，〇〇〇美元，瑞士佔一，二五〇，〇〇〇，〇〇〇美元，蘇聯佔一，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美元，歐洲其他各國佔二，七五〇，〇〇〇，〇〇〇美元，拉丁美洲各國佔一，〇九〇，〇〇〇，〇〇〇美元，遠東各國佔一，一一〇，〇〇〇，〇〇〇美元，德國雖僅佔一六〇，〇〇〇，〇〇〇美元，但瑞士與其他中立國存款中，或許有德國存款在內。截至本年一月十五日為止，外國政府及外國銀行在美國聯邦儲備銀行十一家分行的存款，連同被侵略各國

已「凍結」的存款在內，共計一，二二九，八三六，〇〇〇美元，其中外國銀行在聯邦儲備銀行各分行的存款共計六六四，〇〇〇，〇〇〇美元，內有六〇〇，〇〇〇，〇〇〇美元存在紐約。但外國商界與私人在各銀行，以及紐約各銀行均存有大宗美元，都未計算在內。至於各國存在美國的黃金，約值一，八〇〇，〇〇〇，〇〇〇美元，其中多數已由政府下令「凍結」。英國方面在美存款，僅值二〇五，〇〇〇，〇〇〇美元。美國政府原來的限制提存辦法，僅適用於被德國蘇聯全部或一部份佔領的各國，以免侵略國將被佔領國的存款據為己有。但德，義，日等國仍得使用種種方法將存款過戶，中立國人民也可代替轉輸各國提取款項。至於美國對其所同情的各國政府，則可儘量予以通融，但對中立國的申請，自可從嚴審查，以防流弊。

德國實力的透視

希特勒在國社黨成立二十一週年紀念會演說，中有一語云：「我覺得現在比以前更為健旺，因為春天將到，這又是較量我們實力的時候了」。然則德國的實力到了此時竟強弱到怎麼程度？茲將美國 Christian Science Monitor 駐柏林訪員的報告，譯錄如下：

德國在歐陸獲得最偉大的軍事勝利之後，却像着戰神話中的湯泰勒斯王一般，雖已在沙場上每戰皆捷，却仍須準備作最大的努力，以獲取那尚在搖曳不定，可望而不可即的勝利之果。

曠觀歷史，像德軍作戰這樣的勢如破竹，確為古今所罕見，然像德國這樣一再在幻想瀕於實現之際，勝利仍屬虛無縹緲，也是歷來所少有的呀！

德國的軍事當局和備受困苦而馴伏不動的民衆，却並不因為對於最後勝利發生疑惑，而使他們的信念稍起

動搖。德國具有歷史上訓練最精的軍隊，從未被人擊敗過，即在最近一年來驚人的戰役中，也從未被人阻擋過。可是它的最後勝利，依然留下一些迷惑，似乎常會在取後一剎那間被奪，看去似乎到手在即，終如水月鏡花一樣的空幻。

自入新春，德軍又在移動了，他們重又企圖以疾風掃葉之勢，獲取德國與德國人民八年來節衣縮食，出力出汗所期望得着的賞賜。他們對於這個賞賜，不是輕易可以被奪去的。他們的進攻力量，至少在陸空兩方面已

較前更為強大了。他們在去年春季進攻法國武器，已受過經驗和勝利的磨礪，外加新兵的入伍，和六七個月軍火工業的日夜趕造而益增其分量了。

這一大兵團無論向何處推進，皆具有可怕的力量，而且龐大異常，可於同時在幾方面進攻。它無疑地布置在歐洲西海岸，可用以攻擊實力雄厚的英國。它顯然還有更大的兵力，正在向地中海方面英國屬地移動着。此外它還有不少軍隊嚴陣以待，保障着德蘇友好條約的安全。軍事上任何種可能性皆在德軍最高當局神計妙算之中。

在此種種可能之中，德國的軍略家，已選擇他們所認為最適宜於擊破英國抵抗力，而獲得最後勝利的地方，使國社黨可以統制歐非兩洲，且能保持古羅馬帝國以來無與倫比的世界霸權。

然而一九四〇年縱然已使古日耳曼的征服夢近於實現之境，同時亦已發見他們失敗時所必須遭受的懲罰了。當去年德國攻勢發動以前，歐洲其他各國的內部，莫不有被其歐洲新秩序觀念所強烈吸引的分子。即在德國

軍隊侵入各該國以後，仍有接受征服，與德合作的強烈運動存在。然而數月以來，此種忍受已一變而為猜疑，恐懼，反抗和仇恨了。

隨着戰勝軍隊的行進，所經之處，人和觀念都起了一種劇變，實際已播下怨忿的種子了。

像德國今日這樣的舉目無親，殆為從來所未有。希望它最後一敗塗地的情緒，已由受它控制的區域而瀰漫及於全世界。假使它的軍隊，一旦遽巡退却，德國即將收穫自己所種下的惡果。德國軍隊侵略的區域愈廣，戰勝的需要亦隨之增加。德國因為知道這一點，所以逼得祇有再向前進，使國內的穩健分子噤若寒蟬，血野心勃勃漫無止境者則愈增其發言權。

一年以來，德國因軍事勝利的迅速，所以軍備方面並未告竭。糧食和原料的消耗大部份有戰利品可以補償。德國人民今日所吃的食物，幾與去冬一般，德國當局曾說，假使果有嚴重飢饉的時候，最先遭難的決不會是德國人。可是德國內部的情形已發生了不少變動，暗示戰爭若無限期延長，則必不免有飢饉之變。

德國計口授糧制常在擴大範圍，包括更多的物品。家庭用品，或為日常生活所必需，或為防止通貨膨脹而購備的，已益見減少。物價統制並未能防止價格的上漲，衣着費業已漲起百分之百。主要食物的價格和數量，仍與以前約略相同，然如硬殼果，葡萄乾，巧克力和水果等額外食品，則均異常缺乏。平均分配食物，原是計口授糧最合理的目標，現已漸為各種新習慣所排斥了。

德國國內已有黑市場存在。咖啡約三十馬克一磅，茶葉約四五十馬克一磅，若能知道牠出售的所在，儘可不難購到。談及家庭給養問題，時常可以聽到「聯絡」兩字。還有一個普通名詞，便是「在櫃檯底下」，凡與商店素有往來的人，都可暗中授受，得到額外美味。

以上種種，並沒有指示德國已感到真正的缺乏。街上行人看去依然康健，未顯出營養不足之狀。可是這些小事已足使有識者想到二三年後，情形將有不同。生活程度的降落是逐漸的，而不是驟然的，一個月一個月的過去，當然不容易看出，可是終年都在下降呀！

一年以來，德國的民氣維持得很高，實際現在的民

氣比較去年此時還要高些。

當一九三九年末，除了波蘭方面軍事勝利之外，別無其他表現，可使德國人民信仰他們軍隊力量的優越。自從不費吹灰之力戰勝法國以後，在戰事初起時幾個月內的種種發疑，已一掃而空。他們有此勝利的紀錄，已大大的足以安慰人心。可是這民氣問題而發生的便是萬一戰事失敗將如何，這種恐懼心理已在潛滋暗長了。

因懼人仇恨的結果，大多數德國人，不論他們對於國社主義的感情如何，莫不擁護勝利主義。祇要他們能預看到勝利，便可望他們始終擁護戰爭。惟有破壞他們勝利信念，纔會嚴重影響到德國的民氣。

可是在另一方面說起來，假使他們所期望的最後勝利，受到嚴重打擊，則其反應的重大已可不難想見。民氣建築在期望勝利，和恐懼失敗的聯合基礎上面，而不在于基本信仰主義的正當上面，其缺乏持久的熱忱也已顯然可見的了。

美國威脅的逐漸呈露，已漸使德國人民為之不安。這是逼得他們的軍事方針趨向於新的努力，以求早獲幻

想中的勝利的另一因素。但因新聞統制之故，德國民衆，對於此種威脅，尙祇有一種模糊的影像，而未能詳悉美國方面的趨勢。一班普通人且僅知道美國的援英，乃以英國金錢所能償付者爲限。他們依然相信美國完全是抱着金錢主義。

足與德國民氣以最嚴重打擊的，乃是美國的援英作戰，並不僅爲利益着想。這種真相一朝明白，德國民心就不免因此動搖了。

然而此種種危險，在遠處後方並有強大可靠的軍隊在前方作戰的德國人民看來，似乎還遠遠得很呢。

X X X X X

下面一篇是紐約泰晤士報的紀載，茲譯錄於後：

入春以來，希特勒已一再向世人宣布說，他確信德國在一九四一年內必可獲得勝利。據德官場的意見，他出此言，確有把握，並非徒事虛聲恫嚇，其中最重要的因素，就是德國龐大的戰爭機器的攻擊力量。

據希特勒說，德軍今日配備精良，實力雄厚，在德國軍事歷史上，可稱得未曾有。波蘭，斯干狄那維半島

，和西歐的幾次戰役，真是德國參謀部的絕好機會，使德軍能以比較輕微的損失，獲得寶貴的作戰經驗。

同時，德國在這三次短期戰爭中所損失的配備，已在被征服各國獲得各種軍用品，儘足補償之而有餘。即如以法國而論，德軍所獲的全副配備，足供一百師以上軍隊之用，其他積存的貴重原料，尙未計算在內。此外，德國工業，自戰爭開始之日起，即經完全調整，以適合戰時需要。英國空軍的轟炸，據說對於德國工業，並沒有重大損害。

德方自謂兵力現已達到最高峯，假使此言果確，今日主要的問題，即在德軍果將向何處發動，以實施其致命的打擊。當然，此爲軍事秘密，然據柏林里巷閒談，皆謂德軍將領深信英國將被打敗，以意推之，當然係指英倫三島而言。

以前柏林方面，曾經反覆申說過，德軍進攻英倫三島的勝利，即是大不列顛帝國的崩潰。近來却不再聽到此說，這是很可注意的一件事。希特勒最近的演說，固然是着重在巴爾幹，但他是否因義大利的失敗，專爲此間

題而發，却很難說。

德國所最注意的，無疑地是英倫三島。赫希特勒說，一到春季，即將對英採取潛艇攻勢，德國飛機，亦將表示空軍司令部和飛機工業，在冬季並沒有沉睡不醒。據德國人說，假使英倫三島陷落，而英國仍繼續作戰，欲以英國海軍獨之力，或與另一國合力封鎖歐洲，則即令四千萬英人有絕食之憂。

又據德國人說，他們對於英倫三島的地位，已估着繼續作戰的絕大優勢。今日與一九一七年完全不同，當時美國參戰之際，還有一個強大的法國，現在可不然，英國在大陸上的軍事據點，早已消滅。德國大小各種艦艇，自挪威直至西班牙，都有根據地可以利用，而德空軍，又可自沿海機場出發，以困擾英國的海陸兩方面。

希特勒曾向德國人民保證，一九四一年將為「歐洲新秩序」在歷史上可紀念的一年。當美國國會正在討論「租借法案」之時，華盛頓和倫敦方面，都有關於德國陸空軍實力的估計，並發出警告說，宣傳已有十個月的侵英戰事，現在快要達到最重要階段了。

一般觀察家都預料德國一到春季，即將企圖進攻英倫，以至愛爾蘭和冰島。倫敦方面則亦自信有擊退敵軍的能力，華盛頓方面雖不如英國這樣的放心，但也很覺樂觀。相信德軍之優勢的，祇有少數人。但是無論如何，德國侵英之舉，一旦果然實現，則其攻勢的猛烈，必將達到空前程度，這已是人所共認的了。

德軍實力的強弱，組織的成分，以及運用的性質，似皆在猜測不定之中。華盛頓方面的報告，初說德國有飛機七萬架，其後降至三萬六千架。據英國方面的估計，德國陸軍現有二百二十五師。這許多報告，沒有一條可以說是精確。德軍實在的力量。只有德國人自己知道，然而約略估計，總是可能的。德國兵力，無疑的已達到最高峯。若作相對的統計，則今日德國對英的實力，殆較去年九月對英、法、波三國的實力有過之無不及。

從軍事上說，德國實力，以陸軍為主。這是全球最強大的陸軍，人數在三百五十萬至四百二十二萬五千之間，共編成二百五十個師團，其中至少有二百個步兵師，一半是訓練完善的精銳。此外還有十個至二十個裝甲

師團，每師附有戰車四百五十輛，與十個至十二個摩托化師團，一個騎兵師團，還有山地部隊，空軍陸戰隊，和降落傘隊各若干師。

德軍鑒於法蘭德一役的經驗，或者已把這許多軍隊整理改編，重行配備。假使英德兩軍在陸地再決雌雄，英國所遇到的德軍，戰車和平射砲，其威力必將更勝於一九四〇年吧。

這許多軍隊的配置，現尙未能知悉。開入羅馬尼亞的德軍人數，自十萬至二十五萬，估計各異，大約不會超過八師或十師。在波蘭沿蘇聯邊界，或有大軍駐防，維也納區亦有數師，在義大利和西班牙，或者亦有若干德軍，特別是空軍的陸上步隊。挪威駐有戍軍，荷蘭，比利時與法國佔領區內，更有重兵駐紮，在德國本土還有軍隊正在訓練中。

這些不能調動的軍隊至多有一百師，甚或不及此數。假使德國要侵犯英倫，當然有一百萬精銳可用。

空軍是德國第二寶力。其正確力量如何亦是眾說紛紛。但英國對於華盛頓所傳七萬或三萬六千架的估計，

却並不相信，其實僅舉數字而不加詮釋，是無意義的。因為各大強國的空軍，若將練習機和戰鬥機計算在內，都將以數萬架計。

若將此類飛機，一併包括在內，則德國機數自可達到三萬六千架上下。但若僅以實際作戰的飛機衡量其實力，則德國決不會有三萬六千架之數。據可靠的估計，德國今日作戰的飛機，總數約五千至七千五百架之間。唯目前尙未參加戰事的後備機數或在一倍以上，可於短時期中使德空軍實力增加到一萬架至一萬五千架之數。未來的英倫之戰，其結果或即繫於德國飛機的數量，但其多寡問題至今猶聚訟莫決。去秋，德國對英實施空軍閃電戰，在一個白天中，英國空軍雖亦有飛機一千架到二千架，但它們奮勇防禦，卒使德方攻勢失敗。

當時指揮英國空軍戰鬥部隊，現在美國負有重大使命的英國空軍參謀長杜定爵士曾公開宣稱，他相信那時德空軍已全部出動。既已運用最大的空軍力量，此後將永不能控制英倫上空了。假使這話果確，那麼關於德機數目方面的傳述，顯屬渲染過甚。

但是美多數觀察家，對於杜定爵士之言，却不免表示懷疑，即英國觀察家中亦有若干人不以為然。他們覺得德國近來正在小心謹慎地作空軍戰術的大規模試驗。

自去年十一月以來，德國即集中全力，提高飛機和駕駛員的實力，並創製新機，俾在質的方面能與英機相抗。

德國海軍的實力雖有增加，但除非英國的大部份海軍被沉海底，德艦決不能推翻英國的制海權。

德國在今日大概有戰艦四艘，即三萬五千噸或三萬七千五百噸的俾斯麥克級新戰艦兩艘，（可與英國的喬

治五世級彼此匹敵，）和二萬六千噸裝有十一吋徑砲的香羅斯脫級戰艦兩艘。袖珍戰艦亦尚有兩艘存在，航空母艦貝巴尼特級已完成一兩艘，此外並有驅逐艦四十七艘，潛水艇約一百二十艘，這是最可畏的武器。

德國在建造中的潛水艇或有一百八十至二百艘之多，這種新艇的製造率，每月大約六艘至十五艘。據希特勒在演說中暗示，德國將採取大規模潛艇攻勢，以去鎮英國，這種攻勢，說不定便是侵犯英倫三島的前奏吧。

大砲和砲彈的放射

現代砲隊射擊的煩雜複雜，誠不下於從天中找出一個彗星的規道。在今日的大戰中，其他各種大砲，皆以數學計算來對目標。準，砲手是不能直接看到這種目標的。

在開放現代砲上或軍艦上的大砲，在瞄準時有好多因素應加注意，砲彈總會中的，或達到雖不中亦不遠矣。出後之曲線軌道時，砲彈的形狀及重量等，在計算砲彈放

於網的那邊一樣。其後身很短，距離內，正如網球擊向高空，剛巧落在

二百六十五磅，離開砲以後，以每秒一英里的速度進行。砲的口徑約為八英寸，砲身極長，於是不得不採用，使其不致因自身的重量而傾覆。

戰時德國的內幕

本文作者威廉希羅，於一九二五年由美赴歐，担任芝加哥論壇報及萬國通訊社訪員，歷在歐洲各地及亞洲前綫採訪新聞。一九三七年入哥倫比亞無線電廣播公司駐歐辦事處，任新聞報告員。歐戰爆發，他留在柏林，不斷以德國方面的消息，廣播於美洲，一九四〇年冬返美，應生活雜誌之請，草成此篇。德國戰時種種情況，經他曲曲道來，備覺親切有味，爰為詮釋如左：

戰時的國內

就德國人而論，一九四〇年冬季，實為德軍企圖征服歐洲的第八個年頭了。一九三三年希特勒執政之後，這次歐戰早就開始，及至一九三九年九月，乃發展到最高峯的「全面戰爭」。在國社黨統治之下，德國人從來不知道什麼叫做「全面和平」。世界上再沒有第二個國家能像德國那樣輕而易舉地，把和平之時，一變而為作戰時期。如果德國人的態度在今天還能像從前一般，這就不得不歸功於八年以來他們以低微的工資，做着長時

間的苦工，而且還要「締繫褲帶」的效果了。

一九三六年六月法國戰敗之時，住在柏林的各國人，都以為這一下子德國各地人民，總要來個情不自禁的狂歡了。可是除了希特勒下令全國升旗，教堂鳴鐘，以及在他凱旋柏林之頃，市民們給予他一個未之有的盛大歡迎之外，不屬於國社黨的德國人，對於此舉，發生熱烈情緒的却佔極少數。

德國攻陷巴黎之日，我正在柏林的海倫西潯邊。那

裏大約有千把個德國人，多數正在晒太陽。我屢雜在人叢之間，所聽到的談話中，從未聞有人提到巴黎兩字，德國電台雖已於下午二點鐘的新聞廣播中，報告了巴黎淪陷的消息，這真使我不勝驚異。大約在下午三時左右，幾個很興奮的報販奔向路邊而來，口中大喊，號外！號外！巴黎陷落！得勝的德軍已開入巴黎！可是他們在這樣一個歷史上的時會中，所售去的報紙，只有寥寥數份而已。

祇有英機空襲德境之舉，纔使大家感覺到，一九三三年至一九三九年間，半戰爭半和平的黯澹時期，與真正戰時的不同所在。柏林對於空襲戒備極嚴，最近英機空襲柏林平均每星期雖只有兩次，他們對於警戒還是始終不懈。

我所寄寓的阿特隆旅館，其中沒有一個客人能向館方非難說，英機來襲之時，所發的警報還是不夠。每當英機尚在途中之時，開頭便是全場警報大鳴。其次電話局中的女接線員拼命搖着你的電話鈴，直至你去接應方歇，最後，一個健碩的侍應生，站在你房間的門前，用

足平生氣力，狂敲銅盤。經過這幾層警告之後，你當然會跑到旅館底層防空室中去躲避了，但是此舉並非強制執行的，住在旅館裏的美國人——總數約十二人——幾乎全部願意滯留在床舖上，和死神去尋開心呢。自從戈林頒布命令，凡是逢到空襲發生時，惟有躲避在防空地室中受傷甚至殞命的人，纔能得到國家的撫卹，有些人因此一遇到空襲警報，便拚命的先向底層鑽去。

當我在一九四〇年十二月二十三日離開柏林時，阿特隆旅館尚未遭受轟炸，惟有住在這家旅館的人，碰到空襲，往地窖躲避與否，悉聽客便。柏林其餘的四百五十萬居民，當市內有空襲警報時，務須聽從一位新式獨裁者的指揮。這位獨裁者在美國報紙上尚未露過頭角。他既非希特勒，又不是希墨本。就實際上說，他的名字乃是屬於多數的。他的大名即係住字司關人，自空襲警報發生時起，以至警報解除為止，在這個過程中，凡滯留在他所管的房子中的人。不論貧貴富賤，一律要受他一個人的節制。通常這住字司關人獨裁制的有效時間，始自下午九時，至翌晨五時告終。柏林許多地室之中，

都認他爲世界上最可惡的人，因爲那些管門人，從多數而論，一朝「權」在手，那裏肯不把「令」來行呢。

柏林初遭空襲時，許多司關人以爲在地室中，倘然你和別人談話，甚至不過是身語而已，你所消耗的空氣就要比你所應得的爲多。（這層連科學家都弄不明白，他們爲什麼會這樣想呢）。因之他們在地室之中，禁止人家一切談話，枯坐在塞滿了人，陰暗濕冷的地室裏，接連七八小時之久，除了呼吸之外，大家不能開口，像這樣的活受罪，柏林人雖以馴良著稱，至此亦忍無可忍了。戈林獲悉老百姓的非難後，便下令撤銷此項禁止，准許大家在地室中談話。但在所有良好司關人管理之下，防空室中吸烟一事，仍在禁止之列。除非碰到那些眼開眼閉的司關人，纔會准許你爬上一層樓去，趕快的抽上幾口烟。

門丁在法律上有權使你過着不舒服的生活，因之柏林多數的人誰不想在他們之前暗上一個小心，以免晦氣來臨。譬如說，他們有權指定那幾個人在警報解除之後，應該留在地室中，把裏面打掃清潔，並使空氣流通。

在清早四時光景，做這樣的工作倒是不好玩的，但是銀行大班們，如果在空襲期間對司關人們禮貌不週，至此就逃不掉要嘗這種苦工的滋味哩。

有些人因爲對司關人出言不遜，也嘗到了他們報復的方法，就是在飛機轟炸之中，奉命跑上屋頂，或趕往街心去，做一種工作。穆勒在商界中雖不愧爲一個巨頭，但當高射砲齊鳴，流彈如雨下，司關人會命他升至屋頂撲滅一個燃燒彈，他白晝所擁的名器高位，並不能保護他避免這種差使。

最近郭培爾爲使防空室中人感覺幽默起見，曾令各報揭載關於地下生活的幽默漫畫，其中有一幅流傳頗廣的，繪着一個青年男子深夜被警報驚醒，跑至地室之中，四鄰已經畢集。其中有一個美貌少婦，她身上所穿的衣服，顯係在極端倉猝之間所着上的，他不覺爲之慚愧不安。柏林人所傳述的空襲故事中，以郭培爾所禁止讓的一個最爲發噱。柏林防空總監最近規定，市民須於每晚八時入睡，俾於日常所經的轟炸之前，大家獲得兩三小時的睡眠。照此辦理的人固然有，可是多數人仍置之

不理。柏林人因之便講起了下面的一段故事道：凡是奉命辦理的人，步入地窖，見到他們鄰居們時，便口說「早安」，表示她們已經睡過的了；別的人來時嘴裏說「晚安」，表示他們還沒有睡過；更有些人一到便喊「希特勒萬歲！」表示他們是一直睡着的人。

柏林大規模公共防空室並不多。至於合用的大地室那更少見了。多數的地室築在沿街三四尺深的地下，因之炸彈或高射砲彈片，很容易從與地面相平的窗口中飛射進去。柏林又與倫敦或巴黎不同，找不到沙袋去防堵碎彈片從窗間射入室中。因為德國不產麻，故而缺少盛沙的布袋。堆有沙包的房屋在柏林很少，美國大使館便是這少數房屋中的一幢，底層的窗外堆有沙袋，德國人的房子只有博物院外堆有沙袋。威廉德許多部長的官舍外面，並沒有沙袋保護。許多私人住宅連地室都沒有，遇到空襲時只有跑到就近的公共防空室，或街道間的露天壕溝中暫為躲避。

柏林建築最精的防空室，屬於希特勒所有。據專家的意見，他無論如何總不至於炸死在這裏的。這防空室

離地面甚深，全部是加料的鋼骨水泥所築成，裏面裝有自動通風機與發電機，一個私人電影放映室，和醫療上用的開刀間，即使英機的炸彈把總理府夷為平地，所有由地室通至外面的路好像都已被炸斷了，但是希特勒和他的僚屬，却仍能從地道中的一條路線，由防空室跑至幾百碼以外的地方，很安全的由地下昇至地面來。希特勒的防空室中設有寬暢的臥室，這是一個重要的設計，（所惜他們對於其他防空室中沒有注意到這一點），因德人由失眠所受的損失，較之英國飛機的轟炸還大呢。

去年秋季一個時期中，歐洲幾個小政客齊集柏林，有的聽取最後吩咐，有的却來「拔拔瞞頭」，想在希特勒所得的禁脔之中，弄些油水。其中有些人回返各本國京城時，深信柏林決不致被炸（戈林確曾以此語自豪），其實這是欺人之談。西班牙外長蘇納即法朗哥將軍的連襟，為人謙和可親，此時曾在柏林大事遊覽，及其返國之時，幾乎要帶了這種報告回去。最後他總算沒有這樣做，這倒要歸功於美國報紙的通訊員們了。

事緣美國新聞記者坐在阿特隆旅館之中，眼見得那

位蘇納先生要回到馬德里去，勢必對法朗哥說，他勾留柏林十個漫漫长夜中，這京城上空從來沒有發現過一架英國飛機，英國人簡直什麼都完了，這時候正是西班牙搭進軸心班子的最好機會。有些新聞記者已在他們所發的電報中暗示出這種意思。最後，在蘇納離開柏林的前夜，英空軍却光臨柏林了。郭培爾和幾位國社黨要人，這晚正在阿特隆旅館中歡宴這位西班牙要人。在還沒有上甜品之前，這個盛宴竟就草草終場，所有貴賓和陪客，一古腦兒都跑到理髮舖子隔壁阿特隆旅館中寬大的地室中去，躲避在那裏直到天亮四點鐘纔「出土」呢。

義大利外長齊亞諾也會在理髮舖子隔壁的地室中度過一夜。嗣後英機對於柏林外交方面的冠蓋來往總是特別注意，雖然他們所揀的並不一定是個王道吉日。蘇聯外長莫洛托夫蒞臨柏林的那一晚，許多人以為英國飛機一定不肯放鬆這個機會，那天晚上李本特洛甫以國賓相待，款以盛宴，所有國社黨中的頭兒腦兒，除了希特勒之外，幾乎所有的上將，和陸海空軍中的高級軍官，沒有一個不到場。我還記得當天傍晚總理公署若干官員的

不安情狀，他們深恐這樣一個壯嚴盛宴，要是在炸彈威脅之下搬到地室中去舉行，豈非要弄成一個大話柄。那天晚上，英機倒並未出現。第二天晚上，德國官員赴蘇聯大使館宴會時，他們却老實不客氣的結隊而來了。戈林於事前會命令部下，一接到英空軍飛入德境的情報後，務須立刻通知柏林當局，以便在市區中發出空襲警報之前，所有的賓客能提早半小時溜走。據在場者稱，空襲發生時莫洛托夫不願步入地室中去，却在一個黑洞洞的窗子裏，仰着頸子看那天空中所放的花砲流星，那天晚上，英國飛機很謹慎地沒有在市區中心擲下炸彈，因之沒有發生什麼大案子呢。

柏林所受英國空軍轟炸的損害，比較尙少。初到柏林的遊客，很可以在商業及住宅區徘徊數小時之久，而看不見一所被炸毀的房屋。受轟炸的屋子恐怕還不到五百之數，而且，多數被毀的房屋，在一個月內即已修理完整，住戶重行遷入。英機所轟炸的地方以城郊各工廠爲多。柏林市西北郊西門子電機廠與海恩格爾及亨士却爾飛機廠所在的地區，實爲柏林市區中最重要之轟炸目

標，英國空軍已屢次想要炸到它們而甘心。有幾天晚上，它們確曾被炸，這裏一個機器工場，那邊一處堆貨棧房受到損毀。但是所可疑的，在被轟炸的那一天之中，這些廠中所出的軍備，數量的減少，恐怕還不到總數百分之五。最近我會駕車行經其地。聽到廠裏的大機器照樣在那裏亂地開着，而且從外表上看來，一些也不發現有受損的樣子。自去冬十一月中，英機集中轟炸愛森地方的克虜伯砲廠以來，至今我還未臨其地。但是我深信的一位美國新聞記者，事後曾前去觀察過，他對於那裏所受空襲損害之小，表示驚奇。

這件事真叫在德國的觀察家有些莫明其妙了，因為克虜伯砲廠的一個大鏢爐是建築在露天的，照理，航空隊員夜間在天空中是很容易發見的哩。

據我目下所知，英機對着柏林市內的住宅區或商業區從未有一可怕之轟炸。英機因為炸不中鐵道，車站，而至波及附近的墓園以至醫院之事，誠亦有之。漢堡的大海港和造船所，雖曾被炸，但不甚烈。當我去秋往遊其地時，深覺這個德國第一都市的心臟，實際上未

受損害。城市中心區被炸最劇的恐怕要推赫尼克。多數毀損之處係十一月八日晚間一夜之中所造成，希特勒是夜在魯溫堡啤酒館中爲一九二三年起事紀念而演說，話剛說完，即來了一次大轟炸。可是這一次英空軍也並未去找尋那啤酒場，不過在位於城中心的火車站和電氣發動的車輛調節場等處，擲以炸彈而已。附近有幾所屋子亦遭池魚之殃。

比較工廠受損還要厲害的，那就是工人們在空襲時所廢廢的工作時間，和失眠而致工作效率的銳減。德國軍火廠的熟練工人，過去和現在在工作時間之長誠令人難以置信，戰事爆發之始，有些工廠的工人每天工作十二小時，每星期工作七天。在這樣情況之下，工人們的康健，紀律和效率却大有妨害，因而後來工作時間已略爲減短。但是最近德國工廠裏的工人，平均每天還須工作十小時，每星期工作六天。

各地辦理工廠的實業家們，每隔一個星期，在週末那一天，總要到柏林去好好的睡一會子，由此可見睡眠問題業已影響到工廠的管理了。一到星期六下午，市內

各旅館的房間門口，都掛上「請勿擾亂」的牌子。在雙門臥室之內，只聽得那班疲倦不堪的實業界巨頭們，鼾聲大作。德國工人卻得不到這樣休養的清福。

到我於去年十二月離開柏林為止，柏林市中心區的巴賓丹和安哈爾透兩個車站從未被英空軍的炸彈擊中。但是後來有一次，柏林市空並未發現英機，而安哈爾透車站却發生了神秘的爆炸，屋宇起火，燒毀了車站的一部份。柏林有幾處地方受損情形，當然也會透過美國新聞記者的眼睛，當柏林遭受轟炸之初，當局常帶我們到報稱被炸最劇烈的地方去視察。後來，英機之來襲，已習以為常，這種視察也就廢止了。除了最高軍事指揮當局與宣傳部方面所發表的公報外，每次柏林的被炸情形均不得有隻字的新聞洩漏。我們雖已有好幾次聽見英國轟炸機在頭頂上飛過，並目擊市內的高射砲紛紛放射，可是翌日公報上竟還說，英國飛機並未侵入柏林上空。

爲什麼柏林所受英空軍轟炸的損害情形，不甚嚴重呢？這是因爲英空軍進襲柏林時，飛機的數量太少，所帶炸彈也不重，不能像德空軍那般的予以嚴重的損

毀。中立國的航空參贊對於空襲柏林的英飛機數目，估計雖各不相同，但據最切近的估計，英機每夜轟炸柏林，最多爲三十架，平均則爲十五架。若以德境全部來講，每當良夜，英機之飛入德境者，其數自六十架至八十架不等，英軍用以襲德之長距離航程飛機，以威靈吞式及勃倫海式兩種爲多。但是有天晚上，德方曾在市內擊下一架改造的樂克希特式英機。德方在柏林擊下這第一架美國飛機的消息，在德國方面嚴守秘密，不准美國新聞記者把這種消息傳播出去。

德機用重磅炸彈襲擊倫敦，而英機所擲於柏林者則祇限於輕磅炸彈，其理由甚爲簡單，這原不過是數學上的關係而已。德空軍襲英所用的轟炸機，一次來回，計程不過三百英里，這樣短程飛機自無須多帶汽油，而所攜的炸彈都爲五百磅，一千鎊，甚至二千鎊。英空軍襲擊柏林一次，其來回必須飛航一千一百英里。他們所帶的總以一百磅重的炸彈爲多，惟後來我們也感覺到所擲下的亦有重至二百五十磅的了。英機除了炸彈之外，其餘裝得最多的，就是汽油。美國所造的飛行壘壘，能把

巨型炸彈帶往柏林，從事破壞，然後安全地飛返英國。但是直到現在為止，柏林上空還沒有發現過這種巨型機。爲了上述的原因，英國的航空人員，無畏的爲世界上最勇敢的空軍戰士，每次空襲，在柏林上空找尋目標的時間甚爲短促，只有一刻鐘至二十分鐘之久，即須忽忽返家鄉。他們一定要用記分秒的按停錶，來計算時間，要是留滯過久，就有汽油告罄，回不得家鄉的危險，有幾架英國飛機因爲缺乏汽油，而在離開本國海岸數英里之外被迫下降的，這種情形，柏林方面知之甚詳，在我離德之移，亦已由英方證實此說之不謬。

就陸上來講，柏林的高射砲可說裝得最密集了，但是在事實上並無多大裨益。柏林人總覺得奇怪，爲什麼在幾百隻的探照燈之下，連空中一個小小零頭數目的飛機都找不到。在六個月之經驗後，他們確認柏林對於夜間空襲的防務，一點也沒有收效。戈林曾對他們保障，柏林決不致受到空襲，他們在第一次遭襲之前，一直都相信此話。及至迷夢醒來，影響着實不小。柏林不像倫敦，沒有空中汽球陣的設備，所以要是天好的話，英

國飛機在市內常常飛得很低呢。

話雖如此，柏林人却並不只限於防空室中討生活。國社黨爲支持民氣起見，認爲即在戰時，民衆的日常生活中也得捺些輕鬆的成份。還是談戲館罷，其賣座的盛，可說超過承平之時的任何紀錄。柏林城內每個戲院都開着，每場必客滿。有幾家戲院的票子，在一星期之前早就售罄。如果要在大街的國立歌劇院中獲一座位，那末非得提早兩星期之前去定座不可。在國社黨統制之下的一班劇作家所寫出來的劇本，大多不值一顧。戲院老闆們乃不時以哥德，喜勒，摩利埃，卡爾得隆，易卜生，和御科夫等的古典派戲劇來號召。但是賣座最盛的戲劇著作家却是英國人，莎士比亞和蕭伯納，當我離開柏林之頃，凡是蕭伯納所作的戲劇，無不一一上演。德軍西進之日的前一晚，劇作家羅素里尼所寫的一百天一劇，在柏林國家大戲院中撥動不已的觀衆之前搬演。那晚戈林亦在場觀看，幾小時之後，他跳出戲院中的包廂，駛至德空軍總司令部，下令空軍總攻。

其時柏林至少有六家音樂喜劇團，營業之發達實爲

從來所未有。這種歌劇要是和英國優伶所唱的比起來，未免相形見绌，流於沉悶和俗艷的一路，可是柏林人倒頗有嗜痂的胃口。戈特勒亦有此同好。他曾參觀過好幾次在都城劇院中所扮演的兩場歌劇，而且對於一個匈牙利舞女才為激賞，會特地邀她茶叙。戈特勒生平酷嗜華格納的歌劇，但自戰事發生，軍書旁午，自去歲起一年半以來，久未去欣賞此調了。至於各式大小跳舞，顧客們只要化上少許門票和一杯啤酒費，就可坐在裏面，從容觀看喜劇和斯洛伐克的大力士表演，縱覽一飽，這種場所的生意因而也利市三倍呢。

戈林特許少數可靠的喜劇家對時事略加諷刺，大半為關於戰時措施方面食物與衣服消費統制的廢頭話，一語既出，滿堂為之闕然。其實這是當局的一種巧妙宣傳，無非要使老百姓心裏起一種意念，以為希特勒所禁止他們於公共場所批評政府的自由，那一星可寶貴的自由之火，在鐵的規律的獨裁制度之下，現在竟又復活了。諷刺上可以觸犯當局的地方當然也不一而足。我曾聽說柏林最紅的喜劇伶人威萊史却弗士，因為對於我們所

新交而敬重的蘇聯朋友加以譏笑，而在阿福斯丹達他已的舞場中被拘，只有他敢做這種「如履薄冰」的把戲。關於義大列及戈林所穿制服的笑話概在禁止之列。

戲院塞滿之後，柏林人便拚命向音樂院衝去。福德望格勒博士所指導的「柏林之樂園」，去冬演奏十次，所有票子在去秋即已預售一空。現在他每場音樂都要連奏兩次，可是回隅的人還是不少。去年十一月與十二月間，柏林星期報紙上所登的音樂廣告，每一星期演奏次數多至二十五起。其中三分之一的廣告上，還連帶聲明，所有入場券均已售完。

因為英轟炸機白晝不來，而「夜場」表現又自下午四時半或五時開始，柏林居民儘可欣賞他們的戲劇，歌曲，和嚴肅的音樂，而不受空襲的騷擾。這樣，對於民氣的維持，倒是關係甚重。在此種情況之下，一切生活格外見得正常，誠如有幾個德國人對我說，大家對於戰爭的緊張，因此亦為之鬆弛不少哩。

柏林雖然在耶穌聖誕節之前禁止跳舞，各家夜總會裏却是每晚滿坑滿谷。柯蘭司丹達熱鬧區中幾家跳舞場

，我目覩有好幾百對青年俊侶，其中大半是前綫回來度假期的青年軍官，帶着他們的女伴，坐在桌子旁，很不耐煩地跟着爵士音樂調子，手舞足蹈，嬉躍欲試。柏林既禁「黑人的爵士」音樂，又不准奏演輕鬆的俗調，可是德國人的短波廣播電台，常會異軍突起，把這兩種被禁的音樂，從空氣中洩漏出來，給南非和南美的無線電聽眾收聽。

運動一事，對於日常工作緊張，而致疲乏的德國人，能給以一種慰藉。每當德國足球與義大利，或荷蘭德國的匈牙利及羅馬尼亞球隊比賽足球，任何星期日下午，與令匹克運動場中就要擠上十萬觀衆。著名重拳擊家像華爾脫牛塞爾與人比賽時，柏林體育館中至少也有十萬觀衆，前去助興。最近有人提議史乞黑林與人在柏林舉行一次盛大的拳擊賽，可惜他因在軍中練習飛機降落傘失慎受傷，此議就此作罷了。

柏林連高爾夫球運動也繼續存在。曾有一時公家爲節省汽油計，曾禁止人民開駛汽車，柏林市民無法往郊外的萬西球場去，於是高爾夫也就停頓起來。後來德國

的運動明星蓋封茂與奧斯頓登高一呼，公家特准供給兩輛汽車的汽油，由萬西高爾夫車站把球員截送至三英里外的高爾夫球場去比賽。

每屆賽馬之期，萬人空巷，情形一如承平之時，而且我最近還曾注意到，各報對於大賽馬的錦標得主，紀事也用大標題，和戰事新聞一同刊在報紙封面。

德國民氣至今還很健全，但講句老實話，平民百姓却已精疲力竭，渴望和平。叫人感覺得奇怪的，就是德國人對於英國並不怎樣的恨得咬牙切齒。年半以來，我不時往茶館，咖啡館，並常常搭乘火車，地道車，公共汽車，電車及飛機，因操英語而被禁止的，前後只有一回。那時巴黎總告淪陷，我正在巴黎一家茶館中，與幾個德國兵用英語交談，即遭德國秘密警察上前阻止。不問鄧培爾的宣傳部如何努力，在前綫實際作戰的德國空軍，對於英國空軍作戰的勇敢和熟練，一致加以欽敬。德國空軍人員尤其激賞「噴火」式飛機之佳，其於「颶風」及「挑戰」兩式則次之。即以我所熟識的德國人而論，他們多對於英國空軍戰士駕駛長征，來德轟炸之

舉，譽為英勇非常。德國人對於同盟國義大利，字裏行間總未免有些嘲笑的样子。這種態度不但德國的人民如此，即促成德義盟約的國社黨領袖們亦復相同。當義大利軍隊與希臘交戰漸形不支之頃，下面一個對白甚為流行。有人問道：「義大利的秘密武器究竟是些什麼東西？」正確的答案說：「就是德國軍隊。」

德國人對於美國人當然沒有什麼惡感，不過大家都覺得美國的助英漸臻具體，甚至也準備牽入漩渦。關於美國的援英，德國報紙上很少紀載，故百姓們亦不知其詳。德國報紙對於羅斯福總統的演說，抨擊不遺餘力，其實讀者對於羅斯福的演說原文從未寓目，不知報紙對於他攻擊些什麼。及到最近兩三月以來，英國對於戰事的態度，使德國人漸漸地感覺不安起牙。美國如果參戰，這於德國的民氣打擊甚大。一般德國人關於此事的思想極為簡單。他們所想的是：「上次歐戰時，美國於我們尚在勝利之時參戰，結果我們敗了。現在美國又要參戰，也許我們又要二次戰敗了。」

國社黨領袖們和最高軍事當局，早承認美國已經參

戰，所差的祇一種名義而已。因之德國方面竭力想在年內，或在六個月中，獲得最後勝利。德方所知的美國情形，較之美國人自己還要清楚，他們從美國所獲得的秘密情報，其正確可靠，令人驚異不止。他們知道美國在軍事上方在開始，軍火和飛機兩項，一切都未準備。不問希特勒推斷美國參戰時期在春季，夏季或秋季，他所爭取的時機，就是不待羅斯福開場，而先下手為強。

德國人並沒有饑餓。祇有一相情願的和消息不靈通的，始相信他們已經在挨餓了。事實是這樣的，在一年又半的被封鎖之後，國社黨仍設法供養德國人民。美國人對於德國戰時所吃的東西極難下咽，但是德國人於半世紀以來對於大量的番薯，捲心菜和麵包，已甘之如飴，他們現在還是儘量吃着番薯，捲心菜和麵包。

德國人於肉類，脂肪，牛油及水菓，大感缺乏。現在規定每人每星期可得肉一磅，牛油或人造牛油四分之磅，這份量比較平時所吃的已減少甚多，但是照這樣的份量，似乎還可以維持他們的康健。所感困難的，含有維他命最豐富的水菓異常缺乏。去冬德國大寒，水菓

的收穫極少，當我於十二月間離開柏林時，市上所出售的僅有蘋果一種。這種水果祇有小孩子，病人和孕婦方能享受。曾有一時盛傳德區可自義大利和西班牙獲得橘子，結果並未實現。開戰後第一個冬季中，我連一隻橘子或一隻香蕉都沒有見到過。目下已有品質低劣的維他命丸發給兵士或小孩子吃。兵士所吃的東西比較平民要高明得多，去年聖誕節並不是家庭中把食物送至西線兵士去吃，倒是好幾十萬的兵士，把他們口糧上省下來的牛油，乳酪，水菓和咖啡等，一包包地朝家裏送。第一次歐戰時，家裏人常為在前線的健兒擔憂，在這一次戰爭中，前線的戰士們倒掛念起家裏中的親族了。

自從德軍攻下丹麥之後，柏林市上似乎可以獲得少量的牛油和燻肉，雖則大家的口糧並未上增。但是這種供給並不能持久，因為丹麥的家畜向特外來的蕪秣飼餵，而德人則無法獲得這種飼料。即以食料一端來講，淪陷各國之於德人，倒成為她的負擔了。

戰爭爆發之後，德國人即無咖啡，茶和朱古律，以資飲用。他們所吃的為一種味似洗礫水的焦大麥粉。德

人自與瑞士，西班牙，葡萄牙和南美的商行訂立密約後，在逃過英國海軍封鎖之下，去年秋季，市上已稍有朱古律發現。此外，德人還從佔領區中弄到少許的這種東西。到聖誕節時，大約每份人家可以購得一磅左右的糖果。當我離開柏林的前一天，目覩一羣安靜而抱有希望的德人，很忍耐地排成一長條，站在阿特隆旅館裏的一另小糖果舖子前，等待分配聖誕朱古律糖。

德國人有時為購買烟草，也得排成個一字長蛇陣。烟草雖不在限制之列，但是烟舖子都奉到政府的命令，在一天之內，對於任何顧客，不得售以一包以上的香烟和兩包以上的雪茄。德國香烟每包大半為十二支，現在足數的很少，品質也大為低劣。香味不純的德產烟草目下銷路甚多。德人在戰時所吸的烟，再無過於去秋我在英法海峽所見德兵所吸者之佳的了。他們那時抽着英製「金磚」牌，這是從法國勒哈佛港所獲的英軍遺物。

火柴的供給一時頗為銳減。抽板烟的人大不方便，他們因為弄不到好烟草，目下只得勉強去吸那種點燃不着的低劣烟草。備有打火機的人，就是幾格爾姆的油也

已無處可得。最近市上的火柴已多，少數店舖亦已偷偷摸摸地把燃油供給顧客了。

德人既感覺戰時神經緊張，而所有的錢又不能用以購買食物，衣着，或汽車之類，祇有把錢耗於可購之物，於是飲酒之舉一時蔚為風氣了。在德軍開始侵略波蘭前旬日中，柏林人大家視酒舖為樂園，趨之若鶩。結果在後來冷得幾乎要降到冰點的漫漫冬日中，連那像啤酒般的德國普通飲料「斯克納澆」酒都購不到了。

德國著名的啤酒，其品質亦大為低減。政府對於民間釀造啤酒的數量，曾加以嚴厲之限制，並於酒中大攪其水，使節省穀麥，用作食品或飼料。著名的畢爾森啤酒現在已面目全非，令人無從認識了。此外，德國出名的紅葡萄酒，供應量亦已大為減少，在去年夏季，要是你認識不魯伊恩阿特隆的話，那末在柏林就很難購得一瓶紅葡萄酒。酒排開中早已不供給花生米，杏仁，橄欖，取番薯片。花生米等三種東西，德國已經沒有，番薯片因為做起來陸費油料，故亦已取消。只有不費錢的絞環形小餅干，還能巍然獨存。

德軍究竟從法國弄來了多少香賓酒，確數雖不得知，但是至少總以數百萬瓶計。李本特香甫從前曾做過德國亨格爾香賓酒公司的推銷主任，想來他還是在吃德國牌子的酒，但是威廉街上其他各部長的官邸門前，裝卸法國香賓的卡車不一而足，由此看來，他們現在未必再在喝那德國自造的香賓了。

柏林飲酒之風雖盛，賣笑生涯却大受打擊。從前操神女生涯者現在都已入工廠，或至田間工作，而且在燈火管制之下，大家看不清，空襲警報聲中，街上又弄得闐焉無人，故而賣笑生涯，頗為不利。

在柏林市上，向婦女搭訕一事，現在已突然不再存在了，其一部分原因由於燈火管制之下，男女雙方大家都無從打量，難以下手，一部份則因希特勒對出征軍人的妻子們負着保護的責任。一天，有一個人向出征軍人的新娘詐取了十六元，竟判處死刑而以身殉。

即在承平之時，德國婦女的衣着向來樸實而不動人，可是去年秋季，旅行德國的人看見她們所穿的衣服，並不視從前為劣。目下德國婦女的衣着消費分配額為一

百五十分，（去年爲一百分之六十），但尙不够她們每隔一年做一件衣服（每件衣服須六十至八十五分）之需，因爲餘下來的分配額必定要留起來，以爲購買襯衫，襪子，手帕，手套之用。但是德國的成衣匠也真够能耐，他們能把隔年的舊衣服改做一件新裝。德國人雖然佔據了巴黎，德國婦女却喜歡紐約的時裝樣子。今年秋季，我會爲熟悉的德友女眷們所包圍，因爲她們聽說抽刺來柏林訪我之頃，會把所帶來的六七本美國時裝雜誌遺留我處，她們便視同瓊寶了。

在德國女太太們看來，德軍佔領法蘭西和比利時，真是天賜之福。她們每年祇准購買六雙襪子，因之預算在熱天只好赤着腳不穿襪。但是結果並不如此。去年五六月間，戰事還未趨於結束，幾百萬雙法國真絲襪已直向德境擁來，金風送爽之時，德國女太太們所置的絲襪，其數量之多，實爲有生以來所未有。德國兵索性把不值錢的紐馬克都買了絲襪朝家裏寄，德國郵政局特地備了好幾輛運貨汽車，把一包包的東西，交給兵士們的妻子，女兒和情人。暮秋之季，我重遊法比，所有店舖老

闆，連小鎮裏的亦在內，指點着那些空空如也的貨架在那裏嘆氣。所有的絲襪，女用襯衫和香肥皂等等，已經一罐腦兒被購完了。德國人對於肥皂一物，最感需要，自從戰事發生以來，只有一種好像粗肥皂似的東西在市上出售。那東西粗糙得砂石一般，好像工廠洗盥室中所備用的肥皂。德國婦女說這種東西雖有去污之功，可是對於皮膚則大有妨礙哩。

如果戰事遷延下去，德國人的衣着問題將大感嚴重。德國所用的棉花完全由外國輸入，羊毛亦幾乎本國一些沒有出產。要是你想換件新外套的話，你先得把舊衣服拿去，而且那舊衣服一定要襤褸不堪，當局總能答應你換新的。德國的皮革十分缺乏，皮鞋一定要穿到無可修補，纔有資格去領購新鞋。一個人如果要買一套新衣服，須支用全年衣服分配量的三分之二，這樣一來，他就不能再購買新內衣，襪，襯衫，汗衫，手帕和手套。紡織品在德國亦頗稀少，即軍隊中亦感影響，甚至連厚外套都無法製備了。戰事爆發之初，德國人把由捷克掠來的制服，分散給陸軍中的工程隊，這些制服好在都是

現成的，連顏色都不必費心去染。在前線被迫工作的所謂陶德社員，人數多至數十萬，他們都不穿制服。當我在前線看到他們時，這班人身上只穿着破舊不堪的便服。至於德國的老百姓所穿的衣服，都以一種纖維代用品製成，八千萬人民都這樣的保持他們的體溫。

人民亟需衣服取暖，這個問題在去冬格外覺得重要。那時氣候嚴寒，為近百年內所未有，大半的茅廬和辦公室內，一連幾星期沒有生火。老百姓身上一冷，民氣即為之動搖。去年夏天，政府把上兩年冬季（冷得並不厲害）所剩下來之煤，以百分之八十供給人民，而在另一方面，老百姓感覺到冬季沒有火爐的苦况，先在夏季幾個月內把煤積儲起來。但是政府總希望老天幫忙，冬季不要太冷，並自夏徂秋，除了星期六之外，禁止民間用熱水洗澡。在柏林城中，惟有阿特隆旅館一個地方，隨時能洗到熱水澡。那時候，旅客只限於外國人，去冬有好幾天，我的房間內塞滿了德國朋友，他們非等着想洗個澡，便是來烘烘暖。

德國缺少熱水或沒有暖氣房間，並不是由於缺乏煤

斤的緣故，德國擁有大量的煤，但是其運輸上三分之二都仰給於運河水道，而去年和今年冬季，所有水路都遭凍結。鐵道運輸極為繁忙無暇運煤。因為西綫的德軍一定要好好的給養着，即駐紮在「東陞」，正對着「友好」的蘇聯紅軍者，也不能叫他們挨餓。

而且每天還要用二百輛火車，運煤越過阿爾帕斯山，去接濟義大利。即以這一端而論，已是火車運輸上的大問題了。

每當冬尾春初，多瑙河冰凍未解，運油船無法駛行，所有從羅馬尼亞運來的煤油，都由長若龍蛇的火車轉運。可惜德國的運油車非常缺乏，據羅馬尼亞的煤油專家告訴我，德方國內所有的陳舊運油車已經全部備用，把普羅業士志油田裏的出產，源源向德國輸送。蘇聯的運油車其軌距較德國的為闊，因之不能在德境內的軌道上駛行。德人一定要設法把許多運油車等在邊界，以待蘇聯的油運到時，可以轉運國內。一般人都都不相信，去年德方所獲的蘇俄煤油會超過一百萬噸之數。

可是德人現在做出藏油很豐富的樣子。戰時德國油

業鉅子史契爾少將會力稱，德國決不缺油，他的話當然不無誇大之處。一件事值得說的，就是德國在製造飛機時，其引擎設計以廢燃燒德產煤斤中所提煉出來的人造汽油為主體。現在有許多德機已在使用這種燃料。除英國空軍把他們的主要煉油廠炸毀之外，這種燃料的供給是不會斷絕的。英空軍對於這種地方，轟炸已不止一次，並且炸到了威納地方的主要煉油廠，但據我們知道，其損害程度尚不嚴重，不致影響於其產量。此外，政府對於民間之消耗汽油，力加限制。除非與國事有關，人民不得隨意駕用汽車。私人的運貨汽車也受到極大影響。能維持運貨服務的店，為數已極少。只有購買大件的東西如鋼琴之類，商店尚可代送之外，其餘東西咸由顧客自行攜歸。

德人在荷蘭，比利時，及法蘭西境內所擄得的油，為數究屬幾何，無人得知，但其數量一定極為可觀。去年當我隨着德軍穿過比境時，看見聯軍方面所委遣而未加燒毀的汽油之多，令人驚異。即以比利時之柯爾特萊一地而論，英軍雖有極充份的時間去燒毀它們，德軍所

擄的汽油竟多至二十五萬加侖。我於十二月間離開柏林時，市上汽油充斥，比較開戰以來的任何時為多。我以外國新聞通訊員資格，每個月雖可購得汽油三十七加侖，在一年之前，我終究把汽車束之高閣，因為柏林市所有加油站，均已枯竭得無油可注了。去年冬季，油站充滿汽油，如要獲得三十七加侖，當然毫無問題的了。

主持這次大規模全面戰爭的是希特勒一個人。他一切獨斷獨行，對於各高級軍官的建議，往往漠然視之。他獨來獨往，也沒有一個知己朋友，自從羅埃姆在一九三四年清黨時被害後，連戈林，郭培爾或赫斯對於希特勒都不敢直呼以「你」。平時他的所在地是一種軍事秘密，從不外洩。從前他的侍從們常肯把他的行動，如打算何時離開柏林等消息，向外國新聞記者，「丟個眼色」。洩漏一二，自戰事發生以來，這班人都守口如瓶了。沒有打仗之前，祇要觀看總理府上面所拉的希特勒私人旗幟，便可以知道他在柏林。現在秘密警察蓋森監希墨來，不問元首是否在柏林，他總是把那面將旗高高的懸在總理府屋頂上。報紙上對於希特勒的行踪也隻字不

提，美國新聞記者連希特勒打算到那裏去度聖誕佳節的消息，在事前也無從獲知了。

希特勒現在已不常和他左右的要人們同餐了。他的伴侶，目下祇限於早年和他同時奮鬥的幾個黨裏的熟朋友。像曾任副官主任的勃魯克納，一度做過他私人秘書的赫斯，上次大戰時他的頂軍軍曹，現任德比一家雜貨極鉅的出版公司總經理麥克斯，阿孟等人。這些黨裏中的頭兒腦兒，和希特勒見面之時，不是在戶畫預先約好，便是晚上吃過夜飯後，元首邀他們觀看私映電影。德國僅有這少數幾個人曾經看到過「亂世佳人」那張影片。郭培爾甚至不欲國社黨的官員們得觀此片，因恐他們回想到德國所攝製的影片，那樣的「稱糕」而費錢，以致引起不快的感覺。

在軍事方面，希特勒大權獨攬，陸軍總司令勃倫契區將軍唯元首之命令是聽，季台爾將軍在希特勒和多謀部二者之間，其地位祇像一個中賤人而已。多謀總長哈爾德 Franz Halder 功偉績不可抹煞，波蘭及西俄

諸役都是他所建的奇功，可是希特勒不喜其人，在法國戰敗後，並不授以上將銜。喬特爾將軍 Alfred Jodl 是希特勒私人參謀長，但默默無聞，外間知者甚少。

德國人對於希特勒之侵略他國，道德上良心上感覺不安者，為數甚少。他們對於「第五縱隊」的活動亦不甚了了。德國雖已戰勝了捷克，波蘭，丹麥，挪威，荷蘭，比利時和法蘭西，但是人民爭揣惴於懷，深恐他們一旦起來，報復這仇恨。柏林一個汽車修理匠，對於希特勒並無好感，曾經說道，「你雖然不喜歡希特勒，但是還是叫他打勝仗的好。要是我們戰敗，希特勒和國社黨都完了。我們一定要受波蘭，捷克，挪威和荷蘭人的宰割。他們如來報仇，我們決無噍類。換句話說，我們如果戰勝，那末也好像美國一樣的繁榮了。」郭培爾對於這點，亦大為鼓吹之下。八千萬德人都希望勝利，雖則沿英吉利海峽一帶，去秋德軍在那裏大披戰壕，佈置鐵絲網，以防英軍來襲。德人對於去秋沒有戰勝英國，未免抱有遺憾。但是他們以為能獲勝利的呢。

鋼盔的溯源

現在歐戰中的兵士，無論英國的或德國的，甚至於在後方的民衆，頭上都戴着鋼盔，以防流彈或碎片的光顧。這種帽子係用壓薄的銅片製成，厚約一英寸的八分之一，重約兩磅。論其保衛頭部的功用，避子彈較難，防碎彈片及榴霰彈則甚有效。法國兵在上次大戰至一九

一五年時首先採用，兵士頭部的創傷即為減少百分之七十五。在上次大戰中，凡是頭部的創傷，其中百分之四十八是屬於致命的。大戰之初，德軍所用的敲釘式盔，並非為防護之用。其質料大部為皮革及帆布，德軍是向來戴用這種軍帽的。後來德軍看見法國兵所戴的銅盔，防彈方面十分有效，於是亦起而仿效，不到幾個月工夫，那種圓「鍋」式的銅帽子便現發在德國兵的頭頂上了。

大西洋戰爭面面觀

歐戰消息向來都側重地中海方面，可是英國政府中人却知道，即邱吉爾首相也說過，「一切都以大西洋之戰的勝負為轉移。」

英德兩國在這次震古爍今的戰爭中，方作生死存亡的鬥爭，其戰場範圍非常廣大。這裏是一個數千方哩一望無際的水面，籠罩着濃霧，有的地方風濤險惡，有的地方則碧波澄滄，如作淺笑，還有若干地方，黑陰陰沉沉，似在皺眉。

然而這戰場的廣大還不止此。雙方僅在海上作戰，英國的搜索艦追逐着德潛艇，德國的鸚鵡艦也向英國的護航隊突擊。戰事並已深入後方，直達英國和平的鄉村，農民們正在那裏戮力耕種。實際上戰事且已達到了英國的每一個家庭。總而言之，這大西洋戰事，今日正在天空海面和海底同時進行着。

在英國的某一個入口處，護航隊正在努力前進。行

駛較快的船隻減低速度，以等候行駛緩慢的姊妹船。開道艦上閃閃發出憤怒的光芒，一位年老的海軍將官——也許是一位退伍的海軍將官，從海軍聯歡社裏安樂椅中被發掘出來的——在舵樓上蹣跚往來，咒罵着他所率的艦船，不能像他昔日所統率的地中海艦隊那樣按步就班。前面和左右兩旁都有驅逐艦潛行照料，像牧羊狗跟蹤肥壯的老牦羊羣一般。上面還有一架赫特生轟炸機，或是一艘海岸空軍司令部的桑特蘭飛船，嗡嗡作聲，打着盤旋，隨着護航隊前進，同時搜索海面。

一根不刺目的小黑桿突出海面，轉瞬便不見了。上面的瞭望員頓時緊張起來，一面打着轉，一面高聲的怒吼着。但見水面上，一連串的水泡，直向護航隊中一船襲來。她急急避讓，可是已經來不及了。氣笛方鳴，一個巨大的魚雷，轟然一聲已把她攔腰截斷。海面上頃刻間佈滿油跡。當她下沉的時候，小船紛紛放下，載人逃

生。全隊中的其他各船，像發狂似的曲折駛行，以避襲擊。隨行的驅逐艦繞着圈子，海面上留下一道道白痕。護送的飛機亦在上面盤旋不定。

驅逐艦的舵樓上，一個人頭上套着聽筒，發着簡單的命令。艦長向電話機中說了一個字，重又發出信號。

後面起了兩個尖銳的爆炸聲。驅逐艦兩邊，各飛出一顆深射彈。瞬息之間，海水飛躍，如用匙擊漿菜時，菓汁四濺的情景一樣。其餘各艘驅逐艦，也像水蛇一般的轉頭向該彈爆炸處直駛，那時，好像全部海水都在翻騰。

或許一無所獲，這種狩獵便告中止。或有一條雪茄烟式的東西冒出水面，砲聲便繼着深射彈的爆炸並發。或有少數驚悸落魄的船員，死裏逃生，倖而得救。當夜倫敦海軍部發出公報，謂有敵方潛艇一艘被毀。

但倫敦航運部中，同時也有面色沉鬱的官員正在船舶表上劃去一個船名，飛機製造部和陸海軍部中則燈光明亮，因飛機，槍砲或原料等項的損失，忙着重新調整他們的計劃。

另一方面，駕駛員舒適地靠着坐椅，飛行員搬弄着

儀器，轟炸員向瞄準器探望，機身後面飛行場上的燈光，漸趨黯淡而終於不見了。這架飛機是以德國潛水艇據為巢窟的一個港口為目標。經過一小時的黑大飛行，已到法國海岸上空，在高空向羅里特前進。老遠見有一線光芒，飛行員高興地呼了一口氣，駕駛員知道這光是先一小時同伴所放之火，便向起火處疾飛猛進。

飛機翱翔於德國勒萊頓尼上空，機首在火光上面停止，這時火勢已逐漸加大，不僅是一線光芒了。火焰亦清晰可見，並有許多黑影。

駕駛員點點頭，便把控制機向前扳動。機身開始俯衝，下面的高射砲火也一時並發。砲彈在飛機的上下四周，爆成一球的火花，機身也震盪異常。探照燈光在天空中四面掃射。駕駛員發現了目標，於是傾斜，轉折，更低的滑下去。

投彈員俯伏機首，一只眼由瞄準器張望，並向傳聲筒不斷的傳呼，「向右，向右，向左一些，再向右，向前，向前，向前」等口號。

他突然按着機括，炸彈便一個一個的掉下去，機身

同時躍起。爆炸聲便繼續不絕，火星直衝霄漢。

控制桿向後扳轉，機身直向上升，一至高處，又掉頭向下，照前如法泡製。最後轉升至探照燈和高射砲的射程以上，便轉首回營。後面則見火光熊熊，照耀天際。回營途中，或與擔任同一任務的飛機相遇，也說不定。次晨回到轟炸機司令部，同時德國潛艇用以襲擊大西洋航路的根據地，遭受轟炸，也接一連二的傳到了。

德軍和被徵用的法國人，熬了一夜火，到第二天早晨，便奔走於被毀損的房屋海港之間。傾歛的船只都被拖入船塢。水閘和船塢的門或需修理。火光熊熊，破壞隊清除頹垣殘壁之時，軋軋板聲或者又充滿空氣中了。

再另一方面，泰晤士河口的水面，受着月光照耀，泛成一片銀色。若干哩外的海港，在黑夜中露露等候着，遠處海上，德機正向着河口前進，空中傳來飛機嗡嗡之聲，逐漸增強。不一會，機身下降，炸彈門也開啓了。在月光映照之下，一枚磁性水雷掉了下來，水雷上，降落傘自動張開，使水雷輕輕降到海面，不致在未觸海底以前，即行爆炸。

河口彼岸的高射砲開放了。砲彈裝入砲膛，砲身旋轉，搜覓敵機，隆隆之聲，不絕於耳，敵機掙扎了一會，便搖搖擺擺地落了下來。

上面所述各種戰況，在一夜之中，曾連續了五次，直到四天以後，一艘鐵甲漁船把飛機殘骸的一部帶回，纔知所傳的戰果。

黎明的魚肚白色，照着一個海邊小鎮。那時潮水適至，一隊漁船掛起風帆，小船上頓時異常忙碌，絞盤在鐵鏈穿過時，便開始絞動了。

漁船隊向海中出發，正和以前一樣，可是牠們這一次的目標是一種新式魚。他們的穿着，頗似海軍制服。不過這種正規海軍「畢挺」的服裝，穿在這班後備員身上，似乎不很舒服。

漁船在海港之外，破浪前進。遇着形似小型潛艇的浮水雷掙扎而過，便放下掃雷索，那些漁船就在指定的海面進行掃雷工作。這種小艇，無間風雨，天天在英國沿海巡邏，使內海航路保持安全。

有時掃雷索上突受牽掣，一個黑色怪物冒出水面，

後面的漁船，立刻開火，轟然一聲，海水直衝天際，航行的威脅從此又除去一個。這在大西洋戰爭中，雖似無足重輕，但終久也是敵方的一個打擊吧。

有時小船掃雷未成，反誤撞水雷，那末海軍部在下一天，便要抱憾的宣布又損失了一艘掃雷艇了。

沿海巡邏各艇週遇的危險，不僅是在海面下。有時嗡嗡之聲，突起自天際。遠處見有黑色的一羣，顯示德國的轟炸機已成隊而來。其中一架略略搖擺了一會，便向下一急衝。漁船上的機關槍手緊守崗位，待機開放，等到那一架俯衝轟炸機降至五十碼以內，便向牠毫無掩護的機首射擊。轟炸機受此致命的打擊，從茲永不能再凌空張翼了。牠直衝海面，一聲巨響，連帆樑也被撞斷，原來船機相離近在咫尺哩。

待到漁船鼓輪回駛，海峽之中暫時已告肅清。但誰知道明天早晨是否依然沒有水雷呢？德軍或者竟夜忙碌，重施故技，所以漁船在港中勉強過了一夜，便又須出港巡邏了。這種沿海的「管家婦」，日復一日的從事掃雷工作。英國航業現方遭着歷來未有的威脅，所受水

雷之害，尤不在小。英國護航隊無論如何轉道行駛，總須到達一個海港，這些海港便成爲被攻擊的目標。

一個沿海市鎮的空襲警報，忽然停息，高射砲聲立刻在敵機下面爆發。全鎮本在黑暗之中，忽然照明彈向地面緩緩降下，空際通明，機關槍也軋軋怒吼，希望把牠射落。既而空中一聲長嘯，接着又是一聲巨響。頓時火光四起，炸聲不絕。一枚炸彈恰好投中防空室，或者有一百人因此死於非命。

這種轟炸似乎着重海港的居民，而非海港的設備。德機的目標，似乎在男女工人，而不在他們的工廠。

可是夜間的空襲，並不能阻止翌晨工人上工。造船廠和船塢中，鉸釘機和起重機軋軋之聲依然不歇，工人因爲燈火管制，不能在夜間工作，便儘量改在白天。這班川流不息，每日到船塢中去的人們，也在參加大西洋戰爭呢。

他們雖經過一夜的緊張和恐怖，但仍在次日上工，他們須經過被破壞的房屋教堂，和認爲唯一娛樂場所的電影院的劫後餘燼。

另一幕佈景却遠離着實際的戰鬥。在倫敦一所辦公室中，許多人正埋首於各種圖表統計之間。他們精心計算，過了幾小時便發出一個通告說，下星期肉食分配量須略為減少了。英倫三島幾千家肉舖之前，一班主婦們都懷着轉身回去，擔任繁重的戰時工作的男子們，回到家中，坐下來吃些素食。平常工作外兼任一部份戰時工作如火災隊望員等的男女人員，也須減少茶葉的消費，原來普通英國人都喜歡茶，一日間的銷費量，却非常之大哩。

各大旅館中的菜單，在若干種菜名旁邊，都加着記號，示客人在魚肉或蛋品中，可以任擇一種，但不能兼食兩味。在大小餐館之中——大飯館中的掌廚或戴着榮譽國的帶子，小飯店中的女主人兼理買辦小菜，兒子兼做廚司和侍者——對於食物方面也在作新的試驗，把英國出產的蔬菜，用新奇的烹調方法享客，假使你是店中歡迎的老主顧，女主人可以低聲告訴你說，已特別為你

留下一些肉食了。

飯店主人和顧客，屠夫和家庭主婦，已同樣地在參加大西洋戰爭了。

紅日漸漸西沉，夜色籠罩着黯淡的水面。形狀嚴肅的巡洋艦，映着天際紅光，出沒於地平線，往來巡邏，搜索敵艦。海軍部參謀處形勢永遠地緊張着，一面聽取報告，一面把雛形的艦艇，在巨幅地圖上移動。航空站中，機械員把炸彈裝上彈架，忙碌地檢查引擎，駕駛員則悠然地吸完了他飯後的咖啡，信步逍遙。

這些都是此次戰爭中的鬥士。然而城市中回去吃着沒有肉，沒有糖，沒有奶油的飯食的一班辦事人員，也同樣參加着戰鬥。遠在海外的加拿大，鍊鋼廠的工作，澈夜不止，美國壁茲堡的鋼鍛廠大鎔爐火光熊熊，使夜景異常美麗。一班壯丁，正在那裏出力出汗，却不知道他們也在那裏參加大西洋戰爭，並不亞於戰場上的隨從員呢。

藏鑄入地

德機排日整隊轟炸倫敦，生命財產損失自是不少。各大醫院遇到空襲來臨時，當然先要把病人遷移，其次便是貴重的治療器械和各種藥品了。又光機的電管最容易震壞，但是它的價值比起了名貴異常的鑄，相差還很遠。各醫院爲保持這種珍稀之寶的礦物起見，索性把它們搬入地下，遷到要甲鑄病的病人，便在地下室中診治了。論到鑄的價值真是駭人聽聞，而且出產之數極少，據專家調查，全世界的鑄總不過兩磅，價值美金一

千八百萬元。全英國的鑄共計約二十八格蘭姆，論其數量真是極微細，然而算它的時價，還不是要上好幾百萬美金麼？而且這東西在醫學治療上也要絕對的小心，弄一個不好，誰會把病人的命送掉哩。倫敦各醫院中的鑄，如果在空襲時偶一不慎，被震碎而弄到了自來水管中，那末取飲或者物時，吃的人一定要受到大害。這也是移鑄入地的一個大原因。總之，一磅的鑄雖然價值九百萬元美金，可是一個人如果只吞了價值一分錢美金的鑄到肚子裏去，他過身的機樞，也就要像房子遇到了轟炸，而大大的損壞了呢！

大西洋戰爭的嚴重性

美國總統羅斯福發表歷史性的「爐邊閒談」，曾道及德國潛艇飛機擊沉商船率，較英國的補充率高出三倍，較英美兩國聯合造船率高出兩倍。這可見大西洋戰爭的嚴重性了。

自開戰之日起至今年四月底止，英國及其與國共沉失輪船一千餘艘，共約五，六五一，四八一噸，貨物及輪船造價共合一，八九三，二四六，一三五美元。（德國輪船被擊沉的共約一百八十萬噸，義大利輪船被擊沉的共約一百二十萬噸，合計約共三百萬噸。）

在這次歐戰爆發之初，英國擁有各種商船約二千一百萬噸「註一」，旋從德國和中立國方面獲得九百萬噸，連同製造，購買，租借及撈獲的三百萬噸在內，總數共達三千三百萬噸。依常理推測，英國除損失五百三十萬噸以外，應尚存二千七百七十萬噸之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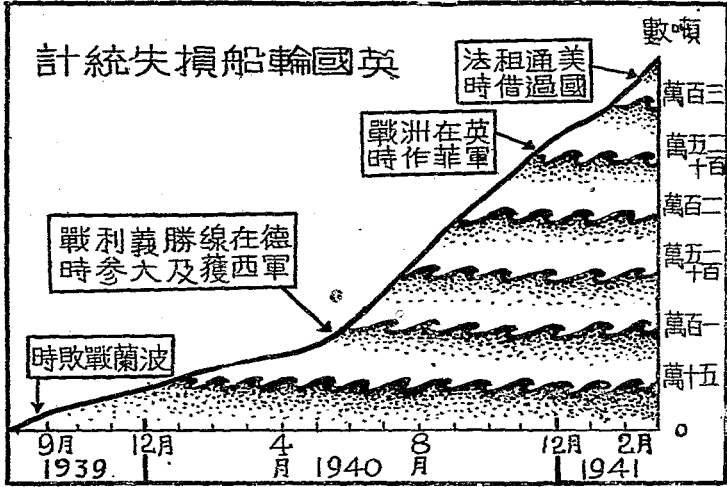
可是這個數目浮而不實。其中一大部份被海軍部徵

發，用以運送軍隊軍需前往地中海，並充作護航巡邏之用。還有許多商船，不宜担任海運，如內河輪船，英倫海峽的渡船及噸位不大的載客郵船等。此外還有多數船隻，派作別用，不能遠涉重洋。故實際上用以自海外載運軍需及食物接濟英國的輪船，不過一千三百萬噸。

其次，航行速率已較前減低，護航中各船祇能以速率最低的一艘為標準，且須採取曲折航路，較平時超出兩倍時間。此一千三百萬噸商船的運輸能力，因之僅抵平時六百五十萬噸而已。

復次，英國全部港口中，佛利物浦，克來德及聖文等港，較能充分利用。愛丁堡，新堡，赫爾，倫敦及蘇桑普敦在德國潛艇飛機集中攻擊之下，已逐漸失去其原有地位，又使商船五百萬噸左右，不能充分利用。

事實還不如此，久造船塢，時常舉着重創輕創的船隻一百萬噸，等待裝修。其中四分之一，由於普通航



行損壞，其餘是由於德國破壞的結果。如此，各造船廠一方面亟需造船造艦，另一方面又要不斷修船，正有捉襟見肘之勢。

由此種種原因，英國在名義上雖有商船二千七百萬噸，實際上僅有四百萬噸，可供戰時運輸海外接濟品之用。一九四一年三月以來，英國商船損失，平均每星期十萬噸（註二），依此比例，全年損失將達五百萬噸以上。假定英美兩國一九四一年最高造船率為二百萬噸，則英國實損三百萬噸，即等於現行運輸船隻（一千三百萬噸）百分之二十三，而實際噸位亦將減至三百萬噸強。

在上次歐戰期間，英國對付潛艇，頗能得心應手，一九一七年四月，英國商船損失打破一切紀錄後（共三九四，七〇〇噸），證明軍艦護航辦法成效大著。一九一七年至一九一八年間，大西洋護航隊安抵目的地的達百分之九九・〇八，英國的驅逐艦對於搜索敵艇，擊沉敵艇，技術高明。到戰爭結束前，驅逐艦所投的深射彈，十中二三，但這次歐戰開始以來，由於今昔情形不同

，成績大見遜色。

第一，德國攻擊力與英國防禦力的比率，今昔懸殊。上次歐戰末期，英國尚留驅逐艦四百九十六艘，並可從美國方面獲得一百艘，從法國獲得九十二艘，從義大利獲得六十七艘，總共七百五十五艘。此次戰事情形就不對了，截至一九四一年四月下旬爲止，英國所有的驅逐艦，併美國讓與的五十艘及舊式中型巡洋艦數十艘在內，不過三百餘艘。一九一七年春間，德國潛艇僅一百二十八艘，一九四一年春季則至少有一百八十艘，或者還不至此數。如此，德國的攻擊力已超過從前一半，英國的抵抗力反不及從前之半。

至於英國利用主力艦護航，雖不無稍補，究竟不得不損失。上次歐戰時，德國艦隊聲勢赫赫，英國主力艦不得不集中斯加波灣，以防德艦包圍襲擊。此次戰事中，德國主力艦既屬有限，義大利艦隊也見得虎頭蛇尾「註三」，英國始能分散艦隊，供護航之用。無如主力艦速率不及驅逐艦，不足以追擊潛水艇，僅可使敵方騷擾艦望而生畏而已。

一九一七年至一九一八年間，英國防備德國潛艇，祇須守住杜佛海峽處及北海口蘇格蘭與挪威中間地方，全部封鎖綫僅長三百海里。在戰事結束以前，全綫且滿佈水雷。此次德國佔領挪威及法國大部海岸，北起挪威那維克港，南迄法國巴育納港，海岸綫遙遙二千三百海里，德國可自由選擇攻擊根據地，英國有防不勝防之苦。

但今昔最重要的異點，還在德國空軍的力量。德國佔據挪威北部與法國南部各根據地之後，更如虎添翼。德方開頭僅用飛機，從事偵察和散佈磁性水雷，隨後造成長距離戰鬥機，齊斯都號和奧里爾號兩種，往返一次能跨越半個大西洋，於是他們用飛機兼充破壞工作。英國縱有愛爾蘭的大好根據地，但缺乏長距離戰鬥機，也是枉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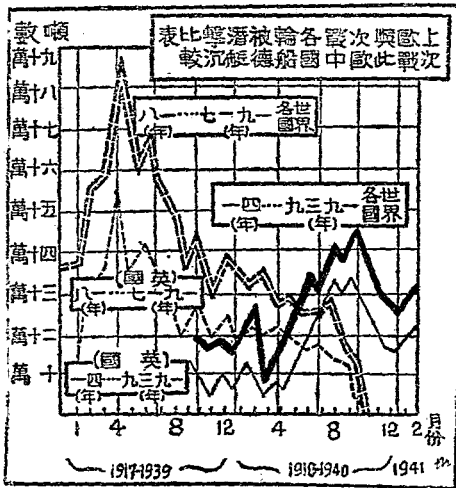
此外，法國的投降亦有一種重大的影響。即德國搜得法國一部份軍艦後，發現其中裝有英國攻擊潛水艇的秘密武器，如潛艇測器等。德方把它研究之後，就運用新的戰術以爲對付。

上次歐戰後，英國得自由利用地中海為接濟路線。

這次自義大利多戰以來，英國已不能抄近路。自去年六月起，英國僅一鹿集合巨大艦隊，通過地中海，結果沙德薩兩國俯衝式轟炸機的猛烈，輕巡洋艦蘇朱浦號被擊沉，航空母艦九榮號受重創。經此威脅的結果，英國商船不僅須繞道南非好望港，且須派遣多數兵艦前往地中海，大西洋的防衛力量，又因而減弱。德國趁此機會，派遣潛艇，以神出鬼沒的手段，破壞英國商船。

又上次歐戰時，潛水艇的威脅是惟一可怕的東西，現在呢，可怕的東西層出不窮。據英國最近宣佈商船失事原因：被潛艇擊沈者佔百分之三十九，被飛機擊沈者佔百分之二十三，觸水雷沈沒者百分之二十二，被戰鬥艦擊沈者與原因不明者各佔百分之八。且自德國利用長距離飛機轟炸以來，在飛機炸彈下損失的商船，為數當更可觀。

英國目下的護航計劃，由海軍部逐日製就，倫敦脫拉法爾加廣場附近海軍部灰色古廈的地圖室裏，每天早



晨有一羣軍官和職員，圍着巨大的地圖桌，在地圖插拔顏色別針，每針代表一船，依其顏色，辨出該航船或獨立船，在駛出或在駛回途中。

地圖室人員把在海中的船隻一一用別針上標出準確地點後，把地圖移交另一室，讓護航專家們悉心推考。他們根據德國潛艇擊沈和飛機活動地點的簡報，決定

最安全的航路。午後，這張地圖和預擬的航綫，送交海軍參謀部核奪。最後用無線電傳達西部某港大西洋英國海軍艦隊司令諾貝爾上將的司令部。

諾貝爾上將和他的屬下，即用無線電向海中各船發出命令。如保護航隊，則知照各艦航綫，通常係驅逐艦兩艘，隨時插入中型巡洋艦一艘，負責保護商船二十至六十艘。

英國商船損失的嚴重情形，上自邱吉爾首相，下至庶民，無不焦慮。英國年內怎樣獲得商船三四百萬噸，彌補現在的損失率，以便支持到一九四二年，正是一個難題。單就英國本身的造船率，萬萬不濟。一九四一年英國的造船成績，亦其量不過一百萬噸，而各造船廠遭轟炸後，或當減至七十五萬噸左右。

肉是英國主要進口貨（註四），開戰以來，因來源不暢，牛、羊、豬肉每星期的購買限額，已自兩先令兩便士，陸續減至一先令，約可購一磅。合食等金屬品的位置亦才可觀，陸軍戰車的裝配，已不得不用較賤的銅鐵，代替合金。

英國社會一般人都希望美國來給他們援手。英國派在華盛頓的代表團，希望美國以商船五六百噸相助。邱吉爾首相也說英國作戰前途，端賴美國依照一九一八年情形，大量造船。但提高造船率，非短時間所能辦到，今年美國最高造船率，至多不過一百十萬噸（註五）。

當然，美國還有別種援英方法，羅斯福總統且已將其中一部份準備就緒，或已付諸實施。總統所扣留的德和丹麥的商船二十九萬噸，（即等於英國輪船三星期之損失率），頗有移交英國的可能。至於美國船駛往紅海，民治國援助法所規定五萬萬美元建造新船數百艘，及使英國商船獲得在美國各港修理的便利等項，雖屬善策，但都需時日，不能立即生效。美國今年真正可採取的有效行動，只有實行派艦護航，或派遣海軍飛機幫助護航隊担任偵察工作。

（註一）這次歐戰爆發時，各國所有商船噸位如此：英國二一、二一五、二六一噸，美國一四、六三一、九九一噸，日本五、六二九、八四五噸，挪威四、八三四、九〇二噸，德國四、四九二、七〇八噸，義國三、

四四八、四五三噸，荷蘭二、九七二、八七一噸，法國二、九五二、九七五噸，希臘一、七八〇、六六六噸，瑞典一、五八一、九一九噸，蘇聯一、三二五、七六六噸，丹麥一、一七六、一七三噸。

(註二)自一九四〇年六月至十一月，英國商船損失最重，平均每星期六萬三千噸，其中尤以九月十四日至二十日之一星期為最多，達二十萬零五千七百八十一噸。

(註三)這次歐戰爆發時，各國海軍噸位如次：英國一、一六一、〇〇〇噸，美國一、〇七二、〇〇〇噸，日本八四一、〇〇〇噸，法國五〇二、〇〇〇噸，義大利四一七、〇〇〇噸，蘇聯二四〇、〇〇〇噸，德國一七八、〇〇〇噸，西班牙一三三、〇〇〇噸，阿根廷一

〇一、〇〇〇噸，瑞典八五、〇〇〇噸，智利七〇、〇〇〇噸，荷蘭六〇、〇〇〇噸，巴西五四、〇〇〇噸。

(註四)英國平時每年進口貨物五千萬噸，由商船九千艘及海員十五萬九千人擔任運輸。輸入主要物品數量如下：小麥五百萬噸，牛油四十七萬噸，乳酪十四萬五千噸，牛肉六十六萬噸，羊肉三十六萬噸，豬肉三十七萬五千噸，橘子五十二萬噸，蘋果三十四萬五千噸，香蕉二千一百萬噸。

(註五)美國政府及商家現有航海輪船一千二百三十三艘，共約七、二七九、一九六噸，尚有四百五十艘在建造中。美國造船速率以一九二〇年為最高，全年所造幾達三百萬噸。

倫敦大火記

倫敦會在一六六六年發生過一次大火，燒了七日七夜。一九四〇年十二月二十九日，大批德機夜襲倫敦，又引起一度大火，茲將紐約泰晤士報及讀者文摘的專電紀載，譯錄如次：

英國現在有一道新防綫，那是在全國的屋頂上。所防的是敵人的「火」，夜中警報亂鳴，第一批敵機擲下的燒夷彈和小炸彈，在各種建築物上爆發起火。若不立即撲滅，那麼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不免要釀成巨災，而且火光燭天，使載着猛烈爆炸物的轟炸機得以看清目標，康文別萊城已受過一次慘痛的教訓了。

英國各地消防隊現在已經組織起來，專門管理屋頂，撲滅敵機擲下的燒夷彈，不使火勢蔓延。假使配備周全，行動敏捷，要消滅一個燒夷彈，可以迅速成功。問題是每所房屋都應有人守望，這一點已由商業區和

住宅區的特別組織予以解決了。

在大商店中，僱主可令僱員輪班守夜，注意燒夷彈的落下。每個職員擔任這種義務，以每月不超過四十八小時為限。小商店則可聯合採取互衛制度，由各店職員分任守望之責。大公寓和大旅館的屋頂衛士，不但由僱員擔任，亦可從寓客中招募。大商店的消防隊，係屬強迫性質，因為在大規模空襲中，黑夜無人之所，往往變成一片焦土，連鄰近的房屋也被殃及。

至於住宅區內，因為在最危險的轟炸時間，大多數房屋皆有人居住，所以消防隊純係志願服務，由各人

自告奮勇。主婦時時都準備着使用滅火機和沙土，以防禦燒夷彈。左鄰右舍往往組成巡邏隊，以抵抗從天而降的回祿威脅。

當德機企圖燒毀倫敦的那一夜，就是去年十二月二十九日那夜，記者和馬格利小姐同總寫別林的大園戴者影片。馬格利芳齡二十五歲，容貌美麗，是一個半英半法的女郎，英法兩種語言都能够說，她常替巴黎晨報工作，她逃出巴黎時僅先德軍一步，隨後跑到倫敦，現在仍舊擔任女記者。

電影在四點半鐘開映，正當第四本開始時，忽聞空襲警報聲大作，銀幕上映出一條通告，說明觀衆若願意離開，儘可出去，躲入防空室中，却沒有一人走開。十五分鐘以後，我們覺得全部包廂都在前後搖動，想是近處有大炸彈一枚落下，致受震動，我們對誰都不說，但知道，戲院外面，必已十分緊張了。

七點鐘電影映完，出了影戲院，但覺市內情形爲生平所未見。倫敦好像已變成西席地密爾所導演的羅馬大火記五彩影片中所映出的羅馬了。天空一片紅光，夾雜

着一團一團橙黃色的火燄。雖然那時已值黃昏，却照耀得如同白晝，馬格利小姐口上唇膏的黯淡，清晰可辨。

我們本要去吃晚餐，可是馬格利要到報館去校對她在下午所寫的一篇新聞稿。整個事務所中闕無一人，最後纔尋着這班辦事人員都在地下室中，和機器捲筒紙作伴。他們正在做校對的工作。那所房屋，構造不很結實，所以他們一起跑入地窖，直到落下的炸彈稀少後方始出來，馬格利把新聞稿校對完畢，我們就一同出發，尋覓未曾打烊的飯館。

街上行人多有慌張之色，聽得近處炸彈的呼嘯聲時，他們却拔步飛奔，但馬格利却不願隨衆奔走。西席地密爾影片中的紅光，照耀着一切，你可以看見各人的面部，可以看出何人受驚，及受驚時的神情怎樣，但是不慌不亂的人實在少見。

那時紅光滿天，我們兩人却知道這一夜是倫敦的大火之夜，且火勢似乎有增無減。因此馬格利提議沿着堤岸去一觀究竟。

到了泰晤士河邊，只見此河已成一條紅色帶子，除

了一般正在焚燒的駁船有黃色的火焰，又有兩處，大約是堆棧倉庫，也有深黃色的火焰發射而外，只見一片紅色，與天際紅光相映。但是火勢最烈之處，顯然是在河的這岸。

出差汽車，一輛也看不見，除了警察和防空員外，大多數平民都已跑空。突然間我們四周的階沿，都有東西在跳動着。起初我當是榴霰彈，後來見每一彈片，都爆成貓兒大小的火球，發出水銀蒸氣燈的綠色，纔知道是燒夷彈。有兩枚正落在離我們不足三碼的地方，在街上邊亂跳。我們看見防空員跑來把火撲滅，還聽見屋頂瞭望員的呼援。

這些燒夷彈都落在我們近旁，在人行道上焚燒，絲毫沒有傷害，却把馬格利的怒火升了起來。我翹首回顧，恰好見她用力一脚，把一枚燒夷彈踢入溝中。此彈正落在人行道的玻璃櫥窗附近，玻璃都已起油融化了。我只見馬格利一隻脚用手提起，一隻脚跳着走路，忙把她的鞋子脫下。鞋底已經燒穿，幸而襪底僅被燒焦。她說：「鞋底或者不免要起泡，但無論如何，總是很值得的。」

我們穿過一條街，跑到一家銀行，在銀行四周堆着許多沙袋，以保護人民的存款。我們一共搬了六袋，把袋中的東西傾倒在四面燃燒的燒夷彈上。袋中倒出來的却不是沙而是灰，可是滅火的功效倒也不下於沙。

街道兩邊都有屋頂起火，先是屋簷上面冒出濃烟，然後橙黃色的火光，在頂層窗戶中穿出。因為這一帶是倫敦的商業金融區，大部份房屋都空無人居，屋頂瞭望員也很少，所以下面的防空員祇有看見火光之後，纔知道那裏起火。這時候我忽然想起一年以前在柏林的見聞。有一次在外交部招待新聞記者席上，一個國社黨新聞記者向我們大言不慚的說，倫敦雖大，德國可隨時把牠所有的船塢碼頭及其他建築付之一炬。這話一向置之腦後，直到現在纔想起來了。

因此，馬格利便說那事或許是實在的，這火或不限於局部，而勢成燎原，有竟夜不熄的光景。我却說不管怎樣，現在總是就餐最適宜的時候吧。

近處除薩伏亞餐館之外，所有的店舖都已關門。薩伏亞是倫敦最高貴的飯店，又是最安全的防空處所，餐

廳中的食客都是衣冠楚楚，還有許多穿制服，他們的面部都平靜得如在慕尼克會議時一般。只要你一出薩伏亞之門，就會覺得英國人民的勇敢，有禮和忍耐，不知不覺的會喜歡英國人，馬格利和我也都有此同感。

餐後跑到街上，見那橙黃色的火光更亮了，鄰近雖沒有火，但是半英里以外的火光，却被幾千呎高的烟霧反映出來。德樓正繞着濃烟的四周，忽聞緩緩的噓聲，逐漸加高，知道是一顆大炸彈落下來了，在我們前面有幾個來到倫敦休假的兵士正在穿過十字路口，聽得炸彈落下時的噓聲，便立刻仆伏於地，恰好躺在十字路口的中央，這是他們訓練成的習慣，不知道這是錯誤的舉動，因為十字路口，彈片可從四面飛來，倒不如逃入屋內。幸而炸彈落下的地方，至少在二百碼以外，所以沒有發生意外。

突然之間，我們看見一輛出產汽車，從火光熊熊的方向沿街駛來。我們向他招呼，車子便停住了。那車夫形色倉惶，東張西望，兩耳閃動，車子被燒得全身是水。他似乎驚魂未定，聽得我們要他載到起火之處，便說

他無論如何，決不再回到那裏去了，他說全城都已起火，無法控制，今夜勢將燒成瓦礫場，他正要跑出城外。馬格利說，她不要這樣驚惶的人同行，所以我們便步行前去。

約在十點鐘的時候，我們尋着一個頭髮漆黑，光禿異常的年輕車夫，他說自己很願意一觀火景，所以肯送我們到任何地方去。他又聽說火燄已向聖保羅教堂進攻，市政廳已着火，在我們到達以前，或者已毀成瓦礫。

我們叫他驅車向天空最紅的方向駛去，然後再往聖保羅教堂。

我們把車後的窗放下，從窗外觀看天空。車子轉灣時嗅着第一陣火燒氣味。城市的火，普通常帶着強烈的橡皮氣和柏油屋頂的焦苦氣。但這一次却一些也嗅不到這種氣味。

車行不久，我們到了警察阻斷交通的一條街上。車夫把車停住，我們把新聞記者的通行證從車窗口拿出來。警察舉手行禮，便揮手叫我們過去。這於車夫的印象很是深刻。他當我們不過是兩個貪圖眼福的無事忙，却

不知道我們竟是新聞記者。以後每到警察的警戒綫，他就伸出窗外鄭重的說道：「我們是新聞記者。」但是街道已被救火車阻住，因此我們不得不停下車來，步行前進。我們見火起於素所熟悉的一所房屋，都感到驚駭。那是一座六層樓，原是一家報館和通訊社的所在地。頂層正在燃燒，火星四射，屋頂已坍下了。我們兩人曾有好幾次進過這屋，坐在堆滿文稿的寫字檯邊，和認識的新聞記者談話。底層的窗戶都是一團漆黑，除了皮帶射水之聲，和澆在燒紅了的樑木上所發出之爆裂聲外，四周都很寂靜。

消防隊員告訴我們說，火勢正不可攔遏，已有六所教堂起火。馬格利提議去看她所愛到的教堂是否安全無恙。這所教堂在一排陳舊多良的房屋中央，是一所小巧美麗的建築，但在我們跑近時，所見的就像賀年片中聖誕節前夕的教堂一樣，祇見牠黑暗的一面，窗中有聖火透出，不過火光閃爍，使人不安罷了。大約是消防隊員把教堂的大門閉着，火光也從門中射出。我們不避炎威，儘量的走近大門，看那教堂恰像一座洪爐。屋頂已經

坍下，發光的樑木掉在燒成灰燼的聖壇上面。我們一面眼看這座宏偉的建築物燒成瓦礫，一面也思想事一過，人民必踴躍瞻將，重建一座更偉大的教堂。可是馬格利已目擊心傷，不忍再看下去了。

我們的四周都是烟火氣息，馬格利並說這氣味很是奇特，那不是平常木料的氣息，而有些香味，二百年前倫敦第一次大火後所用橡木樑柱的氣息，還有數百年來支持大英帝國各大商業公司的古代紀錄的焦臭氣混雜其間，天下沒有再比火燒倫敦所得的玫瑰香味再貴重的了。我們走回車子時，那香味還縈繞衣際呢。

我們駛向聖保羅教堂時，經過一條街道，街上救火皮帶縱橫蟠曲，有如灰色的粗鏈。我們小心駕駛，在擠滿了車輛的間隙中穿過，不得不時行時止。這類情景，我希望一生中不要再見。除了我們的汽車窗外，其餘的都是救火車，——無非是皮帶車和裝載抽水機，撿鈎，梯子的車輛——緩緩地駛入前面的火場。

我們轉到一條小巷，下車步行。那些彬彬有禮的英國警察雖未迫令我們停車，我們有着派司，也可以再向

前進，心上似說不過去。汽車夫說他從未見過這種類似的悲壯景象，將來也不願再見。我們走下車來，他也跟在後面，相離祇有兩步，我們都始終沒有覺得。

方出車門，就覺風勢很大，馬格利的裙子吹得飄了起來，紙片隨風狂舞。我用手緊緊壓住頭戴的呢帽，但我到電影院時，並不會討厭戴帽子。那風是突然來的嗎？我們在走過那幾幢房屋以前，還未曾留意到有風呢！

我們折入聖保羅教堂的方場，見大教堂尚安全無恙。我們隱約辨出屋頂瞭望員在穹窿之下巡邏。但是教堂後面的街道已經起火，右邊的建築物也有隨時傾圮之虞。正對禮拜堂的那一面，仍是黑暗，而火光熊熊，却偶然從窗戶中透出。

我們穿過救火的梯子，跨過彎曲的皮帶，兜到後面燃燒的街道，一看火景。

那是污穢的商業區。我們很吃驚地立在一家小珠寶店門前，見黑色牆壁的一個空隙中，伸出一條小而白的火舌，照耀全室，像一盞幽暗的電燈。正在看時，牆上又有一塊灰泥墜下，接着便有火舌透出。此後火舌愈見

愈多，全部牆壁轉瞬起火，珠寶盒中的金銀首飾在火中閃爍發光，這是一家小珠寶店。祇有窮人難得購買的首飾。裏面還有兵士買給女人的結婚戒指，和女人買給兵士的鏡框。

珠寶盒中常有純白的光芒射出，迅即不見。這店中的熱度一定很高，櫃檯上有如鬼火飛舞，這就是珠寶爆裂，但說是賽璐珞製的梳刷突然發火，似乎更像一點。

櫥窗裏面手錶的帶子，像蛇一樣的在火中扭動，鏡框上的豬皮也在脹裂。這店的主人在那裏呢？明日歸來，見他的店屋已付之一炬，又將怎樣呢？假使我們將櫥窗打碎，把他的寶物取出一些，我們又怎能辨別什麼值錢，什麼不值錢呢？

所以我們只能立在無人的街道之上，坐看玻璃鏡盒爆裂，結婚戒指熔化。這一幕悲劇，比之教堂的焚燬尤慘，因為教堂自有虔誠信教的人捐款重修，但那店舖却不會有好事者過問的了。

在街道彼處，一羣人正自地窖中蜂湧而出。他們精疲力倦，形色可憐。防空員背着負被褥等物。他們立在

人行道上，有茫無所措之感。他們告訴馬格利說，起先本在離此四分之一英里的一個掩蔽所中。但防空員對他們說，上面的房屋已經起火，祇得攜帶被褥枕頭到另一處地方。到這裏還祇有一小時，防空員又叫他們移動了。這已是第三次，現在再到那裏去呢？他們雖無所適從，但沒有人抱怨，也沒有人發狂。

防空員都是強毅的倫敦人。他們雖已疲勞不堪，但仍不屈不撓，這種堅忍的英國精神，一晚上都可看到。

當我們走在一條彎彎曲曲的街道上時，有風徐徐吹來。在一個轉變地方，救火員排成兩行，背對我們，望着街上瀑布一般的火焰。我從他們衣領上的徽章，知道他們是從倫敦遠處來的。他們雖然對馬格利搖頭表示不妥，又警告我們謹防磚瓦落下，但仍讓我們通過。這時風勢漸猛，馬格利的頭髮，在額前颯揚，裙子也在膝彎被風吹起，我也掀住帽子，一陣陣的冷氣，從街上衝來，把數百萬方呎的熱氣趕跑，這火又如幾千個烟囪在放氣，便造成了這風。

這排房屋，店面都很狹隘，却有七層樓高。那火殘

酷地向我們進撲，一幢燃燒的房屋，熱氣可以穿過牆壁而使鄰屋起火。在火焰聲中，又可聽得玻璃的破碎聲，繼續不斷，有如淅淅瀝瀝的雨聲一般。

風助火威使火花上騰，成了一根紅柱。街道的一端有一小教堂。在教堂的黑暗方場中，火星降落如雨，當牠慢慢地盤旋而下的時候，造成我畢生僅見的奇景。

我們冒險深入火焰中的街道，使後面的救火員也代為惴惴不安。但是我知道他們所注意的實在是馬格利一人。在這瘋狂之夜，馬格利確是一個極漂亮的女子。她未戴帽子，鬆曲的金黃色頭髮迎風飛舞。和馬格利同行，最使人高興的一件事，就是人人都要帶着讚美而欽敬的意思，回過頭來看她。她不是義大利人所注意的女子，而是瑞典人也要回頭一看的。何況她的態度舉止又顯出她也是勇敢的呢。

承平時，女人的勇敢，是不甚被人重視的。在她一生之中，或者一次也用不到勇敢。速記的知識都有用萬倍。但是戰爭已把這種情形改變了。勇敢已成為男女最優良的品質，一個不勇敢的人，立刻會被發唾棄。

救火員望着馬格利，馬格利却站在火焰中的街道邊去，看看有如雪花飛舞一般的火星。她喊道「這真是何等的壯麗呀！」我要穿過這箇火窟。

我道，「那不是好玩的！」

馬格利道：「做救火員豈是好玩！我們今夜出遊豈是好玩！以不滿五千萬的英國人，抵抗幾乎一萬萬的德國人，難道也是好玩嗎！今夜在倫敦安份守己的人，祇有在薩伏亞大旅館的地下室中可找到。你跟我來嗎？」

我硬起頭皮答道：「好！」

那個汽車夫受着感動突然說道，「我也要跟你們一同去，這是我的鄉土，我決不會再見這樣的情形了。」他對我們不會冠以「先生」或「小姐」的稱呼，我聽倒也很是高興。

我們就沿着烈焰騰空的街道上跑去。我讓馬格利靠在我的一邊，使她和傾圮的房屋隔開。我握住她的一臂，幫助跑過熾熱的磚瓦堆。那車夫也不再在兩步之後跟隨，却追上前來，握住她的另一臂。

那時火勢猛熾異常，我覺得右頰被炙得要熬出油來

了，我把大衣領翻起，又用空着的一手把馬格利的呢大衣領也翻起來了。車夫也在那一邊幫忙，同時又很注意她。店舖的門，都有火衝出，好像火爐口一般。店內紅綠色的火焰，閃耀不定，眩人雙目，火星紛紛落下，却是指甲大小的餘燼。我們必須趕快將火星撲去，否則大地上難免燒成許多小洞。

後面的爆裂聲音，忽然變成一聲巨響，我們回頭觀看，只見剛才經過的一幢五層樓，已倒塌下來，在兩旁人行道上堆積有數呎來高。我們的後路已斷，祇有乘前面房屋未曾倒塌，把我們困在中間的時候，急急冒烟突火，向前奔去。

我們走過了最後一幢燃燒着的房屋，跑到火星雨下的黑暗小方場中。但是被烟迷了雙目，連這種大火星都看不見了。我恐怕在濃密的火星之下，馬格利的頭髮有着火的危險，便把我的帽子壓在她頭上。她的兩眼緊閉，車夫也是一樣。我用手撐住眼皮，才能睜開一隻眼睛。我領導他們跑過方場，經過高低不平之處，便預先警告他們。

最後到了一條並未起火，黑黯如漆的街道上，由此覓路回到停車的地方。這時已是早上四點鐘，馬格利決定不如早些回家，因為她在七點半鐘還要辦公呢。

馬格利道：「這火景不是很美麗嗎？那些人不是很好的嗎？」

我從未見過再好的人了。

馬格利道：「這班人真是溫文，廉潔，勇敢，鎮定，兼而有之。但是現在我要睡了」

於是我們送她到家，車夫又送我到家。我在付車費時，他很嚴肅的說，他真不惜一切，不能失此觀火的良機。而他又把『先生』或『小姐』的稱呼忘記了。

小冊子風行英國

在十七八世紀報紙尚未成爲一種勢力的時期，英國一般著名作家都以發行小冊子爲號召與情最有力的媒介。其中以大詩人密爾頓首創其端。降及近世，這種宣傳方法已鮮有人注意，在此次歐戰期內，却又時髦起來。

小冊子盛行的原因，一方面由於各報縮小篇幅，沒有充分地位供人發表意見，評論時局。在另一方面，長篇著作，受時局瞬息萬變的影響，難於適合時宜。出版商對於一本在發行前已成明日黃花的書籍，自然不願付刊。但印行六十四頁的小冊子，決無風險，它可以在一禮拜中寫成，兩禮拜中印就，立刻行銷全國。

著名作家和出版商現在因都競向發刊小冊子的路走。有幾種小冊子，每冊定價六便士，且非舊書再版，全是最新材料，大模大樣地堆在書店櫃台上，銷場之佳，有如出餽饅頭。

寫小冊子的作家中，不乏出色人物，如安吉爾爵士

Norman Angell、穆爾、Ramsay Muir、尼爾遜

Harold Nicolson、史密特 Wickham Steed。甚至大

名鼎鼎的威爾斯，也不以寫作六便士的小冊子爲自貶身價。至於一般權威學者及史家，更不惜爲三便士書出賣腦筋。無論何人出此區區代價，就可選購牛津大學出版公司發行的任何一種時論小冊。這種小冊子在將來的英國文學歷史上，能合和十七世紀的小冊子等量齊觀，雖難逆料，但至少對於社會必能發生一些影響。

現代生活與文學雜誌編者郝林曾發牢騷說，著作家在戰爭時期，比別種藝術家，更無出路。誰家許其到戰場寫真，以備國家保存，作家就沒有相等的權利。此公的論調似是而非，因爲文學家們同樣有觀察戰時後方的機會。即使超過軍役年齡的人，倘若高興寫作，也不愁找不着大好材料呢。

北非洲的今古戰場

非洲北部地中海沿岸，自古即為英雄爭霸之地，現在英法兩國軍隊又在該處酣戰了。

非洲北部，除受羅馬帝國控制外，歷來還會受希臘，畢占與，阿剌伯和土耳其先後統治，多不得好結局。直到五十餘年前，埃及還是內爭不已，英國的勢力開始伸入，英國向埃及王購得的蘇彝士運河權益仍常遭威脅，經英埃共同統治，力加整頓，這塊有歷史性的土地總秩序井然，繁榮起來了。

一九一二年，義大利從土耳其奪得利比亞，至今該地重演古時的衝突，祇是作戰情形，古今不同而已。

古時的羅馬，既統治北非，便從塞萊那海岸和尼羅河流域，取得穀類的供給，且遂其控制地中海之願。

現代的羅馬，一面在利比亞北部闢立農業殖民地，一面結集軍隊，擄破埃及，直取蘇彝士運河，且高呼地中海是「我們的海」。

現代的埃及，較昔才為富庶。法國人特萊賽普曾在一片黃沙中，鑿成蘇彝士運河，是為埃及前往東方的捷徑，舊時駝隊所循的陸路，遂無人過問。

考埃及原是土耳其帝國的一部，一九一四年至一九一二年間則受英國保護，一九三六年，英埃簽訂條約，規定英國不復佔據埃及，但埃及須承認英國有防衛蘇彝士運河與利用亞力山大和賽特兩港為海軍根據地。

筆者從班加齊港起，沿利比亞與埃及海岸，到蘇彝士運河止，遊歷這古往今來的戰場，茲略述沿途風光。

啓程時係搭義大利民用機，飛入班加齊飛行港，縱目下矚，傳說中的「金蘋果園」盡收眼底。移植來此的義大利人，正在竭力發展這繁榮的「金蘋果」園地。

英法兩軍國隊在北非干戈相見後，班加齊已成義大利本國運輸軍隊軍需在北非登岸的重要兵站。其地土地肥沃，近年來果園，葡萄園和麥田，擴展不已，塞萊那

加沿海地帶的雨量，足夠耕植所需，不必再加灌溉，平均每五年亢旱一次，義工程師現開自流井，以防天旱。

在塞萊尼的途中，很多新開的橄欖園，青翠欲滴。

一片赤土上，長着金黃色的大麥，農民站在打穀機上眺望，更有農家孩子，從粉刷一新的農舍裏，向人招手。

十餘哩外的阿普羅尼亞，是塞萊尼的口岸，從希臘，巴力斯坦，尼羅河口各口岸和地中海各港駛出的船舶，都到該港起卸貨物。塞萊尼哲學鼻祖亞列斯蒂斯，無神論者齊奧杜勒斯，最先決定地球子午綫長度和繪製世界地圖的地理學家伊拉都森斯和詩人加列瑪卓等古代名人，都卜居在塞萊尼。

向杜那越高原東行。杜那井水充足，此在義大利軍戰略上，關係重大。沿海向東的都白魯克却缺水，須用船從杜那運井水以維持。塞萊那加沿海產潛水地，祇杜那和班加齊而已。都白魯克港近來迭遭英國海空軍轟擊，這裏多的是勞工，可供義國使用。附近也有古城遺跡，大約是希臘人所建的安蒂比爾戈斯城，經過悠久的歲月，整天讓里比亞沙漠的風沙刮着。至今祇剩一片

斷垣殘柱。

都白魯克是北非海岸的良港，港內駐有義大利海陸軍。半島地東伸入海成灣，長約二哩，闊一哩許，無論天氣如何，船隻都能駛入。

里比亞最富饒的產物，除大麥外，首推地中海沿岸的海綿。從古以來，希臘漁夫就在這裏潛海採取杯形的海綿質地優良，每年四月到十月，西起里比亞的錫特拉灣，東止埃及的瑪特魯港，海面採綿船畢集。

從都白魯克起，有支路向南穿過沙漠，到青草叢生的迦拉白勒，這是數年前埃及割讓義國的。主要軍公路從都白魯克再向東伸九十哩而達巴迪亞港和埃及邊界。

埃及也佔北非洲的大塊土地，其情形和里比亞相同。人們常說「埃及便是尼羅河，尼羅河便是埃及」，可見該國的肥沃地帶，祇在尼羅河流域。

狹長的尼羅河，穿過埃及，現在較往昔更富饒了。過去五十年來，英國斥巨資派技師，會同埃及當局改良尼羅河水利，工程的偉大，堪與古代紀念碑媲美。

往時埃及人類尼羅河每年一度的泛濫，植穀以維生

計，現在却不然了。河上築有堰堤水閘，控制河水，故每年發熟一三次。埃及棉產常影響世界棉價。技師每年發展新計劃，逐漸在沙漠邊緣闢成農產區，但整個說來，埃及可耕植之區還是很小，祇全境廿八分之一而已。

沿埃及海岸再向東行，抵瑪特魯港。該港簡直是一所防務鞏固的大軍營，英國駐紮大軍，有海道鐵路，與亞力山大里距相聯絡。

二千年前，埃及女王克麗奧巴屈拉曾將瑪特魯改為避暑地，和她的寵臣安東尼在這裏眺望地中海浪湧潮漲，澎湃擊岸。現在士兵在瑪特魯海濱游泳之地，還留着「克麗奧巴屈拉女王沐浴處」的美名。

瑪特魯常有顯要人物的足跡。紀元前三三一年，亞力山大大帝會路過這裏，前往著名的沙漠中草地西華。那時亞力山大從馬其頓率軍遠征，百戰百勝，已經過小亞細亞，在埃菲斯大破波斯軍，包圍泰埃亞，歷七月而陷之，更征服巴力斯坦和埃及，建立亞力山大里亞港。

西華在瑪特魯西南約二百哩。沿途盡是沙漠山崗，祇少許水井點綴其間。該地的神籤，在紀元前六百年，

早已名聞遐邇，遠勝希臘的台爾斐神籤。在亞力山大大帝前後，也有許多帝王顯貴無法解決人事或國家大計，便到西華的朱匹特安蒙神廟求籤。這所神廟還存在着，沿路旅客，總是絡繹不絕。

西華地勢低於海面約六十呎，盛產棗椰，石榴，檸檬，橄欖和蔬菜。每當豐收季節，駱駝隊首尾相接，都到這裏採辦甘美的鮮菜。西華週圍盡是山崗，村民多在山谷內造屋以居，餘者或在山崗中闢成石室，或在山崗上蓋泥舍以棲，村民生活言語，不受外來影響。

馬其頓征服埃及時，建造的亞力山大里亞港，是最能垂諸不朽的紀念物。該港沿海闊市長十哩，商業繁盛，大庖齊整，屋宇鱗次櫛比，祇公園區是一片空地。港內船隻密集，鐵路場中，濃烟陣陣，高升消散。

亞力山大里亞沿海有斐洛燈塔（古代七奇之一）矗立着，現在沿海一帶，却滿佈着探照燈，入夜燈火橫掃天空，搜查敵機蹤跡。四百多年前，葡萄牙航海家達伽瑪等人發現繞好望角赴印度的海路後，亞力山大里亞的貿易一落千丈，直到蘇彝士運河闢成，埃及棉花發達，

才使這城的商業，再轉繁榮。

若從亞力山大大里亞搭埃及航空公司飛機飛往賽特港和開羅，便可飽覽尼羅河口富庶區的全景，祇見河畔農場處處，河盡處是沙漠起點。開羅北十五哩尼羅河分流處的水堰是一八三三年開拆下基金字塔的石塊造成的，工程浩大，當時耗費過巨，未曾完工，直到一八九一年經英技師鑿劃，完全竣。

乘飛機向開羅南飛途中，俯視地面，滿目是無數圓形物，辨認不清。降陸後纔知道是沿用老法的打穀場。

旅客所想像中的開羅，乃是個古風森然的大城，却不料現代摩宇林立，汽車街車，往來不絕，少婦不籠面巾，街頭小販叫賣冰結，一切都是現代城市的景象。假如折入阿剌伯區，當然還可見到狹隘的街道，古舊的房屋堡壘，土人的市集，商人在駱駝羣中，悠然談着小買賣，幾乎令人混忘生活在二十世紀。

出開羅有大道直達尼羅河彼岸的基。那裏有著名的人面獅身像和金字塔，沿途却是新式的住宅區。入夜，旅館和總會裏，高奏最新的流行歌曲，埃及青年男女

，婆娑起舞。開羅博物院為防空興起見，已將寶貴物品和埃及前王的遺體，運回墓地，以安全。

沿尼羅河上行，到處可見金字塔，古廟，和古城的遺蹟。朋尼哈桑地方的石墓上，還鑄着古代埃及人的生括畫，如行獵，舞蹈，摔跤，耕種，甚至賭博，色色俱全。沿河更向南行，多處水階早已落，新階還在建造，兩岸運河，不斷方闊，灌溉棉花和甘蔗田。現在的埃及，在英兩國實業的發展之下，已有長足的進步。

若從開羅乘飛機前往賽特港，途中飛過古城泰尼斯。本年二月間，埃及學家法國人蒙德曾在這城發現第二十一朝第二代蘇納斯王之墓，內藏金銀珠寶極多。賽特港在蘇納斯運河口。聞成遺運河的法國技師特萊普普紀念像，一手直指運河。像基鑄着「打開世界任衆通行」八字。

蘇納斯運河長百哩，穿過沙漠，蒂姆薩湖，和苦湖，而到蘇納斯入紅海，實為歐洲通達東非，印度，和遠東各口岸的捷徑，逐漸疏濬，河牀日深，河岸也愈放愈闊，以便巨船通航，至今除最大的船隻外，都能暢通。平常每年駛過此河的船舶約六千艘。此河，可說是不列顛帝國的生命綫了。

沙漠戰爭的苦樂

北非和東非的戰場，約有歐洲大陸一般的大。英軍目下在該方面作戰的陣地，不下四處：即里比亞，伊利特里亞，阿比西尼亞，索馬里蘭。各處陣地實際上因經緯不同，氣候亦各異，如里比亞嚴寒，索馬里蘭病暑，因之地中海沿岸英軍南下增援時，所有的配備將全不適用。不僅步兵如此，機械化部隊和輜重隊亦因地域而受相當影響。在里比亞駛行的車輛，不適用於崎嶇的阿比西尼亞，在這種場所只有利用駱駝或騾子運輸的一法了。

里比亞寒冷無比，氣溫常遠在冰點以下。沙漠高原刮來的東南風在夏天熾如爐火，在冬天却又冷如刺骨。

在沙漠裏想要隨時舉鎗開火，也極困難，來福鎗和機關鎗管，時常會被沙土塞沒。阿刺伯人慣用破布裹住鎗膛，塞子塞住鎗口，防止沙粒。但行軍時倘遭遇敵方斥候隊的埋伏，就要猝不及防，贖其毒手了。

此外，在沙漠的寒夜裏，除了古羅馬時代灰石披成

的水槽外，別無庇護之所。白天，大風揚起沙土，幾百輛車子踏着沙粒，冒着風暴前進，咫尺之內，不辨東西南北。彷彿身在稠密的森林裏。走不到幾百碼，泥沙已塞滿了眼睛鼻孔和喉管，令人窒息欲死。

沙漠戰爭且和陸地戰爭不同，祇有海戰差堪比擬。海上交鋒，兩軍在何處作戰，並無關係，即使通過國門，亦無大礙。祇要敵艦遭受挫折，任它們前進多遠，絲毫不生影響。在沙漠裏作戰的唯一戰略，即在重創敵軍，使其人力物力遭受最重大的損失，而以消耗敵人，打倒敵人為最後目的。

關於沙漠戰爭所可說的，遠較在肥沃土地上的戰爭為少。在沙漠作戰的兵士，必須忍受人類所可遭遇的一切痛苦，且祇有情緒上或美感上的慰藉。

沙漠戰爭，雖然困難重重，但也有引人入勝的地方。人類鬥爭史中最偉大的貢獻，多得之於曾受過沙漠中

嚴酷鍛鍊的戰士。

沙漠的美麗和沙漠的可憎，都是無可比較。記者曾視察埃及及西部的沙漠地帶，英國中東軍總司令華維爾將軍所部軍隊作戰的場所，即在此沙漠，雖覺一片荒涼，而美麗的景色，亦有使人終身居此，其樂無窮之感。可是在數小時後重覆其地。又覺牠的景色不過如瓦礫荒場，黑暗的矮樹，猶如蹲伏待哺的許多石貓。

上面的回憶，並非全是無爲而發，牠可以解釋爲什麼即使感覺最遲鈍的人，在沙漠中也要爲了所受的不安而抱怨，但卻不願調往他處作戰，因爲沙漠戰爭都是憑着一股熱忱，這種戰鬥精神，有時爲他處戰爭所看不到的。當然有許多時，沙漠戰爭不啻是厭倦和寂寞的一種安慰，但有時沙漠生活使人自感渺小，因而使天賦能力益覺敏銳。

即使尼羅河英軍所橫貫的沙漠，够不上阿剌伯沙漠的偉大，可是牠所加於人類的種種磨難，却是不相上下的。大熱，大冷，——雖則沙漠氣溫少有降到四十度以下的，但却常似在冰點下四十度光景——缺乏飲水，缺乏

遮蔽，以及烈日的蒸曬，暴雨的侵襲，對於不善攝生的人，確有莫大危險。

沙漠中最利害的無過於風。當五旬風挾着赤道一帶的沙土，從南吹來，空氣中便充滿了一股橙黃色的濃烟，使人目力所及，不能達十五呎之外。這時候祇有帶着面具，纔能呼不染塵土的空氣。

風力非常強勁，能把軍用車吹離軌道，有如吹倒帳幕一般的容易。然而牠是偉大的和平的使者，祇要大風一起，兩軍戰鬥就會立刻停止，此時人們的思想，除了避免窒息以外，其餘都顧不到了。

這時氣溫驟升，陸上景物，逐一消滅，塵沙蔽空，不見天日，地中海的怒濤，像大砲一般打擊着山崖海岸，就是海戰也不得不被停頓了。

五旬風其來雖驟，其去亦速，一剎那間，遮天蔽日的黃烟，重回大地，於是交戰又開始了。

到了冬天，沙漠的表面，有時被霜凍結，朔風怒號，順着乾涸的河道，吹過懸崖峭壁的絕頂，撲面生寒，猶如刀刺一般。這是沙漠中的兩個大患，人類聰明雖已

克服了無數困難，但是對這兩點，却至今無法應付。

沙漠戰爭許多問題之中，關於飲水的供給，實是最重要的一項。在西部沙漠英軍最前線根據地梅薩瑪特魯之外，直到義屬里比亞的邊境，除了少數污濁的井水，幾乎沒有飲料。這一帶沒有鐵路運水，甚至亞特魯地方也嫌飲水不足，不能供給軍隊的最低需要。每個英國兵每天所需的水量，較義大利兵為多。

一個英國兵每天所需最小限度的水量，官方嚴守秘密，但必在半加倫左右。把這數目用人數乘起來，加上車輛的消耗，那就要成為天文學上的巨大數目了。固然，在沙漠用的汽車上裝置凝冷器後，可使水的消耗量減少，但在這種沙漠氣候之下，無形損失仍舊是很大的。

這個給養的重大問題，可以顯出沙漠戰爭和普通戰爭的主要不同點了。在普通戰爭中，軍隊靠着天產的豐富，不難就地取得給養，但在沙漠中一路所經，莫非不毛之地，雙方軍隊，一樣在那裏竭力掙扎。沙漠的殘酷，只有身歷其境，受過軋磨毒的人懂得。在沙漠上擦破一個手指，甚至比在他處所受的重傷還要危險，沙漠中

的塵土似乎都是有毒的，祇要稍有擦傷，除非立即醫治，潰爛幾乎無可避免。軍中醫藥，難得用藥膏之類，因為藥膏祇有黏着飛塵的作用罷了。日光和蒼蠅也是可怕的敵人，而吸入沙塵過多，更易引起胃病。

在戰事初期，醫藥隊奮力工作，大抵重在預防，而不在治療。數月之後，每天病人的數目便降低了。艱苦的訓練已使人習慣於此種奇特的新環境，體質也漸適宜於沙漠中的新壓力。他們可說變成了銅筋鐵骨。在氣候較佳的地方，通常使人筋疲力盡的工作，受過沙漠訓練的人都視為輕而易舉，例如在梅薩瑪特魯的軍隊曾創造了許多掘沙的奇蹟。

他們大部份的工作非常艱苦。自遠古迄今，沙漠中的工作却是這樣。他們在炎熱的早晨，就要佈置坦克車陷阱，或挖掘壕溝；一到夜間，大風忽起，沙土倒吹，便把辛苦一天的工作成績，完全消滅，即使以鋼鐵築成籠籠，也對付不了這種目不能見而迅速無比的變動。

沙土的移動很是奇特，有時頓風而吹，有時逆風而行，牠的規律如何，迄今尚不得而知。世界上研究沙土

性質最大的專家，（名字不能發表）現隸屬於華維爾將軍參謀部中，因為軍事的成敗，有時或全賴能知道某時某地有何種變動。

現在 道里比亞大沙丘的成長，頗與哺乳動物類似，兩大沙丘吸引爲一，一忽兒重又分開。後來其中一個逐漸膨脹，最後分離出一塊小沙丘，逐年增大。

以上種種，都是擺在準備出擊者面前的窘境。他們乘着夜色，把攻軍所需各物，成堆埋在地下，未及天明，大自然已幫着把他們的工作掩蔽了。

僅有地圖而不攜一物的攻軍，就是這樣出敵不意，而加以打擊。他們雖以梅薩瑪特魯的砲臺爲根據，受全整計劃的約束，並須遵守時間，但他們天然的是獨立的隊伍，萬一與敵運兵相遇，多少能自由作個別的戰鬥。

沙漠中雖不能掩蔽軍隊，但却易於欺敵，這倒是沙漠戰爭中匪夷所思的事。假使在日中循某一方方向移動軍隊，掀起一片數十里外可以望見的戰塵，就很容易隱蔽敵人，使他誤會你的真正意向，這在易於掩蔽的戰場上，反而是一件難能的事。因為西部沙漠，幾乎是高速度

摩托車的理想地帶，大軍可於一夜間，作長距離移動。

去年十二月九日西狄巴拉尼的攻擊，就用此種戰術而克奏膚功。在攻擊開始的上一天，英國步兵沿着堡壘西行，好像準備攻擊離海岸二十五哩的義大利軍營薩非。迄至夜色朦朧，步兵車輛，忽然轉而向北，到達集中地點，會合了戰軍隊，就在黎明時分，作出其不意的突擊，這是義大利軍潰敗的起點。

西部沙漠，本身就不像英國東南隅低窪之地，而像受火薰炙過一般，竟至寸草不生。固然一雨之後，地面上也有蘚苔發現，但是傾刻便會枯死，僅留一些殘跡而已，更甯是戰爭所不到的荒漠，在牠北部邊緣上的西伐，却是沙漠中的沃壤，泉水自地下噴出，有三尺之高，清新無匹，此外便是與勃雪地大漠的荒涼世界，唯有大河冰川，點綴其間。但在沙面上流質，却不是水而是沙。這個世界，好像處處違反自然界的現象，往往數十年中，滴水不見。牠外部的構造，雖與地球上比較開化，人烟稠密的地區，根據同一原理，然而旅行者常感覺牠的微薄。羣山有如燒焦了的紙張，灰燼佈滿各處，不過如此而已。但是喜愛沙漠的人，他所能告訴你的必不止此。沙漠中一樣有山有水，可以引人入勝，還有人類夢想不到的奇境，這就是一班不辭障礙艱險的人所能見到的沙漠情形。

英國戰車的進步

英國的尼羅河軍這次在非洲西沙漠地帶，以一日千里之勢，擊敗義大利軍，大部份是得力於輕重戰車的堅利，茲將倫敦泰晤士報隨軍記者的報告，譯錄於後。

英國鐵甲車師中都有「輕便裝配」隊，輕便修理隊，輜重隊，並有工程隊在後，準備從事重大的修理工作，不使戰車的活動，發生絲毫的障礙。

戰車種類則有重戰車和巡邏戰車，還有驕小精利的偵察戰車，叫做「澳洲野狗」[The Dingo]的。這種偵察戰車裝着堅厚的鐵甲和彈子不入的車胎，引擎發動力極大，每小時能前進或後退六十英里，無須轉一個身。

這種偵察戰車功用很大。它如在偵察時迎面遇見敵人，就可向岔道迅速規避，並可載着步兵指揮官親往前往綫陣地偵察敵情，還可在無線電停止通報時，傳達軍令。

英國這種摩托化部隊的發展，實為陸軍最厲害的作

戰武器，也是英國戰爭史上最燦爛的一頁，顯示英國已把失去多年領事的地位恢復了。在數量方面，英國的戰車雖還不能與德國並駕齊驅，但英軍的組織和戰略，進步一日千里，戰車也正在大批製造中，而某某戰車，鐵甲的堅強，火力的猛烈，行動的迅速，尤非他國所能夢想得到。

現代的戰車，在某某種場合，是一種比飛機還要複雜的機器，其運用一切都靠戰車隊士兵所受的訓練。每輛戰車有四個士兵，在緊急的時候，各人須能互相擔負工作。例如槍砲手和無線電報務員，在發生意外時，彼此須能駕駛戰車出險，除他們個人的安全不計外，一輛重戰車的價值有二萬五千鎊之鉅呢。

在鐵甲部隊的訓練營裏，一個普通人經過短短十六個星期，就要訓練成爲一個戰士兼優秀的技師。他們常常分成許多小組，圍繞着教官，研究現代機械的無窮奧妙。他們須學習戰車隊員必需的裝配技能，並且須在活動的戰車模型上，用氣槍練習打靶，等到訓練成熟的一天，就駕着戰車從事野外演習，發射二磅重的探車彈，或用貝薩式機關槍練習打靶。英國的訓練方法是叫士兵在活動着的時候射擊，德國的訓練方法是叫士兵立定着射擊的。

戰車中的槍炮手和飛機中的槍炮手一樣，常被特別重視，他的軍餉已比別人多些。戰車實在全靠槍炮手的技術纔能發揮威力。

英國這次在里比亞作戰的鐵甲車部隊分爲兩大部份：一種是行動極快的獨立部隊，另一種是陸軍戰車旅，裝甲較厚，行動較爲遲緩，作戰時須與步兵相聯絡。根

據在法國作戰的經驗，鐵甲師中有動感疾的巡邏戰車旅裝較厚的鐵甲，而掩護步兵前進的戰車亦應增加速度，故二者間區別逐漸難分了。

鐵甲車部隊當初不過擔任騎兵的巡邏工作及爲步兵的掩護，但現已自成一軍，可以衝鋒陷陣。敏捷地從正面衝入敵陣的缺口，或在兩翼進攻，都可運用自如。里比亞這次的戰事，就兼用這種戰術。

步兵戰車和巡邏戰車都裝着發射兩磅重砲彈的平射砲（用以射擊敵方戰車）和貝薩式機關槍各一門，其火力此後尙須加強。

英國的戰車前在法國戰場，都沒有好好表演過。英法的步兵戰車較敵方也少得多，但有一點可注意的，就是沒有一輛戰車的鐵甲曾被德軍砲彈擊穿過。某一時期前綫盛傳德軍方面備有重七十噸至百噸的巨型戰車，但他們實在沒有一輛三十六噸以上的戰車。

英國軍費的浩大

英國軍費與日俱增，這篇是紐約泰晤士報駐倫敦訪員，關於英國朝野協力籌款情形的報告，茲譯錄如下：

英國人說他們願意耗盡最後一便士，以博取勝利，照現在的形勢，他們似乎很有把握。

英國在戰爭第一年中，平均每天消耗戰費五百三十萬鎊，但這不過是初期的統計，如今每天已增加到一千萬鎊，凡稍爲熟悉戰時財政的人，更可以想到今後十二個月的戰費，每天將達一千二百五十萬鎊之鉅。

英國現在的財政情形和上次歐戰時不同。第一，上次歐戰時，英國的國債不過十萬萬鎊，現在已達一百萬萬鎊。其次，英國每年至少需戰費三十五萬萬鎊。試把英美作一比較，一九四〇年美國的支出共九十四萬萬四千餘萬美元，英國的支出，依每鎊折合美金四元計算，

比美國超出四十五萬萬美元以上，其浩大可見。美國共有人口一萬萬三千一百萬，英國人口僅有四千八百萬，以如此少數的人，拿出如此鉅數的錢，將爲賦稅史上空前未有的紀錄了。

但在事實上，財相伍德爵士並不叫這些人民如數拿出這筆錢。以納稅情形而論，一個已婚男子每年有一千鎊進款的，備須付所得稅二百五十三鎊強。買一套衣服，納稅百分之十二，買一枚鑽戒或任何一件奢侈品，納稅百分之三十三強。這類稅收總額，僅爲十五萬萬鎊，與支出之額，相差尙遠。

英國人當然還有別的籌款方法，總計一年之內，英

國人民曾用儲蓄及認購公債等方法，替政府籌得十一萬萬四千萬鎊，出售金證券也籌得五萬萬鎊。然而英國的支出，仍舊不敷三萬萬六千萬鎊。

這種不敷之數，究竟怎樣籌措呢？是否要造成通貨膨脹？英國若不能從美國獲得借款接濟，是否即將戰敗？英國是否將效法德國蠅澤而魚的經濟制度，繼續掙扎呢？此際雖無人敢加以斷定，但英國各經濟專家驟然很願意，把這三種方法不久都嘗試一下。

通貨膨脹一層早已實行了，不過性質並不十分嚴重。據統計，純由通貨膨脹的方法所籌得的款項，不過三萬萬鎊。至於向美國借款一層，英國官方一向審慎將事。他們認這是美國的一個立法問題，須由美國決定。他們承認需要美國借款。德國飛機每次向英國多投一枚炸彈，德國潛艇每次向英國多放一個魚雷，美國援助英國的重要性，也隨之增加。美國所可借予英國的八萬萬鎊，已有五萬萬鎊買了美國的軍火，而戰爭並不遲是剛剛開頭。英國朝野現在一方面等待美國經由合手手續，援助英國，一方面則設法在本國另闢財源。

英國在財政拮据的時候，往往提到德國的處境，遠不如英國，引以自慰。他們估計德國的戰費，每月需四十萬萬馬克，該國債務已達一千二百萬萬馬克，每年平

均增加債務二百五十萬萬馬克。德國前在一九一四年，一九一八年及一九三三年三個時期，各種工業品迄可獲得新市場，用以抵償進口貨付款，此刻已無新的富源可供挹注，國社主義的經濟制度，勢必臨日暮途窮之境。

英國一方面雖洞燭德國的弱點，但也承認德國有可取法的地方。譬如德國提高生產，嚴厲限制日用品的消費，並使人民將質統所傳，還諸國家。

英國並無這種制度，僅利用國民自動節約，以謀達到同樣的目的。自從戰爭發生以來，英國雖曾試行減少奢侈品的生產和消費數量，並曾勸告人民購用物品至最少限度，俾以所餘，貢獻政府。但這種辦法迄未生效，各兵工廠工人賺錢愈多，購買力也愈大，中等階級聯和政府密切合作，但整個國家消費數量，較之平時，並未有驚著的減少，據某經濟專家統計，僅減少百分之五而已。

這種畸形狀態，自然不能放任，而須用新法補救。故今後亟當繼續增加捐稅，並有人主張強迫節制消費。英國富人所有美國證券既已強令交給政府，則一般人亦當以其一部份儲蓄貢獻政府。將來商店裏的貨色，也不再會像去年一般，色色俱全。「多節約，少消費」當是英國人一九四一年的信條吧。

地中海大戰的一幕

英義兩國海軍會於一九四一年三月廿八日在地中海發生一次大戰，名曰「馬太本角 Cape Matapan 之役。」關於此役戰況，美國 Christian Science Monitor 載有該報特派員從英國地中海艦隊旗艦華斯配特號上發出的無線電報告，茲譯錄如次：

英國地中海艦隊久欲與義大利艦隊決一勝負，苦無機會。迨至一九四一年三月二十七日，英國方面偵得義大利艦隊已從該國南部巴薩角出發，分爲兩隊，一隊在南，其中有主力艦一艘，一隊在北，其中有主力艦兩艘，各有巡洋艦及驅逐艦多艘。英國艦隊即於次日整隊從亞力山大港出發，準備襲擊，一面派海軍飛機四出搜索。

這天日裏，義大利南路艦隊主力艦首被英機所放空中魚雷重創，航行最高速率，從三十二海里減至十五海里。另有巡洋艦和驅逐艦多艘，也被英國轟炸機擊中。

到了晚上，英國艦隊即在希臘克里特島西端海面，和義大利這一艦隊，正式接觸。其時英國方面主力艦華斯配特號，伐里恩特號及巴哈姆號，一齊開放十五英尺口徑大砲，義大利巡洋艦波拉號，柴拉號，空姆號三艘，中彈受傷，英國驅逐艦又施放魚雷，把它們一一擊沈。此時義大利艦隊陣容凌亂，巡洋艦一艘又被砲彈擊中，下落不明。另有驅逐艦多艘也受重創，大抵亦遭覆沒。

事後，英國海軍部宣佈，是役英艦並無沈沒，水兵亦無死傷。義大利海軍部則承認被英國海軍擊沈巡洋艦三

艘，但英國巡洋艦一艘也被擊沈。

至於作戰詳細情形有如下述：

英國旗艦華斯配特號的甲板上層，先有少數軍官，充滿着緊張情緒。這種緊張不是平常夜裏感覺得到的，而是臨戰前一剎那間的興奮情緒。

這時九點鐘還沒有敲，他們和地中海艦隊總司令克銀漢上將談着話，連烟都不抽，整個艦隊掩沒在黑暗中。克銀漢上將壯重肅穆，不慌不忙，口裏只發出簡短的軍令。

當前的情勢，大家都已了然於胸。英國潛水艇在十七日已發現義大利艦隊，從西西利島極東北的巴塞洛角東駛。英國地中海艦隊立刻從亞力山大港出發，駛往克利特島的蘇達灣埋伏。

二十八日晨，巡洋艦奧里泰號探得敵艦已分為南北兩隊鼓浪前進。約模傍晚時分，英國艦隊主力就是隨華斯配特號後面，駛入愛奧尼亞海，靠近預定作戰的海面。希臘幾艘輕快兵艦，也參加在內。

夜幕既降，英國艦隊知道此刻已接近敵艦兩隊，多

月來望眼欲穿的大戰，瞬息就要展開了。

英國艦隊中主力華斯配特號，俄里恩特號姊妹艦（排水量各三萬零六百噸，配十五英寸口徑大砲），及巴哈姆號，（排水量三萬五千一百噸，配十五英寸口徑大砲）三艘，小心前進，驅逐艦隊在兩旁掩護，艦上水兵都已各就崗位，探照兵躊躇在探海燈後面，信號兵準備好小燈台，大砲引火符發，輔助砲也裝就照明砲彈，指揮官們都張大了一雙餓眼，搜索他們的目的物。

九點鐘剛過，瞥見一個黑影，真和難辨，或許是敵方南隊主力艦多利亞維尼都號（排水量三萬五千噸，配十五英寸口徑砲）克銀漢上將就號令一聲「葬弄」。

到了十點鐘，艦隊列成陣容。二十分鐘後，黑沉沉的一個艦隊，居然在右方出現了，同時左方也有敵艦一艘拌戰，克銀漢決定捨棄左方的孤艦，而與敵方主力交鋒，下令全艦向右方十度。

這麼一來，雙方艦隊陣陣相待，敵艦近在咫尺，顯已無容發射照明砲彈了。

英國驅逐艦萊洪號急向敵陣投射一道燈光，恰

巧照着敵陣第三艘巡洋艦罕姆號。華斯配特號看得清切，驀地開放邊砲一排，砲彈落處，只見敵艦首尾火光迸裂，後部瞭望台骨落翻落海中。華斯配特號緊接着響以排砲一列，罕姆號開始着火，就此一蹶不振了。

華斯配特號既告得手，克銀漢上將命移轉砲火，瞄準敵陣第二艘，即罕姆號的姊妹艦萊拉號，該艦即又中彈着火，英艦乘勢再向牠們的姊妹艦波拉號進攻。在某一個時候，萊拉號和波拉號都在兩舷懸掛白布要求罷戰。另有敵方驅逐艦信濤號和格爾萊爾號則施放烟幕，企圖脫逃，也被巴哈喇號打得落花流水。

正在這個時候，英艦探海燈發現敵方另有驅逐艦兩艘，正在利用優越地位，向英艦發射魚雷，英艦均沒有防備，幸而這些魚雷穿過英艦都撲了個空。克銀漢不願主力艦受損，乃命各主力艦專調驅逐艦去收拾那些負傷的敵艦。

英國的驅逐艦至少有兩隊，每隊八艘，每艘攜帶魚雷八枚左右，一齊對射，海面頓成魚雷世界。

夜半，海戰結束，義艦且創纍纍，北隊始終沒有出戰。後來英國偵察機八架飛往戰區海面，聽見義大利水兵幾百名正坐着救生艇倉皇逃命呢。

戰時倫敦的報紙

倫敦各大報，自開戰以來，已縮小篇幅三分之二。現在售價一便士的報紙，又已從十九面減至每星期四天出兩面，其餘三天出六面。兩便士的報紙，則從二十二面減至十面。

大部份報館（左派每日先驅報和新聞紀事報除外），雖受紙張與銷數的限制及紙漿昂貴的影響（紙漿每噸已從十一鎊五仙令漲至二十六鎊十仙令），但是照舊賺錢。推原其故：一，讀者並不過份減少。泰晤士報和每日電報兩家且堅請讀者向附近報攤預先登記，退報的弊端因而無形消滅。二，內部職員，除年事過高及幹部人員外，約有百分之二十五被政府徵發，投筆從戎去了。大部份報館對於這些從軍的職員，照戰前原薪，按半數發給，因而省下一筆開銷。三，報紙篇幅縮小之後，廣告費業已大加。普通廣告地位，戰前每格定價五鎊的，

現已漲至九鎊。封面四角及評論附近昂特等地位，亦已漲至十鎊至十五鎊。廣告地位最大不得超過兩格十一英寸，其刊價已與戰前半版地位相等。一便士的報紙最近又把每面七格改為八格，每格尺寸縮小，但廣告費照舊，這樣一來，廣告收入就無形中增加了。好在廣告地位求過於供，各報落得牟利。

各報人手減少之後，編輯先生忙不開交，有時兼充茶房。每日快報編輯克利斯奧說得好，我自己倒字紙廢。我們這輩沒有徵發出去的人，事事都自己動手，好比一羣看家狗。

各大報篇幅雖然縮小，內容未見遜色。各種新聞，限於地位，都實行精編主義，社論也把握住要點發揮幾句，不得說廢話，經此嚴格約束之後，英國的報紙倒反更加適合讀者口味了。

墨索里尼的沒落

義大利軍隊在非洲戰敗後，國內情景日非，一世之雄的墨索里尼已變成希特勒的附庸。美國 Christian Science Monitor 駐羅馬訪員台維斯新近返國，為該報撰文數篇，暢論義大利內幕，頗多珍貴材料，下文即其一篇。

羅馬一位有權威的中立觀察家曾在今年二月初對人說過，「這個年頭，義大利已沒有負責的政府，甚麼事情都會發生。」

這句話道着了法西斯政府當前的弱點。羅馬的人們都知道阿非利加帝國的破裂，榮膺「帝國創造者」銜頭的墨索里尼已被公開喚作「帝國毀滅者」了。

政府大部份要員都已出奔前線各地，留在羅馬的次級官吏們渴望和墨索里尼接觸，請示大計，但都嘗了閉門羹，革命陰謀，一觸即發。

「墨索里尼那裏去了？」政局愈益混亂，大家也愈

加追究着這一疑問。

原來墨索里尼正在度着一個空前難關。與他接近的人說，首相精神遭受重大刺激，一時難以復原。所謂刺激，當然是指義國在非洲的敗績而言。另一位知他底細的人說，他在公私方面都已失去常態。

另據少數會見墨索里尼的人說，首相至少已和他幾個最親信的顧問發生齟齬，他把義大利的挫敗，推在各個人身上。不備此也，他對於當前的危局簡直一籌莫展。他唯一的出路只有跟着德國孤注一擲，希望德國戰勝後，在歐洲的新局面中，分潤一杯羹。但是這種辦法

顯然是個下策，徒然把義大利淪為德國附庸而已。

我在離開羅馬前兩星期，曾聽說墨索里尼已把他最忠實的老同志法利那西（曾任法西斯黨秘書長）也打發走了。中樞要員既然出走一空，留下的蝦兵蟹將不免手忙脚亂，他們都沒有發號施令的權力，只好讓墨索里尼一個人去同命運搏鬥了。

我把墨索里尼作為話題，非欲聳動聽聞，實有其不得不然的理由。第一，義國參戰以來，墨索里尼已成為個人的獨裁者，故欲敘述義國目下境况，不可不集中於墨索里尼之身。第二，由於墨索里尼個人的損毀，德國政治警察和技術家們始得以援助為名，實行控制義國的樞紐，使墨索里尼只有忠於希特勒一條路可走。

話雖如此，墨索里尼的政權暫時還不致壽終正寢，德國正源源供給「水門汀」去替他鞏固基礎。德國方面承認墨索里尼是義大利方面最好的朋友，否則換了別人上台，勢必有轉而趨附英國的危險。

我們有種種理由可信希特勒準備履約援助墨索里尼至相當時期，以便替他的「老大哥」掙一些場面。不過

痛苦只有法西斯黨領袖們肚裏得知，正如一位該黨某要人捶胸向人訴說「我沮喪極了。」

墨索里尼的政治病殆可有復原的一日，正如他過去在政治舞台的忽隱忽現一般。但羅馬街頭高喊「墨索里尼完了」的現在，決不能使他振作，却是一定無疑的。

墨索里尼對於希特勒並非全無認識。他初次和希特勒會面的時候，會回顧他的往昔現任外交部長齊亞諾說道，「希特勒這個人，我在必要時可以和他合作。但希特勒和我決不能肺腑相交。」

墨索里尼這種見解從未變更，直至義國戰敗之際，法西斯黨人還愛單獨行動，常使柏林方面極感棘手。墨索里尼和希特勒每次會議後所發表的公報雖稱，「雙方見解完全一致，」但墨索里尼妄想施展手段，冀與希特勒分庭抗禮，也是無人不知的。

那麼墨索里尼為什麼甘願希特勒擊中，不惜孤注一擲呢？這要回想到青年墨索里尼阻止希特勒併吞奧地利不成，向齊亞諾所講的話了。

「總有一天，」他說，「德國在歐洲所向無敵。那

時我將和德國結秦晉之好。」

一九三九年五月，墨索里尼所希冀的「一天」果然到了。德國外長里賓特洛浦和希特勒先後告訴他說，德國已有百戰百勝的把握。里賓特洛浦且會說明德軍依次征服挪威，荷蘭，比利時，法國和英國的計劃呢。

德國依照計劃進行，直到打败法國爲止，竟絲毫不爽。墨索里尼覺得自己真的料事如神，未免情不自禁起來了。在先他原批評別人「險象環生」，這時自己也準備依樣葫蘆了。

墨索里尼是個重實行的人，他自認過失之餘，力作亡羊補牢之計。在我離開羅馬時，有位外交家對我說，「墨索里尼不顧一切，越發瘋狂地親德了，希望藉此挽救自己的地位。」

墨索里尼最近一次在德國某地會見希特勒，正是義大利軍在里比亞慘敗之後，有人見他上火車時，滿腔悵鬱，什麼人都使他光火。但到回來時，他又復笑容可掬，宛如平時了。

但墨索里尼究竟今昔不同了。

據羅馬人傳說，有人在某日發現墨索里尼在辦公室裏，持着一柄雨傘。

「可是並不下雨呢，」一個朋友提醒他說。

「是的，」墨索里尼說，「但柏林正下着雨呀！」

至於義大利的通都大邑，多半已在德國的政治警察控制之中。墨索里尼謀利用他們鎮壓國內的革命陰謀。

本年二月下旬，記者離開羅馬之時，德方控制義大利的計劃，大體已告完成。他們的策略，簡單有效，在暗地裏進行，義大利人都如蒙在鼓裏。他們借着技術合作的美名，源源不絕地派遣政治顧問，行政專家，經濟調查家，軍事考察團及政治警察，前來活動。迨至義大利分駐在非洲屢戰皆北，德國政治警察乃派遣大批人員，軍隊義國政府各部，研究鎮壓內亂的步驟。本年一二月之交，義國政府在戰敗空氣籠罩下愈益不振，政務幾致停頓，德方就從容取而代之。

記者在去年十一月初頭，即已發覺這種無形的佔領。當時有一隊德國政治警察駐紮在維齊那爾宮，即內政部所在地。據聞他們的使命，在支持義國政治警察隊中

的親德派，以對付反德的溫和派。

義國政治警察局長巴基尼是個色厲內荏的人物，對於這種情形極為焦慮。一天，他向一個知己朋友說道，「我現在維持一天算一天。一朝維持不了，唯有退讓德人大權獨攬了。」

這是十一月初頭的事，迨至月底，巴基尼果然掛冠而去，聽由德國政治警察局長希墨萊的部下為所欲為。同時，德國大使館和德意志通訊社內部的人員也日益興旺，但新來的人，大抵無所事事。

大部份義大利人都注意戰事，無暇顧及內政問題，即有明眼人，也只好嘆着無能為力。今年二月初間，羅馬有一位消息最靈通的外交家對我說：「德人的部署已經完畢，義國人民還一無所知呢。」

我就問他，墨索里尼本人對手下親德派的所為，是否覺察。他回答說「並不。」

以上就是一段無形革命的故事。至於德國軍隊呢，截至一九四一年一月初為止，僅有空軍駐紮西西利島，此外還有一兩師鐵甲化部隊也已開到該處，保護這種空

軍部隊，防備英軍襲擊。直至二月初，義國內部危機日深，德國陸軍方始源源開到，但並不開到義國北部，那邊德空氣，較為濃厚，他們還往那波利港及西西利島，以便在各該處向特利波利港，比塞大港及非洲法屬地方方面活動。據說德軍開入義國的大約可有十八師之多。

我們在羅馬的外國訪員們一時摸不着頭腦，以為如此龐大的軍隊決不能掩飾，何況人人正討論這件事情。但我們並沒有見到這些軍隊。直到我們計算德國駐義大利的陸空軍人員的確數，纔發現這種消息並非無的放矢。

我們推算德國空軍在西西利島駐紮六百架飛機，用以控制西西利海峽，約需人員二萬一千名。這些人員連同配備，可以裝滿五六十列車。這是一位熟悉德國空軍組織的專家告訴我們的。

在羅馬的德國人說，德義兩國軍隊不宜混合，德軍可以自由行動，義國方面不得從中阻礙。當時南斯拉夫方面斯摩爾登發生反德運動，實際仍平靜無事。我留在義國期間，也未聽得任何地方發生嚴重的反德示威運動。德國人處處小心，不欲與義國人以反對的口實。

希特勒覬覦近東的原因

近代戰爭沒有煤油就無法推動。飛機，軍艦，戰車，砲車，運輸汽車，要是沒有煤油作為燃料，便一動都不能動，還能談得到作戰麼？希特勒覬覦近東，在戰略上的原因雖不止一端，但其主因還是脫不了煤油問題。當然，他在控制羅馬尼亞以來，那里的油藏已可為他所利用，但是事實上，在這次戰爭中，油的消耗量著實可觀，最好伊拉克的油田也能歸入德國掌握，最少限度，也得使它不為英國所用，減低英海軍在地中海上的威力。至於近東的煤油概況與此次歐戰的關係，茲說明如下：

全世界煤油產量，最多要算美國，佔總數百分之六十，每年產量約為二萬萬八千萬噸。蘇俄與威內瑞拉產量各佔百分之十。所以這三國產量就佔全世界百分之八十。荷屬東印度及墨西哥每年各產六百萬噸。希特勒發之下的羅馬尼亞油產，每年也在六百萬噸左右。再向東，伊拉克年產四百萬噸，伊朗一千萬噸。

希特勒進攻近東是一種手段，他的最後目標，當然還在英國身上，那末，英德兩國的油產情形，我們不得不先行明瞭。英國可說一些沒有油產，惟其海軍強盛，獨霸海權，運油船噸數很鉅，得以在海上自由來往。即在承平之時，英國每年所消耗的煤油，百分之六十來自大西洋對岸。自從德軍在歐陸接一連二的攻陷各大城市以來，歐洲的油市場，早經結束，因之英國自美輸入的為數更鉅。在必要的時候，英國又能由海道，從東方的伊拉克，和荷屬東印度等地方獲得供給。其運輸路線為地中海或繞道好望角。全世界煤油的消耗，比之戰前並未見增，而且因為各國竭力統制這種寶貴燃料的關係，倒反較為減少了。

無論在何情況之下，美國的煤油產量及其地下蘊藏之富，總是高踞首位。而且即在戰前，煤油過剩的嚴重問題，迄無解決的辦法。為了這種緣故，只要英國的

海軍能把握住海權，煤油的供給決不至於發生困難。如以運油船而論，英國原在世界是數一數二的，現在英國擁有滿載的運油船多艘，其噸數之鉅，在全世界上算起來位居第三。至於美國的運油船，比之英國雖較遜一籌，但是對同運油至英，也是毫無問題的。在油的運輸方面來講，英國卻比德國佔有優勢。

德國的煤油供給情形如何呢？她與英國不同，在德國的領土內尚有若干小油田，此外德人還會提煉一種代用油，這種提煉廢數目亦不在少。總之，以德國而言，（包括奧地利，捷克，及波蘭西部在內，）一九四一年的國內產度大約在四百萬噸之譜。這數目在德國人看來，當然不能滿意，因為即以承平之時而論，德國每年消耗已需六百萬噸，至於大德意志，義大利和其他被佔領各國合起來講，那末每年消耗就須二千萬噸。德國以自已的一些油產和可從外國獲得的輸入，除了供給戰場上鉅額的陸軍和空軍消耗外，又須顧到國內日常的用途，同盟國義大利——義國自己並無油產，以及其他被佔領各國區域。

因之，德國對於油的問題，須視外國方面究能供給多少來解決。羅馬尼亞的油田每年可產石油六百萬噸，現在羅馬尼亞在德軍統制之下，對於油的問題，自可不再打算。自從德蘇簽訂互不侵犯條約後，大家都以為德國

就可從蘇俄獲得大量煤油了。其實蘇俄產量雖居世界第二位，然其國內工業和農產方面，自從十年以來竭力開發後，油的消耗非常之鉅。除了運輸問題暫且不談外，蘇俄如果要把煤油運往國外，而不影響國內的經濟現狀，那是件不可能之事。一九三九年蘇俄輸出的油祇有五十萬噸，照目下的情形看起來，無論受何威脅，蘇俄可以放棄一切，而決不能把高加索的油田拱手讓於別人。

德方所覬覦的巴庫油田，和伊拉克北部及波斯灣等處的油產，遲早總要奪取的。目下只有羅馬尼亞在掌握之中，惟羅馬尼亞每年所產六百萬噸，在運輸上却沒有方法可以運到德國，因為運油一事和別種運輸不同，不像木材或煤斤等，可以從任何船隻火車裝運，或在任何地方堆置。運油一定要用特製的船舶或火車，在輪埠及車站必先有油櫃車及油管等設備，即在中途亦須有倉庫及油櫃車，以便隨時轉運。德國和羅馬尼亞的運輸綫為多瑙河，和由東徂西的兩三條鐵路。

從各方面看起來，德國能從羅馬尼亞取得的油，今年大約祇有二百萬噸。即使其國內提油廠仍能照常工作，和其他若干小來源一起包括在內，德國也只能弄到六百萬噸，去供應平時每年須消耗二千萬噸用途的各國。德軍在各戰場作戰所需的尚不計算在內呢。

澳洲的資源和人力

澳洲兵的勇敢善戰，在這次歐戰中已口碑載道。他們曾在北非洲里比亞擊潰義大利軍，在新加坡鞏固防務，並在遠東近東方面拱衛不列顛帝國。但這不足為奇，澳洲悄悄地成爲一大兵工廠，源源出產大批新式軍械，纔是驚天動地的事。事實上，澳洲的迅起事機，整頓軍備，在民治各國洵裏，成績堪稱首屈一指。澳洲軍火產量，現已超過印度，且有追及加拿大之勢。若以人口作比例，澳洲七百萬入創造如此成績，早使英美兩國爲之慚愧了。

澳洲新大陸在六年前不過廣漠一片，僅出產羊毛礦產和木材，工業品都仰給英國。全境煤、鐵、金、銀、銅、鉛、鋅、錫、各種礦藏，係由布洛青山礦業公司獨家開採。鐵礦是在南部鐵山中開採的，其他金屬是在布洛青山內地開採的，煤礦是在海濱的新墨港開採的，那裏現有巨大的熔爐和碾鐵機。自一九三八年以來，澳

洲每年鋼鐵產量已從一百二十萬噸提高至一百七十萬噸（美國去年鋼鐵產額亦不過六千七百萬噸）。目下有幾十家兵工廠，正在趕造刺恩斐式來福槍和刀，維甘斯式重機關槍，勃林式大砲和砲車，高射砲，海軍用無烟火藥，彈藥，砲彈，炸彈，巡邏戰車，深射炸彈，水雷，鋼盔和飛機降落傘。英國本部製造第一架勃林式大砲，歷時四年之久，澳洲得到圖樣後，不消一年功夫，就造成了。

至於飛機工業，澳洲還不能製造第一綫戰鬥機，但製造練習機，尤其是北美洲拉威試練習機，已所擅長。雪梨港附近現正籌設飛機廠一所，以便製造不列顛都浦福式轟炸機。澳洲第一綫飛機備有美國洛克海特赫特遜式飛機一百餘架，其空軍訓練計劃，預定到一九四三年，全國可有空軍戰鬥員五萬七千名，包括駕駛員一萬四千名。

澳洲人既富於毅力效能和民治精神，當然很可信賴，尤其是軍需部長劉易斯，他和美國國防委員會主席諾森一般，有大批製造的材能。此人原任布洛青山礦業公司經理，後被政府選拔，亦猶之諾森原任通用汽車公司總裁，終於給羅斯福總統所物色一般。開戰以來，澳洲所耗戰費已近十萬萬美元，發發遣征軍十一萬員名，國防軍廿五萬員名，擔任戰時儲蓄共達五千萬美元，並在一年半時間之內，一躍而入工業國之林。

澳洲現已動員全部資源，供英國應用。主要產物中如糖一項，全世界白種人種植甘蔗，只有澳洲一處。西部森林豐茂，木材無窮，伐木者僅選取大樹，且不全樹研伐。著名的卡利大樹高達二百八十英尺，徑廿四英尺。耶辣大樹數量更多，兩種木材質地都很堅重。全境育綿羊一萬萬四千萬頭，出產大批羊毛羊肉，羊毛細長堅韌，為縫製軍服必不可少。此外，牲畜，水菓，小麥及各種礦產，亦取之不竭。故澳洲山地的礦產和海岸一帶的物產，可以供英國無限的應用。雪梨港後面的山脈中並曾發現煤油，布洛青山礦業公司一度以此作為要挾，

迫使荷蘭殼牌油減低售價。

雪梨是不列顛帝國第三大都會，僅次於倫敦和加爾各答，人口一百三十萬。全城有工廠五千所，其北面的新堡港，南面的開勃拉港，都是著名的煉鋼區，其發達的情形與美國鋼鐵業中心匹實堡不相上下。該兩區所用的鐵砂，都用貨船從南部埃爾半島的鐵山運來。

鐵山的鐵砂由布洛青山礦業公司開採，其數量之鉅實足驚人。地層表面的貯藏量已達一萬萬噸之多，可以開採至耶穌紀元二千年不竭。地底還有幾許鐵砂，尚待瀚難測。斷裂的硬鐵廠聯絡極為週密，碾鐵機可以容納做爐的全部鐵塊，做爐可以容納熔爐的全部鐵液，熔爐又可消化一定數量的鐵砂，各熔爐又有足額的焦煤，供給燃料。

鐵塊煉成後，再進一步煉鋼。澳洲工業和美國同病相憐之處，就是缺乏用以製造機器的各種基本機械。目下所用的大部份係自英，美，瑞士乃至德國購得的，據軍需部次長勃洛列白最近說，澳洲現有工廠三十所，趕造這種機械，並已向國外定購一千萬美元。全國兵工廠

三十六所，現有工人一萬名，刻正進行三大工作計劃，尚須招添大批工人。

澳洲的工業出品，比之英、美、德等國當然遜乎其後，但現已積極調整，以供給遠東英國駐軍應用。布洛青山煉鐵廠出的砲管，墨爾本廠出的高射砲，共和飛機廠出的練習飛機，品質既優，又能大批製造。

澳洲是清一色的白種人世界，與其他白種人居住的大陸，迥然不同。澳洲人是一個自尊爽直和實事求是的民族，酷似美國台克撒州人。澳洲人常穿污舊的工衣，帶着髒霜，在叢林中亦然。雪梨人常穿垂尾的外衣，帶白領結，出入於下三等的銷夜窟裏，若無其事，還有不少澳洲人，滿口裝着假齒。

澳洲人的消費量很大，他們和鄰邦紐西蘭人聯合起來，可以消費和全世界各地等量的麵粉、食糖、牛油、

牛排和牛肉。他們嗜茶若命，善作牛飲，茶色墨黑，用十夸脫的鐵鍋，在樹林中煎得香噴噴地。他們歡喜游泳，儘管海濱鯊魚出沒，一日間捕獲達五十尾，他們毫無所懼（雪梨海濱現已杳無鯊魚蹤跡）。

澳洲女權，相當發達，首都康勃拉僅存的石像兩尊，女戰神混雜娜即其一，頭頂骷髏，胸袒雙乳，充分流露女性的英勇精神。開戰以來，婦女們不時在街頭列隊游行，老少妍媸，一律參加，并有擔任救護工作的。雪梨游泳風氣最盛，出產健美女性。

雪梨城中，建有第一次歐戰紀念碑，上鑄英國大文豪吉卜齡「永誌不忘」的題句。澳洲再度與英國並肩作戰，可說是秉承上次大戰的精神。澳洲代理經理說得好，「太平洋大戰若果爆發，澳洲將抗戰到底，保衛獨立。無人敢說吾人孤立無援，不配赴湯蹈火。」

英國「書籍之戰」

英國自開戰以來，書籍的銷路，已一落千丈，據出版年鑑統計，去年度出版書籍僅一萬零七百三十一種，較前年度減少四千一百七十九種，約跌落百分之三十九，其中以少年讀物滯銷最甚，次為小說，社會學書籍，科學教本，筆記及游記等。

英國出版業的另一重難關是捐稅問題。政府新預算案中曾把商品稅分為兩類，奢侈品課稅百分之二十四，其他物品連同書籍在內，課稅百分之十二。報紙和期刊亦當視之課稅。下議院討論此案時，議員漢勃特首先表示反對，以徵收書籍出版稅為荒謬絕倫。他說「智識

稅」在一八五〇年至一八七〇年間，早已剷除，並確立精神食糧免稅的原則，歷兩次大戰而未變，現任的財相豈得妄加破壞。同時下議員諸公並組織了「書籍保障委員會」，倡導反對書籍捐稅運動。這事在倫敦，有人謔之謂「書籍之戰」。

最後由工黨某議員提出修正案，謂書籍稅為救世微，並足以影響出口業，不如豁免為妥，財相覺得有理，決定接受。但「書籍保障委員會」認為這種初步成功，無永久性質，不擬遽爾解散。不過這種「書籍之戰」可謂已告一段落了。

飛行堡壘的威力

羅斯福總統說：「美國是民治各國的兵工廠」。這在美國軍火軍備製造工業規模的龐大和出品的迅速，當然不是空口白話。

民治各國需要美國的軍火軍備，以飛機為主，尤其渴望美國以「飛行堡壘」相助。所謂飛行堡壘，就是一種碩大無朋的轟炸機，無異飛行的砲台，全身具備槍彈不入的防禦物，可以裝着大量炸彈，飛往數千里外轟炸，破壞力的強大，實為普通轟炸機所望塵莫及。

美國以製造飛行堡壘著名的，有道格拉斯和波音兩廠，道格拉斯廠是美國最大的商辦飛機廠，在加州洛杉磯附近設有製造廠三所，雇用工人四萬名，承造各式軍用飛機。其中如B-17和B-24等機，可與德國最厲害的俯衝轟炸機和梅塞斯密特式飛機相抗衡。但該廠在飛機製造史上最大的貢獻，要算是造成道格拉斯 B-17 式的超級轟炸機，就是所謂飛行堡壘了。

這種飛機的製造工程浩大，其第一架為美國陸軍部訂造，在開工前，至少打了各種不同的圖樣九千張。然後動員工程師技師機匠五百人，歷時四載，耗費二百萬美元，直至最近始行完成，公認為世界最大最有力的轟炸機。

道格拉斯 B-17 式飛行堡壘係用全金屬製造。骨架長一百三十二呎，兩翼長二百二十二呎，機身高四十二呎九吋，儲油量一萬一千加侖，裝旋風式引擎四具，每具發動力等於二千匹馬力。着地橡皮輪盤，每枚直徑九十六吋，重二千七百磅。每小時最高速率二百哩。機員十名，可以攜帶炸彈十八噸，飛程可達七千五百哩，換句話說，可以在火奴魯魯和東京間，或在紐約和歐洲間，來回飛行，不用停留。一次轟炸的力量，可以抵禦德國俯衝轟炸機三十六架。

道格拉斯 B-17 式載重總量八十噸至一百噸，不僅適

於遠距離轟炸，且能運載士兵前往作戰地點，每次可載全副武裝的士兵一百二十五名。

該機於今年四月初在聖莫尼加製造廠出廠，舉行試飛，一時觀者人山人海，無不嘖嘖稱奇。道格拉斯廠當局，尤其得意非凡。

但道格拉斯式製造費時，緩不濟急，故目下膾炙人口的飛行堡壘，都是波音式。這種飛機的威力也超出普通轟炸機好幾倍。

波音飛機廠設在西雅圖，係用大批製造方法，大量生產，供給本國與外國的迫切需要。該廠分為幾個主要部份。(一)打樣部，有專家五百人，每造一機，需繪各部圖樣五千五百張，面積達一萬八千五百七十八方呎。(二)分配部，該廠在同一時候，製造多架飛機，每架需用二萬九千六百個部份配合，故各部份須順序製造，及時應用。該部對於製造情形，有精密的統計，某號飛機的某某部份，尚未製造，正在製造或已經完成，都可一目了然。(三)製造部，其中有鑄模場，壓製機殼

機殼；有鉸釘場，用電力鑽孔，鉸釘骨架機件；有電焊場，焊接全機所需各式鉛管五千四百呎；還有接縫部，裝置全機所需長短綫一千四百二十二段，長及三哩半。此外，還有原料部與包裝部等。

波音式轟炸機，機身長六十八呎，兩翼長一百呎以上，機身高十五呎二分之一。裝一千四百匹馬力引擎四具，兩側和尾端都有機關槍座。飛程可達三千至四千哩，每小時最高速率三百哩。機員七名至九名，載炸彈五噸以上。該機可自英國飛往柏林轟炸，回國後還可以續飛二千哩，或自英國飛往義大利南部或捷克斯科達兵工廠轟炸後，一夜之間來回自如。

波音廠的製造速率，在一年前約兩星期完成一架，現在約四天完成一架，不久可望兩天完成一架。美國陸軍部會向該廠訂造五百架，已在陸續交貨，其中數十架且已由美國政府轉讓英國應用。將來美國援助中國的飛行堡壘，以此式最有希望。

英法陣綫零亂的回憶

這是法國文學家莫樂所著法蘭西大悲劇一書中的另一章，茲譯錄如下：

一九四〇年五月初，我赴前線參觀法國柯蘭普將軍所指揮的第七路軍，數日後，首被德軍擊潰的就是這一軍。該軍總司令部設在凡爾溫小村。凡爾溫是舊式市鎮，街道冷落，百葉窗半閉，官兵們在粗糙的石子路上行走，聽那皮鞋窸窣之聲，顯見他們態度從容，猶如公務員在太平時節按鐘點上衙門辦公一般。

我到達該鎮的當晚，即寫信給內人說，「我在這個地方，遇到不少忠良之士，可是他們似乎太守舊，太頑了……」

柯蘭普將軍秉性懦怯，沒有糾糾武夫氣概。而且大腹便便，笨腳腿，入車廂也覺困難。他雖然談笑風生，但總使人覺得太注意往事。

我視察福爾邁和却利離郊外駐軍，見守望稀疏，兵士寥落，非常驚異。回到凡爾溫時，一路行來，如入無人之境。汽車經過一村又一村，村中毫無防禦，不禁使我想到敵軍一旦突破邊防，即可長驅而入。市鎮入口，佈置着孩子也推得倒的木製鐵絲網，障礙物，一個上刺刀的哨兵，和一個警官，唯此而已！要阻止敵軍裝甲部隊，真無異痴人說夢。

其實在波蘭戰役中，早已顯出英法軍隊的配備，絕不足以應付現代戰爭，甚至對於任何戰爭的普通需要，亦相去很遠哩。

這軍是怎樣佈防呢？總司令部因為要防守漫長的邊境，把兵力分布在鄧扣克到門登這一段，不啻一條狹長

的帶子。這種橫線配備，還是一九一四年第一次歐戰時傳下來的禦敵方法。當時因為敵人沒有充分兵力，足以突破法軍陣線，故能堅守不退，然而歷來善於用兵的人，都認防線延長，兵力分散，是一件非常危險的事。他們一致贊成用縱深配備法，尤主張置置大量流動性的後備兵力，萬一第一道防線被突破，亦可立即起而反攻，堵塞缺口。

但是一九四〇年的法國，官兵員額異常缺乏，所謂流動後備隊，實際上可說一無所有。法軍的精銳，已全數駐在邊防。假使敵人果能突破防線，即可長驅直入，勢如破竹。敵軍前進時，當然要經過無數村莊，但還有誰來防禦抵抗呢？一九一四年的戰爭，攻軍前進甚緩，每日至多數公里，且因陣線突出而易受攻擊。這種正面進攻的觀念，已經深入人心，所以從沒有人設想到如何防禦杜華，凡爾溫，阿勃維爾或亞眠。

負責防衛這許多地方的將校，雖身臨前敵，但仍是和藹可親，不愧長者風度。他們解甲已久，一旦戰爭爆發，雖令重掌兵符，亦不過認為備員而已。像這班忠實

的官僚，雖然熟讀兵書，可是對於裝置機關槍的敵軍戰車或機械化部隊機關來攻，屆時果將如何應付，他們殆從未夢想到吧！

這些村鎮，恰在陣線後方，且有鐵路聯絡，正是法軍的「交通線」，因此形勢更為嚴重。英軍可由亞眠，阿拉斯，杜華，列黎的鐵路總獲得接濟，緊急時更可利用阿勃維爾至波洛萊一線。但是這兩條路線一經切斷，前方軍隊，即不免與根據地完全隔絕。法軍糧食，配備，軍需的儲藏庫，設在勒哈佛，沙屈利，南得等地，其前進軍需站則在阿勃維爾，聖保羅和阿拉斯。假使敵軍突破前線，破壞軍隊和軍站的交通，便將怎樣？顯然不數日，必至彈盡糧絕，束手成擒。究竟總司令部對於這種危險，有何戒備？對於防禦不由正面而由側翼的攻擊，有何措置？乾脆地說一句，竟是絲毫沒有。

假使英法決心孤注一擲，把兩國命運付與前線將士，那末這條防線，必須不惜犧牲堅守到底。縱不甚堅強，究還有着一道防線，三四兩月中從英國攜來的龐大挖泥機，曾在英軍前線作挖掘戰車陷阱的工作，比較一九

三九年十月中的情形，已不可同日而語。可是這八個月辛苦經營所築成的防舍，壘壘，敵軍甫經發動，即便棄之如道，不惜冒險以作野戰，這豈不是天下最蠢的事？

我曾聽過甘茂林說，「這次戰爭中，第一個空壁而出的，必蒙較大的危險……」所以他這種不幸的出擊，或是政治上的理由使然，而並不是出於他的本意。此舉當然準備得很久。我見總參謀部在九個月中，運籌帷幄，樞密研究如何「進兵比利時」，小心擬定前進的命令，希望在比王乞援之時能佔五分鐘的先著。他們算計比利時的抵抗，可使聯軍及時佔據安特衛普至那摩爾一線。吉勞特一軍且將突進至勃萊遜。可是德國對於侵比利時的對抗行動，早已瞭如指掌，我們於不知不覺中，已在他們目光所及之處，實地演習過一次了。

事實是這樣的。有一天，一架德國飛機飛到此境降落。飛機中載着德國總參謀部人員，攜有在某日進兵比利時的全部計劃。機中人伴作踴躍，欲將文件付之一炬，却又故意稽延時刻，使爲我軍所得。於是英軍立即紛紛作備，由三號，而二號，而一號，這最後命令就是準

備在兩小時內進發。大軍開始行動，所有後備隊都開抵前線。德國偵察機臨空俯視，把所見的一一加以記錄。德軍參謀部見這種傾覆不堪，使人一望而知的戰略，居然能克奏奇功，一方面果然要藥不可支，一方面也要託爲異事哩！

這時候德軍自然按兵不動，比利時也自然沒有乞援，因此，我們的大軍枉費了大量的汽油，仍退回原防。但是英國軍事情報部主任麥克法萊素悉德軍詭計，他在英國人中，對這次事件獨抱悲觀，他於德國的攻擊荷比，依然深信不疑。他說，「愛克斯拉沙百勒一帶，仍有德軍一百十師，他們決不是無端駐在那裏的。」

五月十一日，英軍開入比利時，我亦隨行。在古色古香引人入勝的小市鎮中，在整潔的村莊中，挨門沿戶，都有婦女手捧鮮花，贈與兵士。有一英國戰地訪員，用忠實的筆調，描寫那種凱旋式的進兵，却被一封報館來電所警醒：「請少談鮮花，多供事實。」他照從這條命令，儘可再庸費心，因爲到了第二天，鮮花竟不復見，而事實已使他受到殘酷的打擊了。

比利時村莊中的婦女，依然沿戶站立，只是焦急地仰望天空。但是直到此時為止，德國飛機的破壞尚屬不多，村中被毀的房屋，不過寥寥二三家而已。在我看來，這種轟炸是無足介意的。不料我却錯了。

德機恐嚇平民的目的，居然大告成功。後來我發現每一村莊中，都有一個德籍或比籍的便衣隊人員，只要一有炸彈落地，他們就逢人訴說：趁現在還來得及，快些逃難吧！村莊就要被毀成平地了，德國的祕密警察，就要跟着德機來此了。他們如何對待波蘭人，你們是知道的呀！

居民聽信謠言，於是全村如狂，村長，牧師，官員，平民，相率逃之夭夭。沿路難民，猶如潮湧，真是洋洋大觀。最先是富人的汽車，車夫都穿着手套，戴着時髦的帽子；其次是中產階級，他們自駕汽車，車頂上綁着鋪蓋；再後是馬拖的大車，載着一家一眷，更後便是成羣結隊的步行者和騎腳踏車者了。

傳染的蔓延，沒有比逃難更容易的了。鄰近法國邊界的人浪，每經一村一鎮，這一村一鎮的居民，也就隨

波逐浪而行。我軍優良的機械化部隊，第一天就要奮力在人浪中穿出穿進。

可是在一九一四年戰爭中，從未有過這樣的混亂，即在亞眠前線被突破的當兒，也無如此的驚慌。為什麼呢？因為今日的恐怖，遠非一九一四年可比；因為有人故意散佈謠言，深入人心，即使是一個愛國志家的人，也將不顧犧牲，逃避這無限的危險；因為大部份農民，在一九一四年時消息不靈，始終渾渾噩噩，現在却被無線線中宣布的驚人消息所警醒；更因為德國空軍在數量上佔有絕對優勢，使他們輕信自己的一無防衛。

假使要禁止他們出走，除非軍政當局具有絕大的毅力，無論何人，一概不准棄家離室，再在屋頂上佈置幾架機關槍，表示防禦的姿態，且祇有多派戰鬥機，翱翔比國天空，才能阻止住這班民衆，強迫他們安居原處。所可惜者，一班當局，也不免隨波逐流，至於機關槍和飛機，更是空無所有。每個人都為恐怖所籠罩，而且呼籲無門，於是有路即逃，茫無目的，更是毫無秩序。

這種空前的大混亂，非特無法執行命令，亦始終未

能及時發出。總司令和十五位將領已遭撤職，魏剛將軍從敘利亞不遠千里而來，途中又爲風雨所阻，北路軍的指揮畢洛脫將軍，雖身臨大敵，仍阻戰兼緩，力支危局，不幸在千鈞一髮之時，撞車身亡。總任的白朗沙將軍，能力不亞於畢洛脫將軍，但因倉卒接防，與所部缺乏聯絡，只得在最不利的環境下指揮戰事。

俗語說，「福無雙至，禍不單行，」種種意外和種種失敗的事，接踵而來，造成這樣滔天巨禍，使人每一念及，便要想到命運之神，每出人意料釀成各種悲劇，而嘆息造化的一何殘酷。

英國參謀部接得色當被德軍突破，和柯蘭普軍瓦解的消息之時，我也在參謀部。可是英國方面在兩天之內竟將這些情形隱匿不告，他們是爲了謹慎，抑是爲了膽怯，則非吾所知了。戰報依然指辭審慎語意含糊。但很容易看出其中必有隱情。他們一見我跨入室中，就立即停止談話。退兵的命令亦已發出。直到最後，英國方面纔把他們所知道的一一告我。

德軍突破我軍陣線既迅速而又澈底，完全集中攻擊

，出奇制勝，和恐怖政策的結果。幾千輛噴火戰車，幾千架怪壁飛機，環攻柯蘭普一軍，即使是最勇敢的人，遇到這種意想不到的準備不及的攻勢，雖欲堅守陣地，亦未免困難。

德軍最有威力的戰車，裝甲堅厚，非砲彈所能洞穿，不免使法軍瞠目失色。斯柯達兵工廠所造鋼板，堅厚異常，我們的砲彈擊中了牠，不啻蜻蜓之撼石柱，休想損其毫末。法國砲兵總算機靈，發現他們的七五生的砲，若能運用得當，亦可作爲平射砲之用，但這僅是一時權宜之計，而不是一種有組織的防禦方法。

一班法國人在五月中都互相詢問，「德軍怎樣會渡過末斯河的？橋樑下難道沒有埋藏地雷？」當時英國軍中已盛傳德國傘兵和間諜已把負責炸毀橋樑的士兵槍殺，並且所埋的地雷，數量亦覺不足。不但此也，德國機械化部隊衝過亞爾丁森林時，曾大得便衣隊之助，因此前進速率，駭人聽聞，致令柯蘭普軍出其不意，措手不及。

末斯河上曾演出一幕可歌可泣的悲壯事蹟。英法飛

機駕駛員，奉命不惜犧牲，務須把指定的橋樑炸燬。當時即有英法轟炸機各一隊，自願捨身報國。法機先行，飛行較低，英機隨後出發。法方損失之數，我從未得到報告，但知道六十架英機中，竟有四十架不知下落。

其他同樣的事蹟真是不勝枚舉，足見聯軍並非毫無勇氣。說在戰爭初起時，聯軍即已士氣銷沉，不堪一戰，實是大謬不然。但像微生物一樣，對於身體健康之人，雖攻擊無效，若因疲勞憂思，以致身體衰弱，微生物即將乘虛而入，肆其荼毒。聯軍士氣本不十分旺盛，一見軍備不充，便不免江河日下了。

色當一敗，敵軍必勝論，便登時傳遍各地，畏葸後退的軍隊，都以此作為藉口。敵軍機械化部隊未到，恐怖的消息已先替他開路。敵軍攻破色當之後，即折向西進，抄襲北部聯軍。當時我在英國總參謀部，隨員遷至阿拉斯，以免被圍。阿拉斯滿城風雨，盛傳「德軍已到某處某處了！」這許多消息，未幾固然一見諸事實，但在當時係係謠言，可是一人傳十，十人傳百，一霎時男女老幼，紛紛逃難，甚至軍事當局，亦不免風聲鶴

唳，草木皆兵，下令所部退往海岸，終作敵軍俘虜。

荷比境內德國拿兵如何如何，固非虛話，但是恐怖傳說，徒足以助長他人威風，使其效力陡增十倍。農夫，兵士，逢人便裝是喬裝改扮。牧師已不再被人相信是真牧師，穿制服的軍官，或有魚目混珠之嫌，電話電報，都使人疑真疑假。

這種神怪的謠言，傳播之速，比較德國的梅薩斯密特式驅逐機。還要迅速百倍。小隊敵軍為什麼能不流血而佔領要邑，都由此解釋。少數配備齊整，膽勇過人的機械化部隊，往往衝進車站，擊殺幾個站員，即可使火車交通阻斷。實際上這些站員力足自衛，亦且義不容辭。我曾見過一羣英國工程師，捫着鎚執着斧，把敵軍摩托車先遣隊的隊員，殺得片甲不留。

威爾斯步兵和極少數法國輕裝步兵的防守阿拉斯，亦足為掩護作戰的楷模。我眼見這些士兵，由法國軍官普米爾協助，不懂不忙，佈置防線。繞城入口之處，都架起鐵絲網，堆滿沙袋，埋伏機關槍，平射砲。德國戰車來時，被他們擊毀數輛，其餘的也起火焚燒。敵軍被

阻，繞城一匝，總是無隙可乘，全城勇敢有效的防禦，維持至一星期，最後乃向鄧扣克全師而退。

這種優點，假使能在各軍均發現，魏剛將軍何難實行反攻，閉塞阿拉斯至巴普美間的缺口，以截斷德軍後路。惜乎民衆紛紛逃難，秩序混亂，後備隊缺乏，交通路線破壞，聯軍總參謀部又因敵方空軍活動而解體，即有錦囊妙計，亦無法實施，終至一籌莫展。德國間諜消息的靈捷，真是神秘不可思議。統兵將領，一至村中，往往立足未定，敵機已來轟炸。

我和一班英國軍官在亞眠分手。我們雜在難民羣中，到達該地。城中難民充塞，車站左右更是人山人海，有坐在包裹上的，有坐在人行道上的，有坐在鋪道上的，都是精神萎靡，面有菜色。飯店中的伙食房，麵包店中的爐灶，雜貨店中的櫥板，都被他們搜括一空，倒像蟲鑽吮屍體，使之毫髮不剩。

祇有救世軍給我一杯茶吃。我裹上軍毯，側身便睡。

和我同來的梅列可大佐傳話給我說，留在亞眠，很

是危險，因此他已動身往布洛塞。他本擬把英軍中的法國隨軍記者帶回巴黎，但因車輛缺乏，束手無策，所以把這一個責任轉交與我。

這個命令，傳出容易，實行却難。德軍已經迫近，車站又被難民包圍得水洩不通。婦女被擠，發出尖銳的呼聲。到巴黎去的火車，祇有一班。有孩子的母親，像發狂般把孩子塞進車窗，交給擠在車箱裏的陌生人，告訴他說，你到了巴黎，再把這孩子還我吧！……

要在車廂中覓一個容身之地，已是沒有希望。後來由一位聰明機警的軍官，想出一個通融辦法，把一輛行李車，預備把火車站和法蘭西銀行分行的現款送往安全地點的，准許我們擠入車子。

我們擠在被德機追擊的火車裏，立在滿裝銀錢的箱子空隙間，就這樣地到了巴黎。在平常只須兩小時可達，現在却費了十五小時。每經一個交叉路口，總有大羣難民如潮水一般的擁擠着。我所率領的一班報界朋友，裝束異樣，與法軍制服不同，便引起了他們的注意。我又聽見羣衆在那裏交頭接耳的說他們是傘兵！在某處軍

站上，有一個婦人跑來告訴我，在後面一節車上發現一個喬裝軍官的間諜，被警察用手槍擊斃了。這事是真是假，不得而知，但法軍崩潰後，民衆猜疑惶喪的情形，由此可見一斑。

這行李車上的管理員，是一個身體強壯，頭髮斑白的法國老人，却依然神色自若，行所無事：

他伸出兩臂，擋住車門，對難民羣說，「我絕對沒有辦法！你們決不能進來！這節車子裏，載着銀錢貴重，我奉命不准閑人上車，我也決不讓閑人上車。太太們，請不要弄錯，我並不是毫無心肝。只怪你們爲什麼要拋棄家庭，倉皇出走？是因爲你們村鎮上掉下一顆炸彈嗎？那有什麼要緊！在一九一四到一九一八年間，我曾看見過無數炸彈，無數魚雷，無數砲彈，比現在正要厲害得多。可是人人都整不在意，人人都逃不跑。你們說什麼？說你們不是兵士嗎？嘿，你們實在都是兵士。這次戰爭中，人人都遭受攻擊，因此人人都是兵士。你們不知道阻斷道路，擁塞車站，延遲火車，妨礙行軍，無異是幫助敵軍，爲虎作倀。時到如今，我們只有一件事最

要緊，就是爭取最後的勝利。」

火車行駛甚緩。德國轟炸機盤旋天空，想破壞地面上的鐵軌，英國戰鬥機又追逐着敵機，想把他們趕跑。路堤上有幾個婦人指指天，又指指地，喜形於色的指點給我們看，一架被擊落的德機已粉身碎骨了。我望那車掌時，却依然不作理會，自顧自檢點錢箱。這時候我仍有一線希望……但是一見沿亞眠到克來爾鐵路線倉皇逃避的難民羣，不禁又發生一種感覺，有如洪水泛濫，無法遏阻。

車抵巴黎，我已精疲力盡。我此時只有一個念頭——把我同伴和我在撤退時沿途的見聞，儘速報告當局，或者不無小補。我們想有幾種較易採用的辦法，可以阻止敵軍一再運用而一再成功的發謀。我立即草一節略，準備送交萊諾總理，促他注意下列幾點：把各村中老朽無能的司令官撤換，易以勇敢有爲的青年軍官，禁止平民逃難，採取防禦燒夷彈的方法和其他性質類似的措施。

我到陸軍部時，萊諾的外交秘書主任馬奇利對我說

「請稍待，總理即將親自延見。」

少頃，果然將我引入總理辦公室，我就把節略呈上。但這時他已四面楚歌，成爲衆矢之的。我們所提出的溫和建議，能否發生作用，我已不敢存非分之想。這時候的承諾好像一個驕勇的拳鬥家，雖不甘屈服，竭力支撐，但已頭昏目眩，手忙腳亂，不免招架爲難了。我在那裏祇停留一分鐘，臨去時我問總理，「你看還有希望嗎？」

他答道，「病人祇要瀕存一口氣，醫生總向他家屬說，尚有一線生機。」

他站在辦公桌前，昂首向上，兩手插入衣袋。從此一別，竟未與他再晤。

次日，我由軍事長官接見，覺得他們較爲樂觀。他們對於沿索末河埃斯河防線縱深配備的法軍士氣，讚揚備至，據他們告訴我，魏爾將軍已決心不去補成一條連綿不斷的防線，必要時，他將紅仔敵軍戰車衝過防線，而力守兩旁據點，務使敵軍步兵砲隊不能跟隨戰車衝進。不幸我們最精銳的師團，已在北部一戰，全部犧牲

，因此新防線的兵力，比較五月十日還要單薄。

六月三日，德林兩百四十架轟炸巴黎，英國情報部大臣陸夫古柏，就在那天飛到巴黎，法國情報部長福祿沙的午餐，我亦被邀奉陪。地點在列茲飯店，我們才纔坐定，警報忽然大作。侍者們恪守防空規則，一霎時都躲到地窖中去了。那時部長和隨員，真是進退兩難，啼笑皆非。要躲起來吧，未免太無勇氣，要自己動手吧，又似乎有損尊嚴。他們祇好枯坐不動，眼望着空空如也的杯盤，耳聽着怒吼不絕的砲火。可恨德林故意爲難，警報久不解除，他們倒陽轉輾，談話也因之索然無味。一位秘書打電話到警察局詢問，所接得的報告說，「形勢非常嚴重。兵工廠已被炸彈擊中，航空部已經起火，死傷的已有好幾百人。」

我回到家，孩子們都爭着告訴我，他們親眼看見德機飛翔高空，像一羣蜜蜂，在日光之下，時隱時現。巴黎對於這次轟炸，似乎並不恐慌。因此我得一個結論，德機威脅，決不若外傳的可怕。第二入消息傳來，德軍沿索末河和埃斯河前線的新攻勢已經發動。英軍總

司令戈特將軍和他的部下都已撤離法國。此時我改在英國空軍方面服役。

這時候英國空軍司令部設在脫洛埃地方，我由空軍副司令普萊法將軍延見。假使你對於英國空軍軍官見得多些，必會因他們面目過分相似而吃驚。他們漂亮的面龐，藍蔚的眼睛，雖然頭髮斑白，依然露着朝氣，態度溫柔，性情剛毅果敢，舉動有禮，恪遵紀律，這都是英國空軍的特色。

普萊法將軍對我說，「德空軍雖然在數量上超過我們，但在質的方面顯然不及我們。他們的損失要比我們高出三四倍，因此日下的情勢，已比戰事初起時好得多了。」

我在特洛埃附近看見英國精銳的旋風式飛機兩隊，和十九歲上下的青年隊員數名，他們有着棕色的頭髮，藍色的眼睛，各有擊落敵機十次以上的勝利記錄，雖是人機優秀，但我對於飛機數量之少，仍不免駭異。英國在法國的飛機不過幾隊，至少在我觀察的那個區域內如此。我回至巴黎時，即到敵軍機械化部隊已抵盧森近郊

的惡劣消息，便把我的感想向上司希弗上校陳述說，「我想貴國在國內，一定還有不少戰鬥機。我們必須把他們派遣到法國，此刻將要決定的，不但是法國的命運，也是英國的命運呀！」

他回答說，「你必須到英倫一行，在無線電中向英國人民呼籲，英國輿情對於法國處境的危殆，尙未十分明瞭呀！」

「上校，我固然很高興去，但必須奉令而行纔好。」

「關於這一點，我可以向司令部去說。」

司令派赫孟德上尉來，我與他經過一番商量，便決定在六月十日乘軍用飛機飛往倫敦。可是軍情日益不利。最後，德國戰車已直迫巴黎近郊了。政府始終說誓必死守京城，但在六月九日那天，我路過海軍部門首，却看見水兵們正在裝載巨大的蓬車。

六月十日清晨七時，馬奇利打電話來，勸我不如把家眷送往南方。

我問他，「政府要遷都嗎？」

「就在今天。」

「巴黎不是要死守的嗎？」

「不是了。」

這時我如聞晴天霹靂，知道一切都完了。法國失了巴黎，不啻有身無首，戰事已是失敗定了。

我應在中午時分，到達布克飛機場。我們夫婦兩人，決往平素最愛的巴黎一角，作最後留連。凡是各處有名的地方，我們一向之道別。我們覺得巴黎城市從未有過這樣的美麗：天晴無雲，空氣柔和，馬路上的交通警察照常指揮車輛，似乎世界並未臨到末日。百貨商店中的女子售貨員，依然殷勤招待顧客。每個人的眼眶中雖然含着一包熱淚，各人依然照常辦事，絕口不談這幕大悲劇。

我的內人說，「法國平民真偉大呀！他們質樸勇敢，兼而有之。像這樣的人民，怎麼會戰敗呢？」

我答道，「血肉之軀怎能抵得過機器。他們奉令防守戰線，自應遵令防守，可是防線從未受到攻擊，敵軍已抄到後面，把他們包圍了。」

她說，「我總不相信德軍會攻入巴黎……」

幾天以前，我們的至友馬脫爾軍醫曾與我們談談德軍若果闖入巴黎的事。他對我們說，「我已下了決心：一聽見敵人入城的消息，就立刻拔劍自殺。」接着他又解釋一般人都不懂怎樣自殺，以致弄得半死不活，但是軍醫用槍却像使用解剖刀一樣靈巧，總是適中要害，萬無一失。他又半正經半玩笑的說，「假使你們也不願意活下去，我很可以代勞……」

當晚十點鐘，我已飛機飛往英國，我的內人還在憂鬱滿面，檢理隨身攜帶的雜物，忽然電話鈴響，使她停住手。

那人就是馬脫爾。他說，「我要知道你和莫樂先生是否仍在巴黎。」

她答道，「他已奉命飛往倫敦，我在明天黎明，也要離開巴黎了。」

他的聲調有些異樣，說道，「我要離去了，但是路程要比你們遠得多呀……」

我的內人突然想起他的談話知道他正要自殺，就想

勸他改變初衷。她說，「你還有許多事可以做呢。你的病人，你的助手，你的看護，都要你照顧呀……」。

馬脫爾說，「我不能再活下去。我只有一个兒子，已在上次大戰中陣亡。我一直自信他是爲拯救法國捐軀，而聊以自慰。現在法國又要失去了。我賴以苟延殘喘的每一事物，都要捨我而去。我實在不能再活下去。」

她還想勸告時，他已把電話掛斷了。

後來在六月二十五日，我妻所乘的快船在阿曹亞略停，聽到美國報紙載着馬脫爾已在德軍隕入巴黎之時，注射番木甙毒自殺的消息。

馬脫爾之死，使我們喪失了一個知己，使法國喪失了一個最高尚的人物。這位軍醫真是一個君子人。他積攢的錢財費用以維持他的免費診所，經他在那裏施行刀

圭的人，不知凡幾。我知道他會用他獨到的手術把一向嫉妒他懷恨他已有多年的仇人，從死中救活。他曾千百次表現過他在身上所具備的道德的勇氣。像他這樣勇士，竟不願偷生苟活，亦可爲法國遭逢的大不幸所引起的大混亂，作一寫照了。

聯軍沿着維曼大道，從法蘭德退却時，有一法國農婦，在門口目擊難民接連不斷的經過，便慘然向我說道：

「真可憐啊，上尉！這樣一個泱泱大國……！」

其後獲得馬脫爾的死耗，要算到我說「真可憐」了。法國要製造或贖買五千輛戰車，一萬架飛機，本是輕而易舉，只爲因循苟且，不能及時造成，遂使如此人物，啣恨九原，如此文化，橫遭摧殘，一念及此，能不令人痛忿欲狂！

英法聯軍初期的失著

關於法國戰敗的痛史，歐美各國雜誌書報的紀載，一時風起雲湧，至今未息，其中法國文學家莫樂所著法蘭西大悲劇一書，堪稱傑作，茲尚有關於英法聯軍戰爭初期的失著一文，譯錄如次，以覓全豹：

一九三九年十月初，第一批英軍剛纔開到法國之後，我就被邀請到英軍總司令部任聯絡員，準備隨着戰事的進展，用著作演講和無線電播音等各種方法，維繫英國軍隊和法國平民間的接觸。

上次世界大戰時，我也曾在英軍中任聯絡員，駕輕就熟，當然喜不自勝。我穿着中尉（這是我一九一八年的軍職）制服，往阿拉斯謁見英軍總司令戈特子爵。

這戈特將軍駐節在阿拉斯附近哈巴京堡。我由兩個副官接待。一位是鮑格將軍官戈登，一表堂堂，穿着格子絨的蘇格蘭褲，一把鑲着銀柄光彩奪目的短劍，插

在有線條的長統襪內。另一位是和藹可親的蒙斯透爵士，是英王威廉四世非正式結合的後裔。他們在一間小室中招待我，請我飲一種烈性啤酒，酒味與眾不同，他們喚做「哈巴克的恐怖」，我領情了以後，他們就引導我去見總司令。

總司令部辦公室的簡陋，真是生平所未見。門上用四隻圖畫釘，釘着一張卡片，上面字跡潦草，寫着「總司令行營」，室中一無陳設，兩隻白木櫈子，擺上一塊木板，就算是總司令的辦公桌。戈特子爵相信，統兵將領須和士卒同甘苦，所以這樣的民陋就簡。他天性好動

，但在這戰爭時期，祇有以散步為唯一消遣。天方黎明，他就在阿拉斯四周泥濘的道路上行走，兩肘緊靠身旁，直着脖子，大踏步向前，頭上戴着金紅色軍帽，把兩點完全搖任，後面一個副官，氣喘如牛地緊隨着。

戈登告訴我，有一天總司令帶他同往克利洪旅館，和甘茂林將軍開軍事會議。他滿想可以到巴黎暢遊一宵，很是高興。不料吃過夜飯，戈特便對他說「現在我們可以去散步一會了。」

他兩肘緊貼身體，直着脖子向前，足不停步，繞維佛官兜了三個圈子，再跑回睡覺，戈登則在後面垂頭喪氣跟着。

我與戈特尙是第一次會面，見他那副青年氣概，活潑有生氣，使我非常感動。英國陸軍大臣倍立夏，已使英軍司令部面目一新，朝氣蓬勃，着實不錯。我們談話很迅速，也很從容，戈特子爵先談希特勒的計劃。

戈特將軍說道：「希特勒會假道比利時嗎？我想是會的，因為這是德國惟一進兵的路線呀。你總記得福煦將軍「戰爭之時，當不顧一切，能做即做，能用即用」

的名言。可是法蘭特區域在冬季泥濘遍地，我想希特勒是不會在此時進攻的。假使幾個月一無動靜，恐怕我們的軍心就要懈怠了。」

我說，「一九一四年中，我們也曾終日躲在戰壕裏呢。」

「那是時勢不同，不能執一而論。當時我們身臨大敵，自然不能輕懈。現在却守着列黎和杜華之前的一道防線。」（說到這裏，他突然的站起來把地圖上那條防線指給我看。）「在我們前面，祇有一個中立的比利時。照此情形，要維持軍隊的戰鬥精神，可不是容易的事吧！假使像這樣拖延下去，非設法轉移他們的注意力不可。」

他又說道，「你要多把法軍情形，告訴英軍，也要多把英軍的情形，轉達法軍。我們也要使各部隊常有彼此會見的機會，你們第七軍駐在英軍左翼，我自己也常拜訪他們的司令吉勞特將軍。他真不愧是一員虎將。」

戈特將軍在戰爭時，一向把無用之物完全拋棄，這是他的原則，所以連捲烟灰盤也沒有一個。

第二天我開始觀察前線。正如戈特將軍所說，在防線前面，除關卡和比利時警察之外，別無所見。但是德軍一旦佔比，這一帶就將成爲戰場了。防線這樣的脆弱，使我不禁爲之胆寒。

一九三九年十月，列黎前線的情形又怎樣呢？四周圍着鐵絲網的鋼骨水泥小碉堡，星羅棋布，相隔一二公里，每座碉堡裏面都有英軍駐守。每座碉堡有一架潛望鏡，俯視戰場，又有一架機關槍和一架白倫式輕機關槍。此外雖聽說尚有一尊平射砲，其實祇有砲座，砲還沒有運到哩。

一條防禦戰車的塹壕蜿蜒其間，掘得不深，而且尙未完工。再向後面，則一羣英國兵士，正忙着挖掘塹壕和掩蔽所。但在每年此季，法蘭特一帶總是泥濘沒脛，這種工作，不免徒勞無功。他們掘不到幾尺深，便有一股水從地底湧出。他們異想天開，把木板敷以草泥，想堵住那無孔不入的泉源。結果自然使人失望。

某記者問着，「這就是我們的防線嗎？真是天曉得！現在的攻擊力量，比一九一四年要利害十倍，我們

的防禦工程却反比一九一四年減弱了十倍！」

許多新聞記者的忠實報道，都被嚴厲的檢查處扣留。他們出於無奈，只好把焦慮收起，一味敷衍民衆。但是據這條防線的軍官，却儘力裝出不必悲觀的樣子，一個軍官把部下艱苦掘成的一條塹壕指給我，用解嘲的口吻說道，「這條塹壕，顯然一輛戰車也阻止不住。但是前面究竟還有一座森林，我們儘可希望敵軍的戰車，不會從這條路來呀！」

可是以後數星期中，英法的軍事專家已着手廣泛的防禦工事。防線之後，無數工人胼手胝足，努力建築鋼骨水泥的新工事。戰壕上到處可見鋼骨矗立，做新碉堡的輪廓，附近還有英國派來的水門汀專家，把泥沙石子混合成三和土。在法軍防區，新碉堡的偽裝非常巧妙，多像平常房屋一般，總司令部深爲滿意。

這時法軍中人多在閱讀沙維尼將軍所著侵略還可能嗎一書。這位將軍是陸軍大學的教授，他得着一個結論說，鋼骨水泥碉堡，已使侵略絕對不成問題。這種工事可以迅速築成，甚至敵人佔領第一道防線時，守軍已得

他已使我們軍心渙散了。

我於十二月杪，曾在馬奇諾防線中耽擱數天，却帶回來滿腹興奮。我見了這種連綿不絕的神秘山脈，砲位林立，毒氣不侵，非但得到堅不可破的絕大印象，而且對於防守兵士，亦是欽仰備至。

守軍幾乎都是雜闖人，在防區就地徵募而來。所以他們即在平時，每逢星期日也可前赴防地。我遇見不少青年軍官，律師，工程師，他們每星期杪，在馬奇諾防線中計算砲彈射程，已有八年之久。這種不憚煩勞，使砲火的準確，已達到了極點，砲台中瞭望員的面前，都放着照片，把戰場劃成無數方格，上面標明數目。假使看見敵人進入某號方格，只要向電話筒中說明一聲號數，不出十秒鐘，立刻彈如雨下了。

後來馬奇諾防線的迅速陷落，並不是他們的過失，而是受敵包抄，方始失陷的呀。

我在前線各處，曾發現不少令人嘆服的軍隊，尤以摩托化師團為最足稱道。然而有幾位頭腦較清的法軍司令的報道，却未免使人喪氣。一天晚上，北菲某師長向

我直說，他希望談判和平。

他說道：「德軍人數遠過聯軍，配備的精良，尤為法國所望塵莫及。雙方實力，相去懸殊，何嘗等量。我部下雖勇敢善戰，視他人決不遜色，然而假使他們沒有平射砲，赤手空拳，又何能阻止敵人的裝甲師團呢？」

就是英勇冒險的吉勞特將軍也相信，在一九四一年前，我們決不能採取攻勢。他對我說：「事情糟不可言，我們缺點實在太多了。第一是飛機。我身為一軍司令，你試猜我所指揮的飛機有多少？老實說，只有八架！一架也不能再多了！當然尚有精銳的英國空軍，足以助我一臂，但是我若要它們作一次偵察飛行，先得請求喬治將軍，轉請甘茂林將軍，再由甘茂林將軍請求英空軍司令巴拉特轉達副司令白郎脫，最後纔由他下令出動。這樣的周折，早已失去時機，試問尚有何用？」

我問，「假使德軍先發動人便怎樣？假使他們侵犯比利時便怎樣？」

他回答道：「果真如此，我們祇得在本年內和他們

周旋，那就大感棘手了。」

德軍給我們八個月休養準備的時間，試問我們的工廠果會怎樣利用這八個月呢？真是糟透了！這裏邊有幾個理由，當在下面一一說明。

第一，軍需處指導工業動員太笨拙了。製造飛機大炮所不可少的熟練工人，却被分派往各地兵營，終日祇做一些雜差。若要查明他們的去處，招回來重行工作，至少也要費上好幾個月工夫。因此平時有工人三萬餘名的蘭璦工廠，在戰車和貨車製造中本該佔着重要地位，到戰事爆發時，廠中工人却驟減至六七千名，這真是出人意外的事！

第二，工程師和財政家莫不拘守一九一四年的成例，以為戰事將延續至四五年之久，一切計劃都以此假想為依歸。結果工廠雖有新建，但非到一九四一年甚至一九四二年不能出貨，他們不想儘量利用法國現有的工廠，也不向美國訂購戰車和飛機引擎，祇訂購最新式的武器。英法所有的金銀，也因為預備長期戰爭而付與珍藏，把牠分成四五部份，每一部份規定作一年的用途。美

國大工廠，本可及時供應聯軍所急需的配備，但始終未接到英法的定單。據說法國所造的引擎，價目較廉。豈知其代價，却是戰敗的大悲劇。

第三，一切計劃，都以長期戰爭為根據。參謀部曾為進攻德國齊格飛防線而作長時間的準備。他們計算需要多少重砲方能實行進攻，其精密的程度確足使人嘆服。可是法國定製這些重砲的時候，正是迫切需要平射砲，高射砲，和輕重機關槍的時候。蘇爾前線的德軍巡邏隊都攜着輕機關槍，因此法軍巡邏隊也向長官要求頒發。可是連一枝也沒有。德軍傘兵開始降落時，法國軍官，都接到隨身佩帶手槍的命令。可是法國全國所有手槍已被搜羅一空。即就我自己說，也會不憚跋涉，往巴黎搜尋，竟會買不到一枝。後來在六月初向義大判定購，已經為時太晚了。

第四，士氣的頹喪和政治的紛爭，更足以阻礙工廠的製造量。自德斷攜手之日起，共產黨工人，雖未公開反抗，亦已無心工作。加之工廠利潤，盡於全被取締，又足使小本經營者寒心。一九一四年中，小工場和汽車

勝都忙着製造砲彈，但在這次戰爭中，却從未有過。法國的工作速度，在若干月中依然與和平時代無異。

一九三九年十月中，萊諾正擔任着財政部長一職，突於某日晚餐後，決定巡視巴黎幾家兵工廠，但見各家都是大門緊閉，不開夜工，使他駭異非常。第二天便去警告達拉第道：「假使照此下去，我們就要戰敗了，你可知道嗎？」

達拉第聽了，一笑置之，就是我們在當時也以爲不足憑信。豈知他的話竟是千真萬確。

後來由一位幹練工程師陶德利出長軍備部，於是頗易奮觀，可是已太遲了，我是非常敬重他。他短小精悍，與人談話時，往往半閉左眼，狡猾地向對方上下打量。歷任各職，無不成績卓著。人家問他成功的秘訣，他總是說：「我有一個秘訣，就是埋頭苦幹。」

軍備部設在萬歲旅館，陶德利黎明即到，忙着在紅色紙上簽字，向他所屬各部主任簽下緊急命令。及至屬下到部辦公時，他們桌上早已一一安放著部長手諭，限定當天答覆。陶德利這種「紅色公文」簡單率直，有時還

帶些攬得之氣，曾經傳述衆口。這裏且概述數條如下：

致各主任：「部員遲到早退，決實行考查。」

致某甲：我知道天氣很好，我也知道天氣很熱，但我更知道我們正值戰時，我不願見某司令在窗邊吸雪茄烟，享受新鮮空氣。

致某乙：無論何時，如有人工，就應僱用他們清理一切，維持秩序，拾取廢鐵，清理陰溝，打掃路面。不要有一個人閒空無事。管理指導是主任的職責。

致某廠主：法國全國機器，必須一天工作二十四小時。此事雖然困難，但非此不可。其餘枝節問題，我不過問。我需要一切，而且立刻需要。目的是「儘速求取勝利。」方法是「勉爲其所不能。」

但當我和他單獨談話時，我發見這個平常充滿精力，富於自信的人，也有些寂擾不安，且抱悲觀。

我問他：「你何時纔能使軍隊獲得所需的一切呢？」他道：「一切嗎？一九四二年前總不可能。我們已着手得太遲了。」

他是一個勇往直前始終不懈的人，但他不能創造奇

蹟。德國早已在數年前猛着先鞭，自然要望塵莫及了。

一月間我被派赴英，考察英國軍備，蒙他們引我參觀北海艦隊，航空軍校，陸軍訓練營，和飛機大砲的製造廠。海軍部的措施似乎無懈可擊。空軍數量雖少，也值得令人稱讚。至於陸軍方面，訓練中的兵額究有多少，就是法國軍事代表團也不知底細。

二月中我回阿拉斯。當時中立各國的人民已不再相信我們會勝了。即就義大利而論，墨索里尼雖傾向德國，然在開戰之初，尚能毫無偏袒，可是一到二月，就斷

定英法已虛費了整個冬季，雙方實力懸殊，有增無減，因而態度頓變，義大利無線電台女子播音員，據法語播音，初則柔聲下氣，繼忽冷言冷語，最後竟至嘲罵了。我朋友中有遇見義大利人的，都預料到前途的險惡。當時墨索里尼已下決心，祇在等待有利的時機。

總而言之，在一九三九年九月至一九四〇年五月，許多英法人士確曾筭費苦心，勤勞工作，不過大部份的精力都是枉費了。

戰時英國的文人生活

戰時文士的生活各異其趣，大抵以轉移現實為主。

例如勃曼女士說，她諸事都不耐煩，惟有讀名著小說消遣。華爾波爾亦說，他自開戰以來，每晨起床前，必讀

莎士比亞劇本一幕，趣味津津，從未中輟。

文學批評家塞爾曾在曼斯德報上說，他現在喜歡研究形而上學和自然詩歌，把自己生存在瘋狂的現實和白晝夢想的兩個世界裏。他並且以為戰時讀物莫過於名家日記；小說太嫌空虛，傳記足以使人振作，但不能

擺脫現實，歷史呢，歷史正在製造中，無所可讀。詩歌呢，似乎可以一讀了，但正如愛荷坡所說，最偉大的詩歌不能享受到半小時以上。只有日亂恰到好處。

但麥克卡泰另抱一種見解，他以為處此多難之秋，讀詩如能心領神會，實比小說有益。詩歌使人獲得片刻的人生經驗，讀者如能體會詩人的窘境，就有左右逢源之樂，所以他正攻讀詩歌。

閃電戰日記

這是英國軍官格勃爾上尉在西線作戰的日記，原文載美國星期六晚報，茲譯錄於後：

一九四〇年五月十日：四時三十分左右，被高射砲

驚醒，起初並不注意，待至五時一刻，覺砲火異常猛烈，隆隆之聲，不絕於耳，且聞飛機亂轟作聲，盤旋於頂上，乃起床趨至窗前探望。其時曙光甫露，天際無雲。見有敵機五架，排成金鋼鑽隊形，高射砲彈在其四周爆裂，烟硝蔽空。俄而聯軍戰鬥機飛至，機槍喀喀，雜然並作，餘機亦相繼而來。迨至各機飛出視線之外，砲聲亦即沉寂。

返床再寢，睡至七點鐘，格利遜敲擊隔壁奧斯鮑羅之門，方再驚醒。奧斯鮑羅旋即入我室，據他報告，方

知大戰已開始。

我們的營舍係單獨租賃一所小宅，相當舒適。奧斯鮑羅首先沐浴，忽忽吃過早餐，便駕着汽車駛往司令部。我却不慌不忙地起了床，吃了早飯，整理公文，一小時後方到辦公處，證實德軍已開到盎黑。英法聯軍也已開入比利時。我軍飛機場多被轟炸，可是損失頗微。德軍轟炸機被擊落五架，我軍也有五架在地面被毀，但官兵並無傷亡。飛機未起飛即被炸毀，很可痛心。馬來亞空軍分隊司令部交通線曾被暗中破壞，歷時一二小時始克修復。

鎮上市面興旺，花肆中姹紫嫣紅，爭妍鬥豔。送乳酪的老婦，依然準時到來，並無一言談及早上的事。

九時半接到消息，格來文麥休和萊希希兩處已有傘兵降落。

盧森堡至愛希脫那哈路上，軍隊進行，長達十英里之遙。到處都看見人面露笑容。

十時，我到車站找尋一箱亞蒙酒，沒有找到。我又設法安置了吳道爾上校的車夫何根和馬弁斯披爾。十時三十分回到司令部，知道大戰已經展開。

空軍分隊聯絡員郎司頓剛正回來。

途中，他遇到德國轟炸機兩架，在頭上盤旋，高僅四十英尺。其中一架，被高射砲擊落，駕駛員均被俘獲。

據報，比利時荷蘭軍隊已奮起抵抗，法軍亦已開過比利時邊境。

十時三十五分，空軍司令巴拉特口啣烟斗，笑容可掬，偕同參謀人員到來。

空軍分隊雖已於今晨派機出發偵察，但直到此時，

尚無消息報告。

此時忽接報告，謂敵方運兵飛機四十架已在海牙降落。

總司令部似乎毫無戒備。在假官兵很是不少。情報絡繹而來，幾無一秒鐘的空閒。現在事實來了。關於我們的軍隊或飛機，却是毫無消息，沒有電報，沒有情報，也沒有電話。

空襲警報機裝在郵政局屋頂上，幾乎正對我們的營舍。警報的怪聲，使人聞之心悸。我個人覺得當地人心浮動，由於空襲警報的心理作用者較多，由於實際上的轟炸者反小。今晨透格溫鐵路附近公路，平民死傷頗多，確是一件慘事。

五月十二日晚九時：今日並無可記。其實到現在還是一字未記。昨夜值班，所以今天沒有精神寫日記了。

消息傳來，謂我方空軍突擊隊全隊駕駛員都願作敢死隊，入選四人，而未及破壞的麥斯特列脫鎮各橋全行炸毀，但是他們壯志雖已完成，恐已全體殉難了。他們使聯軍獲有寶貴時間，得在比京不曾塞爾以東第耳河預

定陣線，從容據守。

自瑞士邊境以迄北海，戰事已在大規模的展開，敵軍聲東擊西，虛實難辨。荷蘭形勢尤極徬徨迷離，令人莫測。自相矛盾的消息，不絕而來。一般印象，都以爲德軍未能如他們的預期，把聯軍陣線一舉擊破。麥斯特列脫一點，雖被敵軍衝破，但已是早在預料中的。

英國飛機駕駛員某，今晨在唐格勒和透萊蒙之間被擊落。他逃了一會，與比利時步兵數名相遇。他們把一隊德國坦克車誤認爲比軍坦克車隊，迎上前去，被一陣槍彈射回。

他們全部逃入一叢森林。在林中發現幾具平民屍體。那駕駛員把一具屍體的衣服脫下，脫掉制服，喬裝比利時農民，混過德軍陣線。半小時後，他搭着一輛比利時車子，竄路來到這裏司令部。現在他正赴空軍第五分隊歸隊去了。今晚不再寫了，我必得安睡一會。

五月十三日：今晨戰局似頗穩定，但正在逐漸開展，祇有法國第七軍的左翼受着德軍機械化部隊的威脅。敵軍機械化部隊正密集通過布來達，綿延十二英里之長。

轟炸機司令部看到這是個良好目標，很想一顯身手。我希望法軍所要求的援兵不久便可見效。

四日以來，德軍對於開入比利時的英法軍隊，絕未加以轟炸，殊令人有奇異之感。我們的進兵，在德軍似乎是非求之不得。法軍總司令部難道不知遭遇戰的危險，應當竭力避免的嗎？

五月十四日：色當陷落的嚴重消息傳來了，色當位於末斯河畔。狄南渡口，約在那摩爾之南十五英里，已被佔據。我方值夜班，午夜忽接色當形勢惡化的消息，該處敵軍已佔有長十五公里深十公里的凸角。高級軍官舉行緊急會議，出席的，英國方面有空軍司令巴拉特，法國方面有達士梯將軍，耶弗利埃將軍，軍團司令畢洛將軍，陸軍參謀長喬治將軍的聯絡員達爾諾，空軍參謀長費育明將軍的聯絡員貝桑狄唐。會議情形極慘動人。多數法國軍官，莫不心酸淚落，又因法軍不加抵抗，即行退出鞏固陣地，愧赧無似，甚至有失聲痛哭的。這種事情，實在太不堪設想了！

據達爾諾告訴我，法軍在色當方面已有戰鬥機三

十架。重砲隊正以全力猛轟敵軍。步兵定於十一時由紐克軍前導，實行反攻。法軍士氣旺盛，希望能把德軍一鼓擊退。

下午二時十五分：法軍在色當方面的反攻已延遲了三十分鐘。這是致命的停頓。同時德軍再接再厲，已把突破的缺口，向左右兩翼各伸展了三英里，向前又深入了三英里，達到曠野之地。法軍砲隊已全部損失了。

日前，我曾往色當前線觀察，深信我方若能以紀律之師，堅決抵抗，德軍要魚突破陣線，非付下死傷五十萬人的代價不可。現在怎樣呢？砲台重重疊疊，深達五十英里，而德軍長驅直入，損失不過五百人。推原其故，無非因為色當防務最稱堅強，乃以最弱的軍隊防守所致吧。守軍大半是巴黎人，士氣最壞，急於轟炸機九臨時，實際上殆無多大死傷，他們祇耐住了兩個鐘點，便像老嫗受驚，雙手掩耳而逃。參謀部軍官多為之落淚，實也無足為怪了。

我們旋即採取緊急決定。空軍總指揮已得英軍總司令戈特，聯軍總司令甘茂林，和法軍參謀長喬治的同意

，向英內閣請求，急調京畿轟炸機隊，來法助戰，以挽回局勢，但未實行。空軍總指揮得總司令部核准，從空軍部隊中派出戰鬥機四隊，掩護轟炸機。新式戰爭確是瞬息萬變，我們都焦急地等待着。

軍事聯絡隊第一團主任斯威尼將軍，已與總司令部接洽就緒。轟炸機司令部允派飛機一架，歸空軍司令調遣，喬治將軍當可感到滿意了。可是空軍司令已失去了痛擊敵軍的機會。振作士氣的重大努力和上面所記的緊要決定，都已失之太遲。給予敵軍以致命打擊的計劃，竟未見諸實施。謹慎，安全第一，貽誤了戎機了。

晚十時：轟炸機七十架由戰鬥機掩護，已在色當參加作戰。牠們飛得很低，損失了三十七架。但牠們已完作成戰目標，德軍所架的三車浮橋，已被全部炸毀了。法軍反攻，竟也克復了凸角四周的高地，總算獲得局部的成功。

喬治將軍擬在明天兩次反攻，以冀奪回色當。法軍已準備以轟炸機六十架參加戰鬥，英軍轟炸機司令部亦決定再作大規模的攻擊。

五月十五日：不必多說，到明天再記吧。只是今天下午，德機廿六架會轟炸鐵路，約一小時後，我出外觀察損害情形，德機所投炸彈，多係延遲爆發的，現正開始爆炸。德機投彈頗準，損害甚重，車站已起火焚燒。

早餐時據報，局勢頗爲可慮。敵軍已自狄南至色當長約五十英里一線渡過末斯河。但截至此刻，德軍似尚偏促於該河左岸，第九軍正在色當抵抗，狄南方面，我軍反攻已收復一部份失地。

今晨有大批難民，經過此間，多數乘着腳踏車，也有坐着破舊車輛的。早晨，鐵路被敵機猛炸，我正在雜叢，一枚大鐵蛋從頭上飛過，噓噓作聲，落下處相距咫尺。一切都很使人沮喪，但或者尚未絕望。戰事方在初期，絕望還談不到，但此處的法軍，却顯已令人失望。據私人談話，法軍有退至愛納河之說。但我很不解，法軍和左翼的英軍將如何聯絡呢？這一問題，現在就要解答了。

下午二時：英軍方面傳來的消息似乎還好。據總又消息傳來，七路軍司令巴甫來接收第九軍，第九軍可

令已准「解職」，外傳已經槍決，不知孰是？

麥斯特列脫橋失守的經過情形，宛如一種神話。一個平民裝束的人，走到橋東，以友誼的態度，向守兵請求放他過去，和橋西一個同伴說幾句話。守兵答應了，他就過橋，談了幾分鐘，便和那位朋友一同走回，行近守兵。這第二個人便像暴客一般，突然把守兵擊斃，飛奔回橋西，把所埋的地雷導火線割斷。橋東的一人也在這時攫取了已死的守兵的槍械，以防他人干涉。德軍時刻的準確，真是可駭，不到幾分鐘，降落傘兵與淨翔飛機，已紛紛從天而下，降落到橋西荷比兩軍的砲台頂上。守軍尚莫明其妙，德軍已把砲台包圍，手榴彈拋入窟窿，炸彈擲到砲位上。頃刻之間，一尊砲台已成活地獄，開着的門和砲塔裏面，都有炸彈投入。未及一小時，德軍已把麥斯特列脫橋頭佔領了。照我們的預計，德軍非犧牲五萬人，斷難成功，現在却祇損失了三百人！

色當是因空軍轟炸而陷落的，法軍後路截斷，兩小時後即行潰退。麥斯特列脫橋頭則係在不墜不墜之中被敵襲取。這就是兵家所謂出其不意，攻其無備的妙用。

最後又有一些好消息傳來，據說英軍已在盧文反攻得手，這事雖不足信，但軍心或能藉此稍振。我恐怕法軍已經放棄了收復末斯河陣地之意。法軍戰術，似與他們的傳統精神大相逕庭。

下午八時：法軍戰報惡劣已極。德軍在末斯河左岸的據點已見擴大。自勃白勞至色當以下某處，偏地皆是德軍，且已西進至羅查。羅查在拉翁之北，距我軍司令部所在地沙耐僅四十英里。

下午十時：達士梯將軍已把司令部結束，並即匆促離去。形勢已萬分急迫，我們也決定撤退，擬於明晨三時，隨空軍總指揮前往英空軍司令部。這三小時中，真是匆忙已極，一切重要物件，如鋼質文件保管箱，地圖箱，壁上掛圖，打字機，和桌椅之類，盡行收拾，裝入司令部的運輸車。各人的箱籠行李，也在一時三十分全部裝好，連吃剩的半瓶車厘酒也一同帶走。

五月十六日：我與吳道爾，奧克鮑羅，和軍夫何根，在下午十時，駛往柯羅米鎮英空軍司令部。除隨身手槍外，並攜帶步槍兩枝，但是遇見敵軍戰車隊，也將毫

無所用。北路英空軍前敵司令的撤退，至此已告完竣。

今晨事情已很明白，假使法軍都有鬥志，或者士氣尚未衰敗，聯軍仍有獲勝希望。德軍突入法軍陣線，成一寬廣的凸角。他們兵力已疲，軍需燃料，附近亦不能有大量的儲藏。昔日拿破崙三世在色當一戰，全軍覆沒。假使法軍能攻德軍的左翼，以橫截此凸角突出點，未嘗不可反敗為勝，使德軍遭遇拿破崙三世的命運。

英國國內也無迅速的決定。我們亟需戰鬥機兩百架，以迎擊德軍的轟炸機，但却未為當局所重視。空軍部對於前昨兩日的緊急請求，謂當重加考慮。像上次歐戰時一樣，防衛倫敦，常被視為重於防衛法國。據我個人意見，法國方面抱怨英國，恐怕即以缺乏戰鬥機援助，為唯一有理的口實。

今天我們和一個法國軍官談話，他敘述防守色當的法軍和德國轟炸如何破壞他們的抵抗力情形。謂法軍已在心理上被征服，無力支持了。這話我們聽見過不止一次。這種情形都是俯衝轟炸機所造成的。俯衝轟炸機可由戰鬥機剋制。假使我們有五百架迎擊敵軍戰鬥機，

色當或者尚能保全不失。內閣對於昨日之事，或尚一無所知，否則他們即將改變方針了。從報紙上看來，英國民衆顯然未因敗颯而稍感沮喪。我們都記得上次歐戰中馬爾納河之戰，因此都存着歷史或將重演的夢想。

昨晚謠傳，轟炸機司令將派遣英機往轟炸愛森。德軍正深入法國，而轟炸機反注重愛森，這又何能遏止德軍在法境的猛進？轟炸機司令理應集中全力，炸毀末斯河上主要的渡口，破壞敵軍的陣形，攻擊他們自東往西沿各大路前進的密集部隊。我知道這不是英空軍的職務，然而事情緊急，亟應改變方針纔是！

今天我們希望和祈求的是指揮的統一。現在作主的人實在太多了，議論紛紛，聚訟莫決，若由一個獨裁者發號施令，反可易於成事。

正午十二時：我軍又敗退了。德軍機械化部隊兩師團，經由凡爾溫和布芒向西追擊。里姆斯守軍已撤退，我們奉命再向西北移動，以繞到亞眠英軍後面。

下午八時：據法軍報告，他們正在對着末斯河畔的袋形陣地，佈置大規模的反攻。英軍將於今夜開往該處

，明天再開回埃斯考脫河一線。但望我們的戰鬥機，能將德國轟炸機逐淨才好！

五月十七日：戰局不甚順利，法國第七軍和英軍正在撤退，擬退守安特衛普和不魯塞爾後面塞納河至查婁洛一線。

我軍並未反攻。不魯塞爾南面英軍右翼已被敵衝破，局勢嚴重。法國第九軍現仍受困，唯第一第二兩軍，可向末斯河敵軍凸角作側面攻擊。

五月十七日正午十二時：戰事愈惡化，所可憤慨的是法軍中許多部隊，並不在真正作戰。德軍裝甲師團，已使他們無法抵抗。這與波蘭戰事，如出一轍。

下午五時：空軍中突擊隊已出發攻擊拉翁—拉費爾—瓦斯河—至加爾—阿文納—凡爾溫—克來我—勒德爾東西之線。全區實際上已成無人之地，愛納河沿岸和河北僅散佈着少數法軍，拉費爾和里貝蒙的橋樑已被德軍佔領。法軍毫無反攻的準備，結局已是很明顯。

五月十八日：我們最初所期望的消息，今天已從各方面絡繹傳來。法軍已向敵軍反攻。吉勞特將軍發來戰

報說，「德軍輕重戰車各五十輛已向我軍進攻，我軍正在逐漸圍殲之中。」這是向來的刻板文章，是我們倚賴退阻德軍攻勢的一班將士的特色。

法軍士氣，今晨雖已稍見振奮，但德軍利用便衣隊散佈種種謠言，從後方傳出，前線士氣又突轉衰落。

八時五十分：我們奉命在今夜退往凡爾登拉費德地方，前敵總司令部曾遭敵機轟炸，幸而喬治將軍和參謀人員均已及時離開，得免於難，或者這是謠言亦未可知。

在第一號兵房內吃了一頓精美早餐。這座堡壘在上次歐戰中是英軍司令富蘭區將軍的司令部，幽雅的花園，寬闊的石徑，一片和平氣象，使人不信二十英里之外即為戰場。真是一個奇特的對照。

我已讀了甘茂林將軍要求法國軍民堅持勿退，辭意動人的軍令。這是歷史的重演呢，還是歷史的模倣呢？我覺得這不過是模倣歷史吧。他們要使我相信馬爾納河轉敗為勝之役將重見於今日，可是他們自己也相信嗎？

假使法軍能將德軍十個裝甲師團全部殲滅，敵人的

攻擊即可消滅。法軍七十噸重戰車，前曾喧傳一時，實際却並不多，已造成的至多不過二十輛。在德軍攻勢未展開以前，法軍很希望有機會用這種戰車去掃蕩德軍裝甲師團。法國軍官曾誇口說，現在方知遠不及敵軍所有。他們也會奮勇作戰，陷陣衝鋒，一往無前，可是遇到了裝甲堅厚的德軍戰車隊，便無法可施，終至完全瓦解。此次德軍的獲勝，完全得力於俯衝轟炸機和裝甲師團的上下呼應。

五月十八日：我們須經由倫敦空軍部，方能與法國境內的英國遠征軍通訊了。

五月十八日晚十時：德軍機械化師團依然橫衝直撞，已到達了波洛美和剛白萊。今午空軍分隊轟炸敵軍戰車六十輛，頗為得手。英法聯軍準備在明日偵察敵軍機械化部隊集中點，然後一舉加以摧毀。法軍輕摩托化師不是德國重戰車隊的敵手，七十噸重戰車，既是沒有，祇好用空軍攻擊的一法了——至少法軍總司令部的說法是如此。

聽說色當袋形陣地方面，德軍裝甲部隊約有六師之

衆。

五月十九日晨四時：空軍司令遣我準備第一次出擊。德軍大隊正開始在拉翁以東前進，有步兵師團駐在狄塞。德軍戰車隊衝過白萊和波洛業以西，縱橫自如。法軍司令部已離開阿拉斯，據說正在移往波洛業。德軍這些戰車隊，並無大隊人馬，繼之前進。在六十英里內，祇有機器車隊和戰車隊而沒有步兵。據阿拉斯一位憲兵講，他遙見戰車一隊，由大路而來，便阻住橫路交通，招呼他們開過。直至車上開火，方知是德軍戰車，可見當時事變進行之速，出人意料之外。他居然能死裏逃生，向人講述這一樁故事，實在可奇。

下午三時：消息傳來，德軍機械化部隊已開抵亞眠。這不啻是夢魘一般。英軍已被隔絕了。我們的交通線已被阻斷了。英軍此時，祇有儘速撤退的一法了。我依照命令，把所有公私文件付之一炬。這種辦法，祇在悲劇中讀過，做夢也想不到我們竟會身歷其境。

今天聯軍當局舉行會議。狄爾將軍忽忽從倫敦飛來。據稱他曾宣言英軍將戰至最後一人，最後一彈。法軍

聞之，當可感到滿意了。

五月二十日：聯軍總司令甘茂林已由魏爾接替。魏爾將軍意見，戰局在二十四小時內即可決定勝負。英國轟炸機隊刻正深入德境，但並不集中全力，轟炸末斯河及瓦斯河各渡口，以擾亂德軍前鋒據點。特別在夜間，我們竟聽任德軍高枕而臥，終夕安眠。德軍因前進過速，砲隊不及跟上，聯軍砲隊，亦因撤退時非拋棄，即運往他處，所以兩軍現在皆無砲隊開火。使敵人夜不安枕的無情砲火，今日祇能由空軍來代替了。

下午四時：狄爾將軍和龍特將軍在此間與空軍總指揮舉行會議。前途安危的全部關鍵，端在能否阻止德軍繼續增援，和能否及時發動有力的側面反攻，把亞眠色當間的袋形陣地，截成兩段。據空軍部來電說，將要攻擊敵人的兵站。這個目標，大概是指愛森以東的哈姆等地而言。可是若要保全我們的軍隊，必須有更切近的援助纔是。

德軍作戰的效率，可從下面截獲的德軍司令部所發出的無線電中看出。德軍所用的完全是明碼，一電說，

「轟炸機全部開往炸剛白萊。」下午二時又獲一電說，「戰鬥機全部往炸阿拉斯。」二十時十分即截獲前線德軍覆電說，「戰鬥機已全部出動。」

這種敏捷，可與聯軍方面發電手續互相對照。我們怎樣發出電報呢？我們怎樣用無線電傳達命令呢？就我們個人所知，聯軍當局從不用密碼發電，他們傳達立即出動的命令，一樣是用密碼發電，發電的人，必須先將命令譯成密碼，接電的人，又須把密碼譯成電文，手勢麻煩，不免空費數小時的光陰，而飛機稍縱即逝，以致失去攻擊目標。不但如此，每逢接到緊急消息和緊急請求之時，必先派出一架飛機，往查是否有此必要。有時派出的飛機，一去不返，因此遂接兵不動。即使歸報證實，而往返需時，就有行動，也已太晚了。作戰勝利的秘訣，原很簡單，不外決斷敏捷和執行迅速。德軍的教訓却是寧可行動有誤，切勿安坐不動。

五月二十一日：德軍已自比利時進展至英吉利海峽的波洛萊，把聯軍截為兩段。加萊已起火焚燒。封閉安口的反攻，迄今尚一無消息。空軍司令部派遺出擊的駕

駛員，有一人剛正回來。法軍本定今日黎明，在阿拉斯——剛白萊——剛白萊於以迄巴本的區域內反攻，他就在清晨五時出發，視察該區。所報報告，似有法國將踏波蘭習轍，在三星期內被敵征服的模樣。

下午三時：聽說英和比軍已反攻得手，但祇是局部的勝利，規模不大，不足以影響最後的勝敗。

法人缺乏想像力。他們從未應用地雷和手榴彈炸毀進行中的德機械化部隊。他們也從未利用軍毯包裹臨時製成的炸彈，使爆發時敵軍戰車為火煙所包圍。不論是下級軍官，或是小兵，都毫無主動力和冒險精神。他們一心一意，祇靠著馬奇諾防禦，自以為安如磐石，主動能力，遂完全消失了。

五月二十二日：法軍仍未反攻，自機坐失。

喬治將軍受到英軍質問，為什麼他所允許的反攻，遲遲不實現。他的聯絡員代為辯護，說他不能違背各師團的主意，擅發命令，這種奇聞，使人聽之結舌。我直到現在，纔知道一九三六年人民總統閣在法軍中所設兵士委員會，實大損軍紀。行伍之中，才著實國際主義

的精神，使總司令部遇事掣肘，行動大受妨礙。今天又自一個法軍官口中得悉，法軍三分之一，都自人烟稠密的法國北部徵集而來。現在該處已入德軍之手，因此每三個法兵中就有一個已經無家可歸。人類的愛家本出天性，他們既已傾家蕩產，盡失所有，更有何心作戰？

英軍僅有的裝甲部隊一師，已於昨日在法國登陸，將自盧森出發，與德軍戰車隊一較短長。只是我敵實力，未免太覺懸殊了！

今天早晨，喬治將軍說，法國的命運現在祇靠英國裝甲師的勝負了。裝甲師據說已在作戰，然而一時尚無消息。

說也奇怪，德軍機械化師團所衝過的陣地倒反覺得空虛。偵察機隊屢次報告坦克車經過的路綫，『不見動靜』，田野城市間無人跡。德軍究竟在那裏呢？這次進攻是否虛聲恫嚇呢？德國步兵隊在那裏呢？主力部隊在那裏呢？我們猜想敵方的步兵遠在五、六千輛戰車後方一百哩，猜得對不對呢？

我軍的弱點就在指揮不統一，主管機關太多。應該

迅速辦理的事過於保守機密，以致失去迅速的要素，等到密碼命令譯成密碼，已失去時間性了。今天又失去了大好機會。敵方三輛一排連續二十英里的戰車隊竟未受到我軍迎擊，因為法軍決不定這隊戰車究竟在法軍防區呢還是在英軍防區。法國人最喜歡默守成規，官派十足，我看英國人也有這種弱點。繁文縟節，在戰場上比德軍戰車為害更大。

五月二十三日，司令部內徹夜無事，大概是為了交通路綫已完全破壞的緣故。今天早晨接到消息，謂德軍已進據阿拉斯以北的貝松。如果消息屬實的話，事情倒很棘手哩。

德方俯衝轟炸機和戰車的合作戰略，所向無敵，據說我方也已急遽編成俯衝轟炸機隊，以便對付。

喬治將軍說，自巴黎以至海濱，法軍已有輕機械部隊三師自賽納河一綫北上，以便扼守索姆河南岸陣地，遏止敵軍瓶頸形陣地向南擴展。比利時也已派兵一二師從袋形陣地的北方和東北方進迫，希望包圍德方機械部隊。我軍裝甲師準備在空軍轟炸後攻入袋形陣地。計劃

雖然如此，不過據我看來，我方裝甲師反攻的任務很難實現。

喬治將軍說，法軍形勢非常危急，不過德軍形勢也同樣的危險。聯軍方面很可以一戰而轉敗為勝。這種勇壯的語氣，司令部內都以為然。

午後四時：參謀部在十二時三十分，下令取消空軍轟炸袋形陣地，其時英國飛機幸而尚未出動，但不知法方飛機是否仍在機場。大約在午後一時十三分時，參謀部又有命令吩咐空軍，照原定計劃，轟炸波洛業—聖亞
謀—貝松—阿拉斯—次勃拉—聖昆丁—亞眠—阿倍維爾一帶地方。敵方戰車隊，英軍抄護車隊，法國輕步機師和各種軍隊正在該區混戰，規模之大，可算空前未有。

據報德軍準備自佛羅興發動攻勢，我方轟炸機隊已奉令轟炸該地。

下午四時四十五分：截獲德軍無線電軍令，派戰鬥機趕來培塔攻擊英國運兵飛機。拉來培是波洛業的飛行港，照理看來，英軍已有運兵飛機在該處降落了。又聽說法軍在此方調動大批軍隊向西開拔，以便扼守

以東菲立波砲臺，格來務林，聖亞謀一綫，阻止德方機械師團前進。

看來北路聯軍大概有二十五至三十師光景。他們也許會南下沿北運河切斷袋形陣地，經貝隆而與漢姆的法軍主力部隊接觸。

五月二十四日：形勢依然不定，且愈形惡化。

下午四時：吳道爾上校今晨參加司令部會議。法方第一軍在撤退時本和第七軍調防，現在要固守鄧扣克海岸北方陣地。

法方現在亞眠和貝隆間集中大軍七師，向北反攻。北路軍隊則向南突擊，如能取得聯絡，不難挽回危局。波洛業和卡來都已陷落。

敵軍集中里姆以北。法方的反攻已將伏齊東北十二哩的德軍退阻。

六時四十五分：派往索遜—里色爾—里姆的偵察機已安然飛回，機上裝有戰鬥機擋板，在偵察區城上空一千呎飛翔。機師報告不見任何動靜，真是不可思議。飛機回來時曾被高射砲彈擊穿平衡翼，大概是拉翁以南的

法軍襲擊的。

下午八時：喬治將軍今晨本已預定，在貝隆和亞爾一帶向北進攻，晚上又打消。這樣看來，英法也許會和德國訂城下之盟，不然法國也許會屈服，讓英國單獨作戰。

五月二十五日：法方聯絡員跑來問我阿倍維爾以北有戰事行動，究竟是德方的呢，還是英國的？我知道自索姆河向北移動的戰車，除了這一處外，還有一隊，都是英第一裝甲師的一部。我冀重要求法方轟炸機不可誤炸。

我屢次自己說道：「我們參謀部方面總應該盡力使自己範圍內的一切軍情簡單化。」可是保守機密，往往太矯枉過正。

昨夜轟炸機隊飛到敵人後方阿與—吉爾登—羅蒙—威脫一帶轟炸。其實我方轟炸機應該轟炸較近前綫的一帶，去困擾已經疲勞的德軍。我們必須在內把他們擊敗，否則海峽各港恐怕沒有克復的希望了。

下午一時：英軍第五十一師自薩爾急行至索姆河。

坎勃拉以北生西河渡口已於昨夜失守。今天的新計劃將由法方奪回渡口，以便昨天南北雙方實施反攻。北路聯軍大約有三十七師，不過指揮不統一，各師士氣多少要受些影響。

聽說德方機械化部隊已於今晨到達鄧扣克海岸。如果所傳屬實，英軍接濟路綫已完全切斷了。據說該區英軍的糧食軍火都很缺乏，現正由飛機自英國運來接濟。局勢混亂不堪，幾天裏自有分曉。據我個人看來，總反攻的時機已經失去了。

索姆河南岸，我方裝甲師好像並沒什麼動靜，究竟何故，很難索解。如果不能和北方德軍重戰車隊作戰，為甚不一鼓而東，急轉直下地打破這種危局呢？東路又沒有德軍裝甲師的阻礙。我方輕戰車隊很可以擊敗德方步兵，切斷輜重路綫，祇要不遇到重戰車，便可操勝算。況且德軍重戰車，完全在八十英里以西，然而大家都放棄了這個良機。法軍主張把英軍裝甲師和敵方重戰車對壘，強弱懸殊，我方輕戰車隊徒然犧牲，無補實際。

五月二十六日：夜間無甚消息。下列談話雖無甚價

值，也可親見我方的軍心，英軍某參謀問法國某軍官，「貴軍反攻究竟甚麼時候開始呢？」

法軍官說，「各軍都很疲乏，總要再過些時吧！」

英軍官道，「話雖不錯，難道德軍不疲乏麼？」

法軍官說，「你要知道，德軍沉醉在勝利之中，我軍却因戰敗而清醒。醉漢力如虎，一人可抵七人哩！」

下午三時三十分，我們所已最憂慮的，不幸被今天下午的消息證實了。德軍已經侵入可脫拉以西比軍防綫

撤退，離海斯勃羅克不過四哩了。格來務林至聖亞謀一綫，法軍仍舊保持原有陣地，不過該處英軍已退至克來

馬拉森林之東北。聽說比軍已沒有後備隊增援。情勢顯然無望。法軍有一成見，以為法方第九軍戰敗以後，英

方就有撤退的意思。當時總司令也許考慮過，除了全軍被俘以外，祇有撤退的一條路。法方對於這種未雨綢繆

的計劃，想來有些風聞，以為自己已陷於孤立地位了。

從索姆河向北大舉反攻的所以遲不進行，大約也是由於這種猜疑的緣故吧。

五月二十七日：可靠消息仍舊極少，空軍指揮的責任已由英國担負。空軍前鋒突擊隊現在祇有飛機五十五架可供運用，又沒有向總司令部通訊的機會，不必說甚麼商討合作計劃了。

阿爾台爾昨夜從裂爾第一集團軍司令部來，據他說英軍損失並不重大，德軍也並沒有特別猛攻英軍。威爾斯步兵在德軍急降爆炸機下堅守阿拉斯四天，損失也不重大。後來他們聽慣了這種怪聲，也就不大理會了。

法方畢洛脫將軍日前因汽車被撞殞命，現在由勃朗却將軍繼承他的職務。他們兩人的弱點，都在暮氣太深。總之，法軍墨守成規，遇到德軍參謀部的機變莫測，自然不能相抗了。

看來英軍已決定撤退。重大的軍事損失是不可避免的。德軍不斷轟炸海峽各港。鄧扣克常有雨點似的炸彈落下。如果英軍真的準備撤退，那末愈早愈好。今天的法方計劃在北路聯軍陣綫的兩端安排撤退。我以為就是第一階段終了^的起點。他們也許想把聯軍的全部三十師至三十五師由海道撤退到吉蓬。據我看來，這是不可能

的。

下午五時，比利時惡消息傳來，齊爾脫——路勒——俾納——倍開綫已在破裂了。

我方最可痛心的是士無鬥志。這也許是二十年來國聯大唱高調的結果。這也是我們失敗的一個主要原因，我們不像敵方高喊國家第一的口號。

希望愈來愈渺茫了。

五月二十八日上午八時三十分，無甚重要消息。某軍官被留在勒杜克，早晨起身，發現德軍已佔領該地。他今天告訴我有趣的逃生經歷。他的妻子是法國人，他呢，也住在法國多年，所以他很容易化裝法國漁人。他在德軍佔領該鎮的頭四天留在鎮上。德方在波洛萊，拉杜克，阿倍維爾一區好像並沒重兵固守，祇有少數士兵在市區往來巡邏。阿倍維爾也沒有戰車侵入。各地祇有少數兵士攜着機器腳踏車守在十字路口，間或有一二處機關槍而已。他對我說，這一區裏藏着的法軍人數和德軍是五與一之比。德軍態度極好，他們把通行證發給各種做生意的人自由出入。

這位軍官招集了幾名留下的英軍交通人員，駕了一艘小舟回來，他又對我說，區內穿着制服的法軍，來來往往的很多，當然都沒有軍械。他們已把步槍拋掉了。有人聽見一個兵士說，如果他們的長官沒有逃跑，還有人率領的話，他們可以立刻把那些德軍包圍殲滅。

這次戰事，簡直太古怪了。軍事當局缺乏作戰信念，優柔寡斷，尤其遇事不肯認真。在法國這次戰事是不會持久的。

上午九時三十分：極度恐慌。比王利奧波特屈服的消息傳來了。詳情還沒有知道。

下午六時五十分：知道詳情的人，聽見廣播的戰事消息，很覺得難過。電台中又是政治家發表着慷慨的言論，又講起北路我軍作戰的英勇事蹟，可沒人相信了。

目前的問題祇在北路聯軍究能撤退多少。邱吉爾首相說也許在這星期杪，他纔能宣佈確訊。這就是說還有四天。

我想我們在這裏就穩不會長久了。法軍最多祇能支持二十一天。他們並不誠心誠意在作戰。

五月二十九日上午六時三十分，昨夜吳道剛上校告訴我，法國第七軍被擊敗後，已潰不成軍。第九軍也不能作戰了。第一軍也不再存在了。除了馬奇諾防綫所駐十師以外，法軍祇剩五十一師了。自阿倍維爾到巴黎一綫駐有十師。還有三十五師分配在蒙脫梅地到海岸一帶，防綫共長一百八十哩。

據說英軍在烟幕掩蔽之下，方作順利的撤退。運兵船已沉了一艘。

五月三十日上午十時：鄧扣克撤兵消息，比預期的尤為滿意。已經撤退了五萬二千人，英吉利海峽一帶如果仍有低雲籠罩，陰雨繼續不停，今夜還可以撤退二萬一千人。

據偵察機機師報告，法方在愛遜河沿岸並無準備，橋樑沒有炸斷，軍隊極少，又無大砲戰車，沒有戰壕，也不見有人挖掘，又沒有戰車陷阱，也沒有當得起障礙物三字的設備。

這和喬治將軍方面的情報完全相反。他說，愛納一綫防守極為堅固。吳道剛和奧斯鮑羅逃出回來，證實了

我們機師的報告。他們在路上祇看見小隊哨兵縮縮在不完備的防禦物後面。各處見不到機關槍陣地，也沒瞄準着的大砲，也沒劃定的警備區域。他們去訪問愛遜附近的營部，和長官談起這種情形。那營長是個不剃鬚，很骯髒，很矮小的人，不大像軍人。問他為甚沒有壕溝。他說他所帶的兵是非洲阿爾及利亞人，阿爾及利亞人向來不掘戰壕的，這真是阿爾及利亞人的不幸，但是他們所要保衛的國土所蒙的不幸，恐怕還要大呢，兩翼防務空虛的情形相差不遠。並沒有可以擋住德國戰車一秒鐘的障礙物。

對岸德軍很輕易地守着陣地。如果他們要過來，祇消從索遜和里色爾二處渡河，其實祇要照平時走路那般走過來就行了。

吳道剛和奧斯鮑羅經過里姆。他們說，里姆像是座死城一般，既未被轟炸，也沒被砲擊；可是城內却沒一個活人。

愛納河兩岸鄉村也沒有人住了。他們問路旁的兵士，為甚鄉村也和城市一般地沒人，他們指着天上，聳聳

肩。由此可知轟炸所生出的恐怖心理，遠勝於一萬尊大砲哩。

五月三十一日十一時十五分：鄧扣克戰事之激烈，不下於一九一四年馬爾納河之戰，不過情形完全不同罷了。據說普列烏將軍所部已衝破德軍陣綫，已與英國軍相合，一同爲鄧扣克撤退的軍隊作後衛。

狄爾將軍今日已到這裏，大約就要採取最後決定了。法國現在的地位，是否應由英國增派生力軍來冒一下險？這就是應該決定的了。照我私人看來，可以不必。我們的目的在於擊敗德國。唯有英國才能達到這目的。英國如果分出一部不很充足的軍隊來支持戰敗的法國，必致同歸於盡。倒不如讓英國重振殘部，即使單獨作戰，終有一天能達到最後勝利，來解放法國。

六月三日下午四時十五分：大概在一時半的時候，我們正在吃點心，忽然聽到重轟炸機發出的可怕機聲。一共三批，每批五十架光景，在一萬呎高空飛過。也沒一架法方戰鬥機飛起迎擊，直到最後一批安然飛過之後，十八架莫來式飛機中纔有一二架昇到三四千呎高空，

漫無目的地開了幾槍。

聽說德國在開戰纔有第一綫飛機九千架。每月能製造一千五百架。我方戰鬥機在最初三星期中損失很重。轟炸機並無損失。所以現在轟炸機的總數，正在不斷地增進着。

六月五日下午一時四十五分，十一時十五分接到消息，敵方已於今晨四時，在索姆河亞眠至貝隆綫採取攻勢。正午，敵方機械化部隊已突破數點，同時拉翁以西敵軍也沿瓦斯河向達爾方面進攻。敵軍進展之速，真出人意外。

六月六日下午六時三十分：北戰場消息惡劣。敵軍在亞眠以東，洛愛以北集合的戰車大概有八百到一千輛光景。看來將向貢比臬進攻。

六月七日上午十時十五分：巴黎爭奪戰已全部展開。今晨無甚可靠消息。全綫搖幌不定。各種變化都有發生的可能。

下午四時：蒙脫狄第和貢比臬都已淪陷。

下午六時：敵軍進佔福茂利和格蘭維利，謠傳先頭

部隊已到波維斯和邦托斯，離巴黎西北祇二十哩了。

六月九日上午九時四十五分：昨天午後，局勢轉變得很快，德軍以機械化部隊為前鋒，在里姆以北大舉進攻，已經越過愛納河急進，英法空軍將以全力阻止敵軍戰車隊活動。這次進攻也許是大包圍的開始。德軍想深入法國到羅亞河為止，然後不管法國的政府，而還向法國人民講和。

六月十日：橋樑都埋了炸藥，預備炸毀。照例法國人的破壞精神很不够，常常祇炸毀近岸的幾個橋洞，修復起來非常容易。這裏的羅亞河有好幾百碼闊，我想如吳法軍陣綫崩潰，仍想繼續抵抗的話，羅亞河是最後的一道防綫了。

六月十二日上午十一時半：里姆南面德軍有三個生力軍團。昨天法軍司令部已撤退到梅恩，駐紮在鎮裏。現在海峽至蒙脫梅地一綫有德軍八十師。法軍祇有疲兵三十五師。法國已不再有轉敗為勝的希望了。

十二時十分：淪陷區中法軍已撤退三分之一，由此更可證實法軍軍心渙散的傳說。據估計，法軍中有一半

士兵的家鄉都在淪陷區。

下午十一時：今晚又收到極不好的消息，賓納河陣地已被突破。

六月十三日上午十時四十分：一般人的意見都以為法軍就要總退却了。昨晚法軍某軍官對我說，「我們祇有三十五師。平時每師防地最長不過七公里，現在有幾師的防地却延長到三十公里。有些固然是精銳部隊，有些却不大可靠。德軍有八十師，設備都比我們好。你能怎麼樣呢？」

午夜十二時：據說成千成萬的法軍已拋下武器，逃到馬爾納河南岸。法軍砲彈百分之六十都會爆炸，這已是公認的事實了。

英國空軍戰鬥機隊已定今晚飛往海岸。如果形勢不十分緊急，我們也許在明後天跟上去。

六月十四日：法軍昨夜已放棄巴黎，今天就要由德方第十四軍佔領了。雖然密雲大雨阻止了空軍的活動，但是從截獲的德方軍令看來，天氣一轉晴，就要大舉轟炸了。

十二時十五分：喬治將軍通告說，法軍就要退到羅亞河防綫，已決定放棄馬奇諾防綫了。這個報告是此次戰事的大關鍵。

下午三時五十九分：喬治將軍又通告說，「一切有組織的抵抗，已完全終止了。」

六月十五日，昨日午刻四時，和吳道爾，奧斯鮑羅離奧林斯，經勒猛到安吉。勒猛是交通司令部所在地。我們去拜訪英軍司令勃羅克將軍。又去拜訪主持撤兵的海軍長官。他的名字好像是加拉特，是個嚴肅精明的人。我永遠忘不了他辦公廳裏的氣象。那辦公廳的房間在一所大廈裏，兩邊通着寬大的房間。傍晚很熱，室內工作着的七八個海軍官佐，都熱得捲起了衣袖。室內像死一樣地寂靜，除了偶或一二聲私語外，聽不到人說話。祇有用電話發令的時候，才聽到唯一的聲音。發令的聲音，簡明有力，不難使人知道他們的意向。室內的空氣像教堂裏一般，每個人都有他的事做，並且身心一致地在做。到辦公廳裏來的軍人，站在那裏，不論軍官小兵，都受到這種嚴肅空氣的感動。

除了我們這正待撤退的一萬二千人以外，大約法國境內還有英軍七萬五千人。

六月十六日，昨日忽忽忙忙地離了安吉。到機場和一個機師說了幾句話回來，得悉德軍戰車離公路不過十四哩。空軍總指揮勸我到機場等飛機全部飛出後，再到南德，吳道爾和奧斯鮑羅就和我立刻一同出發。

沿路風景很好。這一帶我從小時候，就很熟了，然而以前經過羅亞河却從沒有這麼早。河旁沙灘平闊，兩邊都是葡萄園，對我好象家一般地熟識。我們沿着河南岸，經過每處村落和橋樑時，都有容貌果毅的老年鄉民阻住檢查。他們都帶着步槍，很能耐苦。他們佈好障礙物，預備阻止敵軍較輕的摩托部隊。雖然不能阻擋戰車的行進，然而機器腳踏車和軍用車是很可以阻止的。

下午到達南德以南的英國空軍戰鬥機隊司令部。情形混亂不堪。原定昨夜開始遷移，已遲了幾小時。各種物件都拋了一地。今天早晨這裏像個垃圾堆。草地上有官長們破了的制服，打字機，汽車，貨車，醫藥用品等等，隨地都是。

我們正等着出發，坐車還是乘飛機，看情形而定。

六月十七日上午十時十五分：今晨第一架偵察機帶來敵軍的正確消息。德軍已進入奧林斯，各處橋樑都已炸斷，有些地方都起了火。奧林斯西南十二哩一座小橋右端，有十二架戰車停着。這邊不算什麼，然而戰車後面竟有幾輛難民車。德軍工程隊正在修理斷橋，德軍戰車和法國難民車都很忍耐地等着一同越過橋。

退至羅亞河的軍事行動還沒有全部完畢。

天公使撤退受到不少便利。雷雨使對面都看不清楚。昨晚躲在機場上一架勃倫漢機下面，雖則躲在那裏，可是流過機下的水，已幾乎把我沖掉了。

昨夜一輛火車駛過。我軍高射砲隊某軍官在睡夢裏聽了，以為是德軍機械化部隊，立刻跳下牀鋪，却把脚趾的一節脫了節。這是高射砲隊中第一個受傷的人。

正午十二時：得到法軍求和的消息。

五時半：陸上人員的最後一批已出發了。

五時五十分：空軍人員及空軍總指揮也乘機飛去。

五時五十五分：吳道爾，奧斯鮑羅和我，以及其他

軍官三十人，分乘勃倫漢機五架自南德機場出發。

午後八時：在英國海司頓降落。

後來知道，德軍機器腳踏車隊已於午夜領導着機械化部隊攻入南德。

歐戰戰略泛論

這篇是英國著名軍略家郝德上校關於歐戰戰略的泛論，原文載紐約 Herald Tribune，茲譯錄於後。

美國軍事評論家鮑爾溫曾在一篇生動透闢的文字裏說，「不列顛帝國的防禦，巍然建築在三大基礎之上：其一是滄洋，不列顛帝國的偉大即基於此；其二是曼哲，斯德和中部各地的機械，英國作戰的武器，皆仰給於此；其三就是空軍」。

他又說，「現因戰局的推移，不列顛防禦觀念，實與戰爭開始前出版的郝德上校所著保衛不列顛一書中的論據大相逕庭，」此言未免使我驚異。

簡單言之，我的觀念不過說，我們應當以最大的力量集中於海空兩軍，而在陸軍方面的努力則減至最低限度。但須有充分的兵力，足以保衛我國的海外領土，並

須有機械化的攻擊部隊，以對付德軍突被法軍陣線時的情形。

這一理論，絕非空洞，而是有實際根據的。若把我們的力量分散，而企圖使各方面無不堅強，結果必致願此失彼，無一堅強，這是拿破崙所說過的重大錯誤。

「編成立強大的陸軍，不但非短時間所能辦到，且要耗費工業和財政方面的大量資源，這在維持海軍和編練堅強無比的空軍，當然需要更亟。我自上次世界大戰以來，就一向主張制空權在二次世界大戰中將為一個決定勝敗的因素。」

我雖曾主張編練機械化攻擊部隊，以派往法國和中

東方面作戰，但我也聲明過，大隊步兵分批開往歐陸，將有交通線受空軍或機械化部隊攻擊和切斷的危險，交通一斷，則在法國境內的英軍，勢將進退維谷，陷入窘境。

因此反不如運用海空軍和機械化部隊所需以外的工業餘力，以近代配備供給法國，使他們訓練有素的大量陸軍得以增厚實力，這不是「有限責任的理論」，而是履行「保存實力」的基本常識。遭受侵略的國家，唯有適當的支配他們努力的方向，纔能和時間爭勝，這是顛撲不破的真理。

但是冷靜的策劃與比例的思想，都被感情和成見所掩蔽了。我們的盟邦，但求陸軍的龐大，而忽略了空軍和防空的設備。我們也在大難當前亟需致力於緊急措施之際，而輕重倒置，反去編練龐大的陸軍。

回溯往事，假使我們的空軍，能與德國並駕齊驅，戰爭原可不致發生，這應該是人所共曉的事實。即使戰爭不能避免，祇須我們的戰鬥機和高射砲實力倍於去年夏天，或有少數機械化師團駐守要地，在德軍突破時立

即反攻，則德軍侵法，將感束手，對英威脅，更將完全消除。要達到這種目的，本屬輕而易舉的事，却被軍事傳統的觀念所貽誤了。

在這一次戰爭中，法比軍隊，因戰鬥機缺乏，不能驅逐德國的急降轟炸機，以致失去抵抗能力。當德軍衝過塞當的時候，又因裝甲師的不足，無法對抗，使聯軍受到了致命的打擊。

一九三七年，我會向陸軍部長倍立夏建議，編練六個裝甲師團，其中四師可開往法國作戰。但在一九四〇年五月，德軍進攻之時，英國還祇有一師可以派遣，而這師又駐在海峽的另一方面，並未能立即赴援。結果使我們派往法國的四十萬步兵式軍隊，被敵切斷聯絡，損失了大部份的配備，幾於赤手逃生。

鮑爾溫先生以爲我今日對於防禦力估計之高，不知是否仍與我戰前所著保衛不列顛一書中相同。實則就過去的戰況看來，我祇有回答他說，假使對於雙方兵力和情況的比較，均能適當顧到，那麼我非但未把防禦的力量估計得太高，實際還估計的太低。我會在書中發表這

樣一段結論：就大體言之，採取攻勢的軍隊對於敵軍須有三比一的優勢，不獨在人數方面，且在飛機戰車等現代機械化部隊方面亦須如此。

德軍對於現代防禦力的估計，似不在我之下，實則比我的估計或許還要高些。他們於未取攻勢之前，小心翼翼，先在飛機戰車等現代配備方面，造成三比一以上的優勢。據倫敦泰晤士報的可靠記載，其飛機為四與一之比，戰車則為五與一之比。而且我與一班早先主張機械化戰爭的人，都曾聲明過，在未來戰爭中，非採取運動戰術和出奇制勝的方法不可，此次德軍在採取攻勢時，對於這種新戰術的要點，已確能盡量發揮了。

非但如此，關於優勢的比例，我在戰前所作結論中曾慎重說過，在某種狀況之下，優勢的比例即使不到三與一之比也可無妨。第一，祇須攻軍在戰略上運用「誘敵」之計，使敵軍空壁而出，吞我鉤餌；第二，須戰線遼闊，使攻軍有充分活動的餘地，選擇敵軍防守薄弱之處，乘隙蹈瑕攻其無備；第三，攻軍宜利用新兵器或新戰術，出敵不意，使其失去抵抗力；第四則為守軍統率

無人，指揮失當。

我且曾說過，守軍必須飛機充足，力能保守領空之時，纔有抵禦敵方優勢陸軍的希望。

德軍在實力上雖佔極大優勢，但仍謹慎小心，不願冒險向馬奇諾防線正面攻擊。他們反去攻擊荷比等低窪國家，一方面把法軍誘離強防禦的工事，一方面又把戰線盡量延長，以獲得廣大的活動空間，同時降落傘兵和重戰車，更使他們收到出奇制勝之效。

除這許多優勢以外，法國總理所說「法軍統帥部不可思議的錯誤」，亦使德軍的獲勝得力不少。英法軍隊不知憑堅扼守，以逸待勞，反輕離根據而前進七十英里，深入比境，以守薩耳河上一無準備的防線，這或許是因爲政治上的關係而不得不然吧！

但是軍事上實際的佈置，決不能藉此解釋。聯軍左翼全部向比利時西部推進，而在進攻樞紐的比屬盧森堡一帶，却一無防守，似係盲目運用正規的集中主力原則，和誤解亞丁區森林叢壘，丘陵起伏，非敵軍機械化部隊用武之地，致有此種失着。

結果在安特衛普與那摩爾間六十英里的陣線，集中軍隊不下四十師，達到每一英里半即有一師團的密度。但在比法邊境的東北部恰正相反，祇有素質低劣平射砲奇缺的極少數師團防守，實際一個師團要防守着二十英里長的陣線。

更足使人駭異的，德軍裝甲師團從塞當附近的亞丁衝出時，扼守這段陣線的法軍，甚至並未守禦，而橫跨末斯河上的橋樑，也毫髮無損的落入德軍之手。

因此種種「不可思議的錯誤」，德軍遂能突破一大缺口，其進行之順利，殊出望外，更因守軍準備上嚴重的錯誤，以致影響愈大。法國雖已在一九一四年受過慘痛的經驗，比利時之恪守中立更顯有受敵奇襲的危險，而法軍依然不知戒備，並未在比利時邊界上建築一道與馬奇諾或齊格斐防線並駕齊驅的陣線。同時，不論法國或是英國，都未曾努力編練裝甲師團，準備在前線被突破時立即施行有力的反攻。

若把戰爭的事實經過，細加分析，可見防禦的力量，尚較我所估計的為高。德軍方面會竭力避棄對敵作直

接的攻擊，而法軍正規式的反攻，亦鮮不全部崩潰，損失慘重，以致後來沒有繼續抵抗的力量。

德軍在進攻之時，乘隙而入，每逢突破一處法軍陣線，即利用現代防禦佈置，使法軍截斷「通海地帶」的企圖，無從實現。德軍以八師之衆，由摩托車運輸，風馳電掣而進，居然能扼守此長達一百英里的地帶，而把兩側法軍的鉅形攻勢阻住。其後英軍雖兩翼已歸消滅，而孤軍奮鬥，卒能順利撤退至鄧扣克，可見軍隊背水作戰死戰時，雖衆寡懸殊，其抵抗力亦自不可輕侮。

我在不列顛一書中已說得很明白，關於攻勢，可以一語概括之：唯攻勢方能佔領敵國或敵軍陣地，而強迫敵人乞和。要達到這目的，攻勢在心理上更佔着重大的優勝。因為攻勢可以保持主動地位，且祇須所得收穫與所耗的力量相當，對於自己的軍隊不啻是一服補劑。

但必須具備取勝的基本條件時，方可採取攻勢。在戰事開始時的英，法軍隊却缺少攻勢所必需的武器，在那時採取攻勢，未免毫無希望。這一層現在全世界都應

明白的了。

我在戰前一二年中曾主張我們應採「攻勢防禦」，這是根據「量力行事」的實用原則。英、法方面負責備戰的人，多祇尚空洞的理論，紙上談兵，雖然頭頭是道，言之成理，而於實際情形，却毫不相干。

他們不去發展最新式的防禦戰術及其實施方法，而於訓練軍隊之時，仍專注於練習不合的進攻方式，把實用兩字完全忽略了。

我在戰前的著作中，嘗試為攻守的必要條件下一界說，德軍在準備戰爭時期和戰事的第一年中，小心佈置，以求適合攻擊成功的條件，可謂不遺餘力，聯軍則對於適合防禦成功的條件，漫不經意，兩相對照，業已情勢判然。法國士氣不振，固為事實，而去夏所發生的絕大悲劇，亦由此求得一簡單的說明。

除此未能適應實際之外，聯軍方面防禦，還受着更大的阻礙，那不是軍隊之過，而是短見的政治家應負其咎。

英法要謀「西線防禦」的安全，端賴有一個友好的西班牙，以保護他們的後方交通。這是我戰略的防禦論中一個要點。但是爲了西班牙內戰時「不干涉的干涉政策」，使德、義敢向英法的海軍挑戰，且使在上次世界

大戰中明白仇視英國的一派，征服了西班牙人民。

要推廣集體安全制度到歐洲東部，則蘇聯的支持，最不可少，這是我戰略防禦論中的另一要點，不揮反覆申明的。不料英國政府未曾事先獲得蘇聯的保證，即貿然以安全保障，俾於戰略上各自孤立的波蘭和羅馬尼亞，這與一向所持的妥協退讓政策，南轅北轍，確是出於一般人意料之外。希特勒和蘇聯一攜手，他便可無西顧之憂，而在東線向波蘭採取必勝的攻勢。

所以英、法政府的政策完全違反了我所提倡防禦戰略的根據。他們不知道堅壁以守。這是挫折攻軍銳氣最簡單最有效的方法，而反給與希特勒以突破弱點的機會，使他獲得了初步的勝利。

尤其糟的是：英、法如欲履行義務，而實行宣戰，必致放棄防禦而在一無準備與最不利的形勢下採取攻勢，若僅向齊格斐防線略作嘗試，不啻是自顯無能，假使以全力猛攻，又未免犧牲重大，而把將來抵抗的機會也減弱。

法軍採取慎重的攻勢，對於齊格斐防線，毫髮無損，但因戰報誇張過甚，後來的失敗，更是大損聯軍的威望。加以德軍在波蘭閃電式的勝利，使中立國的對於德國的恐怖，和英法自信力之動搖，更甚於慕尼黑協定。

倫敦書業的浩劫

倫敦於一九四〇年十二月二十九日的夜裏，遭德機大規模轟炸，發生空前大火，文化界所受的浩劫，不下其他各業。著名出版公司如納遜遜，朗孟斯，勃勒克胡特，考林斯，華特洛克，桑浦生羅，翰慶遜，司模蒂斯，伍特，希特韋特，辛普根馬歇爾，以至其他較小書店，多被全部或局部摧毀，損失書籍，不下六百萬冊之多。

但英國的出版商和售書商並不稍感氣餒。他們趕緊另覓地址，不到幾天功夫，地址擇定，職員紛紛歸來，在新奇的環境中，照常的營業了。其中如辛普根馬歇爾書店有英語世界最大發行所之稱，此次罹劫慘重，損失書籍三百萬冊，幾乎一蹶不振，嗣由出版業聯合會收買該店全部生財，營業因而不致中斷。

新公司採用合作社的方式，不尙牟利，營業概由出版業聯合會人員管理。在倫敦設中央發行所四處，將各種書籍分發各書店零售，故此後英國出版公司將專做批

發。史密士父子書局原視辛普根馬歇爾書局為批發方面的唯一勁敵，此次也肯在患難中加以援手，真是難得。

德機轟炸倫敦，圖書館也連帶遭殃，大學院圖書館藏書四十萬冊，被燬約十萬冊，其中多係德國歷史與文學珍本。後來從瓦礫中檢點殘冊，第一本找到的是德國文化史，倒很耐人尋味。

英國人士在空襲之餘，藉以消遣的，讀書即其一。圖書館事業因而頗有一種新氣象。

例如聖潘克拉頓，現已創設流動圖書館，裝在一輛載重汽車上，備書一千冊，每星期巡迴各地，以便讀者更換書籍。因之，民團汽球防空隊，高射砲隊，以及其他不能拉離職守的部隊，都享到就地讀書的便利。紅十字會等救護團體也都組織圖書服務隊，邱吉爾首相最幼的女公子，亦參加服務。

西綫戰局的清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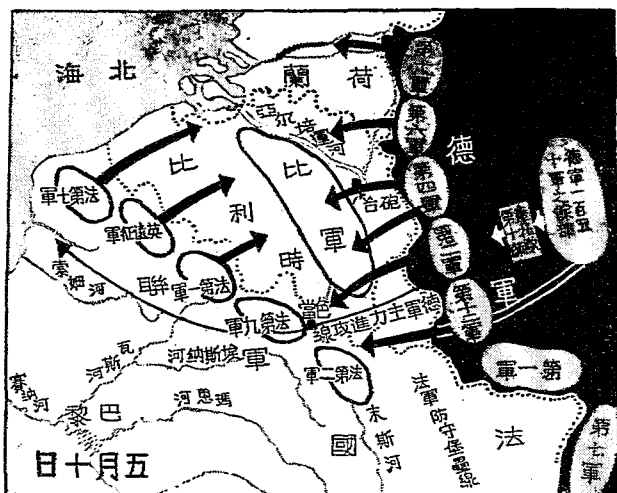
西綫戰事的經過，已見英、法、美記者和軍官的報道與日記，都是現代信史，不過各名家的著述都是一個角度裏的觀察，美國生活圖書週報現已集腋成裘，作成專文，茲譯錄於後，作為這一段戰史的結論，以供留心軍事者的研究。

一九四〇年五月間，德軍以六星期的時間，擊破荷、比、法三國，當時一般人都把閃電戰當作特異的全新戰術。其實德軍所根據的還是數百年相傳下來的軍事原則，不過加以新式的運用罷了。現在事過境遷，已有十個月之久，這彪炳千古的戰績，當可用冷靜的頭腦，加以清楚的分析。這篇便是根據德軍及聯軍最高軍事當局向守秘密的情報而作。

自上次世界大戰以來，聯軍曾鑄下一個大錯，以為兩軍作戰之時，各自深溝高壘，使戰局膠着，乃是常事。豈知不然。上次歐戰乃是一個反常的特殊情形。當時或因自動軍器和火力的進步，暫時超過步軍前進的能力，纔產生了這種例外。德國參謀部始終相信戰爭惟有取

攻勢總能取勝，防禦工事，決非堅不可破的。

法軍保有每英里耗費一百萬元所築成的馬奇諾防綫，自阿爾卑斯山綿亙至法比邊界的塞當，便自以為有恃無恐。至於保障北面的側翼，直至一九三六年，都靠着比利時郎威至麥士特列克，再沿亞爾倍運河至安特衛普的一道防綫。此外，比利時又築了一道輔助防綫，從塞當沿末斯河至那摩爾。復沿地耳河至安特衛普，在此與亞爾倍運河防綫銜接。一九三六年，比利時改變政策，脫離英、法同盟，宣佈「嚴守中立」，法國始由塞當至英吉利海峽，沿比國邊境倉卒築成一道小馬奇諾防綫。現在知道德國在去年五月發動攻勢以前，動員軍隊達六七百萬人，編為兩百四十師，外加其他必要的輔助



隊。德軍集中在法，比邊界的下一百五十師。至於聯

軍方面，法國有一百十五師，英軍開到的僅有十師，比軍有十六師至二十師，荷軍有十四師。

德軍進攻的方略，極其狡猾。一九一四年，德軍按照舒利芬計劃，以美茲為攻擊的中樞，盡量增強右翼，由比利時迂迴進攻。這一次德軍假裝仍照這個計劃進兵，實際上却以塞當為攻擊中樞，集中全力，以期在附近突破一點。

德軍為愚弄英，法，誘敵深入比境起見，首先北攻荷蘭，以引英，法入彀。實則德軍一百五十師中，用以對付十四師荷軍的，僅有六七師而已。

德軍於五月十日晨三時二十分進攻荷蘭，非正規的戰術最是發揮得淋漓盡致，新奇的事實，也層出不窮，所謂「垂直包圍」戰略，在歷史上是第一次運用，第一次成功了。步兵用飛機運輸，而且數額極多，在戰術運用上有着決定的影響，亦為曠古所無。荷軍訓練優良，指揮得人，裝配士氣均佳，然而德軍不出四日，居然能以寡擊衆，一舉破敵，這完全得力於空軍，傘兵（即空軍陸戰隊），和第五縱隊的運用得當。德軍又看出荷蘭

防綫的兩處弱點：一在末斯河南岸赫托琴抱險的附近，一在東南荷蘭防綫和比國防綫之間。但是這一路的攻勢，不過為優比的輔助，所以德軍力求減少代價。沿荷蘭南部邊境進擊，跨越洛特丹，杜烈希，馬狄克三處大橋，直趨荷蘭心臟，乃是最便宜的一條路綫。德軍為防止荷軍炸燬這許多橋樑計，便利用傘兵和第五縱隊。荷蘭境內所有德人和荷籍國社黨人，總數不下十萬，事先都接受了實行此項任務的詳細訓令。

德國的水上飛機同時降到洛特丹的末斯河上，機中德軍紛紛抱着橡皮小艇，划到河中央的小島，和武裝齊備的第五縱隊裏應外合，首先將守荷洛特丹那處重要大橋的荷兵逐走。附近一處受過特殊訓練的傘兵防禦隊的營舍復慘遭轟炸，荷軍死傷枕藉。德國轟炸機又把華爾哈文的洛特丹航空站包圍，炸燬幾座飛機庫，傘兵紛紛自天而降，藉着火牆的掩護，肅清了機場中的荷軍，並撤去了防止德機着陸的各種障礙物。轉瞬間德軍龐大的運輸機，已載着空軍陸戰隊，在華爾哈文降落了。

德軍在荷蘭京城與荷軍總司令部所在地的海牙，也

同樣地表現了一次。可是在海牙東南三哩的伊本堡地方，傘兵驅逐荷軍的企圖却失敗了，運輸飛機落地後，德軍方自機中爬出，便受着機關槍的掃射。在德夫脫地方，運輸飛機都降落在公路，一等軍隊落地，便不懼犧牲，故意駛入壕溝，讓出地位，以便餘機降落。他們把通往海牙的要道阻斷，截留來往的荷人車輛，截兵向海牙前進。華爾哈文方面，空軍陸戰隊的降下，絡繹不絕，以增援佔領馬狄克和杜烈希橋樑的傘兵。

參加「垂直包圍」的德軍，其胆氣之豪，確是使人驚歎。他們降落的人數既少，降落的地點，又與荷軍兩師相持的德軍陣綫相距有七八十里之遙。他們全靠陸上部隊的迅速赴援和敏捷佔領末斯河上的重要橋樑，方能免於殲滅。假使他們果能襲佔荷京，全部荷軍的神經中樞一時失效，荷軍的抵抗力便將立將崩潰了。

德軍由無數急降轟炸機前導，在黎明時衝向邊疆。荷蘭邊防兵不經一擊，便向兩側敗退。德軍向前推進，至下午，先頭部隊已進抵北部格萊德方面的主要防綫。在南部批爾一綫，荷軍為穿着荷蘭憲兵制服的第五縱隊

所阻，不及在琴納普把橫跨萊斯河的重要橋樑炸燬。德軍損失裝甲火車一列，但依然湧湧而進，中午已到密爾的第一道防綫。另外一師，則在羅歐蒙之南強渡萊斯河。當天，德國步兵在格萊倍前綫共前進十五哩，在羅歐蒙之南渡過萊斯河的德軍，更使批爾綫的側翼大受威脅。唯有在海牙降陸的德軍，大部份為荷蘭第一軍所包圍。荷政府急向英法兩國呼籲，請求援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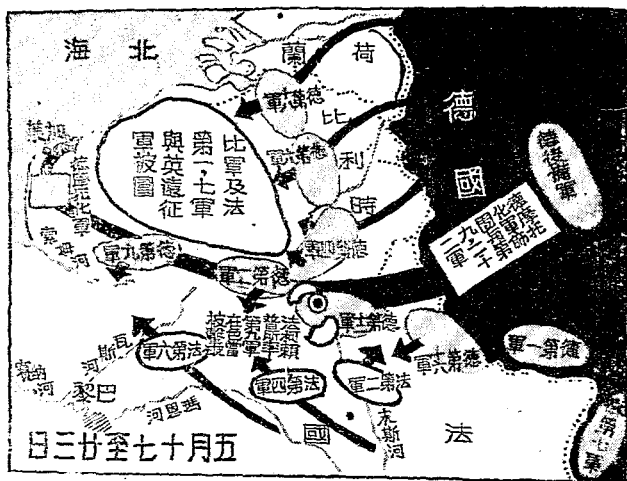
五月十一日晌午，海牙一所樹木繁茂的公園中，突然降下三百個傘兵，離開荷蘭國會祇有一哩之遙，另外一隊傘兵，降落的地點，與荷蘭王宮僅隔著五幢房屋，無疑的是想綁架王室，同時一隊武裝第五縱隊也向警察總局攻擊。接著巷戰爆發，荷軍幸得輕戰車之助，苦戰一小時半，方把德軍擊退。

全盤局勢，盡出荷軍總司令溫克曼將軍意料之外，他有若干部隊，受敵夾擊，甚至被迫兩面作戰。德傘兵在離他司令部不足一哩處降落，事實上在他戶外就有巷戰發生。十二哩以外的洛特丹，也有大隊空軍陸戰隊降落。第五縱隊不時向他司令部通報消息，許久纔能判明

真偽。至於司令部得免轟炸的唯一保障，全靠留在對面的德國駐荷外交人員。此時荷蘭危急已極，唯藉外援纔能得救。那天即有法軍摩托化部隊一師和戰車隊一師，向北移動，止於勃來大，這支兵力，果能積極運用，或不難掃蕩洛特丹的德軍。

五月十二日，德軍繼續挺進，批爾前綫的德軍機械化師團前進二十哩，衝抵赫琴托炮臺。華爾哈文降陸的德空軍陸戰隊已近萬人，又在停泊萊斯河中的游艇裏起出預先秘藏的大炮和重兵器，飛往華爾哈文的運輸機中，有一架在中途擊落，其中還載著師團長所乘的戰馬呢。

五月十三日，戰事還是一面倒。格萊停陣綫前面的區域，並未放水淹沒，若非爲了第五縱隊的搗亂，便是爲了措手不及，荷蘭所曾誇耀一時的堤防，至此竟一無所用。德國裝甲部隊在赫琴托炮臺突破了批爾綫，經過馬狄克，至下午四時，已與杜勒希的德軍取得聯絡。然而勃來大的法軍若肯盡力，從側面擊破德軍的機械化部隊，即不難使其「垂直包圍」戰略，功虧一簣。可是法



軍在連續不斷的空军轟炸下，一無動作。荷蘭大軍已被

截為二，大有全部消滅的危險。洛特丹大部份已化為一片焦土，這裏的德國空軍也已與機械化部隊取得聯絡。勃來大的法軍向南退却，在十四日那天，溫克曼將軍便宣佈投降了。

荷蘭戰地軍隊死傷不過二萬三千，並未潰敗，且有大部份未動，可是荷軍已完全陷於混亂，殲滅已在所不免了。

這時候，德國陸空兩軍向比利時撲攻亦已開始。其空軍機隊數在五百至六百五十之間，據各方估計，約有戰鬥機七千架至一萬架之間。聯軍飛機總計雖亦不下此數，共有機隊四百，戰鬥機約六千架，可是指揮不統一，行動尤難一致。

德空軍一開始便把荷比空軍掃蕩無餘。聯軍曾在五月十日及十四日間調動轟炸機一百架，輔以戰鬥機，作零星的反攻，結果被德空軍打得落花流水。五月十四日塞當附近一戰英機九十五架，一次就損失了四十架，另一次英機六十五架，損失三十五架，自五月十四日以後，聯軍方面實際上已無力白天轟炸了。

德國空軍，在攻擊方面雖極重要，但要決定勝敗，非有陸軍部隊佔領陣地不可。這種部隊都是精選的勁旅，曾受爭奪戰特殊訓練。實則聯軍方面的防禦堡壘，都已被他們攝成照相，德軍且在國內製成模型實地演習，一旦身歷其境，當然可以駕輕就熟了。德軍每次進攻，都由較小分隊擔任正面攻擊，由一位強毅果敢的指揮官率領。他們身上，各種需用的兵器，如破壞鐵絲綫的器具，手榴彈，炸藥，斧頭，鐵鎊，指南針，沙袋，自動手槍，輕機關槍，烟幕彈等，莫不應有盡有，正像一家活動五金舖子。在一陣炮火和烟幕的掩蔽之下，他們向堡壘蛇行而進，槍彈紛紛向碉堡的炮口準確發射。鐵絲綫只要破成一孔，指揮官和若干專家就向前快跑，衝至隙縫處下的「死角」，餘者也分向堡壘的後方和側翼展開。他們把毒氣彈由炮孔攢入碉堡，萬一炮孔堵塞，就用炸彈擲擊炸毀，有時候也用噴火戰車進攻。

愛本伊默爾炮臺位於亞爾倍運河防綫，號稱爲最堅固的堡壘，牆垣厚達一百二十英尺，且有四分之一英里闊的亞爾倍運河環繞左右。可是奉命炸毀運河上兩座橋

樑的兵士，已被殺害，德軍奔過兩橋，便從後面攻擊炮臺。一架飛機，拖着幾架滑翔機，滿載敢死隊，降到炮臺中空地。他們早在波蘭方面從事演習，這時候便如法炮製，一自機中跳出，各司其職，有的用手榴彈炸門，有的從通氣孔中投下炸彈。比軍慌亂之餘，便舉手投降了。

原先在法國北部嚴陣以待的英法大軍，這時已闖入比境，願與德軍一決勝負，可惜他們的行動已太遲了。德軍傘兵在亞爾倍運河沿岸及盧森堡一帶，紛紛降落，使比利時軍心動搖。列日重鎮在五月十三日即告陷落，德軍祇留小隊，圍攻尙未納降的炮臺，主力軍隊則繼續進發。雷欣諾將軍和克魯格將軍指揮第六軍團和第四軍團，圍攔大了亞爾倍運河綫的裂口，進抵那摩爾和地維勒之間的末斯河畔。

德軍計劃果是圓滿地進行了。聯軍見德軍向比利時的攻勢極銳，不由得上大當，以爲這是舒利芬的原來計劃，便驅軍北進，這時主力攻擊的機會已到，德軍便在五月十四日，運用全力，向南方的塞當疾進。這路縱

西戰綫的局勢



深配備着的德軍不下七十師。步兵攻擊以前，先用急降轟炸機一千架，猛炸法國炮臺，連續達二十五小時之久，德國步兵工程突擊隊接着向前推進，把防綫突破了。一般見解都以爲德軍的突破法軍陣綫，應歸功於戰車，其實這是突擊隊的功勞，陣綫突破以後，德軍裝甲師團便從缺口處如洪水般衝入。自此以後，一切便都完了。法軍已一蹶不振，不能重整旗鼓。其第九軍團在柯蘭普將軍的指揮之下，雖作戰英勇，終至全軍覆沒。

德軍充分利用這一次的突破，確足令人稱述。在上次世界大戰中，雙方亦常突破敵陣，但不能乘機利用以造成戰略上的勝利，這是重大的失着。德軍在塞當周圍的方略很簡單，是以機器軍隊輕重戰車和飛機，編成先鋒隊，由一個司令官在地面上獨自指揮之責。他們祇是浩浩蕩蕩，一路前進，不暇鞏固所得的陣地。戰車把炮壘和機關槍網毀成平地，萬一爲平射炮所阻，別的戰車隊又向兩側包圍敵後攻擊，有時候這種任務由機械化部隊執行，有時候戰車也用無線電向轟炸機乞助。

德軍所有戰車，約在七千至七千五百輛之間，編成

十個裝甲師團。此外還有摩托化部隊六師。戰車都附帶着平射炮，一遇法國戰車迎頭抵抗，便立刻加以轟殺。德國裝甲車隊仍用着集中攻擊和出奇制勝的舊式戰略。他們勇敢異常，不顧一切，他們的偵察車隊，避免作戰，直闖過軍心渙散的法軍之後，前進之速，往往使法軍不及把橋樑炸毀，便被他們奪路而過。

德國大軍，在後聲援，先之以摩托化部隊，繼之以急行軍前進的步兵。機械化師平均日行二十五英里。他們深入敵軍後，佔領村鎮後，總把電話交通毀壞，他們的口號是迅速。某次有五十名德兵駕駛着三輛輕戰車，使聯軍運輸車一千五百輛停頓了不少時間。他們經過地雷密佈的戰場時，先用炮火猛烈轟擊，或在黑夜偷埋催爆網，使他剛巧在戰車攻擊前爆炸，開闢前進路綫。他們乘着橡皮艇渡過設防的河流時，又常用烟幕掩護。

比利時境內的聯軍雖於五月十五日退至地耳河，又於十六日退往鄧德勒河，但撤退時還整然有序。他們怎知道德國主力部隊，正在他們之南，在小馬奇諾防綫之後向西疾進，席捲了塞當，美齊爾，加斯，聖昆丁，直

趨亞眠和阿拉斯呢！

英國遠征軍和比軍在北路所受的壓力雖然較輕，但也被迫退至舒爾德河。至五月十二日，德軍突破巴尼至英吉利海峽沿岸的亞姆羅爾，在此以北的聯軍，遂完全孤立了。

這時假使聯軍的配備和德軍相仿，德軍的地位也就非常危險。聯軍可兩面夾攻，直抵海岸，把陷入其中的德軍擊成粉碎。但因軍備的強弱懸殊，陷於絕對危險境地中的，不是德軍，而是聯軍。

法軍曾於五月二十和二十一兩日在摩柏巨和華倫西的附近反攻，但未得手。五月二十二日德軍又集中所有的戰車，想在阿拉斯附近突破一點，亦因為時太晚和實力太弱而失敗了。餘如二十三日在剛白萊的嘗試，二十四日在亞眠附近的嘗試，也都徒勞無功。

英軍已感到無法可施，便開始向海峽各口岸撤退，作登船歸國之計，豈知德軍已沿岸抄襲，想把這三角形地帶全部封閉。自此以後，法蘭德之戰，就變成三角形兩邊的包圍戰了。比軍孤立無援，遂於五月二十八日投降

，英軍左翼空虛，太受威脅，實際上在五月二十日，英軍早就開始撤退。至二十九日，乘船回國的已有八萬之衆。

德軍滿想可以把握孤立的聯軍一網打盡，不料正在此時英國已集合海峽對岸根據地的全部飛機，而德軍則將大部空軍，用於索姆河的南面，以防法軍主力的反攻，使英軍驟然獲得了暫時的局部制空權。

英軍又得天時之助，海峽濃霧瀰漫，六百六十五艘船隻，遂得在兩日之內，載運十一萬大軍渡海回國。以後四日，陸續被救的又有十六萬人。

法蘭德之戰，乃是從古以來一幕演變最速的大慘劇。便這樣的宣告結束，歐洲大陸的戰局就此一瀉千里，無可挽回了。

美國備戰四巨頭

美國這次空前的擴充武備計劃，是由一個大規模製造家，一個勞工領袖，一個報紙出版人，和一個律師兼政治家所指導。這四大巨頭之中，一個就是通用汽車公司前總經理納遜，現任國防顧問委員會主席兼軍備製造部主任；一個是美國成衣業聯合會主席希爾門，現任國防顧問委員會副主席兼勞工部主任；一個是芝加哥日報出版人諾克斯上校，現任海軍部長；還有一個是前任紐約擔任律師後為國務卿的史汀生上校，現任陸軍部長。他們都須襄助羅斯福總統，分攬憲法，和國會所授予的權力。

這四個人物，來歷不同，却都不是民主黨員。諾克斯和史汀生隸屬共和黨。希爾門和納遜既無黨派關係，且都不是美國人，納遜原籍丹麥，希爾門原籍立陶宛，都是在二十歲的時候，移殖美國的。

納遜在一般人心目中，是個傑出的大批製造家，曾辭去通用汽車公司年俸三十萬零三千四百美元的經理職位，來幹這不取一文的國防委員，自非等閑可比。此人身長六呎，銀髮飄飄，帶一副拖着黑緞帶的夾鼻眼鏡，平時健步如飛，不喜高談闊論。

希爾門身材魁梧，鼻架眼鏡，頭髮烏黑，現年五十三歲，自一九一五年起，他當選為成衣業聯合會主席，以善於處理該業勞工問題著名。

諾克斯上校，現年六十六歲，生於波士頓，原為芝加哥報的發行人。竭力主張援助英國。是中等身材，一頭沙髮，痛惡官場惡習，辦事大刀闊斧。

史汀生上校，軀幹高偉，沉默寡言，年已七十有三，他的政治主張以堅決反對日本擴充勢力著稱。

歐美四傑印象記

美國著名作家桃樂賽湯普生（Dorothy Thompson）久駐歐洲，擔任紐約 Herald Tribune 報通訊員多年。因職務上的關係，常與各國朝野名人相晉接，以其精審的觀察，發為輕清流利的報告文學。每有寫述，不脛而走，實為女記者中佼佼者。本文係湯普生女士對於目下歐美舞臺邱吉爾，希特勒，史太林及羅斯福四巨頭的身影，精警透澈，文筆動人，爰為茲譯如次：

歐美四傑印象記

世界上地位最重要的要算羅斯福，邱吉爾，希特勒，和史太林了。他們究竟是何等樣人呢？我所知於他們的，其中三人乃由我親自體驗而來。史太林我從來沒有見到過。但是我曾和羅斯福，邱吉爾，及希特勒相晤談，也許我所獲得的印象，對於已經講到他們的幾種著作上尚能稍有增益之處。又因我有一位消息非常靈通的朋友，曾和史太林相交甚深，或者我更能受人誤解的史太林個性上，亦有一二貢獻。

邱吉爾之為人，熙明和煦，最合乎中庸之道。雖則出自愛爾蘭和美國人的血統（按邱吉爾的母親是美國人），他是十足的一個英國人。從任何一方面來講，邱吉爾和希特勒兩人恰處於相反地位。希特勒出身寒微；邱吉爾却是英國的「天潢貴族」。希特勒少年時十分坎坷。邱吉爾則從小就度着錦繡生活，養尊處優。

邱吉爾是一個落拓的貴族。因為他才華絕世，放浪不羈，不受階級觀念的約束。利祿兩字，無動於中，他

所念念不忘的祇是文明而已。他所異於一般貴族的地方，就在他對於一般民衆並無畏懼的心理。如果弄到不得的地步，他寧可看見英國共產化，而不願受人奴役。

邱吉爾是射手座宮星座的星宿下凡。仁腸俠骨，赤心爲國，堪稱前無古人。他在英國史上最危險的階段肩起了重任，明知其不可爲而爲之，到現在還是奮力做去。我不信他的頭腦中會有一分鐘的時間，想到英國會戰敗。要是他曾這樣的想過，那沒在去年六月法國解體之後，英國準就一敗塗地了。但是他從未一卸仔肩，他信賴英國偉大無窮盡的人力；他信賴不可以常理測度的英人性格；他更信賴着一片至誠所寄託的英吉利。邱吉爾具有一種超過時間的精神——好像他格調卓絕的散文演說，有似數百年前古文一般。沒有一個人，能像邱吉爾的善於喚起先民的偉大精神——莎士比亞，雪萊，納爾遜，德萊克——以振奮民氣和愛國熱忱。

希特勒呢，他對於一般羣衆，具有一種偉大的號召力，這是他的特長。這種左右他人的力量，從何而來，極難索解。這種力量好像催眠術，更恰當些，可以稱爲

一種魔力。他有驅使民衆的力量，尤其能使廣大的民衆能發狂似的跟從他。譬如多數德國婦女都以為他是一個美男子。

我曾經和希特勒會見半小時，在這三十分鐘之間，我極審慎的仔細去看他，希望能獲得一個深切難忘的印象。他身長約五呎十吋，但是因爲週身不甚均勻，看上去總覺得矮些。他上半身比腰以下爲長。他胸部微塌，肩膀略渾。站着的時候樣子很不好，腹部隆起，兩腿稍曲，故而趾尖也有些朝外。他雙手頗庸俗，並常微微的哆嗦。

希特勒皮膚甚薄，稍帶黃色，面部自額迄頰，望上去不甚勻稱。他的額角狹小而後削。頭髮生得很好，細緻柔和，作深棕色。他的鬍子亦復如此。這是所謂「頭髮色的頭髮」。如果像最近所傳，希特勒的頭髮現作赭色，那末，在我看到他之後，一定經過藥水漂洗過的了。他的嘴是他外表上最難看的一處。望上去幾乎不見嘴唇，牙齒稍向內傾。

希特勒的眼睛最爲動人。一見之下，令人難以忘懷

。他兩眼並不像崇拜他者所說的作淡藍色，實則是藍灰色。我和希特勒會晤的半小時中，和他相對坐在一張狹長桌子旁。我從未凝視着他的雙目。他的兩眼老是向遠遠的望着。如果與一個眼睛不朝着你看的人談話，那真是一件非常為難的事。希特勒的眼睛却備具着這種特質，就是他的眼睛雖不朝着你看，而你却被迫的要注視着他呢。他精神提起之後，講起話來好像身上附着鬼怪。他講話的時候，不像有什麼聽衆在他前面，他的對象似乎爲一班想像中的聽衆——或者就是他本人。他簡直自己聽了自己所講的話而出神了。講話之時，他整個面部變化倏忽；一陣陣的顏色會變幻出來。在平庸的變化之中，他顯現着一種叫人迷惑，而又卑躬屈節似的感覺。他並不是被自己異着，不過乾脆的被異着而已。

希特勒對於諸色人等的影響力量，倒頗有一記之價值。我知道有若干高才卓識之士，儘會「跟着他跑」。有些人則見了他就覺忸怩不安，更有一部份人却是嫌惡他。我本人對他就覺芒刺在背。我好像看到了一種不便公開的秘密展覽似的哩。但是他在大眾之前，其影響的

不可思議，又屬無可諱言。

我會聽過他好幾次的演說，結果總感覺冷酷，表示嫌惡，好像看到了什麼不甚佳妙的景象似的。而那些景象實在是不甚高明。他對羣衆演說時，總要做出一種貓騷動物所具的魔力。他不善詞令。在冷嘲熱罵，令人迷惘的語言方式上，希特勒決不是艾林的對手。就演說而論，當然羅斯福可以當他的老師而無愧。希特勒的演說既散漫，復迂迴，他所用的詞句往往意義不透彻，不顧文法，又夾雜着奧地利北方的粗鄙語音。我不得不承認要不是爲了要聽取他的言論而聆他之言外，我真感覺着討厭。就他本人而論，他並不欲取厭於人，因爲在精神恍惚之間所作神媒的談話，並不要叫人討厭。

在羣衆之中，希特勒成爲一個性情乖戾，想入非非，最感痛苦的一人，好像他們中間的一個黑影，造成誇大可怕，緊張而具有鬼怪似的空氣。人家對着他害怕，對着他所左右的羣衆也是驚恐。希特勒是殘忍的，但是對於動物及幼童，倒並不因此而失其深愛之心。他雖誓必報，有若婦人一般。對人從不寬恕，也從不忘記仇惡

。就是緘默之際，過了幾年，他還是要報復——一九三四年的清黨運動即其一例。我疑惑希特勒是從來不會和人家發生正常關係的。

我不相信希特勒會傾向和平。這緣故並不與邏輯有關，除了作戰之外，他一切多不用邏輯。他執迷不悟，憑其虛玄，故弄狡獪的手段，洩忿排怒惟恐天下不亂。他簡直是無理可喻。我深信他如果一旦講起道理來，就要失去他的「天才」了。

爲了要給史太林寫照，顯出他被人誤解的程度，和在世界統治者中他所居的地位，我就請教了一位做外交官的朋友。他是一個觀察力量極其精密的人，尤其對於研究人類性格，興趣十分濃厚。他曾和世界各國的獨裁者會晤交談，對於其中任何一個，沒有絲毫特別愛好的理由。關於史太林，他說道：「在三個獨裁者之中，他最富於人忤。三人之間懂有他會哄笑。我與希特勒及墨索里尼好幾次的會談中，他們兩人的嘴唇上，除了一個微薄的笑影之外，其他並無所見。但是史太林却能笑，笑得非常痛快淋漓。三個獨裁者之中，史太林是前輩。」

我並不說他的年齡最大，就歲數講，當然他居於最長。但是他的身體也頂強壯健碩，我的意思是說，就人種上講，他資格最老，他產自最古人種之一的亞細亞人。

「史太林最爲率真坦白，絕無自作聰明或裝腔做勢之處。墨索里尼在聽衆之前，好像一個賣藝者流，常常把他的強大膂力表演出來，墨索里尼也有拉丁人的精密和邏輯之心，他所有的行動和計劃都是合於邏輯的——但是他的邏輯並不是沒有錯誤。」

「在另一方面，希特勒完全是一個基於本能衝動的人——好像一頭動物，他是非常富於婆娘氣，深信直覺論，要和他討論任何問題，完全是不可能的。如果他樂意聽你的話，那末他閒適的聽着，甚至裝出一種阿諛的樣子，那種情調未免帶有卑躬屈節的氣息，據我看來，實無動人的地方。但是一聲惱怒的話，他的個性就完全不同了。眼珠翻在眼瞼後，雙手發抖，臉色變青。他可怕地爭論，活像一個串歇斯底里的女人。」

「但是史太林是個人，他並不殘忍，這種說法不過是西方的看而法已，他對於所受的痛苦，總是保持着區區

洲人的中庸之道。中國人是極文明的民族，但是當他們看到矛槍頭上所刺着的首級，並不驚惶失措。歐洲人對於生命的觀念，其觀點與我們不同。史太林亦復如此，他並不是個殘忍的人。

「他並不想自己是一個英雄，一位神，或者是救世主，他對於人家把他畫像陳列的方法不覺好笑，看見那些崇拜英雄的方式，總是聳着肩膀。他說道，「大家喜歡這樣，尤其是在蘇俄呢。」他在前輩的作風中，經驗宏富，非常前進，他處事謹慎，知道自己具有忍耐的能力，根本上他是個實行家，而非理想家。」

「在幾位獨裁者中間，他要算最機敏，他具有好像動物嗅覺似的自覺力，和非常邏輯的智能，他的政策總是憑着這兩點變管齊下的，他不像希特勒所描摹他自己為夢遊病者的人，也不像墨索里尼遇事斤斤於因素的估計，他一面思考，一面也仗着他的預感力量行事。」

「史太林在三人中最合於常態，但是如果把西方的標準來衡量，他就不合於「常態」着了，他是一個來自中亞細亞的一個常人，西方人却不能了解他，以舉人中

的一人而論，他在諸獨裁者中為最可親的一人，在他們舉人中，祇有他使我感覺得具有無上的智慧。」

羅斯福像史太林，邱吉爾，及希特勒一樣，是一個幸運兒。但是美國人，即使連那些擁護和熱忱效忠於他的，也不知道羅斯福的究竟，和在這舉世紛爭之中，他所處的地位如何。因為美國人，不以歐洲遭難者的目光去看他，他們既不知道羅斯福的意義。在希特勒眼中，羅斯福和邱吉爾是世界上最可痛恨的兩個人。他的所以怨忌他們並不是完全為了政治的關係，而且也不是一望就能明瞭其原因的。

他痛恨他們兩人，因為他們都是貴族；他痛恨他們，因為他們不領他的勢。尤其是邱吉爾，公然說他是個荒謬可笑的妄人；他痛恨他們兩人，因為他們倆所代表的少數民族，就是他心目中所欲戰勝而加以駕御的！如果以純粹的北歐人種來講，那末英國首相和美國總統就是代表者了。研究人種學的人深深地知道，希特勒之於北歐人種具有百世難解之仇。挪威與荷蘭給德人征服了，但是他們並未屈從。荷蘭的海軍還是在作戰着。

希特勒以超人爲口頭禪，所謂超人就是德意志。但是羅吉爾却直指其妄。如果世界上的人最近曾見到過超人，那末是指那些在鄧拓克作戰者的了。他們都是普通的英國人——水手，漁夫和平民。

所謂羅斯福的真正意義，一面映照在希特勒心目中的，是一種怨忿；另一面從歐洲平民所反射出來的，則是一種頌贊。英國的孩子們，在也許明天就要被德機炸毀的教堂裏跪着禱禱道：「上帝呀，求你保佑羅斯福先生」。這是真情。

歐洲有數千百萬的人，在他們的心坎深處，深信世界上有一個人，能從苦難中把他們救出來，領導他們入

於和平自由。這個人的姓氏就是羅斯福。他們視他爲一個善笑的人，疾惡各種壓制。因爲他會身受痛苦，他體會到別人所受的痛苦，以身歷其境的人來實踐克服災禍的宏願。

他們視羅斯福爲能使信仰自由和人道主義的國家，改變性格的一個人。他們希望他，和他的國家，能用任何一種方法，去表演一個奇蹟，他們希望羅斯福和美國，能制止希特勒和戰爭，爲一般平民取得將來的光明。流血和痛苦不能獲得神秘的幸運。現在只有一個魔

術家剩留着——一個具有魔力的領袖，和一個神秘之島；那就是羅斯福總統和美國。

美國連任三屆總統羅斯福的起居注

一九四一年一月二十日，羅斯福宣誓就任美國大總統，這是他第三屆的連任，實為美國史上的創舉。在八年以來總統任期中，羅斯福的肩膊上却更添了無數的重任。就已往的歷史來觀，處於目下危局中的美國，做元首的應付之困難，和林肯第一任大總統及威爾遜連任二屆大總統時的局面實相彷彿。

在美國人和全世界的目光中看來，白宮主的一舉一動可以代表美國整個國家。他以身作則，執行一切政治上的決策，不得稍有差池，即使僚屬有故，也得由他去肩負完全責任。美國大總統對於歐亞戰事和國際關係的一句話，或是一個動作，都可視為美國態度的表示。羅斯福真所謂舉足輕重，絕對不能輕舉妄動。

以執政八年的經驗來講，羅斯福誠可謂做總統的老手，他對於近代總統的如何做法，可謂深得其中三昧。

在他第一第二兩屆大總統的任期內，已是舉世動盪，紛擾多事之秋，至於現在的第三屆任期，更是變本加厲，困難叢集。但是他倒應付裕如，並沒有失措之處。他之善於「當總統差使」，誠有過人之處。

一天到晚，羅斯福總統處理萬幾，工作時間之長，在歷屆美國總統之中，可謂前無古人。這也許因為自從一九三三年首屆任期以來，他早就把美國總統府，看作一個急救管理處似的。但是知道他的人，都曉得在何環境之下，他必能對付一切。而且羅斯福是一個神經質的人，如果空閒下來，倒要心中忽忽若有所失哩。

羅斯福總統在白宮之中，一切起居生活，工作習慣，久之已變成刻板文章。他有晚起早睡的習慣，喜歡在床上閱讀，因之不過午夜不睡覺。這樣一來，早晨不到九點鐘就不會醒。醒後還要在床上勾留一小時。在此一

小時內，他吃着炒蛋，土司，咖啡做早餐，乘便拆看機密信件，一日間的訪客名單，兩三個字條，及幾份報紙。他每天要看上五六份報紙，又不時從新聞報道棧上，抽看紙條。

鐘鳴十時，他往總統府。一天的公務大概可分成兩部份：從上午十時到下午一時接見預先約定的訪客，規定每人一刻鐘，事畢進午餐。用膳的時間為一小時，他常常利用這時間和人家談商事務；下午二時到五時半，與政府中僚屬各個談話，處理公務。以辦公而論，羅斯福每星期工作五天，但在星期六和星期日，他總是為事務所分身。不論總統在華盛頓，或離開首都到別的地方，這幾天——直可稱為動腦筋日子——他答覆許多要他親自回復的信件，和瀏覽政府中或在野專家的報告書。這些報告總是盛滿了一個鐵絲籃，每晚由總統的寫字台上，搬到他床邊檯上，第二天早晨又搬回總統府。他一看完畢之後，就在紙片上加以批註，或命隨從人員把他的意見紀錄下來。

總統批註著的便條，很快而很準確的送達各部高級

辦事人員手中。他們又都能隨時和總統通電話。差不多有四分之一的工作時間，羅斯福是消磨於電話之中的。閣員們都隨時可通電話，與他商量國事。有資格够得上與羅斯福總統通電話的各級要人，其數在五十至一百之間，白宮的電話司機人一接到他們的電話時，便隨時和總統接通。

除了上述的日常繁重例行公事外，羅斯福總統還得監察指導各種政務。像公開會議，閱讀報告，信件等。他從這些中間，隨時決定他「爐邊閒談」，或向國會演說時，所表示的施政方策，以及立法提案和對外宣言等等的立場。

羅斯福就任首次大總統時，美國正鬧着嚴重的經濟問題，這次三屆連任時，又遭逢國防問題，鬧得滿天星斗。在這前後不同的環境之中，他晚上所閱讀的各種政務報告。和白天所召開的各種會議，也就逃不出這個圈子了。一九三三年三月四日，羅斯福首屆就任大總統時，他年五十一歲，正值國內經濟恐慌，銀行紛紛倒閉的當兒。這次第三屆連任，他已是五十九歲了。年紀雖然

老了些，然而精神却還非常飽滿。各報駐華盛頓的通訊員在每星期二次招待會席上，總看見一間橢圓形室中，壁上懸掛着舊的船艙圖和船的模型，在那堆了許多小玩意兒的寫字檯後，坐着一位面色紅潤，精神煥發的人。

羅斯福的頭髮比之一九三三年已灰白了些，而且略為稀少了些。面部更見沉着，紋路也更為深刻。除此之外，一切還是保持着時多采。他在答復一個問題時，總是保持着突然昂舉其首的姿態。他在答復問題之間，還是兩眼炯炯，從一個人的臉上移注到另一個人。他嘴裏銜着一根細長的烟咬嘴，一根紙烟完了之後，又接着吸着第一枝，這種種習慣，凡是常出席於總統府新聞記者招待會的，都能一一記起罷。

話雖如此，羅斯福在歷屆總統任中肩負艱鉅，各種問題叢集一身，究竟是很吃力的一件事。因之，他雖常常顯示着愉快的印象，然而內心方面亦不無虎尾春冰之感。在招待新聞記者席上，有時候談到民主主義與獨裁政治撞擊的急迫問題時，他表面縱極樂觀，但是各新聞記者以八年來的經驗，體會到羅斯福心中真正的感覺

，極不容易流露於外，他總是設法把最好的印象留給人家，並且深知如何以幽默的答語，來對付被問到他所不願章答復的各種問題。

總而言之，羅斯福總統不但肩起了美國甚且是世界最大的責任，華盛頓一般觀察家雖則認為事情嚴重，但是並不為他沮喪。關於國防問題，他所表示的最大決心，實為他就任總統以來所從未表示過的。他比較起首任總統時當然老了些，老了，可是經驗也愈深了。但他的信念和熱烈的情緒來說，他還是像一九三三年三月四日一般，那天他向全國國民宣示道：「我們所要發誓的，就是自己憂懼而已。」

羅斯福擔任美國總統八年以來，其日常生活差不多一貫的成為板刻文章，很少有人能及得來他。在他的習慣上，變化或改進的地方大約只有三件事：

從前，他在白宮的游泳池中，每星期總要游泳五次，現已減少為三次。時間大約在下午五時半，在水中浸上二十分鐘至二十五分鐘之久，練習各種水中健身運動。白宮裏的麥金泰醫師，因為羅斯福已屆五十九歲始衰

之年，在學理上認為每星期游泳三次，已經足夠。但是羅斯福的胸和臂，在水中拍擊運動，力量還很強健。游泳池中的水，其溫度常保持七十度。游泳過後，麥醫師的助手喬治爾克斯為總統作全身按摩，約四十分鐘，某某日雖不游泳，這種按摩還是照常要舉行的。羅斯福的體重常常保持着均衡的重量，總是在一百八十四磅至一百八十八磅之間。他在已往八年之間，超過一百九十磅的時候，真是屈指可數的少數幾次而已。

羅斯福總統向有蒐集舊郵票的嗜好，他以此調劑工作上的疲勞。有時他也把郵票送到拍賣場去，自從三屆連任總統以來，因為公務繁忙，這興趣已經稍為減退了。每天，國務院送至總統府的郵件，一捆捆的不知要多，他就把舊郵票剪留下來。此外各地人士又常把舊郵票當作禮物寄給他。他一個個把它們黏貼在集郵簿上，寫字臺上又放着一碗溫水，把郵票掉在其中，親手把它們從信封上撕下來。每星期抄寫冊出遊，他總是攜着一包舊郵票，兩本集郵簿，手自黏貼，樂此不疲。從前每星期要化上數小時於集郵消遣的羅斯福，現在如果每星

期能玩賞一次，他就覺得非常的愉快了。

羅斯福所收藏着的舊郵票，究竟價值幾何，從來沒有公佈過。據稱，他手頭並沒有珍奇的郵票，價值亦屬平平。但在一般人看來，他既擁有一百多冊集郵簿，六十冊放在白宮中，海德公園鑽私邸那邊也有好幾十本，其中有不少郵票為他伯父所遺下的；再加上他本人半世以來的蒐羅，和至少在他就任大總統以來八年中，得到各方面集郵專家的合作徵集，若說他的收藏品僅是些貪多濫集的平凡品，其誰信之呢？

第三件習慣上的改變就是少看電影。白宮裏的電影室設在一樓一個廳事裏，一星期總要開映好幾次。從前，羅斯福雖不是每次皆到，但在場的時候總佔多數。看畢電影，再入書室辦上幾小時公務，這是他習以為常的。現在因為分身不開，一個月中平均只看兩次電影了。白宮中的影片由各影片公司發行處所贈映，先期由秘書歐萊選定。廳中裝置銀幕和放映機，一架配音機價值美金一萬五千元，係前總統胡佛任期中所置。羅斯福總統夫人，來賓，白宮中的號房，膳司，侍女等，當總統獨

自一人，在相隔數步的圓形書室中批覽公文，或答復函件之時，他們也常在那裏觀看電影。

在白宮中看電影，非常舒適，大家隨便坐在椅子上裏，四壁琳瑯，甚為幽靜。羅斯福總統高興看電影時，便坐在前排或第二排椅子上。所映的如果是輕鬆短片，那末還要插映些笑片。當他的太太或女長輩等在座時，襯到片子正配他的胃口時，他往往要如俗語所說的「放些噱頭」，使她們驚奇發笑。他最愛看新聞片，或狄斯耐的卡通畫片。去冬上演的大笑匠卓別林名作「獨裁者和五彩的紅騎血戰」記，他一看之下，大為激賞。如果所映的片子不合他老人家的脾胃，他便老實不客氣的「中途而廢」，便由那黑種人侍役布列底門，把他從椅子中扶起來，步入書室，休息或辦公，悉從他便。

羅斯福的私人書室，四壁掛上船艙圖和模型，已如前述。他的寫字台上放滿了小玩意兒，尤以動物中的驢子最多，小書插上備有世界便覽，聖經，標雷勝所編的常用格言集和實用標準字典等書。台面又不時擺置着一包包的舊郵票，和一盒雪茄烟。總統本人常吸駱駝牌香

烟，雪茄僅為敬客之用。

講到羅斯福的減少玩郵票和看電影兩件事，却又聯想到從前白宮主人生活的變遷。那時候總統的生活竟是非常的優閒可羨。其中柯立志總統一到下半年，便接連要午睡至數小時之久；齊奧杜羅斯福總統辦了三四小時的忙碌工作後，下半年即以打拳和練習柔術作消遣。有時候他下半年閒得無事，便伴同太太的內姪女到野外去散步，或是把半天光陰化在禪子房中。

羅斯福總統在白宮中就住在二樓的博物院中。裏面四壁都掛滿了海船圖。火爐上面的大理石架上，放了三十來隻磁豬，最大的高五英寸，漸漸的低至一寸半。最高的放在中央，左右順次的低下去。此外就是羅斯福太夫人，和他諸老友的照片，中間更點綴着各種不同式樣的木質和銅製的小驢子。

他的臥室在白宮中也是最隨便的一個所在，在二樓廳堂中堆着的書報往往已陳舊至幾個月。他收集着的許多船艙圖樣和模型等，往往任意摺置在一起，並無特殊的理由可循。羅斯福又歡喜收藏耶穌誕慶節卡片，他的

秘書勒亨女士把他心愛的藏在盒子裏，外面標上年份。目下這種聖誕節卡片已多至三千張以上了。

羅斯福總統每天早上九時在床用了早膳，一天開的公務也就從此開始。首先進他臥室的是國務院秘書歐萊，華生將軍（專管總統會客之事），勒亨女士和麥金泰醫師等四人。華生將軍一見總統之面，不談正事，先來一個笑話。麥醫師是他的老友，每晨相見問他宵來可會安睡，身體感覺怎樣。總統十天倒有九天，說他的身體很舒服呢。

照例的一番晨間寒暄過後，「老丈」華生將軍就把一天裏會客名單呈上。總統一一用筆註出，有的客人由他親自接見，有些則由秘書歐萊代見，或由別的官員接談。遠道而來親見總統的人，華生將軍總把他們列在名單前茅，以便總統先行定奪。有時候羅斯福會授意華生將軍，在名單末另行加上一兩個客人，這真如俗語所謂「揆城門」般，可謂幸運者了。星期一早上，華生將軍所開上的名單，人數總在五、十左右，被淘汰的為數亦不在少。由此可見羅斯福總統單以會客一事來說，已經够

麻煩的了。

中午，羅斯福即在辦公廳中進膳，用一隻特製裝有四輪的保險箱，把各種菜肴送到他面前。午膳大概為一道清湯，一道雞步，乳酪蛋糕，或生菜。他在白天不進甜品，早餐喝咖啡，午餐後進茶，晚間所吃的為一種沒有刺激性的聖卡咖啡。

下半年除了會客之外，又要出席會議，像星期二的新聞記者例會，星期四的國防委員會議，和星期五的閣議等，至於和各國使節談話及接見閣員等，又為「家常便飯」之事。最近國際風雲險惡，國防和外交問題會議，常常弄得他分身乏術，因之對於各種約會往往遲到，譬如每逢招待新聞記者，他就沒有法子準時到會。在去年十二月底一次談話會席上，他曾對各報記者說，一九四一年新年裏，他總要設法下一決心，嗣後不再犯失約遲到的毛病，但是他又說，話雖如此，却並不能加以保證呢。

羅斯福雖然每天公務十分繁忙，但還是好客不倦，因之時間愈覺不夠。有人形容說，總統是被鎖在寫字台

旁的，他雖有送客之心，而無送客之力，其實這是靠不住的玩笑話而已。實際上，華生將軍常在相當時間中，示意總統，請任客退去。總統既好客，又愛談話，要是由他一個人弄去，那末在整個早晨的時間中，決沒有法子接見七八個客人。八年以來，羅斯福在白宮中，精神抖擻，好客如命，誠可謂生有異秉者歟！

傍晚五時半到九時是羅斯福一天間最俊朗的辰光。他每於按摩之後，假寐片刻。晚飯前，如果有興致的話，他會親手調弄「考克推爾」饕客。在擺滿了小玩意的寫字台上，攤放了許多盞杯酒瓶，他調製搖攪，以此為樂。晚膳為大菜，有湯，有魚，有肉，生菜及甜點心。羅斯福不甚嗜甜食，常以乳酪代之。他在各種食品中，對於野味鱉魚等尤別有嗜好，各方餽贈甚多。

羅斯福總統在白晝喜穿灰色或藍色服裝，晚上着深色衣服，支色領帶和軟襯衫。他有時候會在外面罩上一件黑絲絨外褂。

住在華盛頓京城的時期中，羅斯福總統除了出遊之外，很少機會離開白宮。他最喜歡在星期杪駕波托馬克

號艇出遊，或回海德公園鎮故居，或往溫泉休假，乃偶爾搭乘軍艦出巡。他對出外旅行興趣特別濃厚，尤其愛好坐遊艇。他就任首屆大總統時期中，曾把一艘海岸巡邏艇愛勒克脫拉號，改稱為波托馬克號，每逢星期六總是坐了這艘遊艇溯波托馬克河而上，認為公餘之暇唯一的賞心樂事。

遊艇之中，特裝電梯一輛，羅斯福從艙中往甲板晒太陽時，便以此代步。他每次出遊，總有四五位至友相伴而行。在船中一切，無拘無束，優遊自在。有時整天睡在舖上，閱讀書報，或玩賞郵票。有時則在甲板上垂釣為樂。他喜歡釣鱈魚，以為風味絕佳，不遜黃雞。星期日早晨，海軍飛機把所有郵件報紙從空中運送到遊艇。波托馬克號後面常跟隨着一艘喀和格號，上面載有許多特務人員。碰到有緊急事情時，總統便離波托馬克號遊艇，而登喀和格號快艇，直放最近的碼頭，換乘汽車返京。

表面上講起來，這遊艇不遠載着羅斯福總統到處休憩而已，並不在船上討論國家大事，但據非正式消息，

美國把羅遜總統供給英國的決策，也許就是在某一次遊程中所決定的。

羅斯福如果於週末返海德公園園嶺故居，向來總是在星期四晚上出發，目下因為公務繁忙，很少再能在星期五之前離開白宮了。他所乘坐的為特別專車，一共八節。最後一節為「普爾門」式花車，羅斯福即食宿於其中。倒數上去，第二節車載着秘書，速記員和賓客們。第三節車完全為特務人員所用，人數約為十八名。第四節為隨員餐車，再前兩節專供新聞記者，攝影員，電影新聞攝影員，技術人員，郵政人員，鐵道職員之用。再前第七節內設有上下鋪位，供車上員工及其他特務人員乘坐。火車引擎後一節車，半作俱樂部，半係行李車。車頭前覆有兩面白旗，從華盛頓出發後，中間除檢視車軸

外，途中很少停留。從前總統專車之前，先有一輛壓道車開着，現在專車常在普通客車開行後駛出，已不用開路的車子。各鐵路公司為對總統表示敬意起見，「收費從廉」，除了普通車價優待之外，不過加收一些「普爾門」車的額外旅費而已。

羅斯福總統本人很少機會與金錢接觸。他碰得到錢的時候，除非要在偶爾與時打撲克，或玩橋牌的席面上。國家每年給他旅行和正式歡宴等公費共計美金三萬元，另外加上每半月一發的俸金支票三千一百二十五美元。他拿到了這些支票之後，便在票背上簽字交給勸亨女士。由她交與白宮差役，往白宮對街李格士國民銀行中存放。羅斯福與該銀行往來已經有好幾年之久了。

邱吉爾少年的羅曼史

號稱英國「錢漢」的邱吉爾首相，出身貴族，祖父均任顯官，母親是美國富人的令媛，容貌秀麗，才華絕世，家庭環境可說是一門富貴了。然而他並不沾有公子哥兒的習氣，自童年，而成人，而入仕，處處表現他具有過人的活力，富於冒險心，不避危難，勇於任事，確屬生有異稟，非常人所可幾及。

總計他從事政治生活以來，在內閣之中，曾九遷其職；做過保守黨閣員，也曾充任自由黨閣員。其間雖有一時退休，然而他在野之日，仍舊保持着邁進的精神，百折不撓，這是他獨到之處。

他曾當過新聞記者，著作家，軍事家。軍事方面他是三考出身；文學上的修養和成就，更為一般從政者所不及。英國自狄士累利首相以來，能以文字名世的閣老，邱吉爾一人而已。至於他平日談吐之妙，演講的動人，幾乎有些像「出自異人傳授」。

上次世界大戰時，他曾在法國前線指揮一大隊步兵；又有一個時期，醉心軍事航空，自己駕駛飛機。解甲之後，他又抽空著作，成書多卷；四十歲時所作的風景水彩畫，曾為內家所激賞。他生活變化多端，精力旺盛，不愧為不列顛「浪漫派帝國主義者的典型人物」。

在希特勒埋頭苦幹的時期中，英國執政諸公憤憤如夢。而邱吉爾這個「孤老頭兒」却是「善觀氣色」，一個人在那裏大聲疾呼，現在他的「預言」都應驗了。他為朝野敦促出山，領導準備不充份的英國人民作戰，在他果然是及時報國，然而看到他少年時代所過的錦繡生活，燦爛日子，真有不勝今昔之感了。

邱吉爾童年時，其父跟着馬爾巴羅公服官愛爾蘭，旋又返鄉。其母為紐約富商麥羅姆之女。一八八〇年，邱吉爾年七歲，預備入學，那時人家都說他是「淘氣的小孩」。

他最初進的學校是英國貴族式的伊頓學校，一有過失，鞭笞立至。挨了兩年，天天把望着早日出來。後來因為體弱多病，為便利醫生照顧起見，轉學至勃萊登地方兩位女教師所辦的學校，那裏一片柔和慈祥之氣，與第一校真不可同日而語了。

十二歲入哈洛學校，考試時，他對於拉丁文的試題，繳了白卷，但是校長就他一般學力來看，終於准他入學。邱吉爾追述在校情形說：「我叫斯賓塞·邱吉爾，第一個字母為S，名次排在很後的一排，倒數是第三名。那最後兩名又都因病輟學了。那時正是一八八七年，父親藍道爾夫·邱吉爾助爵雖已辭去衆議院議長，及財政大臣之職，在政界中却仍握着勢力。因之常有許多來訪的人，於立學校階沿，看我列隊走過；我不時聽到他們竊竊私議說：「什麼，他竟是全校搦榜！」

在校一年，別的學生多喜歡讀拉丁文和希臘文，他自以為有自知之明，祇讀英文，因之打了個很好的根基。後來他考取了哈洛學校陸軍班，自以為一半要歸功於運道。他說：「我們都知道考試時要默畫一張地圖。我

在隔夜作最後預備時，寫了許多地圖的名字放在帽子裏，然後摸出了一張紐西蘭就拚命把紐西蘭地理記住。翌日考卷上第一個題目居然是「試繪紐西蘭地圖」。

邱吉爾從小歡喜作兵戲，所收集的玩偶兵多至一千五百個，組成步兵一師，騎兵一旅，有一天，他父親去參觀他指揮這些玩偶兵作戰，有二十分鐘之久。臨了，他父親問他是否願意入陸軍。邱吉爾立刻答道「願意」，於是這玩偶兵就轉移了他一生的命運。嗣後他的教育以考入桑特赫斯地方的陸軍大學為目標，終究入了該校騎兵科。他回想學校生活，除對於劍術曾獲錦標之外，其他多屬平凡。

他在陸軍大學，一切重新學起，從前荒廢了的拉丁文，法文，數學，都不發生影響。他視騎馬一道格外深切有味。他主張一般做父兄的，尤其富有之家，「不要以金錢給兒子，寧可給他們馬匹。」眼睛一霎，又是畢業時期了。向來逃不掉「搦榜」的邱吉爾，這次大考，在一百五十學生中，居然名列第八。一八九四年十二月，學成回家，已經有資格擔任軍官了。

此後短短的五年，毫無所事，然而在他一生中倒是一個趣味的中心，所經歷的一切，真不愧花樣百出。他二十一歲入胡塞斯騎兵隊，受後補軍官訓練。各種課程較之在校時嚴格數倍。終日學習騎術：上馬，下馬，絕馳，緩步，跳欄，奔躍，不一而足。阿吉爾本來就愛好騎術，至此尤覺樂此不疲。

翌年春，胡塞斯騎兵隊預備入秋環防印度，軍官們都給假處理雜務。阿吉爾養有五匹駿騎，就利用這個時期，大玩其馬球之戲，那時英國政商領袖多以賽馬為大事，熱鬧情形，哄動整個倫敦。這正投阿吉爾之所好，差不多有會必到，盡情玩了一個暢快。

在這假期中，有一件事却受了個教訓。據他自己記載道：「某星期抄，我以陸軍少尉資格被邀列席歡騰王太子盛會，自是覺得極大榮幸。我很明白，必須準時出席，舉止且須文雅大方——總之把一切美德顯出來罷了。不料我到達之時，賓主早就齊集客廳，除我而外，人數似乎是十三。王室對於十三這數目，不願馬虎，這是大家都知道的。太子明白拒絕入席。他依照原定八時

半準時蒞臨，現在已經九點缺十二分了。大客廳中，站着這位盛怒的貴客，一方面却來了我這個人家另眼看待的年輕小夥子，我覺得很尷尬，只得囁嚅了幾句道歉話，帶着鞠了一躬。太子很嚴厲的斥責道：「溫斯登，難道在你隊伍裏，他們不教你遵守時間麼？」我真覺得惶恐萬分！我們兩人並肩走入餐廳，坐下剛巧十四人，後來這位宅心仁厚的太子，對我說了幾句表示好意的話，使我釋然於懷。」他從此之後，便竭力保持遵守時間的美德。

胡塞斯騎隊一千二百人，搭了運輸艦由蘇彝士開出發，經過了二十三天的航行，纔到達孟買。

在印度從軍，餉金和待遇均較國內優厚，軍官的飲食衣着起居，都有侍役照管。阿吉爾一隊駐紮加羅爾有三年之久。

一八九六年冬，他二十二歲轉眼就將過去，求知之念大熾，便寫信向母親要了許多歷史，哲學，和經濟書籍，每日利用白晝休息的光陰，勤讀咀嚼，虛心接受，如是者兩年；然後返國休假三月。是時印邊帕羅族人叛

變。他本來蓄願要實地參觀作戰情形已久，便要求上峯，准他隨同野戰隊第二旅出征，同時並擔任倫敦前鋒報隨軍記者，他母親更和倫敦每日電報接洽，把他的通信按期發表。

邱吉爾回到邦加羅爾，在車站一問到諾希拉（野戰軍總司令部所在地）的行程要二千零二十八英里，不覺一呆，暗想印度原來這樣大！在大熱天氣中，坐了五天火車纔到鐵路終站，再坐四十英里馬車，始赴司令部報到。

英軍第一旅初次和土人交綏，一日間傷亡官兵約四十員，馬匹甚多。第二旅馳來增援。

翌晨，第二旅開始作戰，人數約千二百名，分三路作扇形進攻，邱吉爾編入在中路，策馬絕馳至山谷最遠的一端。中途他帶了一隊印度兵去襲取山邊一個小村。他所記當時的情景如下：「我把坐騎交給土人，領了印兵攀登山巔。中午的太陽，炙熱如焚。除了山上面放了幾槍外，一切到還安靜。十一點鐘左右，我忽然奇怪起來，爲什麼看不見我們的軍隊。二三小時前，一千二百

人的大隊正在進行，現在好像已被山谷吞噬了似的。我年少好事，惟恐不出亂子。居然壞事了！」沒有隔多久，邱吉爾和一隊印度兵，奉令撤退。突然聞刀光彈丸，漸逼漸近，敵人由上而下，看看就到脚跟前。八個印度兵極力開火還擊，結果兩個被殺，三個受傷。幸而一位軍官帶同幾個兵士到來，幫同大家把受傷的兵士搶救回來。邱吉爾接着描寫當時情形道：「該軍官中彈了。他手下的四個兵士把他昇走。這時候五六個帶大刀的帕羅人從旁邊閃出來。四個兵也不願傷人從擔架上滾下來，脫身便逃。爲首的帕羅人奔到擔架之旁，提出大刀，向那垂斃的軍官連劈三四刀。我見狀忘却了一切，誓欲撲殺此獠。持槍隨手開放，一槍，不見動靜，二槍，也沒有結果，三槍，不知道有否打中，只見那個土著倒退了三四碼路，從岩上跌滾下去。這時候槍聲仍密，我向四週看看，一個自己人不見，便拔步拚命的奔，子彈從各方面飛來。我卒於奔到一個小丘。我們的印度兵早已佔據了一個低丘！片刻之後，我就跟他們在一起了。

未幾，土著不支而退。我軍奉令將谷中村舍林木，

夷成平地。每次進攻一村，損失英籍官兵二三名，和印度兵十五名至二十名。作戰兩星期，始奏凱回營。是年冬天，我便以倫敦每日電報所發表的通信作藍本，寫成第一部著作。耶穌聖誕節後，我把原稿寄往倫敦，由我的母親傳與某書局出版，名曰 The Maland Field Force，極爲讀者所歡迎。一

印度邊境戰事終結，埃及蘇丹形勢又告緊。一八八五年戈登將軍遇害，英政府忍無可忍，決定大張撻伐。名將克倫納爵士率英軍與埃及軍二萬人溯尼羅河而上，邱吉爾不覺技癢，即邀返倫敦，同他的母親四出奔走，卒由陸軍當局准予隨軍參戰。他先往埃及京城開羅，跟着大隊出發，跋涉兩星期，深入非洲腹地十四百英里，到達阿脫巴拉河與尼羅河合流的地方，也就是二萬英軍根據地。再前進了九天的路程，便抵達蘇軍前鋒根據地，離回族人所據有的奧姆特曼祇有十八英里之遙。

邱吉爾營屬第二十一騎兵隊，擔任前鋒。九月一日直向奧姆特曼進發。土人軍隊共有六萬之衆，有來福槍兩萬枝，其餘多爲矛槍。第二天與英軍交鋒，傷亡六千

人，英軍陣亡約二百人。二十一騎兵隊擔任左衛，雖與姆特曼最近。一次，邱吉爾與全隊三百餘人，在馬上衝殺，他因爲臂肘有病，乃以手槍代大刀。與敵人白刃相接，數度遭到重大的危險，一則幸虧他眼明手快，槍法準確；再則他所騎的是一匹能玩馬球戲的阿拉伯馬，翻騰躍伏，卒能化險爲夷。

他因與敵人酣戰，忽失大隊所在。看他自記的一段，便知他當時是如何的情急了。他說：「我的隊伍在那裏？一百碼之內見不到一兵一卒。可是五十碼之外，即有敵人嚴陣以待。我看見兩三個來福槍手，正把槍口對着我在瞄準。這是我第一次感覺恐懼。我覺得十分孤單，只有伏着戰骨沒命的奔馳。過了二三百碼始找到大隊，其他的小隊也正在整隊了。突然開實出一個土人。我不知道他是怎樣跑來的。全隊的人都用長槍去刺他，他來往衝突，身上負了幾處創傷，忽然把他的矛槍也回我刺來。我在一碼之內朝着他放槍，他應聲在倒沙地上死了。」

上善軍戰敗之後，英軍也就凱旋。邱吉爾在返國途

中，曾經爲了一個朋友剝過一層皮，這到也是難能可貴的一件事。據他自己說：「我在開羅遇到馬萊諾克斯，也是第二十一騎兵隊中的軍官。他右手腕極利害的被刀砍傷。我決計伴他同行。一天，我們正在閒談的時候，醫生來爲他包紮創口。他很深的切痕上，亟須立即貼接一塊肉皮。那位骨瘦如柴的愛爾蘭醫生，朝我看看說道：「我想從你身上弄塊皮下來」。這時候也無從躲避，我便把袖子捲起來，那醫生又很溫和的說道：「你聽見過活人剝皮的事麼？這樣就有些相像」。他就從我肘腕之間的裏臂肉割下了一塊光令般大的帶肉之皮。在他用刺刀慢慢的來往割剝時，我的感覺，一如他所描摹的「活受罪」的味道。然而我牙齒咬緊的忍受一切，於是這塊皮直到現今還在我朋友於臂膊上。我呢，就把那個創疤作爲紀念品了。」

邱吉爾回返倫敦之後，對於「當兵」的收入，大加考慮。那時德面官軍的餉金，如欲維持制服與馬匹，就很困難。年復一年，他的經濟情形，已經每况愈下，如果再在軍中服役幾年，不是要更不了麼？另一方面，由

他兩部著作和每日電報方面所得來的酬報，却比從軍三年之所獲，要高上五倍有餘，所以在印度服役滿期之後，他就跳出軍界了。

一九〇〇年之際，南非洲正是多事之秋。那時約翰 涅斯優爲產金中心，荷蘭和土人所設政府，整軍經武，養了六萬驍勇善戰的兵士，並由荷蘭與德國輸入大批軍火，勢力日益雄厚。英國政府看看樣子不對，也就加厚兵力，以備萬一。未幾雙方即起衝突。

其時，邱吉爾已接受倫敦晨報之聘，擔任隨軍記者，立刻出發。航行了半個月終到普魯頓。這時英軍已退至離海岸一百二十英里的內地叫雷狄斯密斯的地方。邱吉爾決定先到那塔爾去觀戰，然後再返好望角參觀兩軍大規模的決戰。主意既定，他就坐火車走了七百英里到伊里沙白港，再換船往那塔爾的杜朋港。

邱吉爾本想到達杜朋之後，就往雷狄斯密斯去，但鐵路已中斷。邱吉爾爲探訪消息起見，便隨着指揮火車的哈爾登上尉前去偵察，車中一共帶了兩隊步兵。鐵甲車向敵方前進了十四英里，土人突然出現了。於是立刻

開倒車，轟轟的砲聲已直逼而來。一顆砲彈飛來，離開爾吉爾的頭頂不過幾尺！大家正在紛亂之際，火車前部車輛已中伏出軌了。

這列火車一共六節，機車居於中央，前後各有車輛三節。引擎和後三節車子沒有受損，不過前三節車子橫阻軌道上，其餘車輛因之無法前進。爾吉爾追記當時的情形說：「我想個法子，就把機車與後面車輛脫離，用以肅清損壞車輛。」

「在槍彈亂飛，子彈爆發，碰磅劈拍之中，我們奮鬥了七十分鐘之久，機車推衝拖撞，居然成功。可是後面三輛車決沒有法子叫它衝過去。」爾吉爾便和哈爾登上尉商妥把傷兵四十餘人運入機車，其餘的步行回去，其時四週砲彈爆發，有的已經擊中機車，車行速率增加，哈爾登上尉和他的隊伍已影蹤不見，却看見了兩個便衣人，原來就是土人呀！

那兩個人，一路放槍，緊追不捨，正在危急的時候，爾吉爾要想拔槍還擊，那知腰間的手槍，在修理火車的時候，解了下來，忘記帶走。奔跑了若干時，卒以手

無寸鐵，就束手被擒了。至於哈爾登上尉和他的部下，則早已成了俘虜。這是一八九九年十一月十五日的事。

爾吉爾被俘之後，土人並不要他的性命。不過對他說，你雖然是個新聞記者，我們也不能讓你跑，公卿的公子我們是不能每天捉到一個的。這樣他被禁在國立模範學校的俘虜營中，四面防範得很嚴。他雖屢次說自己是新聞記者，要求釋放，可是他們說他曾參與作戰，不得釋放。於是爾吉爾就相機越獄。總算機緣湊巧，一天晚上趁兩個守兵在抽煙閒談的時候，便跳出牆圍，混過大門，昂然走向大街而去。但這地方離開中立國葡荷牙領土德拉瓜灣尙有三百英里之遙。一到天亮，勢必偵騎四出，難於躲避了。他身上所穿的是棕色法蘭絨便服，袋中尙存七十五磅，和四塊朱古律糖。既沒有地圖，也沒有指南針；更其不了的，他對於荷蘭語式的當地土話，一句也講不來，如何可以獲得飲食，或探問路線呢？

爾吉爾轉念不走又將何待，只得靠着鐵路線在暗中摸索。大概走了兩小時，看見前面有火車站的燈火，便在離開月台二百碼之處停了步。等了一個多鐘頭，纔見

火車開來。他就不顧一切，攀登聯軸節，爬到車上，在煤屑堆中睡了一晚。翌日黎明前，他也不等火車停止，雙手執住車尾的鐵梗，又縱身躍至地上。途中覓了些水喝，覺得所走的路線，總算沒有錯。看看天色大明，不得不找一個山谷旁的叢樹下，躲避躲避。一直等到午夜之後，纔披步徐行。每個橋樑上都有人駐守着，只得兜着圈子，穿叢莽，涉溪流，一步步的挨着向前。可惜在監獄中一個多月缺少運動，這時候稍爲行動，便覺得疲乏了。

他這樣的蹣跚前進，突然間看見左方有兩三處火光。那知愈行愈近，這火光乃是一個煤礦的機爐間，一座兩層的樓房。他先去敲門，不應，再敲一陣，纔聽見脚步聲從樓梯下來，率然的把門開了。這人個子很高，身上雜亂的披上些衣，面色蒼白，嘴上撮黑髭。他用英語問邱吉爾道：「你要什麼？」

邱吉爾口述中途如何遇險，如何摔車受傷，如何訪友不着等等，胡說了一大套。那人對他熟視了一番，又經過一陣躊躇之後，便道，好，進來罷。邱吉爾挨過他

的面前走入室中，心想，不要又是監牢罷。那人把燈點了起來，把他手中所拿的手槍放在桌上。一陣靜默之後，他說：「我倒歡喜再聽你火車上失事的詳細情形呢。」邱吉爾回答道：「我還是把老實話告訴你罷。」他便冒險坦白地說道：「我是邱吉爾，倫敦晨報記者。昨天從薩勒托利亞逃出來。現在要到邊境去。你能幫我忙麼？」大家又默默無言的經過了一會兒。那人慢慢站起身來，去把門鎖上，於是返身向他伸手道：「感謝上帝，你會到這里來！在這二十英里內，除了這屋子之外，無論到那里，你是要被人家捉去的。我們都是英國人，當然要使你平安過去。」

翌晨，那人對他說，當地政府確曾四處搜尋他的蹤跡。再過一天，就漸漸冷淡下來。他在地窟中躲了五天，那人又跑來對他說，十九日有一荷蘭人，要裝一批羊毛到第拉哥灣去，這荷蘭人對於英人向無惡感。他想起羊毛包堆成一個空隙，把邱吉爾藏在裏面，隨車滾出邊界，就可無事了。

一到十九日午夜後二時，那人便領着邱吉爾到屋

外，那里已有三輛卡車等着，邱吉爾鑽入第一輛車上羊毛堆中，那里有一個空隙，足容他坐臥，還備着一枝手槍，兩只爛雞，幾塊肉，一長條麵包，一只瓜，和三瓶冷茶。雖然行程只有十六小時，也許中途耽擱，所以食物不得不多預備些。

一路上邱吉爾心中忐忑不定，深恐再出什麼亂子。過了一晚，到達哥麥底波，已是葡葡牙境，也沒有受到檢查。邱吉爾一時心中高興，不覺把頭頸伸出羊毛堆，大聲歡呼叫喊，並且把手槍向空開了兩三響，慶祝脫險。車子開到勞萊瓜馬貴市，他便悄悄的下了車，混在人叢間。走過幾條馬路，到達一所屋子，邱吉爾舉首一望，英國旗扯得高高的，原來是英國領事館了。

邱吉爾重返杜朋，港中懸燈結彩，海陸軍長官和市長都上船向他握手道賀。在那里很快樂的過了聖誕節之夜。一九〇〇年六月一日，英軍激戰四天之後，攻下撒勒托利亞。五日晨，邱吉爾和一位將校，騎馬入城。到達國立模範學校前，邱吉爾便舉帽歡呼，裏面被監禁的英國官兵聞聲響應，於是開了監門，一湧而出，一面扯起了英國旗，大家歡聲雷動。波亞之戰至此結束。邱吉爾不久也就返國，大家對他被俘和脫險經過情形，都表示極大的興趣。從此邱吉爾的大名深深印入一般人的頭腦，這對於他後來從事政治生活却有很大的幫助。這時候邱吉爾年二十六歲，一九〇八年秋結婚，希望從此可以過着快樂的生活了。然而煩惱的事情却還多着呢。

倫敦市長就職記

倫敦市長郭克森爵士任期屆滿，市民依據特權，選舉新市長，於是年纔五十五歲，英氣勃勃的喬治威金遜爵士，就在大多數市民擁戴之下當選了。

倫敦市長就職禮，是英倫敦一數二的大典。向例市長須帶了兼法官，乘馬車遊行全市，表示他的威風可以媲美帝皇。新市長並須在市政廳開張筵筵，款待佳賓。本屆新市長則因在戰爭期間，取消遊行，晚宴也縮小範圍，改為午餐，俾與戰時食物統制條例相符。餐時既無雞鴨湯和金碟子，餐後也沒有表示愛意的白葡萄酒，貴婦們啞裝的珠飾也無炫耀的餘地。市長夫人本來應該有男童一名替他捧裙裾，女傭六名隨侍一旁，恍如皇后登基一般，這次也都取消了。

新市長就任的一天，倫敦發出緊急空襲警報，預示德機的來臨。但威金遜爵士仍準時到市政廳舉行就職禮，繁文縟節雖然省去，莊嚴隆重却仍不損毫末，邱吉爾

首相也照例躬親參加。

新市長就職典禮開始時，前任市長郭克森居中坐定，新市長威金遜夫婦分坐在他的左右，其次則為邱吉爾首相和坎特伯雷大主教分坐他們左右，市參議員們則各披黨衣圍坐議員席次。持杖官首先走近桌前，鞠三個躬，把權杖放在地板上，以示前市長任期已滿，於是新市長威金遜宣誓就職畢，和前任市長對調坐位，完成新舊交替儀式。

新市長就坐後，司儀官即把水晶儀杖，金笏和權章遞給前任市長，傳授新市長。此時市政官吏一一參見新任上司。持杖官交割儀劍，稍後又把它收去。持杖官拾起權杖，書記官呈上印信，審計官呈上受職文書及封縣表。最後前任市長移交市廳保管庫，醫院，度支部衡器量器的鑰匙。每一官吏上前時均三鞠躬，退下時亦然，好像親見皇帝一般。倫敦市長的顯赫真足以自豪了。

少年希特勒的潦倒

歐洲怪傑，號稱二十世紀拿破崙的德國元首希特勒，他的身世已約略爲世人所知。他自己還著了一本我的奮鬥，銷數很大。俗語說：「英雄不怕出身低」，往往一個人早年顛沛流離，經過非常艱苦奮鬥，後來創立驚動世界的功業；希特勒便是其中的佼佼著了。至於世人如何欽崇他，如何仇恨他，甚至如何咒罵他，那是另外一件事。總之，他吃盡千辛萬苦，方始造成了今日的地位，却是不可抹煞的。美國星期六晚報特約家St. Clair Mckelway寫了一篇誰是希特勒？從希特勒呱呱墮地起，直述至上一次歐戰終了後開始政治活動爲止。

希特勒名亞多爾夫 Adolf Hitler，他的父親名叫亞羅斯·希克爾格羅柏·希特勒 Alois Schickelgruber

Hitler，上世紀末住在奧國萊茵河畔伯勒諾鎮一所尖拱窗戶的石屋中。他出身靴匠，以勤奮起家，四十歲時充任邊界關卡的一個小稅吏，每天穿著銅鈕制服，一路從家裏出來，步行到辦公處，遇着熟人，執禮甚恭。農人們帶了出產物品，從巴伐利亞（在河之北岸，屬德）渡過萊茵河進入奧境的，都要在他手裏納稅。他小心謹慎

的填掣單據，忙得不得了。這樣的生活過了若干年，便靠着養老金退休了。

亞羅斯軀體肥碩，紅紅的圓臉，兩腿短勁，鐵灰色的頭髮，剪得很短，一撮刺蝟式的鬍鬚，却不加修剪，聽其自然生長。他嗜嗜杯中物，每天中午夜晚，總要飲上幾大杯啤酒；酒後和朋友們談笑風生，有怡然自得之樂。他在五十歲時，元配和繼配兩位夫人早已先後去世，遺下兒女數輩。他所娶的第三位繼室，年紀感及他一

半，對這位年少美貌的太太，他自是喜悅。亞多爾夫希特勒就是這位夫人所生，可是幼童時代的希特勒對他父親，並不十分熱絡，有時還要使他氣憤呢。

希特勒的父親對於這位「老來子」，從他出世的第一天起，就抱着莫大的愛悅之心，然而亞多爾夫四歲的時候，他父親竟有些格格不入之感了。一天，星期日，希特勒的父親中飯時吃了些啤酒，覺得興緻勃勃，便把小亞多爾夫抱在臂灣，想把他搖搖作耍，正在開始打轉的時候，亞多爾夫忽然大叫大哭起來，直至他母親前來，把他放在地下，他還是大聲哭叫不已，兩個小拳頭擦着眼睛，從眼淚中既恨又懼的瞪着他的父親。亞羅斯最後把他抱在膝上逗着他，叫他從啤酒杯中吸飲些啤酒。他的哥哥等開始學走路的時候，都喜歡從父親的酒杯裏吸飲，所以他想如法泡製一番。可是亞多爾夫發癩似的儘管哭着，反而用他瘦削的小手去拍擊那酒杯。希特勒一雙手，青葱玉指，潔白如脂，就像女人們的柔美。

類於這種父子間不協調的事情，不一而足。亞多爾夫對他母親却非常親熱，他母親也因為這孩子十分乖巧

伶俐，很為鍾愛。他母親頗碩苗條，兩眼如大銀杏，金黃的頭髮，尤其美麗。亞多爾夫一日間最感愉快時候，就是坐在他母親膝上的片刻。其餘的時候，喜樂無常，甚至驚恐瑟縮，有些魂不守舍的樣子。他的眼睛，像他母親一樣，很大而且水汪汪的。

希特勒十一歲那年，父子間竟然發生衝突了。「天下無不是的父母」，他父親希望兒子能承繼衣鉢，置身仕路，也像他自己般穿着稅吏制服，領着官家俸祿，日後便是有個遷調，也可說得有個光榮的出身了。但是他的兒子執意不屑學他的父親，不以任政府官吏為榮。這時候他堅決的態度格外的明顯起來。起初，他父親叫他讀書要用功，以為日後為公家服務的預備，可是亞多爾夫對他老子的訓迪總是不放在心上。後來索性公然表示反對，眼淚承睫，哭喪着臉，一千一百個表示不願音。

他父親喝着對他道：「那末，你究竟要怎樣呢？」這孩子直率的回答：「我願去做藝術家。」

「藝術家？畫帥麼？呸！亞多爾夫，你實在開玩笑了，對於正經事，這是不要開玩笑的好。」

其實希特勒對他父親倒並不在開玩笑，他一切都 very 明顯的給他父親知道。還把幾張他們住宅的水彩速寫畫拿給他父親看，上面有一排十八世紀式的窗戶，和沿河岸的叢林，畫得也很楚楚動人，但是這又於事何補呢。希特勒一再要求將來做個藝術家，結果他的父親總是不答應。

「我在世一日，決不許你做藝術家，」這是他父親斬釘截鐵的表示，父子之間從此積不相容。希特勒後來在我的審門一書中，會有下面的一段，紀敘當時的情形道：「我父親絕了我成為藝術家的任何念頭。我表示在這種環境之下，是無法深造了。當然，這種表示的結果，徒使我獲得最不堪的反響，他老人家便對我種種壓迫起來了。我暫不作聲。我相信，當我父親看到我在學校中讀書不進步時，他便會屈從我的意向的。好在功課的不上進，已是毫無疑義。我祇把我有為利於將來做畫家的功課學習，其他，自以為不重要，或不能引起興味的各種功課，祇好完全割愛了。」

然而希特勒的父親也不是易與的，對於兒子的這種

抵抗辦法，並不屈服。反之，碰到亞多爾夫校中成績報告不佳時，便毫不客氣的嚴管立至了。十歲左右時的希特勒，雖是有些神經過敏，和機巧的樣子，可是並不懦弱。他在學校中凡是自認為不重要功課，「一概擱置」。父親鞭責他的時候，他眼中淌着淚，竭力承受，憤恨之中夾着一種「決死之勇」的神氣。他心裏便開始輕視他的父親，和他父親的一切作為。他決定將來不飲酒。

希特勒敬愛他的母親懇摯之至，真是出自天性。在這處處與他為難，像對他欲得而甘心的可怕世界中，祇有她一人是他所愛的。所以後來他看到任何女人，總先要想到他的母親；他的不能愛上任何婦女，也許就基於這個原因吧。他不喜歡與其他的孩子在一起玩，却歡喜一人獨處。他從小就有唯我獨尊的氣概。

過了年把工夫，他父親告老退休，靠着一些恩俸度日，舉家也遷到林實地方一個村中。亞多爾夫仍舊不喜歡讀書，他老子也毫不客氣的不時鞭責他。一九〇三年，亞多爾夫正是十四歲，他父親突然去世。那時候，這個孩子卻能隨心所欲，成為藝術家了。

既沒有父親的阻梗，希特勒的母親便徇從他愛子的意思，應允他長成之後，送他進維也納藝術學院；暫時則仍在學校裏混混。他在校時的成績，大致如下：品行甲等，注意力不均匀，德文、數學、物理學平平。後來，數學物理學兩項略見進步，德文則仍如舊。幾何及圖案畫，起初很好，後來却退步了。素描畫起初「好」，到後來更「出色」。他的寫作總是不十分滿意，他沒有得到畢業文憑。求學時代的希特勒性情還是捉摸不定，哭叫無常，疏懶而不整飭，讀書喜歡東拉西扯，有一時忽然醉心於有插圖的普法戰爭史。他自居於德國英雄之列，深惜他的祖國奧地利軍事不及德國的強盛。像許多奧國人一樣，他願意自己是德國人或者把奧、德、合併起來成一個大帝國。

這時候，他喜歡畫圖畫，但也是隨隨便便的，並不刻苦專心。一九〇七年十月，正十八歲，他初次要想進維也納藝術學院，帶了他平時的作品前去，學院當局看了看之後，並不叫他參予入學考試，第一次他失敗了。第二次他再去試，結果仍舊說他沒有繪畫的天才，無法

造就。希特勒在我的奮鬥中曾記載當時的情形，他失望的情態，溢於字裏行間。他說，當時學院方面看了他的畫之後，認為才具不足，說他的性情近於建築，問他為什麼不進土木工工程學校。其實這也是一種托辭而已。學院當局明知他習畫無望，只不過把建築來安慰他的心，搪塞搪塞罷了。亞多爾夫當時倒頗為動心，很想入建築學校，但是據他自己說，卒因沒有預備學校的文憑，建築學校也沒有進得成功呢。

一九〇八年秋，他一事不做，和他母親住在一起，幾個月之後，慈母見背，從此亞多爾夫便孑然一身。可是從這時候起，他思想和行動方面，格外成就了保持他自己的偉大，和自尊的作風。他並不想自己的坎坷，所深致不滿的却是他所託生的世界。希特勒之所以成爲希特勒，便肇端於斯。

他在母親安葬之後，帶了一些餘下來的錢，重返維也納。在幾個月之中，這個不願意順從父命做政府官吏的青年，日趨「下流」，直到經濟和社會的最下層。從他二十歲起到二十三歲的三年中，青年的希特勒度着流

浪生活，寄居在維也納的一家小客棧，每天向教堂裏弄一碗免費的湯裹腹。冬天替人家掃掃雪。他的仇人後來索性大加渲染，說他在這潦倒時期中如何如何狼狽。有些人却聽說他做過裱畫匠，油漆匠，更有人說他生理方面有些缺憾，形同白癡，提防他隨時有發癲的可能。其實這些無非是些編造出來的笑話而已。總之，他這時候十二分的不得志，做件失敗一件，而且常常譏過於人，對於這個世界，愈弄愈不滿意，却是實情。

在他開始流浪生活的前幾箇月中，他曾担任維也納一家建築公司磚瓦搬運夫。他當時以自尊的態度，對自己和對願意聽他說話者道，他願意好好的做這工作，一路昇遷上去到建築師為止。他打扮得像學生一樣，頗有「鶴立雞羣」的姿態。同伴叫他加入工會，被他拒絕。吃飯時候，他獨自一個子吃點牛乳，麵包，粥酪之類，並不聽飲啤酒。其餘工人對他都覺得很奇怪，便用許多話來勾引他的真相。他們說明各人對國事外交的政治思想。從工人的立場說來，他們都是些認識不甚清楚的社會主義思想者。他們攻擊資本家和官僚；他們又討論宗

教及道德各種問題。

希特勒對於他們一番議論，所見的見解頗屬含混，這也難怪，因為他究竟還是個青年小夥子，見識不廣。他反對中流社會，反對平民的獨裁制，或工人政府，但不知道自己所信仰的是什麼。他夢想着大德意志聯邦高強偉大，使他不愧為這一國的國民。中飯時候，他往往蹲在建築台架上，默不做聲的聽工人們紛紛議論。突然間，他以復仇心理所激起的姿態，和神經質的情緒，對工人們大聲演講。他雖竭力要把他深而強的情緒傳達出來，但是總歸詞不達意。這因為他年祇二十歲，讀書又不多，既沒有中心思想，又不會鼓鑿弄舌，結果一些也引不起人家的視聽。不久，工人們不但取笑他，並且對他表示討厭。一天，他正在滔滔不絕的演講，中途給同伴們打斷，叫他立刻離職，不許回來，否則他們要把他打下台架。他被這班初次聽講者所拒絕，只得離職他去了。

流浪生活，從此開始。然而希特勒一生中勤讀的時期，也在這時開始了。他因為在建築台架上，受着工人

們侮辱，其讀書自有他獨特的見解：一則他要恢復自尊，要把事實和合理的原則，來支持他的情感；再則他要實現常在腦海中的大德意志觀念，不願以流浪者或普通工人終其身。他主張以讀書致用為目標。這年輕的亞多爾夫，天天埋頭苦讀，把同住在小客棧裏的同伴，作為辯論的對象。他個人對於世界的觀念，漸漸的由此型成，他並以此為一己自尊的救星。他一貧如洗，餓寒交迫。自修工作，一經開始後，最初讀馬克斯的作品，斷定工會的幕後為共產黨，他對於工會是深惡痛絕的。其後又讀關於猶太人的書；他以為共產黨的幕後就是猶太人。他所痛恨的中流社會，具有官僚習氣，在他們所定的教育制度下，使他不能成為建築師的，也無非是這些猶太人在那裏作祟。他所讀和所思考者，類多如此。

希特勒住在小客棧中，靠零星畫點明信片，由一個朋友替他在馬路上叫賣度日。有時繪了一張大幅水彩畫，放在公共室中的火爐旁去烘，不但顏料容易乾，而且使畫面蒙上一層黃色，看上去好像像是遠年古畫，於是揀了幾十年前不甚出名的畫家姓名，簽在那頓畫的角落

上，他的朋友再把它拿到啤酒館中，高價售給外來的旅客。

小客棧中的住客總是高談闊論的人，世界上任何國家，任何地方都是如此。這裏面的「萬公」，誰都是吃不飽，穿不暖的；晚上睡在硬糊糊的鐵絲墊子上，身上祇蓋着一條薄薄的毯子，把白天穿的衣裳脫下來，捲了一捲，塞在腦後作為枕頭。要是叫這班人大家不講話，不是就要悶死了麼？青年希特勒在他們中間是個最稱健談的人。他並不單講政治，他談話資料花樣頂多。許多朋友也都愛聽他的妙論，因為無論如何總比餓了肚子，一籌莫展的蜷縮在屋角裏好；而且也可藉此排解些鬱悶煩惱。希特勒對他們說，應如何由他來指導，互相合作。他替他們安排，某人應該學習繪畫，某人應該設計廣告，某人應該專繪招牌，其餘人應出去兜售這些東西。這樣大家就能「伸棺」了。

他思想靈敏，念頭很多。據他的同伴之一敘述希特勒趣事如下：希特勒看見報上登出售生髮水的廣告，上面畫着一個長髮委地女人，那文字的開頭說：「我，安

腳·克茜拉……從前是個禿頂，如何用了這生髮水而長出了一頭青絲，所以竭力把這種可棄的東西介紹給大家。」希特勒的朋友們，就以此為討論的中心，要研究究竟有沒有這個叫做安娜·克茜拉的女人，而且她的頭髮究竟是不是用了這種生髮水而重新長出來的。希特勒心想這明明是個騙局，他的朋友們却有些疑信參半，以為製造生髮水的廠家如果沒有把握，怎好弄出一個安娜·克茜拉來，硬說這生髮水有效呢？

希特勒究竟很聰敏，他毫無疑義的說，這廣告是個騙局。他說，要是朋友們能幫助他的話，他也會弄這樣一套把戲，為他們去賺幾個錢來。他們一聽此話，不覺眉飛色舞，忙要請教如何做，希特勒說，也罷——你且去弄些舊馬口鐵罐頭來，把膠水裝在裏面，賣給店家，叫他們把膠水塗在大玻璃窗上，冷天玻璃就不會裂碎了。他的朋友聽了之後，不覺取笑他，他們說，那要來的膠水呢？難道膠水不要錢麼？希特勒說，不要忙，你們儘可把任何東西來充做膠水——灶間裏的湯汁，或者更簡便些，到磚瓦場中弄點石灰來，攪和在清水之中

，也就得了。他的朋友駁他道，那末這也不成其為膠水了，怎樣到冬天會使玻璃不炸裂呢？希特勒說：「我們可以在夏天出售，並且對店家說，冬天用的東西在夏天買，價錢便宜得多哩。」

希特勒一個念頭來了，一個念頭又起，他說，鈔票應該做得小些，把它放在明角的盒子裏，那末就能經用而不易破碎了。他的朋友說，這簡直是「匪夷所思」。像這樣大家七勿搭八講了一大套，便預備入睡；先把襯衫襪子脫下來洗，以備明晨乾了好穿。其中有些人每晚都洗衣，有些却偶爾一洗。希特勒就是偶爾洗洗的人。那時候有個來自薩克森鄉下農人子的同伴，常常開玩笑說：「希特勒在洗襯衫了，明天一定放晴的哩。」

少年希特勒現在差不多二十三歲了。他飽經憂患，與貧苦奮鬥，漸漸的要苦盡甘來了。真所為天之欲降大任於此人，必先苦其心志，勞其筋骨。希特勒後來在他的著作中，也頗流露此意，不過他所認為不滿而加以忿恨的，亦與日俱增。他潔身自好，清淨為懷的程度，比了幼時亦更見進步。住在小客棧裏的時候，他是出名不

去找尋女人的。還有件事，其他的人往往在公共室中，當衆裸裎，不以為恥。希特勒換衣服時，却要老遠躲到壁角落裏，偷偷摸摸，很覺不安，所以從來沒有人看見過他的身體。他吃東西也很細緻，一方面因為胃弱，一方面認為肉食不潔，足以亂性。他祇吃些蔬菜和粟粥。至於酒類，更是點滴不入。他兩眼巨大，水汪汪的熱情四溢，身子雖較瘦矮，頭部卻被稱為「美」得很。鼻下蓄着一撮小鬍子，走路時候，步子很輕快。

他在維也納市上東飄西蕩，常常自言自語。一有了錢便去看歌劇，這是他唯一的消遣。這時候他愛讀法國人哥畢諾伯爵所著立說離奇的人種學，贊成日耳曼主義。他並愛好瓦格涅的音樂，對於那些歌劇別有領會之處。在反對共產黨和猶太人之外，他對於國會議員，和他的民治政府的官僚們，也很表示憎惡。他常到奧國衆議院去聽辯論，看見那些議員們多是混血兒，不是日耳曼種，不覺大為憤懣。這時，在他自己的著作中，他曾很明顯的說明如何痛惡混血人種。

二十三歲那年，希特勒離維也納往德國的慕尼黑。

在那裏或是做油漆匠，或是做做棧畫司務的助手。這樣兩年後，歐洲大戰爆發，他便投効德軍，初為下士，後為伍長，深為上級所器重。他愛國情緒非常高，在同儕中說話亦獨多。長官利用他的熱情，專門叫他去擔任單獨而危險的工作，像傳遞消息，和單獨斥堠之類。他曾受傷兩次，又被煤氣悶倒，甚為利害。戰爭期中，常把他母親的小照，放在胸前軍服左胸口袋中。休假期間，仍律身嚴謹，形同苦修。這時他把鬍子剃光，只留着短髭。

希特勒一團中的上校，在開戰後不久便陣亡了。未幾，新派團長到任，他隨着大隊開赴前線。忽然有幾顆子彈從上飛來，希特勒躍出行伍，把自己身子遮掩新團長，並且很勇敢的喊着「他不願在這樣短短的時間中，使第二位團長陣亡。」同伴們對他這種姿態，未免表示嫌怪。事後，他們揶揄着對他說，要是真要救護團長，應該先把他推倒，使他平臥地上，然後把自己蓋住他的身體，僅僅立在他面前是不中用的。但他們却承認他能做英雄，只是難與為伍罷了。

他在軍隊之中，從不像其他士兵們常常口出怨言，對他的上級也從來不說短道長。他的言語行動全然不像一個兵；他常以光榮、愛國和爲國犧牲作口頭禪。然而有人却說他過於嘮叨。有一次，他到後方一個據點去，遇見一個兵士正在軍用電話機旁，有氣無力的講話。這兵士說，誰打勝仗，他一概都不管。希特勒聽見此語，不覺火起，把他痛毆一頓，後來他還把這件事稟明上司，說他動火的原因，官長們倒還對着他責備一番。他對於長官們既敬又誠，可說無微不至。一天他同一位弟兄被德國重砲的爆發聲震倒在泥濘中，運氣都透不過來。他一次隻身捕獲幾個法國兵，榮膺一等十字勳章。幾個年輕的副官想，這樣一個勇敢的士兵當可擢升爲尉官了，可是希特勒的頂頭上司說：「我決不叫這樣神經質的人升任軍官。」

一次，希特勒受了傷從醫院裏寫信給團長說：「請立刻召我回營。弟兄們正在攻擊敵人的時候，我不欲留在森尼克。」後來傷愈歸隊，仍舊擔任伍長。他看戰事與他個人奮鬥一樣。德國戰敗，不啻他自己戰敗，這是

他有生以來，不能成爲藝術家而變爲流浪者後唯一痛心之事。休戰消息到達之時，他正第二次入醫院療傷，他身臥吊床，把頭攢在枕下，流淚哭泣。最後他仍把德國戰敗原因歸咎於共產黨及猶太人，這樣，纔覺得胸中寬舒了些。

停戰條約簽字之日，希特勒已是二十九歲的人了。他比了那些歷史上自許爲世界征服者的，倒還要成熟些。在實際上，希特勒雖以此自許，而真正發動這「大事」之日，却遲至五十歲之時。在個性上，這時期的他有許多地方和亞立山大一世，威吉恩汗，穆罕默德，體撒，威廉一世，及拿破侖頗有相仿之處。在工具和準備方面，更有若干地方比他們還強。他孑然一身，沒有家室之累；無家庭，無朋友，也不想和女人談戀愛。至於他的不喝酒，又是大衆曉喻的。他這樣的苦修，在他肉體表面上，蒙了神秘的色彩。他自有一種强有力的潛在能力，幾經磨練發展，能把所受的痛苦，變爲勝利之夢。這個信念而且愈久愈難動搖。他博覽羣籍，頗具辯才，他所提出來的原理，總要引經據典，自圓其說。他有兩

個純潔的夢境，一是追念他的母親，二是實現大德意志的觀念。他如果愛上任何東西，最後的歸納都逃不出這兩項。外表上，他並不如何動人，然而內在的力量，却非常叫人生出深刻的印象。這與過去一班自許為世界的征服者的，實有相仿之處。他們的「種」相同，而且都是生有異「稟」的。幼時災殃備受，悶鬱不樂，甚至煩惱騷動，妄作妄為。及長，不是好色如命，任性污亂，便是在性的方面，異常怪僻。

一九一九年，希特勒奉長官之命，前往慕尼黑，參加一個反猶太，反資本主義，反共產，反任何主義的集會，探測他們的行動。這一個小小的團體，另有獨特的政治主張，想用新方法來拯救戰敗的德國。他們主張德國須有一個領袖人物。希特勒，具有灰色水汪汪的兩隻

大眼睛，一撮頭髮覆在前額，短短的鬍子，柔夷般的雙手，和內在的神經質，靜靜坐在那裏，以自許為征服世界者的姿態，側耳傾聽。第二次他又去參加，這一次不是奉了上級的命令，因為陸軍已經不中用了，而是他自己去的，那次就當選為這集會（按即今日的國社黨）中第七名委員。少年希特勒在一切失敗之餘，終於做了一個政治家了。

一九二三年，他領導叛變未成，被判入獄，在監獄裏寫了一部我的奮鬥，在那執政十五年前，已把各種征服世界的計劃寫在裏面，這也可說是「前無古人」的了。在獄一年又一個月後始被釋出。一九三二年由興登堡總統任命組閣，於是政權在握，排除異己，進而為德國獨裁者。一九三九年，實現其征服歐洲的迷夢。

莫洛托夫與李本特洛甫

德蘇協定，大家覺得是歐戰中一個重大問題。德蘇的關係是否從此更加密切，還是急轉直下的變成決裂而交戰呢？這個答案的大部份，却要看談判這協定的當局，就是歐洲兩個最活躍的人物——莫洛托夫和李本特洛甫的動向如何而定。現在且把紐約 Herald Tribune 歐洲通訊員柏遜，關於這兩位在這次歐戰爆發前拉攏希特勒史太林的幕後人物的素描，介紹在下面。

敏銳的政治觀察家至今還有些恍惚，究竟是史太林做了希特勒的傀儡，還是德國的元首已成爲蘇俄神秘獨裁的牽線木人頭。

一九三九年八月廿三日，德蘇兩國締結離奇的「婚事」，當時大家覺得共產黨和國社黨的結合爲不可信。如果把莫洛托夫和李本特洛甫，僅僅看作這個「婚禮」的配角，那未免看低了。任何人熟悉莫李兩人的個性和他們事業成就的經過者，決不能以爲這兩位具有野心的政界外交家，僅僅是仰承他們主子的應聲蟲，却須承認，

這個不可捉摸的德蘇協定實在全是他們兩人一手包辦。

說起莫洛托夫的儀表，倒和美國前總統齊奧多羅斯福相彷彿，肩膀寬廣，頭頸頸粗，看上去富有活力。隆準的鼻子下面，蓄着一撮短鬚，具有熱情的眼光，從夾鼻眼鏡之中透射而出。他具有拳擊家和大學教授的氣魄。每一動作，都流露着力量和自信心。他在演說時的音調，把握着頂點的時候，那高高的一聲，和齊奧多羅斯福在講台上的神情，真有異曲同工之妙。

可是莫洛托夫有口吃的毛病，他的口吃，却奇怪得

很，與他的性情有關。有時候他接連演講數小時，一些也不打頓。有時候却喃喃的不知所云了。但是說話的工具雖不健全，而他自另有一種力量，能够吸引聽衆。

莫洛托夫之與齊奧多羅斯福相仿的地方，不僅外表而已。他的氣質之中，與齊奧多羅斯福一樣，具有自強不息的人類活力。他一旦發動了一種工作之後，沒有反對的力量可以阻止他。如果有人想在他計劃中的一小部份加以爭論，他不惜舌敝唇焦，或鞠躬盡瘁的去制服那個人。他用大刀闊斧去對付反對者。

不過俄國人缺少顯著的美國人性格。莫洛托夫沒有齊奧多·羅斯福應變的機敏，也沒有他所特有的幽默工夫。這位共產黨領袖心目中祇有單純的一條路，因之思考的速率很遲緩。他的同僚都知道，莫洛托夫對於一件事所下的最後決斷是無可動搖的，因為他對於其他的解決方法，至此差不多已完全細細的研究過了。

莫洛托夫原名維亞乞斯拉夫斯克萊萍，是一個小商人之子，生於五十年前。莫洛托夫——在俄文裏是「鐵錘」的意思，乃是在青年時代從事下層革命工作所用

的假名。世界聞名的音樂作曲家亞力山大斯克萊萍是他的叔叔，是俄國貴族份子，所以莫洛托夫的政敵常以這種親戚關係來攻擊莫氏。其實莫洛托夫除了愛好音樂的遺傳性外，他在物質上從來沒有得到他叔叔的好處。他的父親貧窮異常，不得不榨取自己的血汗來培植兒子。

青年的莫洛托夫為飢寒所壓迫，乃不得不為生活而奮鬥。他不願意享受他父親的資助。他資質極為聰明，很可以成爲一個成功的經濟學教授，或者，除了他口齒吃納的毛病外，又可成爲一個律師。但是他終於參加革命工作，不顧危險置身下層，在工廠中，甚至在他讀書的聖彼得堡工藝學院中，組織共產黨細胞。

那時候莫洛托夫是一個臉色蒼白，身體瘦弱的小夥子。衣服襤褸，頭髮蓬蓬，一雙近視眼睛，也不去戴上眼鏡。他和一班急進的青年一般，好像命中注定，他們的一生，惟有在講台上或小飯館中，辯論馬克思主義。

他曾在牢獄之中研讀了許多書籍，因為不時被捕，大學的課程也是時斷時續的習學而已。他在學生時代，已被選爲秘密出版的共產黨機關報真理報編輯，史太林

是該報的總主筆。在那個時期中，他與史太林已成為莫逆，所以識拔這「鐵鎚」成為領袖的，還是那個「鋼人」呢。莫洛托夫二十六歲的那年，爲俄皇放逐至西比利亞，但幾個月之後，他就逃脫了。

次年，一九一七年，正是俄國革命的高潮時期，莫洛托夫做了共產黨最有能力的領袖。他雖遭監禁，窮困，和飢餓等等的磨折，心志身體，兩方面都沒有受損，說也奇怪，反而使他的身體日趨壯健。他那一種廣肩軒昂的神情，和對各種問題所具有的大無畏及實是求是的作風，使他在僚屬之中，有鶴立雞羣之姿態。莫洛托夫與托洛斯基，終覺難親易疏，有些格格不入，托洛斯基常說他是一個「沒有希望，沒有創作力」的人。

列寧回返俄國之後，莫洛托夫就把名義上的領袖資格讓給他。但是不到兩年，他又脫穎而出，置身機要，成爲蘇俄經濟家中的驕子。

他會於一九二七年，不顧一切推行集體農場制。這一件工作在開始之時，非常艱鉅，反革命的勢力張牙舞爪而來，因之共產黨幾個領袖有勸請暫時放棄這個計

劃之議。甚至史太林也有一時不敢下手，感覺幾百萬有力農民爲保護他們土地起見，竭力反對社會主義的勢力爲不可侮。莫洛托夫却放出了他「鐵鎚」的本色，向反對者猛力痛擊，結果最大農民革命卒告完成。

當其他共產黨領袖，憐於史太林的愛惡，而變爲百事不管的時期中，莫洛托夫仍舊動作不息，對於個人榮辱毫不置意。一九三〇年當選爲人民委員會主席，他並不以主席地位看作空銜，對於其他委員力加鞭策，實行首揆職責，於受賄瀆職等事，尤爲痛惡。他的同僚覺得他比史太林還要可怕哩。

一九三五年，正當史太林對於所謂托派諸人，爲了「顛覆」政府，和與德國軍事當局，訂立秘密同盟的罪名，大舉清黨時，莫洛托夫曾在蘇俄第七屆會議席上，建議與希特勒進行保障和平的談判。在他的演詞中，凡是機敏的耳朵，已可聽到他隱約胸有成竹，傾向於簽訂德蘇協定了。這位人民委員會主席，要求希特勒撤銷他的「奮鬥」一書中對於蘇俄的一切恫嚇，因此而建築德蘇兩國間的和平大道。史太林當時雖已內定，要把黨中傾

向聯德的幾個重要份子。加以蕭澹，見他自己手下的大員，竟也公然提倡與德言好起來了。史太林於恭聆莫洛托夫的一番宏論之後，說也奇怪，竟照單全收了。

莫洛托夫走的祇有一條路，講的祇有一種話，是一個現實的思想家。李本脫洛甫風趣高雅，却能操數國言語，遇事隨機應變。這兩人是絕對相反，這種對照竟是無處可覓。一個是拳頭大臂膊粗的外交家，一個却具有八面玲瓏而乖巧的作風。俄國人粗魯無文沒有機變，不兜圈子，不講社交面子。德國人常常笑容，善於奉承，有諷諷的天才，在沒有把握着重心之前，不惜迂迴曲折，去多方商討。兩人的不同如此，而兩人的相同之點，也很奇怪。兩個人都跳出了向來外交家的蹊徑，對於自己的信任，非常頑固，而不易動搖。

德國外交部長李本特洛甫到處帶有英國人氣味。他可說第一個英國式的德國外交家。即在體質方面——軀體高昂，金髮碧眼，面部坦率，健美而服裝勻貼——他復可充得伊頓學校出身的不列顛政治家。講話時，疾徐中節，很少不必要的手勢，他具有倫敦唐寧街十號，最

優越政治家頭撲不破和雍容謙遜的風度。

有些人形容李本特洛甫為十足的德國旅行推銷員，這不過一部份正確而已。他具有一種本領，能混入任何社會，英國好，法國也好，甚至俄國更好。他能很流利地說他們的話，而且毫不吃力而自然的去摹擬各種口吻，以適應當時的需要。至於他胸中「噓頭」之多，談吐之妙，即使精神華貴之流，也儘能引之為同調。但是造成這樣一個「括括叫」推銷員的各種才能，德國倒是沒有份的。要是仔細的說，李本特洛甫却由各國不同的風度拚湊而成，他是一個英國式的外交家，又攪混了短小精悍的，巴黎旅館主人的一種幹練便給的高才。

李本特洛甫以一八九三年生於德國一個小鎮，他雙親是中產階級中人。他之獲得貴族頭銜者，係由於他一個任顯職於陸軍中的伯父立嗣而來。他早年教育並沒有按部就班。童年時曾就學於瑞士學校，法國私塾，和英國大學。實際上，他從來沒有在中學或大學畢業，而且他在學校讀書也頗馬虎。但是他通達事務，悟心甚靈。他的外貌和應付之才，令人一見之下，就曉得他是一個

幹才。他精通的課程祇有地理一種。對於歷史的觀念，不過知其輪廓而已。他對於經商却是斷輪老手。

將近二十歲的時候，他曾在坎拿大居住過三年，這對於他的性格上影響甚大。他在那裏的一家建築公司中，擔任工作頭目一流的職務，就在這期間中，他學得了如何對待下屬的方法。他的天性帶有浪漫或冒險家的成份。當一九一四年他獲得世界大戰的消息時，他便坐立不安終於想盡了各種化裝方法，加以他精通各國語言，得機返回德國。但其實際參戰的日子，為時極短。他因為熟諳美洲情形，被派入參謀部任職。旋即調任至德國駐美大使館，從德國搭了潛水艇赴紐約，轉往華盛頓任所。他的頂頭上司，是朋士托夫大使的軍事參贊佛朗士巴本。消息靈通者說，巴本在美國和坎拿大煽動工潮，幕後都出自李本特洛甫的策劃。無論如何，在美國尚未參戰之前，有許多間諜工作都是由他所做，或由他自己指揮，這是無可置疑。巴本對李本特洛甫的協助，認為非常滿意，當他被調土耳其大使的時候，曾叫他幫忙。上次歐戰告終，李本特洛甫的間諜工作也告結束。

在民治主義的德國政府中他沒有插足的餘地。兩後幾年中，他做些工作，補助個人的經濟。他充當一家著名法國香賓酒公司的推銷員，因為成績優越，德國最大香賓酒廠主亨格爾，不但叫他担負推銷主任之職，而且還叫他做了乘龍快婿呢。

李本特洛甫成為富有而成功的商人之後，又想乘商從政，參加政治密謀，把結上了希特勒。那時候的希特勒，在德國的政治棋盤中，究竟還是一匹雖然無光的馬。但是這位亨格爾百萬遺產的承繼者，這時候並不參加國社黨的活動。他不過設法與德國的未來元首接近，他以經濟資助國社黨，並和黨中的中堅份子來往甚密。

一九三二年一月政變時，拉攏巴本與希特勒者，便是李本特洛甫。他並為希特勒拜受奧登堡總統之命組閣的前驅。他曾在巴本面前漏過消息說，一旦希特勒握得政權，外交部長之職，勢非借重巴本不可。希特勒執政後數月，李本特洛甫被任為軍縮委員會委員，未幾又任國社黨外交股長，這位推銷員就完全掌握了國社黨的外交政策，並不把當時名義上還是德國外交部長牛蘭特放

在眼裏。他所答應於巴本的話，竟是「騙」了。

李本特洛甫爲希特勒對英政策之計劃者，這是現在大家所公認的。當他在一九三六年充任駐英大使期中，與英國政界樞要，十分交好。他對英外交第一大功，肇啓於一九三八年之春季。那時他正是以煊赫一時的德國外長資格訪問倫敦，會晤住了哈里法克斯勳爵兩天，致使奧國駐英大使沒有方法和英外長獲得接觸。就在這中間中，德國的軍隊已開進奧國領土了。李本特洛甫却一再與哈里法克斯檢討德國的外交。當這烟幕消散，哈里法克斯神志清醒的時候，希特勒已成爲奧國的主人了。

四年前三月，倫敦一個雨天下午，國聯理事會正在判斷德軍重佔萊茵流域問題，李本特洛甫代表希特勒在席上訴說一番時，蘇俄外交委員長李維諾夫，公然側身避開，口中念念有詞的讀起報紙來。李本特洛甫受此難堪，未免漲紅了臉，但是他朝着這個共黨的反對份子，不屑地看上一眼後，又繼續着演說了。

李本特洛甫把這件事，牢記在心。去夏，當他飛往莫斯科簽訂德蘇協定時，他帶笑向莫洛托夫問候蘇俄卸

任外交委員長李維諾夫起居，並且很有意義的說，他們倆，李本特洛甫和莫洛托夫，「現在」互求諒解，當然不致有何困難了。

莫洛托夫和李本特洛甫兩人頗能互相了解。莫洛托夫曾經對史太林說，共產黨與世界上同情者，對於蘇聯與中歐主人國社黨訂立協定，一定能贊同。李本特洛甫也會向希特勒担保，德蘇協定能使英國不干涉德國進兵波蘭。這兩位外交家一定感覺到，在通常獨裁制的情況下，雙方如有失算，一方就有破產之虞。

大力士式的蘇俄外交委員長，和漂亮的德國社黨外交政策推銷員，顯然都不怕他們的東家。莫洛托夫的辦公室和史太林的相毗連，但是各報訪員都說，史太林常常親自到莫洛托夫的房子裏去。另一方面，德國外交部長，是希特勒唯一「商量」外交事件的人。戈林將軍對這位「國社黨中的野人」的勢力澎漲，常常表示憤懣。

我們且不必推測史太林和希特勒兩人，究竟誰是誰的傀儡。還是來問問他們兩人，是否已成爲莫洛托夫與李本特洛甫的「玩意兒」，倒來得親切有味哩。

德國警察獨裁者希墨萊

英國政府當局久以爲德國內部會起不滿和革命，去推翻希特勒的獨裁政治的；更且有人以爲希特勒兵力所壓制的各國人民會發生叛變的。因此之故，德國進行長期戰爭會使該國民心渙散，最後使希特勒重蹈威廉二世的覆轍的。

這些幻想，過去既已失望，將來亦必難以見諸事實，因爲德國有個才智出衆，稟性殘忍的人在。這個人便是獨攬警權的希墨萊（Heinrich Himmler）。他手創的警察，規模之大，可謂空前未有。這種警察曾經幫助希特勒馴起柔順，破獲種種陰謀，且在希特勒這次征服歐洲的戰爭中，隨軍前進，用暴力壓制各地民衆的反抗。

希墨萊一身兼任國社黨保衛隊總指揮，德國警察總長，政治警察（Gestapo）總監等職。他對於希特勒的任務，與一百五十年前法國警務部長李熙之於拿破崙相

同，不過希墨萊手段的毒辣和效力的偉大，却非一百五十年前所及了。

在希特勒的輔導之中，希墨萊並不爲人注意。他現年四十，望之如德國省立學校校長，中等身材，架夾鼻眼鏡，不宜戴鋼盔穿制服。他口才遲鈍，追不得已，始發演說。柏林要人重社交，但希墨萊不入社交場，則有窘迫之感。

希特勒，戈林，鄂培爾都已興建華屋，惟希墨萊仍借妻女居住柏林郊外簡陋小築，其夫人係巴伐里亞農家女，不喜喚奴使婢，悉任家務，大多親自操作。希墨萊每日工作達十小時，得暇恒逗其十齡愛女葛特倫爲嬉。

猶憶十五年前，國社黨要在慕尼黑酒館圍坐一桌，時希特勒正在監禁中，會務因由希特勒的親信史萊繼代爲主持。希墨萊也在場，史萊繼演講國社主義時，一手搭着希墨萊的肩頭說：「拿我的秘書——溫文的希

墨萊爲例，他辦事澈底。他對於計算數字和組織，腦力驚人。不過他在革命運動中不會前進。他太溫和了，思想和外表，都像一位會計。」那個溫和的希墨萊眼珠轉動，微笑不發一言。

可是在一九三四年六月某夜，史萊徹和幾百個老黨員都被希墨萊所指揮的黨軍，亂槍擊斃，這才證明看錯希墨萊了。實際上可說德國全部人民都看錯他了。溫文的希墨萊實在蘊藏着鐵的意志，他的權力僅次於希特勒而已。

希墨萊所統率的國社黨保衛隊，共有德國優秀青年四十五萬人，訓練精良，武裝全部機械化，此種保衛隊原係黨軍的一種精銳部隊，曾擔任保衛希特勒等要人，守衛集中營，鎮壓內亂等任務。希墨萊已把它改編爲正規軍，戰車砲隊與空軍俱備，進攻奧地利，捷克，波蘭，丹麥，挪威，荷蘭，比利時，諸役，都是這種軍隊擔任先鋒。

用歐洲歷史上無與倫比的大肆屠殺和驅逐移居，來「鞏固」陸軍佔領區域的，也是這種軍隊。

希墨萊擔任政治警察總監已歷七年，祇聽命於希特勒一人。他可以未經普通法律手續逮捕任何人，押入集中營或判處死刑。其部下的特務員二千五百人，都在特殊學校中受過政治工作訓練。他的助手海特列克，面目猙獰，膚色黧黑，素以狡獪殘暴著稱。德國全境商店，辦公處，工廠，旅館，餐室，大學，和陸海空三軍中，均佈有大規模的間諜網，隨時從事偵察。

各地政治警察局所接情報很多，其中有關係的都轉送柏林總部。那裏有二百個辦事員專司整理，和分類工作。這種政治警察裝有特別電話機，偷聽消息。重要事變發生時，他們進行偵查，權力殆無限制，但擔任逮捕工作的都是保衛隊。

七年以來，德人被政治警察盤問後押入集中營的，約有一百萬人，其中轉瞬喪生的不計其數。

集中營也是希墨萊所創立，專門拘禁猶太人和共產黨員。但創立以來，很多國社黨員因發言不慎而被拘禁的，也不在少數。

希墨萊最引以爲榮的，便是政治警察局的國外股。

該股特務員五千人，在國外監視僑僑和外界的一切關係，並陰謀顛覆外國政府。德國併吞奧捷前數月，這股特務員，已在德國使館，領事館和「旅行社」中秘密工作。奧捷政府傾覆後二十四小時內，各該國許多反國社黨重要人物，盡遭勒禁，即係若輩所爲。他們曾在波蘭破壞交通線，在挪威殺將國王哈康架去。德軍重視的「第五縱隊」，便是他們佈置的。

希墨萊另一種重要任務便是保護希特勒本人的安全，希特勒的衛隊，是三千個身材高大，絕對服從的保護隊員組織的。這三千人都受過正式軍事訓練，其黑色制服，縫製精美，也許是世上最神氣的隊伍。希特勒在貝爾德斯加登山居時，有三百人擔任保護，在柏林時，有一百人守衛在總理府四週，其餘二千六百人駐在近郊里克透爾特地方富麗營房，一召即到。希特勒每次到奧捷時，他們須確保所經過的道路安全無虞，希特勒當衆露面時，他們須密密地圍着四週。凡是希特勒週圍的一舉一動，都逃不出這些衛隊銳利的目光。

希墨萊既有政治警察爲其耳目，並有保衛隊爲其爪

牙，他在政治上勢力自然極大。國社黨最高黨員的弱點和劣跡也有落入希墨萊手中的。自羅埃姆以至弗利恩將軍等人都因反對他而被殺。希墨萊曾打倒德軍部長一人和參謀長兩人，希特勒閣員中，有八個人穿保衛隊制服，戈林和郭培爾等人，在希墨萊面前，百事審慎。即希特勒也須依仗他的勢力。

希墨萊生於巴伐里亞阿爾卑斯山麓美麗的康斯坦湖畔一個名叫林度的幽靜小村中。他的父親是個受人尊重的學監和虔誠的天主教徒，曾希望希墨萊繼承其業；這種希望被上次世界大戰打銷了。希墨萊在十七歲時，便投入巴伐里亞步兵，擔任的却是文書工作。戰後，希墨萊竭力反對當時統治巴伐里亞的共產黨，嗣在慕尼黑加入國社黨，被希特勒的言辭和思想所麻醉。

當時國社黨員集會時，常遭共產黨員投石擊散，希特勒便和到組織特別保衛隊，各持木棍，逐散搗亂份子，這便是保衛隊的由來。希墨萊旋亦加入這種保衛隊，至一九二七年升任副總指揮，便仗其獨長的澈底手段，將毫無組織的粗漢，練成最嚴密的團體。

至一九二九年，希墨萊升任保衛隊總指揮，已有訓練嚴格，武器精良的隊員十餘萬人。

同時黨軍中另外一種部隊叫做衝鋒隊的，也已擴充到一百二十萬人，隊員大半出身襁褓，紀律全無，既可靠，指揮也不靈。總指揮羅埃姆野心甚大，希特勒即與羅埃姆的後台老板萊茵工業家和陸軍將領商妥，並與

希墨萊戈林計議解決他的辦法。保衛隊遂於一九三四年六月三十日夜間出動，翌晨，衝鋒隊重要人物即被一網打盡。

羅埃姆既死，衝鋒隊瓦解，保衛隊和政治警察便成希特勒政權的台柱。希特勒並使戈林放棄普魯士警察總長之職，希墨萊便被任為德意志全國警察獨裁者。

老當益壯的貝當

老將貝當處此境地，一面要安撫國內，一面要應付強鄰，真有左支右絀之苦，
茲將倫敦 Picture Post 所載貝當的身世，譯錄於後：

法國維希政府元首貝當上將，已是一位八十四歲的老英雄，他在上次世界大戰中曾經建立殊勳，名垂不朽。據一班軍事歷史家和權威評論家的意見，上次世界大戰中聯軍總司令福煦所以能獲得最後勝利，全賴貝當上將替他打下了初步的基礎；假使沒有貝當在一九一七年至一九一八年中的準備工作，這最後勝利恐未必會有十分把握吧！他在一九一六年中奮勇防守凡爾登一役偉大的戰蹟，世人稱譽，決不嫌其過甚。

夷考貝當一生，曾經兩次被僱遣捉弄。當上次世界大戰發生之初，貝當年已五十八歲。他是個沒沒無聞的步兵軍官，一向過着平淡無奇的生活，時居巴黎，時在

外省。他自一九〇一年起，擔任高級軍官學校步兵學教授。當他升任上校之時，已快到退休的年齡了。設無一九一四年七月驚天動地的事變，他的一生早已湮沒不彰，今日還有誰知道這位鼎鼎大名的老英雄呢！

上次世界大戰爆發以後，貝當乃突然脫穎而出。他自始即在比利時境內參加第五軍作戰，一九一四年九月，他升任中將，從此扶搖直上，先則統帶一師，繼則統帶一軍（即著名的三十三軍），於一九一四年至一九一五年冬間，在阿多瓦戰役中功績卓著。最後調任第二軍團司令，於一九一五年九月二十五日參加香巴鼻之戰。他在戰後所作的報告，博得一個完全不依常軌的戰略家

和戰術家的頭銜。

他的新軍事原則，影響極大。然而他所獲得的無上光榮，却在防守凡爾登一役，自一九一六年一月，一直堅守到五月為止。「不放他們過去」一句口號，就從那時起成爲不朽名言。參加凡爾登戰役的法國軍人多可證明，這位司令長官，非常英雄而又非常仁慈。他有着高大的身材，碧色的眼睛，平日對待士卒，有如慈父，他不但知道如何指揮，如何佈防，並且知道如何保持，如何鼓勵。他常立在索伊萊司令部前的石級下層，熱切檢閱軍隊，歷數小時不倦，兵士們一個個從車上跳下來時，都被此詢問着道：「你會看見貝當嗎？」

一九一六年五月以後，他在凡爾登統率中路軍，繼續指揮戰事。一九一七年五月十五日，他繼紐維爾將軍晉升法軍總司令。他當時的任務，非常艱苦。法軍因爲紐維爾指揮不善，死傷衆多，以致兵力耗竭，士氣衰頹，有瀕於崩潰，發生陣變之勢。貝當的使命即在恢復士氣，申明紀律，以重整軍容。

他的作爲，頗有一些奇特。他本是一個悲觀論者，

常抱着憂鬱的思想。然而環顧法國，當時祇有他一個人能以希望給與士卒，重燃他們作戰的勇氣。

他對士卒有着深切的瞭解，因比任務雖艱，却能措置裕如。他執法並不過嚴，唯注全力於改善士兵的生活，並接連打幾次小仗，以恢復他們的自信心。他不獨親臨前綫，赴各處視察軍隊，和官佐士兵，作親切的談話，且從小兵中喚出幾個人來，詢問他們誰最勇敢，便把徽章綴在這人的身上，藉以鼓勵軍心。

到了一九一八年，法軍士氣因得恢復，始則奮勇防守，繼則攻取攻勢，在福煦總司令指導之下，卒於一九一八年十月十一日，成立光榮的停戰協定。

十一月十九日，貝當升任上將，繼續服務軍中，至一九二六年，救牛摩洛哥亂事，重振法國在非洲的軍威。自一九二二年至一九三一年，他擔任法國陸軍總監和最高軍事委員會，副委員長，及至一九三一年，被任爲防空總監。此後他即退隱，除在一九三四年二月至十一月的短時間內，擔任杜美格內閣中的陸軍部長一席外，幾於完全不預聞國家的軍政大事。

假使貝當上將即在那時壽終正寢，則其一生可謂絕無瑕玷。在法國受到全體人民敬仰的，殆無出其右，不論國內有何軍事上或政治上的糾紛，他都能立於超然地位，不受牽涉。命運却使他從無聲無臭的地步，一躍而為舉世皆知的人物，他亦能不負世人期望。

他平日有一個心愛的女子，祇因離散早已冇夫，不能成就良緣。不料到他六十四歲的時候，終能如願以償，可謂有情人終成眷屬。一九二〇年九月十四日，他在巴黎與哈頓夫人結婚，距他們宣告訂婚的時間不過數小時而已。

這位老將平日謙退為懷，不願張揚，他閒或到學會中去走走，並著有防守凡爾登一書，此外絕不聞到他的名字。

克萊孟梭生前亦曾以「品性優良」四字稱讚他。我們要知道這位「老虎總理」平素厭惡軍人，他和羅傑的齟齬，早已為世人所共知的了。他在戰時亦曾訴說貝當的遇事因循，不願冒險，而且悲觀太甚。可是在克萊孟梭的最後著作勝利的偉大和艱苦一書中，他曾把貝當和

法國其他將領比較，說道：貝當是一個偉大的軍人，他有着光明的前途，且常抱穩紮穩打主義，在危險的戰役中，我見他非常鎮靜勇敢，能够臨敵不亂。他沒有幻想，也絕不抱怨他人，他常準備犧牲一己。我這樣的稱讚他，很是愉快。世人常因他司令部人員所發的悲觀論調而責備他，但我相信他絕對沒有什麼畏懼，無論遇到何種惡劣的局勢，他均能神色自若，應付裕如。但他四周的人物，却未免輕信謠言，授人口實，他本人始終是一個強毅不屈的偉大軍人。

我們從魏剛口中，得知馬奇諾防綫的建造，大率出於貝當的主張。各將領所不能同意的各種專門問題，一都由他解決，這是一個特殊的成績，足以增加貝當的聲望和權威。假使他能此隱層不出，安享天年，便可稱為一代完人了。

不料在一九三五年五月間，因波蘭總統畢蘇斯基上將之喪，貝當代表法國政府前往弔唁。在赴華沙途中，曾在柏林小住，歸途又在維也納小作勾留。他曾和戈林將軍及其他國社黨要人談話，他們一面恭維這位法國老

將，一面又以德法之閒並無真正衝突為辭，向他游說。在他回到巴黎時，巴黎人聽他一味稱贊德國軍界人物，都吃驚不小。一年後，在南斯拉夫國王亞力山大大殯葬時，他又遇到一羣國社要人和德軍領袖。這班德國人對他重施故技，獲得明顯的成功。同時他對於法國政治的不滿情緒，也急速增高，他也像同一階級的大多數法國人一樣，在人民陣綫政府中，看出有共產和革命的色彩。

一九三九年三月二日，達拉第和法郎哥統治下的西班牙訂了條約之後，便派這位白髮隨隨的老將赴西班牙臨時首都布爾哥斯出任大使，以為法郎哥和貝當一度有師生之誼，或能藉着貝當的威望而得到西班牙人的歡迎。但是從法國人的觀點看來，貝當在駐西班牙大使任內

，毫無成就。及至法國戰敗前一刹那，萊諾因為要驅逐甘茂林，實行遠大的改革計劃，但他自信實望不足，便把貝當召回，以號召國人。

他知道在法國政界，報界，甚至在全國人的眼光中，這位凡爾登英雄貝當，是法國社會中唯一無懈可擊的完人，他的名譽，不啻是勝利的保障。

法國人一向以得附軍界偉人的驥尾為榮，這時候貝當已成昔日光榮的魯殿靈光，自無不傾心向往了。貝當的地位和奧登堡似乎不分軒輊。在一九一四年以前，兩人都是無名之輩，直到上次大戰爆發以後，方始一鳴驚人，及至戰事告終，便立即退隱，到了非常時期，却又挺身而出，以冀振作中樞，完成復興，但事與願違，所謀輒左，可證人定的難以勝天了。

羅馬尼亞的新舊二君密契爾與卡洛爾

自德軍開入羅馬尼亞，巴爾幹風雲緊急，東南歐又成多事之秋。羅馬尼亞的疆土，自經蘇俄，匈牙利，及保加利亞，分別瓜分了貝薩拉比亞，蒲古維那，外雪爾凡尼亞，及多魯甲南部之後，已由原來秋海棠似的一瓣葉，變成了一隻長頸鵝，這且不談。舊君卡洛爾二世，在歐洲原是個放浪不羈的風流天子。當他和美人魯貝斯科夫人熱戀時，他父王孚狄甫問他：「要王位呢，還是要女人。」他毫不猶豫地回答：「要女人。」因之他的兒子密契爾倒在他之前，於一九二七年承繼了王位。一九三〇年密契爾倦遊返國，逼他的兒子密契爾遜位，然後設法由國會追認他為合法國王，繼以卡洛爾一世名義登極。在位十年，平平過去。到一九四〇年九月初，因他屈服於維也納會議軸心國的仲裁，把外雪爾凡尼亞大部份割歸匈牙利，引起鐵衛團的反抗而遜位。於是密契爾又復辟，這在名義上看起來是個新君，但是就實際上

說，却是位再度劉郎了。

密契爾今年二十歲，誕生於一九二一年十月二十五日。從小就很敏慧，身體也頗結實。那時他祖父孚狄甫為王，官中自以為他至尊。但一切實權則操之於他祖母瑪麗王后之手，她品貌美麗，秀外慧中，富於進取之心。密契爾上托祖父母庇蔭之外，更有慈母海倫提攜管教，所以幼稚教育十分美滿。不幸他的老子，醇酒婦人，拋室離家，竟置骨肉於不顧，私戀了外室，把密契爾的母親無形遺棄。後來母子之間際隔十載，不得相見，這都是他父親的「缺德」之處。

祖父孚狄甫王升遐後，密契爾年方六歲，以沖齡而登大寶，一切國家大事，他當然完全不懂，但他母子兩人頗為國人所愛戴，上下融洽。大有郵治之家。八歲就讀，並不把他關在宮中，使他過着一個人的單獨生活，却和庶民的孩子混在一起，而且許多同學，男的女的都

有。在玩耍之時，富家兒，寒人子都不分階級地在一處遊戲。他的同伴有兵士們的兒女，大學教授，商人和農民，可謂諸色人等，色色俱全。所以密契爾從小就和各階級的人接觸，養成了隨和謙恭的習慣。

就學時代的密契爾，除了在室內攻讀之外。大半的時間都消磨在戶外。他做過童子軍，歡喜各種運動。兩隻手並不像出自金枝玉葉的天潢貴族，却隨時喜歡工作，忙過不停。什麼打獵，騎馬，駕車以及修理機器等，一切動的事情，他無不樂之不疲。米查爾雖然個性很強，但是快樂天生，待人接物，和藹可親，一舉一動都是虎虎有生氣，凡是壯健青年所喜的一切遊戲，他們歡笑率真的情緻，他無不愛好，無不具備。凡是他的同學，他的教師都和他十分親熱。

在卡洛爾與家庭間的情感沒有破裂之前，他對於兒子倒也頗盡父道。他常帶了密契爾出現於公共場所。星期日做禮拜，國會開會，訪問外國元首，接見外賓，與本國政治家往來時，差不多他們父子倆總是在一起的。密契爾少年英俊，在一切場所都能表示他卓然不凡，器

宇深重的風格。羅馬尼亞人民對於這位太子獎譽備加。

自卡洛爾的家庭發生乖變，夫婦間的感情成為冰炭，既占脫輻，毗離兩地，密契爾愛母心切，孺慕情殷，每年總得出國去省親，國人對他這種舉行，一致認為孝思不匱，值得頌揚。密契爾對於他的父親，雙方仍舊維持了相當的情感。不過據一般人傳說，密契爾對於宮中的寵臣嬖倖，很不直彼等所為，結果却對一班青年人所組織，以革命精神求達到重建羅馬尼亞為號召的「鐵衛團」，表示同情。

現在這孩子密契爾二次登基了。第一次因為他老子放棄太子的尊位，密契爾做了兩年餘的羅馬尼亞王。這次又因為他父王遜位，他纔二次登基。所不同的，一九二七年，羅馬尼亞聲勢顯赫，威震遐邇，有大羅馬之稱，而現在却國難重重，山河破碎，已成了別國的附庸了。從前他受三位攝政王的輔導，且下他的「頂頭上司」，乃是個「鐵石心腸」的獨裁者恩都納斯哥將軍。

話雖如此，羅馬尼亞王在東歐還是個重要份子。獨裁者要是沒有政黨為後盾，他的生命也不會久遠。王位

比較起來却要長久得多，獨裁者自然要多所借重了。目下密契爾王和恩都納斯將軍惟軸心國政策之馬首是瞻。他們順從希特勒的命令，好像歐洲其餘被壓迫的人民一樣。當然，他們現在已處於無路可走之地位，除了走軸心國之路外，實已無法可想吧。

密契爾的父親，遜王卡洛爾，在歐洲原有出名的「吵客」之稱。他生於一八九三年，父王孚狄甫，雖不是創業的明君，但也不失為一個守成的長者。母親瑪麗后，有殊色，原為維多利亞后的孫女考白公主。卡洛爾幼年和常見差不多，據他母親說，小時候一切很有秩序，有條理，生而具有善自約束，處理事務的氣質。那知在上次歐戰結束之後，這位羅馬尼亞的儲君，却演出了一幕動人的風流綺事呢。

一九一八年卡洛爾突然離京，不知所之。在最初幾天中，任何人都不知道他到那里去了。宮庭中，政府機關，和外交團體也大家覺得非常離奇。後來卡洛爾的出亡事情漸為外人所悉。那時他年方二十五歲，以儲君之尊的地位，在俄國與一個平民女子柴澤·蘭勃利諾女士

秘密結婚了。這個女子姿色尚可，所感缺憾的，她的身世十分平庸，一些也沒有貴族的氣息。她是一個羅馬尼亞砲隊軍官的女兒。他們互戀之後，一同私奔，在哇迪地方結了婚。

卡洛爾和庶人之女結婚的消息傳到宮庭之後，羅王和后大不為然，硬要他和柴澤脫離，並且叫他趕緊回返羅京。起初幾個月中，卡洛爾堅持不肯，且曾自殺兩次，飄然遠遊，但是後來羅馬尼亞宮庭於一九一九年六月把他們的婚事宣告無效，卡洛爾迫於情勢，只得屈服，那時候他的平民妻子已待產在邇，至次年正月，她便生了一個男孩子。

羅馬尼亞宮庭一方面宣佈卡洛爾與平民女子的婚嫌為無效，一方面羅王與后，又為他們的兒子選了一位門當戶對的希臘公主海倫為妻。卡洛爾於喪氣之餘，亦不回拘，一口答應；卒於一九二一年三月十日在雅典城舉行盛大的婚典。婚後光陰，倒也甜蜜，因為夫婦倆感情尚好，而且海倫公主即於這年十月二十五日誕生了密契爾太子，宮庭之中，自是喜氣洋溢。可惜好事無常，情

海又起風波，不久卡洛爾又結婚了一個尤物魯貝斯科夫人，於是倫常慘變即由此而起，海倫公主在無形中竟被打入冷宮了。

魯貝斯科夫人操業速配員，是一個半老徐娘，脂粉隊中久稱翹楚，她滿頭紅髮，臉蛋兒十分豐腴動人，兩眼如飽滿的銀杏，勾魂攝魄，叫人一見之下，目迷神搖，不能自持。卡洛爾於情場失意之後，本已萬念俱灰，自與魯貝斯科夫人結識後，火一般的熱情又在他心坎上燃燒起來。他竟不顧一切，拋棄太子的尊位與他的情婦變變出奔巴黎，這時候他的第一位夫人也寄居在法國北部，與巴黎相近的納宜城中，過着孤冷淒切的棄婦生活。卡洛爾厭舊，只見新人笑，不聞舊人哭，如此薄情，真够傷心。

老王孚狄南聞得兒子幹下此事，心中十分忿怒，叫他兒子在王位與女人之間，兩者任擇其一。卡洛爾領着實大方，寫了封回信給他老子說，他正式放棄王位承繼人的儲君資格，只要准許他仍為羅馬尼亞的一名老百姓，他就心滿意足，一切可置之不問了。

一九二七年七月，孚狄南駕崩，卡洛爾這時候正在巴黎，聞訊後會要求返國送喪，為羅馬尼亞宮庭所拒絕。依據一九二六年的王位承繼法，卡洛爾已無望身登大寶，就把年方六歲的密契爾扶登王位，在他還未成年期中，組織了攝政體制，處理一切國務。卡洛爾的妻子海倫公主於孚狄南逝世後，曾在羅馬尼亞法庭中正式提起離婚之訴。這件案子於一九二八年七月為法庭所核准，判予離異。但在卡洛爾方面則在這時期中力守誠默。

卡洛爾過着「放逐的王子」生活，倒也逍遙自然。他對於祖國政治，好像提不起與綴似的，不相聞問。只和美人魯貝斯科夫人厮守在一起，凡是歐洲著名的礦泉場，和遊息勝地，到處都有他們倆的踪跡。他這樣的胡天胡帝，似乎不知歸宿何地；可是突然間，卡洛爾忽然改變了，這種幡然回頭的勇氣，真叫人駭異不已。

以三次正式放棄王位的人，一旦却突然宣布，他之離去羅馬尼亞實由於政治勢力的壓迫，並且還說，他並沒有遺棄海倫公主，而魯貝斯科夫人也不致使他因她的緣故而放棄王位。卡洛爾一方面發表這種言論，一方面

有人爲他在羅京以實力預備復位的工作，進行頗稱順利。

太后瑪麗愛子心切，在卡洛爾以「敗子回頭」的精神之下，她極力設法要彌補他已往的錯失，使他獲得自新之路，並爲他們夫婦倆作破鏡重圓之圖。因之便和總理大臣麥紐不動聲色的準備一切，待必要時卡洛爾可安然返來重作前王的承繼人，並和海倫重諧舊好。

那時卡洛爾寄居在倫敦一個羅國富室的友人家裏，就租了兩架飛機，預備了五萬張傳單，以便飛到羅京上空時散發，尤其要使得那時候聲勢煥赫的農人會知難而退。第三架飛機便是卡洛爾本人所乘的，想跟在這兩架開路的飛機之後，闖入羅京。

可惜事機不密，這一切計劃都給薩格爾警場所知道，於是不特卡洛爾之啓飛，英內務部先下逐客之令，叫卡洛爾於三天內離開英國。

卡洛爾的大計似乎失敗了，但是他再接再厲不肯放手。當他重返巴黎之後，他曾對往訪的新聞記者道：「我還是要繼續奮鬥」呢。他並未說虛話。過了幾個月之

後，至一九三〇年六月六日，他實踐諾言，坐了飛機重返故都羅京。不過這次的飛機却從法國租來的了。

卡洛爾於到達羅京後二日，國會於民衆在外歡呼的氛圍之中，正式恢復了卡洛爾原來儲君的承繼權，追認故王於一九二七年七月二十日逝世以後的一切法益。他採取「卡洛爾二世」的名號宣誓加冕，正式成爲羅馬尼亞國王。對他的兒子密契爾則封之爲「阿巴伯·朱麗亞大公」，以酬其三年爲王的勞績。

他對海倫公主原擬冊封爲后，可是她並不以王后之尊爲榮，仍堅持不願撤消離婚的判決。不久之後，麥紐仍復職爲總理大臣，在國會中宣佈稱，卡洛爾王返國的計劃，事前會通知政府，內閣和攝政者都加以承認，所以卡洛爾王的返國復位不能謂之爲「叛變」。此後瑪麗太后又用盡種種方法，想把卡洛爾夫婦重圓鸞鏡，但是海倫既不願撤消離婚之案於前，而卡洛爾又對他的情婦魯貝斯科夫人不肯拆散。職是之故，重歸於好之舉，終成泡影。

卡洛爾在政治思想方面頗有左傾的現象，曾有一時

他甚至自認爲社會主義者。羅馬尼亞處於虎視眈眈的強鄰之中，如果不自振拔，將受滅亡之危。卡洛爾的左右，除了那些粗魯的武人之外，並無深謀遠慮的重臣國士，要是比之英國或德國的政府，那真相差不可以道里計了。於是他逐個逐個的把他們削去，終至大權集於一身。至一九三七年時國內一切政黨都已消亡，能與卡洛爾分庭抗禮的只有那個不甚光榮的「鐵衛團」。領袖考特羅諾是一個俊美的青年，他的組織鐵衛團，係受德國的思想衝動，一方面也受他們的金錢支持。鐵衛團的團員，氣節非常高張，公然在街道間引吭高叫，擄掠人民，鞭撻猶太人。

鐵衛團的努力一天膨脹一天，竟至弄得政府無法制止。卡洛爾不覺汗毛凜凜。於是囑了考特羅諾，暗地裏召了一個受猶太人利誘的詩人哥茹爲總理。在卡洛爾的原意，要想叫羅馬尼亞受些恐怖主義的威脅，使鐵衛團不至爬在他的頭上。在四十五天之中，哥茹果然大肆殺人政策，舉國惶惶，弄得不可終日。卡洛爾看機會已到，於是在秉政六年之後，於一九三八年二月十日，哥茹

內閣終於被解散。哥茹一氣之下，憤怒交併，連夜跑出宮庭。卡洛爾終於自稱爲獨裁者，由他一人的意思，選任了一個徒有形式的內閣，供其驅使。繼之宣佈新憲法，一切更新。卡洛爾的內憂既去，自是躊躇滿志，那裏知道外患日深，終至無法解除困難，而被迫遜位於密契爾呢？

卡洛爾以萬乘之尊，一旦仍舊降爲平民，在政治野心上雖然不無耿耿，但是對於情婦魯貝斯科夫人，仍舊一往情深，愛好逾恒。目下雙雙已經過了義大利和巨哥斯拉維亞，而抵達了瑞士。既有紅粉爲知己，在愛的精神上，他自亦爲另一境界中的勝利者了。

新君密契爾對於他老子的愛人，從小就格格不入，不能發生好感。當他十四歲生辰之時，魯貝斯科夫人會送給他一隻金錶，可是密契爾既惡其人，更憎其物，竟把那隻金錶擲向牆壁，連正眼都不去看它。又有一次，他正和幾位小朋友在園子裏玩耍，魯貝斯科夫人正在旁邊走過，他們同聲一致向她道個「呸」字！

近年以來，密契爾年齡較長，一切都有進步；加以

魯貝斯科夫人錦繡心腸，對她愛人的兒子那愁沒有方法。經她用了「一弄水磨工夫」之後，密契爾果然改變了對付魯貝斯科夫人的態度。一九三九年父子兩人和魯貝斯科夫人在地中海濱消夏，三個人情感都很融洽。

這次政潮中，禁衛軍會拘捕羅馬尼亞軍火大王希臘人馬拉薩，他在羅馬尼亞境內除軍火廠外，還經營了若

干重工業廠。遜王卡洛爾和魯貝斯科夫人都是他廠中的大股東。密契爾之與馬拉薩間更有一件桃色事件。去年密契爾曾和馬拉薩赭色頭髮的美貌女兒發生過一次調弄風情公案。父子之間因此而起了一齣齣。這也可謂一件節外生枝的事件了。

老而彌堅的甘地

甘地以七十歲的老翁，處此歐洲烽火連天，印度危機四伏的大動盪時代，仍為印度最活動的領袖。因為年邁的緣故，此老個人生活和一切動作，自不能不就着大自然的支配。面上的皺紋比從前更多，睡眠的時間，也較往昔為長，而硬殼果等不容易咬嚼的東西，他已摒除勿進。所為人所驚異的，就是他早起的習慣，一如已往。每天清早四點鐘就起來參加團體祈禱，從不爽失。在實際上，他一天中最寶貴的思想 and 寫作工作，都完成於這清晨二時至四時的兩個鐘頭裏。祈禱既竟，重復入睡，直至天亮始醒。起來吃些簡單的早餐，像羊乳水菓之類，然後步行二英里，作為一種運動。

甘地喜歡按摩，在冬天尤喜日光浴。他的皮膚十分光潔潔淨，每為往訪者所奇異。實則每天早上，他總要費上一個多鐘頭的光陰，在皮膚上搽擦一種藥草根所浸的油劑。週身徐徐摩娑搽油，使他很容易得到熟睡。

每天的工作他都有一定規律，不容絲毫顛倒。下午

十一時進膳，吃些羊乳，水菓，生的或蒸過的蔬菜，和鬆脆的土製黃麵包。一到中午，才其在夏季，總要休息一二小時。此時他的書記們把各種來往信整理歸檔。如要他親覆親閱的，則擺置在他桌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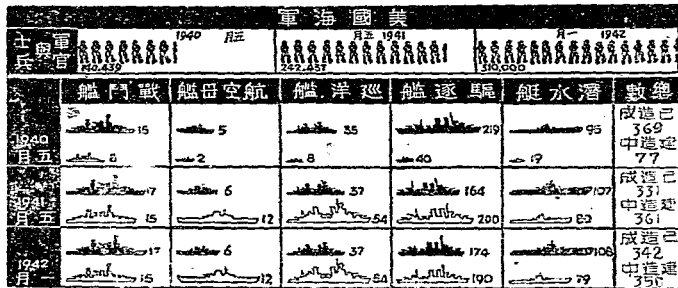
下午一直到五時為止，接見賓客或商談要事。在太陽還未落山之前，他進晚膳。食品與早間相仿，不過份量少些，食畢，寫寫信，或為報紙選寫文章，直至七時始行晚禱。然後再像早間一樣，散步運動約半小時，九時入睡。

他住在東華拉格姆——意為服務之村，處理一切公務。左右有許多他的信徒，而政治上的人物却很少見。他所感興趣的，非為政治而為民生問題。譬如如何開發農村，廢除階級，推行農村新教育制度，改良貧民食物等。凡此種種，他都從悉心去研究檢討，比之政治，不知要多費上幾許心血哩。



德軍突破了色當；他們的鐵甲師團直趨英倫海峽；法國就此一敗塗地；美國總統羅斯福即宣布「堅強的國防」政策。

民治國的兵工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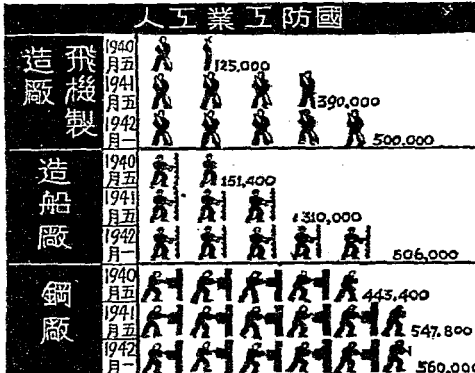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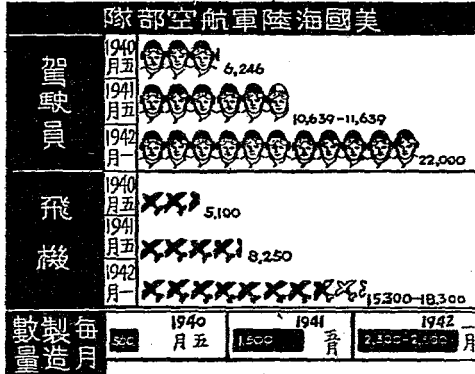


這是一九四〇年五月間的事；十二個月之後，美國已成為「民治國的兵工廠」；價值二十萬萬美元；合同已經簽訂，俾各工廠儘量擴充，以便完成有史以來最偉大的軍備計劃。徵兵制也已付諸實施，入伍壯丁超過一千三百萬員名；海軍部則召後備隊入伍準備作戰，並已接收海防隊及輔助艦，快艇，小艇數千艘。

這些情形，驟聽之下，好象已是偉大

的成就了，但「堅強的國防」，還沒有辦到。製造軍備的輪子不過剛剛開動；在某種場合，製造數目仍落後幾個月哩。

運往世界各前線去的。美國可以大量製造輕戰車，其運用之佳，世界各國出品恐無出其右；但四種新式中型戰車之中，美國僅能製造三種，而且非至一九四一年夏季或秋季，不能真正大量製造。美國軍備不足情形，果已緩和不少，但新兵器，如平射砲，高射砲，新式野戰大砲等等，仍如鳳毛麟角。



飛機製造數量的提高，使得錢入便罄。一九四一年最初四個月裏，美國飛機製造數量，可抵得一九四〇年總數百分之八十。但飛機也如別項武器一樣，大部份是

要之，一年以來，美國已經過緊縮，準備，及立法階段，現已入於一個大量製造的時期，俾於今後一兩年內，成爲舉世無敵的「民治國兵工廠」。

海軍部已將造艦計劃，高速度加緊進行，今年已有戰鬥艦三艘下水，艦隊官兵已補充足額，兵艦鐵甲的兩側，已環繞着磁性水雷防禦網，各要港也都置備防禦網。可是高射砲仍感不足。

歐戰實錄第二輯

每冊實售國幣叁圓

編輯者

美

發行

57

52048

音

中報內容

讀者普遍

優秀整齊

人事分類

廣告詞句

刊費最廉

各個

具購買

允推特色

專家撰擬

收效最速

類刊例

刊費
七角